《清代野史》第一辑

清代兴亡史……（1）
清代外史……（99）
中日兵事始末……（155）
庚子国变记……（175）
景善日记……（189）
庚子拳变始末记……（217）
拳变余闻……（275）
戊壬录……（303）
外交小史……（367）

D82/2

目　录

第一章　开始时代

第　一　节　满洲之建部
第　二　节　樊察之受封
第　三　节　觉昌安父子之被害
第　四　节　努尔哈赤之复仇
第　五　节　建元天命
第　六　节　定都沈阳
第　七　节　宁远之败
第　八　节　皇太极与明议和
第　九　节　间明君臣
第　十　节　建清国号
第十一节　收服朝鲜
第十二节　南进图明
第十三节　入山海关
第十四节　击败闯兵
第十五节　福临登极

第二章　隆盛时代

第十六节　福临之收拾民心

第十七节　南取江南（一）（二）
第十八节　下雍发令
第十九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一
第二十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二
第二十一节　平流寇一
第二十二节　平流寇二
第二十三节　翦灭明之诸王
第二十四节　玄烨之镇定三藩一
第二十五节　镇定三藩二
第二十六节　初平台湾
第二十七节　与俄国结尼布楚条约
第二十八节　平定漠北
第二十九节　征服西藏
第三十节　重讨台湾
第三十一节　用儒术以笼络汉族
第三十二节　胤祯之疏忌骨肉
第三十三节　远征西域
第三十四节　西平青海
第三十五节　文字之狱
第三十六节　弘历之平西南苗
第三十七节　收大小金川
第三十八节　平天山北路
第三十九节　平天山南路
第四十节　绥靖安南

第四十一节　服属缅甸
第四十二节　羁縻廓尔喀
第四十三节　三征台湾
第四十四节　平兖州王伦之变
第四十五节　定甘肃回教徒之乱
第四十六节　六度南巡
第四十七节　颙琰之兴大狱
第四十八节　平白莲教徒之乱
第四十九节　靖蔡牵朱渍海上之扰
第五十节　定天理教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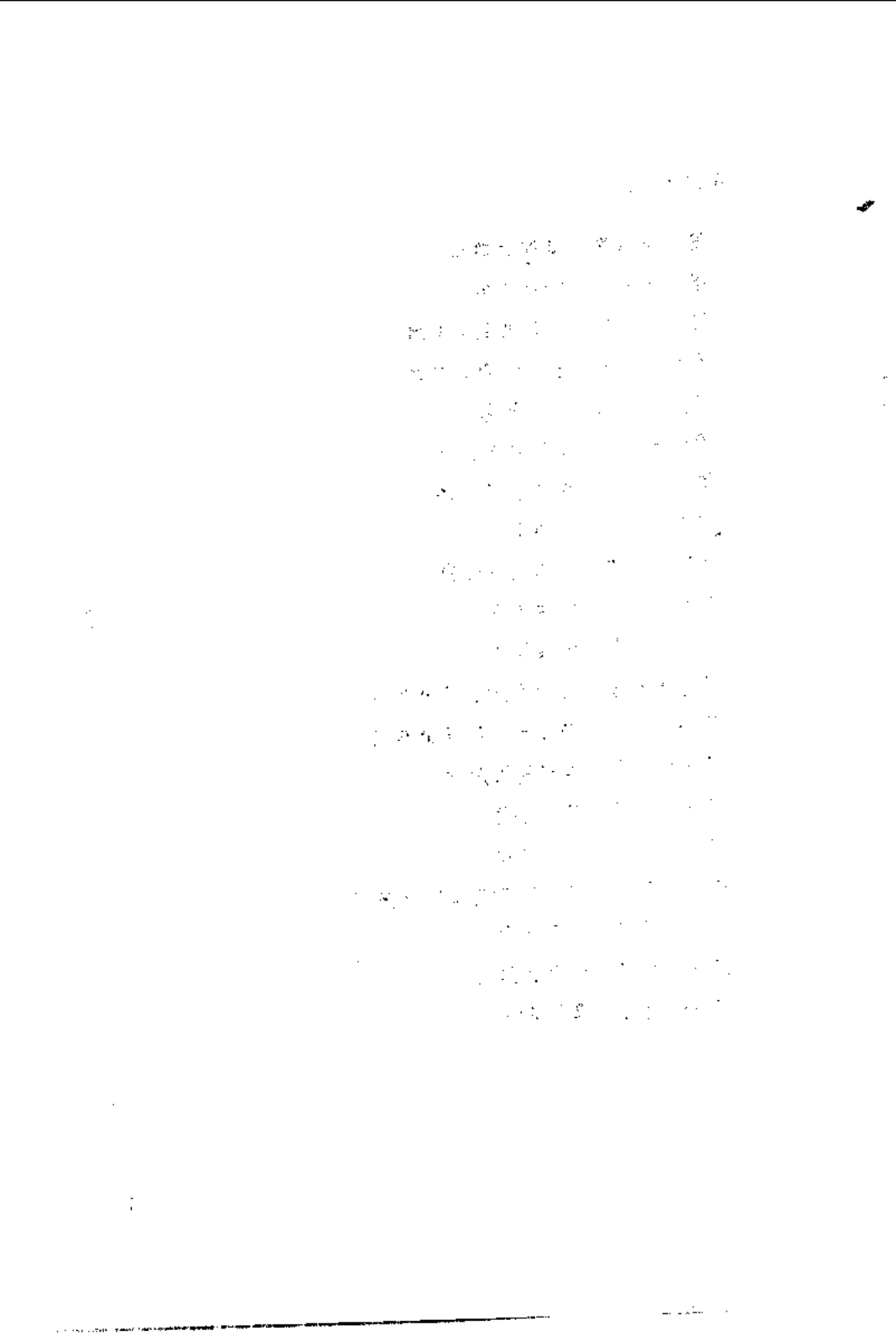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衰微时代

第五十一节　旻宁得袭帝位之原因
第五十二节　回疆之扰乱一
第五十三节　回疆之扰乱二
第五十四节　平楚粤之瑶
第五十五节　鸦片之战一
第五十六节　鸦片之战二
第五十七节　奕䜣之初政
第五十八节　洪杨军之战一
第五十九节　洪杨军之战二
第六十节　洪杨军之战三
第六十一节　英法同盟军之役
第六十二节　割弃满洲旧壤于俄
第六十三节　载淳之诛三奸

第六十四节　翦除洪杨军
第六十五节　平东西捻兵
第六十六节　平陕甘诸回
第六十七节　靖云南回乱
第六十八节　载湉以旁支承继帝位
第六十九节　弃琉球群岛
第七十节　伊犁之争
第七十一节　越南之役一
第七十二节　越南之役二
第七十三节　清日之战一
第七十四节　清日之战二
第七十五节　各国之逼借军港
第七十六节　戊戌政变
第七十七节　义和团之祸一
第七十八节　义和团之祸二
第七十九节　唐才常之起事
第八十节　革命军起义于惠州
第八十一节　广西之乱
第八十二节　日俄战事之中立
第八十三节　吴樾之炸五大臣
第八十四节　徐锡麟安庆之变
第八十五节　革命军镇南关之战
第八十六节　革命军河口之战
第八十七节　安庆炮队之变

第四章　灭亡时代

第八十八节　溥仪之兼祧
第八十九节　间岛之争
第九十节　大东沙岛之交涉
第九十一节　安奉路事之交涉
第九十二节　片马界务之失败
第九十三节　澳门界务之争执
第九十四节　驱逐请愿代表
第九十五节　广州之变
第九十六节　内阁任用皇族
第九十七节　铁路国有一
第九十八节　铁路国有二
第九十九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一
第一百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二
第一百一节　各省宣布独立
第一百二节　江宁之战一
第一百三节　江宁之战二
第一百四节　革命军组织临时政府
第一百五节　南北议和一
第一百六节　南北议和二
第一百七节　溥仪逊位



清代兴亡史

汉史氏　述

第一章　开始时代

第一节　满洲之建部

长白山之支峰曰布库哩山，通古斯族人居其麓焉。当南宋时，女真为蒙古所灭，通古斯族人势力之衰，几二三百年。有女曰佛库伦者，系出女真。不夫而孕，产一男。世传佛库伦与长姊恩古伦、次姊正古伦同浴于池，有鹊衔朱果置其衣，取而吞之，遂有娠。语涉荒诞，不闻《史记·三代世表》附有稽先生之说乎？"鬼神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斯语足为千古破疑。兹就《东华录》所载，姑以为不夫而孕云。既长，佛库伦将他去，命是男以爱新觉罗为姓，名曰布库哩雍顺。置之小舫中，令顺流而下。至河步，是男乃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构衅。或汲于河，见而问之，诡以我乃天女所生，来定汝乱对。汲者趋告众，众惊异，遂迎舁至家，决议息争。推是男为部长，以女百哩妻之。于是布库哩雍顺居鸭绿江源，长白山东，鄂谟辉之野鄂多里城。在宁古塔西南三百余里，由女真变音而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建部之始。

第二节　樊察之受封

满洲既建部，雍顺之裔，思通好于明，以每岁十月为入贡之期，明因封为建州卫都督，予以印。至正统初年，有猛可帖木儿者，侮虐部众，部众不服，攻杀之。其弟樊察，子童仓，闻警而逃。至荒漠无人之境，追者将及之，会有鹊止樊察首，追者疑为枯木，乃止。由是樊察南遁至朝鲜，失都督印。明人闻其事，乃命童仓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寻，樊察自朝鲜归，自陈失印之故，明廷诏更予新印。未几，旧印复得。樊察辄匿新者而用旧者。明人恶其狡，乃分建州为左右卫。令董山领左，樊察领右，得世袭。

第三节　觉昌安父子之被害

樊察之后，有孟特穆者，袭封为建州右卫都督，即其子孙所奉为始祖者也。三传至福满，生六子，令各筑城邑，环卫而居，号宁古塔贝勒。满语，谓数之六曰宁古塔，王曰贝勒。中有觉昌安者，福满第四子。居赫图阿喇地，后称兴京。以多智称。又恃长子礼敦之勇，率部众击硕色纳子九人，加虎子七人，灭之，尽收其地。会苏克素护部图伦城长尼堪外兰，随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攻古呼一名古勒城，其主阿泰之妻，为觉昌安女孙，即礼敦之女恐城破被虏，遂率其第四子塔克世，往援古呼。先后入城。城坚，成梁攻之不克。尼堪外兰以招抚为名，实诱城中人使杀阿泰。由是成梁并拘觉昌安及塔克世害之。

第四节　努尔哈赤之复仇

努尔哈赤者，塔克世之长子也。其生母为喜塔喇氏。既死，继母待之薄，分居于外。闻觉昌安及塔克世被害，欲复祖、父仇，以遗甲十三副，攻图伦城，尼堪外兰避之，得甲三十副、兵百人以归。后调知尼堪外兰在嘉班城，进攻之，尼堪外兰避于鄂勒辉，筑城以居。寻复攻之，尼堪外兰遁入明边。又令斋隆率四十人，向边吏索之。边吏拘尼堪外兰以予斋隆，遂杀之。初，明人因努尔哈赤之扰边，曾归其祖、父丧。至是，思羁縻之。故给以都督，敕书十道，马三十匹，又龙虎将军之印，及岁币银八百两。

第五节　建元天命

努尔哈赤既复仇，复率众侵邻近之哲陈部。时浑河方涨，不得进。乃联绳以渡，跨堞以战。身中五十创，不退，卒取之。又乘势收完颜部。于是满洲之五豪部皆亡。未几，复并吞长白及东海诸部。其势骎骎，为叶赫等九部所忌。合兵三万来侵，营浑河北岸，部众皆惧。努尔哈赤乃与部下之健者，祷于堂子。满俗祈天拜佛之所启行，至古呼山，与敌遇，战，破其众。嗣以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诸长与叶赫部同心，深恶之，遂先后攻略其地。自此制满洲文，定八旗制。初设四旗，曰黄，曰红，曰蓝，曰白。后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分左右翼。于明万历四十四年，由部众推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国号满洲。是为满洲立国之始。

第六节　定都沈阳

扈伦一旧海西四部，虽孚其三，哈达、辉发、乌拉而叶赫独恃明不下，明亦倚为北关。努尔哈赤谋击胡，乃书七大恨告天。其词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誓而故犯，殃及犯者。诬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　江岸之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贵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哩方吉纳，扶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使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豫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复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争伐也，顺天心者胜而昌，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哷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哷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反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复以击明之故谕其众。遂趋抚顺，围其城，诱明游击李永芳降之。明人闻边事急，遣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深入。努尔哈赤逆战于萨尔浒山及尚间崖，五日间破其三路兵，乘机灭叶赫部。越三年，进攻沈阳，明总兵贺世贤中矢死。又攻辽阳，明经略袁应泰被围，自经死。于是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下，乃以沈阳后称盛京为国都。

第七节　宁远之败

辽沈既为努尔哈赤所取，明大震。起用熊廷弼为经略，以谋抵御。嗣与广宁巡抚王化贞议不合，遂生意见。努尔哈赤乘之，化贞弃广宁走，廷弼亦退至关内。广宁四十余城，亦为努尔哈赤所得。寻，明为拒守计，从袁崇焕议，筑城于宁远，练兵士，造铠仗，开屯田，宁远遂成雄镇。努尔哈赤欲取之，率众十三万攻宁远。是时袁崇焕为宁前参政，刺血书，誓将士，颇著忠勇。且令阉卒罗立，燃西洋巨炮轰满众。炮一发决，血渠数里，毙满人数百。三日，再攻再却，宁远之围遂解。盖自努尔哈赤击明以来，惟是役为不能得志也。逾七月，而努尔哈赤殁。

第八节　皇太极与明议和

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父丧时，明督师袁崇焕，曾建和议，欲借此缓兵，以修理故疆，故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成等三十余人来吊。皇太极以书谢之。次年，又遣袁督师书，言和议事。袁督师乃遣使赍复书至曰：

"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覆书教，知汗渐息兵干，伏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原，因我之边境细人，与汗家之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汗亦所必知。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京。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并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南关北关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优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满之日也。惟我天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报天爱人耳。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愿汗再思之也。一念杀机，启世上无穷劫运；一念生机，保身后多少吉祥。不佞又愿汗图之也。若书中所开各物，第二次致袁督师书中有'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馈尔国，尔国以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报我'等语。以中国之财用广大，我皇上亦宁靳此？然往牒不载多取遗天乎？亦汗所当裁酌也。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属，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往来书札，无取动气之言，恐不便奏闻。若信

使往来，皇上已知之矣。我皇上明见万里，仁育八荒，惟汗坚意修好，再通信使，则慷简书以料理边情，有边疆之臣在，汗勿忧美意不上闻也。汗更有以教我乎？为望。”

已而奉明旨戒通信使，言路亦以和议为非计，事遂止。

第九节　间明君臣

和议不就，皇太极乃取明遵化。旋越蓟州而西，击退宣大援兵，取顺义，薄燕京。明之危已在旦夕，督师袁崇焕在关外闻警，千里赴援，遇之，相与鏖战于沙窝门，互有杀伤。皇太极知崇焕不去，则明事未可图也。遂设反间，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宦官乃告变于明帝思宗，思宗果疑崇焕。因责其拥兵坐视之罪，下于狱。由是皇太极复薄永定门。明之武经略满桂、总兵官孙祖寿列营以待。皇太极令部众宵冒明旗帜，明日昧爽，突出不意，四面蹙之。满桂与孙祖寿等战不支，俱死。皇太极贻书明帝，欲仍就和议，明帝不允，遂掠蓟州而东。

第十节　建清国号

察哈尔，漠南蒙古诸部之一也。其汗林丹受明岁币，来扰满州。又因科尔沁部与满州通好，怒而击之。且时欲併辖鄂尔多斯、土默特诸部。由是科尔沁与鄂尔多斯、土默特等互相连合，以防林丹。又惧其力不能敌，遂来乞援。皇太极乃命其弟多尔衮先往，复亲率部众至察哈尔，与林丹战，林丹败死。寻，遣人往

谕林丹妻。林丹妻感悟，率其子额哲来降，并献元代所遗之传国玺。皇太极既平漠南蒙古，自以为攻城略地，所向成功，国势滋隆，人心响附，遂建国号曰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第十一节　收服朝鲜

朝鲜之服属于明者久矣。明恐满州强大，故于用兵时，尝命朝鲜遥应以牵制之。皇太极知其故，因命阿敏侵朝鲜。先取义州，乃渡嘉山江，进薄平壤。其王李倧，因防战不利，弃都城，遁至江华岛，以求援于明。嗣以明之援军不至，遂请和于满州。后数年，乘满州之有事于内蒙古，复毁约以通明，欲攻辽东。皇太极自蒙古还，复击之，直入国都。倧乃退保于南汉山城，向明告急，并檄国中诸道勤王。时，明方以流寇为急，不暇恤邻。诸道援军，又相继奔溃。由是皇太极令其部众进攻南汉山城，获王妃王子，并群臣家属。倧势既蹙，乃出明所给印敕以降。嗣后岁时贡献，悉如明制。

第十二节　南进图明

皇太极既得志于蒙古、朝鲜，乃一意图明。命多尔衮南进，与明督师卢象升战于保定，又战于巨鹿，卢象升以炮尽矢竭而死。多尔衮乃进略真定、广平、顺德、大名。东渡运河，破山东省之济南，拘鲁王，走德王，降沂州、莒州等五十城。寻，明蓟辽总督洪承畴以锦州被围，欲援之。调吴三桂等八大将，兵十三万，进次松山。事为皇太极所闻，率众截击于松山杏山间。吴三

桂等八大将皆避去，明军死者无算，洪承畴乃退守松山。粮几尽，松山副将夏承德以城献。皇太极遂入城，获洪承畴及总兵祖大乐等，乘势取锦州及松山、杏山、塔山。明帝大惧，遣马绍愉等来议和，皇太极报书许可。嗣因明廷臣交章争之，和议遂罢。

第十三节　入山海关

方吴三桂之为宁远总兵也，皇太极尝令其舅祖大寿劝之使降，而三桂不从。未几，明之内寇李自成逼燕京，朝议尽弃山海关外四城，召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民五十万而西，途闻燕京陷，不敢前。又知家口被寇所虏，且寇已向山海关，欲回兵击破之。遣其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来乞师。时皇太极已殁，福临之顺治元年四月也。福临年幼，不能任事，以叔父多尔衮辅理之。故三桂之书，亦致于多尔衮曰：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所素仰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义，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鸟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虏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绿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诞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

厚，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庭，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尔衮以书呈福临。福临令佩大将军印，往图中原。乃进兵，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抵山海关。三桂将五百骑来见，薙发盟誓，请入关。多尔衮令三桂所将兵，缀白布于肩，以为识别，使之先驱，遂入关。

第十四节　击败闯兵

李自成之东击吴三桂也，自将精锐二十万，直指山海关，而使白广恩将二万骑，绕出关外以夹攻之，势殊剽悍。及满兵既入关，贼众自北山亘海，列阵以待。满兵布阵，不能横及海岸，乃令对贼阵尾，伺其气衰，横击之。阵既具，三桂自右翼出战，贼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多尔衮命阿济格、满称英亲王多铎满称豫亲王率铁骑二万，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所向摧陷。自成方登高观战，见军有发辫，惊曰：“满州兵也。”急策马下冈

走，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不可胜计。自成奔永平，多尔衮命三桂追之。及永平，自成愤三桂甚，因杀其父襄。走还燕京，害明诸王，焚毁宫殿，西遁。多尔衮晋三桂爵为平西王。令率步马一万，追杀流贼。

第十五节　福临登极

方满兵之入关也，明臣视之，直类于春秋时秦师之救楚。且多尔衮直趋燕京时，凡所至之区，皆宣布定乱安民，共享太平之意。故州县官民，皆开门迎降。比至京师，明文武百官，亦出迎于五里外。迨进正阳门，道旁老幼，至有焚香跪迎者，盖以为不利明之天下而有之也。岂知多尔衮一入京，即升武英殿受贺，且传檄安抚畿甸郡县。未几，复具疏至沈阳迎福临。福临得疏，趋驾至山海关，经通州，抵燕京，入宫。以顺治元年十月乙卯朔，躬祀郊坛，告祭庙社，御皇极殿受朝，迁都燕京，名曰顺天，而以旧都沈阳为奉天。其取明天下，几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明臣至此虽有悔心，亦何及哉！

第二章　隆盛时代

第十六节　福临之收拾民心

福临既登极，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又建立丰碑，纪其功绩。犹恐民不忘明，不肯归附满清，乃施笼络民心之术。约举

1145964

之有数端：一、为明思宗崇祯帝暨帝后帝妃发丧成礼。自长陵以下十四陵，皆设官典守。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朱姓诸王，亦仍其王爵。一、明之职官绅士，曾殉国难者，给予谥法及优恤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赃者，及士为清望所归，并隐居山林，而才德可称者，皆征辟录用。一、蹂躏之后，有鳏寡孤独及乞丐街市者，皆给粮养之。一、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诸名目，尽行蠲免。明季厂卫之弊政，亦一律除之。一、官制衣服，暂用明制。凡已附于满清之民，所以不遽反抗者，盖由于此。

第十七节　南取江南一

明思宗之卒也，遗臣马士英等，立福王由崧于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命史可法入阁，仍掌兵部事。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分守淮、扬、凤、卢四镇。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使马士英入阁佐理。多尔衮乃致书史可法，令劝明帝削号归藩。略曰：

“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知何感思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

重译，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史可法答书不屈。略曰：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诞被。贵国昔在先庙，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岂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往昔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终始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

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扬，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踏太戟，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期躬致命，竟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昭鉴之。”

福临乃命多铎统兵南下，抵扬州。招谕史可法，不从。清兵用巨炮击城西北隅，城遂破，获史可法，杀之。

第十七节　南取江南二

方史可法之未死也，令以督镇牌谕城中，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抵御清兵之南巡军小捷，人人更加额以贺。及扬州破，可法死，人民之惨遭兵祸者，初不辨其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凡十日间，生灵荼毒，不可胜记。查焚尸簿所载，计有八十余万之多。其被掳者不与焉，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遇祸之酷，至此极矣。清兵既屠扬州，南下，将渡扬子江。时明总兵郑鸿逵，率水师守南岸，侍郎杨文骢壁于金山，清兵不得渡。一夜，大雾忽起，清兵乘之南渡。以数百骑鸣螺树帜，明军惊溃。清军渡江毕，遂陷镇江，且入南京城。福王奔太平，又走芜湖，入黄得功营。清兵至，黄得功单骑逆战，中流矢死。明总兵田雄等拥福王出降，清兵拘之。遂改南京之应天府为江宁府，江南略定。

第十八节　下薙发令

福临初登极时，本欲令国民一律薙发，以其抵抗者众，且弘光方称帝于南都，未知何日可南北统一，故下不强迫之令。曰：

"予因前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

越一年，南方大定，乃下薙发之令。其略曰：

"向来薙发之令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遗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薙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闻是时府檄下各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令薙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薙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嗣后，薙发担有一柱矗立，若旗竿然者，犹其遗制云。

第十九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一

薙发令既下，苏州巡抚王国宝、松江提督吴兆胜、吴淞总兵李成栋，皆以降将乘势逞虐，士民恶之。于是明之给事中陈子龙、总督沈犹龙、吏部主事夏允彝，约水师总兵黄蜚、吴志葵，起兵于松江；副总兵王佐才，起兵于崑山；通政使侯峒曾、进士

黄淳跃，起兵于嘉定；主事荆本彻、员外郎沈廷扬，起兵于崇明；兵部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起兵于吴江；典史陈明遇、阎应元，起兵于江阴；行人卢象观，奉宗室子瑞昌王盛沥，起兵于宜兴；中书葛麟、主事王期升，奉通城王盛徵，起兵于太湖，以抗清。应之者，有佥都御史金声，与尹民兴、丘祖德、吴应箕等之起兵于徽州宁国，吏部尚书徐石麒、平湖总兵陈梧之起兵于嘉兴，揭竿裂裳，号称十万。是为上下江士民之师。

第二十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二

时，水师总兵吴志葵，率海上军，由泖湖进攻苏州，黄蜚以太湖军会之。志葵前锋之军数百，以城中有内应，故斩胥门直入。不意为清军截击，城中军亦不动，内应既绝，外攻遂溃。吴志葵与黄蜚，乃率军退至吴淞江。又为清军以火夹攻，潮落风烈，舟胶而烬，志葵与蜚俱被擒，清兵遂陷松江。宜兴卢象观率众二万，进窥江宁，为洪承畴击散，瑞昌王盛沥被执。象观收残卒，入太湖，与王期升军合。清提督吴兆胜火焚其舟，期升乃遁，象观亦憾。惟吴江吴易一军，江阴阎应元一军，嘉定侯峒曾、黄淳耀一军，尚婴城固守。寻，清贝勒博托率旅至吴江，破吴易军，歼之。进围江阴，昼夜炮击，城不破，清之三王十八将，死于是役。会大雨，城崩，应元赴水，被曳出，见杀，城遂被屠。清降将李成栋攻破嘉定，侯峒曾死之，黄淳耀自缢死，城亦被屠。金声守徽州宁国，恃有天险，清兵攻之两月，不能下。降臣黄澍未雨发，服明衣冠，诡称援兵，金声启门纳之，澍为内应，城即陷。于是上下江士民之师，悉为清兵所破矣。

第二十一节　平流寇一

当李自成之西走也，由山西而窜河南，陈兵于潼关。多铎前部之军至，为贼将刘宗敏所围。清军不动，贼疑之，亦不敢击，如是者三日。已而多铎亦至，自成开关迎战。清之奇兵三千，从围中突起，夹攻之，贼遂败。清军进逼潼关，自成令掘重壕，发炮遥击。别遣一军以袭清军，为清军所觉，击之，贼又败。时阿济格、吴三桂之兵，已渡河取延安、鄜州。自成以腹背受敌，弃关走西安。清军入关西进，自成焚西安宫室，遁至湖广。多铎方移师伐明，命阿济格与吴三桂任剿贼事。于是水陆交进，自邓州至九江，连破贼者八。自成窘，入九宫山，祷于庙，乡民以锄击之，碎其首而死，伪汝侯刘宗敏等亦伏诛。时顺治二年九月也。初，自成自僭称帝后，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是乃亡。

第二十二节　平流寇二

李自成以外，贼之悍者有张献忠。自荆州流入四川后，遂据成都，僭称大西国王。遣诸伪将，分屠各府州县，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川民几尽。献忠乃谋窥西安，尽焚成都之宫殿庐舍，并夷其城。率贼党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素统川兵，闻而惧，率一军逃。会清之靖远大将军豪格，同吴三桂统军至汉中，进忠迎降，愿为向导，而献忠不知也。迨清军至盐亭界，适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清军于凤凰坡，中矢堕马，匿于积薪下，清军搜而斩之，降及败死者凡二三十万。豪格又分兵破贼营百三十。

献忠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俱走川南，寻又流入黔滇，四川略定。是时陕督孟芳乔，又斩妖贼胡守龙，河道总督亦平山东强寇满家洞，流寇遂平。

第二十三节　翦灭明之诸王

清军下江南时，福王由崧虽降，而明之王族，存者尚多。永宁王慈炎据江西，鲁王以海据浙江。唐王聿键据福建，然号令纷更，不相统一。清军乘之，遂于顺治二年，使王得仁取抚州，杀永宁王。博托破绍兴，逼鲁王，王避入海。博洛下汀州，执唐王，王不食死。明之遗臣丁魁楚、瞿式耜等，更拥立神宗孙桂王由榔于肇庆，建元永历，寻至桂林都焉。清之叛将金声桓，以江西附之，李成栋以广东附之。王遂遣兵复湖南州县。未几，声桓、成栋为清兵所攻，俱死。翌年，清军攻桂林，式耜被拘，不屈死，桂王避入云南。时吴三桂已平李自成、张献忠二流寇，由贵州进逼云南。桂王入缅甸，缅甸王奉桂王于赭硃，而与木邦、腾越等云南诸蛮部并力拒战。三桂率所部下伊洛瓦底江，至奋挽城。桂王知不免于虏，以书贻之曰：

> 将军新朝之勋臣，亦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于将军可谓厚矣。国家不造，闯贼肆恶，履我京城，灭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固未泯也。奈何遂凭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名，阴作新朝之佐？逆贼既诛，而南方土宇，非复先朝有矣。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枕席未安，干戈

猝至。弘光殄灭，隆武被诛，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楚地尽失，粤东倍亡，惊窜流迸，不可复数。犹赖李定国本为张献忠义子，献忠死后，流入黔省。迎我贵州，接我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若父之大德，图开创之幸功，提师入滇，覆我巢穴。由是仆渡瓦漠，聊借缅人，固我国耳。山遥水长，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惭矣。乃将军不避险阻，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何其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要功乎？既毁我室，又取我子，读《鸤鸠》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适成其愚；自以为厚，适成其薄。千载而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骨碎身，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退方寸土，仍存三恪，非敢奢望。苟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纵有亿万之众，亦当付于将军矣。”

书达，三桂不省，进逼阿瓦。在八莫南，缅之都城。以其善防战。乃引还。缅人恐清兵再至，不悦其王之纳桂王也，因弑其王，而拥桂王与眷属至军前。时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也。

第二十四节　玄烨之镇定三藩（一）

福临既获明之桂王，即于是年殁。第三子玄烨立。改元康熙。四月间，三桂害桂王。玄烨即封三桂于云南，为平西王。又封尚可喜于广东，为平南王。耿继茂于福建，为靖南王。使各镇土地，且握兵马财政之权。是为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玄烨亲政后，鉴前代方镇之得失，渐忧诸藩强大，窃为之备。康熙十二年，尚可喜适以年老请撤藩，遂许之。平西、靖南二王闻之，不自安，试请撤藩，亦许之。三桂遂于是年冬，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传檄四方曰：

"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陵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跌。文武瓦解，六宫丝乱，宗庙丘墟，生灵涂炭。臣民侧目，莫敢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誓必亲擒贼帅斩首，以谢先帝之灵，复不共戴天之仇。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迎狼之非，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适值先皇太子幼稚，故隐忍未敢轻举，避居穷壤，以晦待时，盖三十年矣。伏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慧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岳

崩裂，地怒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宪举文武，共举谋义。”

次年正月元旦，拥立崇祯第三子，年号周启，旗帜皆白，旋遣部将，分侵云南贵州诸州县。继茂子精忠，亦举兵变服，以马九玉、曾养性为爪牙，据守全闽。可喜子之信，亦阴通三桂，幽其父，易帜改服。将出师，汉族之不服满清者，于是所在兵起，响应三藩，江南全境，非复清有。三桂更自四川陷汉中、陇西，土寇羌番亦蜂起，满清之大局遂危。

第二十五节　镇定三藩（二）

玄烨闻三桂变起，曾下诏书，止广东福建两藩勿撤，且使出兵伐三桂。而三桂之兵势方盛，难以力敌。寻闻粤闽两藩亦变，清廷益惧，乃命土海图向关中，以期规复秦陇。岳乐喇布等平江南，以绝群寇观望。杰书傅喇塔由浙赴闽，以冀指日成功。迨清军直捣延平，闽军望风瓦解。耿精忠乃不知所为，遽投诚。尚之信亦悔附三桂，而密通款于清军，举军民叛发。时，土海图已复陇西，岳乐喇布亦定江南，吴三桂势日蹙，未几病死。其子应熊，本尚清公主，宿卫京师，三桂变时，早下于狱，因以孙世璠嗣。虽固守云贵川湖之地，亦次第衰微。迨康熙二十年，为清军所迫，乃遁入云南府。屡战屡败，爰割地乞师于西藏，其书又为清之逻兵所获。困居城中，粮尽援绝，世璠遂自杀。清军戮其尸，传首京师。时耿精忠、尚之信，又皆以谋叛磔死。三藩于是镇定。

第二十六节　初平台湾

鲁王之败于浙江也，浮海至厦门，依郑成功。成功者，海贼郑芝龙之子。芝龙降清时，招成功，成功不应，专图恢复明室。特厦门为根据地。及鲁王至，军势益振，取镇江，入南京，更谋北伐。寻失利，乃奉鲁王至台湾，逐荷兰人而据之。乞援于日本，事未成。逾康熙元年，鲁王殂，成功亦死。成功之子经，保守台湾，而用明永历之号。当三藩变时，命刘国轩等乘势取福建之沿海岸。未几，经卒。次子克塽嗣，幼弱不能蒞事，事皆决于冯锡范，其势日衰。是时清已平云南，欲取台湾，以除后患。乃遣水师提督施琅进兵，败刘国轩于澎湖，国轩由吼门突围而逸。清军乘势至鹿耳门，胶浅不得入。无何，大雾忽起，潮高丈余，舟师浮而进。郑氏惊曰："先王得台湾，鹿耳门涨，今复然，天也。"于是刘国轩、冯锡范以克塽降。郑氏割据，传三世，凡三十八年，至是台湾为清有。

第二十七节　与俄国结尼布楚条约

当满清未入关时，俄罗斯称强于北方，灭钦察地方蒙古族之诸汗部，骎骎及于东方。逾黑龙江北界之外兴安岭，筑城堡于雅克萨、尼布楚，二地在黑龙江北岸。屡侵满州之守兵。福临方有事于南方，不遑北顾。逾玄烨立，知其东略日甚，将割据黑龙江东北之数千里地，先筑爱琿城以备之。寻又遣都统彭春等，攻取雅克萨城，纵哥萨兵，使归旧部。未几，哥萨兵复夺雅克萨城，守之。玄烨乃由荷兰国人为介绍，致书俄罗斯，约定边境。俄皇彼得第

一答书，言前屡奉书，未能通解，故多误会。今已知边人构衅之非，当遣使臣诣边定界。由是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缔结条约。俄人悉反所侵黑龙江北岸之地，立碑于格尔必齐河，勒满、汉及俄罗斯、喇第纳、蒙古五体字。是为清俄交涉之始。

第二十八节　平定漠北

漠北有喀尔喀部者，元之后裔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之所分领也。及噶尔丹起自厄鲁特即瓦剌之准噶尔部，即今伊犁侵入喀尔喀，三汗败走，遂款关乞降于清。玄烨谕噶尔丹西归，噶尔丹不奉命，反长驱逼内蒙古东部。乃于康熙二十九年，亲将大军，逾大漠山，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噶尔丹宵遁，旋上书请罪，乃班师。迨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复入寇。明年，玄烨又亲征，溯克鲁伦河，手绘降图，指示方略，炮殪其后可敦，大败虏众。乃亲撰铭，勒察罕拖诺山及昭莫多蒙古语渭大林也之山而还。师还，次归化城，犒劳西路之师，大享军士，献厄鲁特之俘，弹筝施歌者毕集。有老胡工笳，口辫有胆气，兼能汉语。赐之酒酒，使奏技，音调悲壮。歌曰："雪花如血扑战袍，夺我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乃伏地泣，可想见当时气概。惟噶尔丹仍不肯降，乃于康熙三十六年，复亲征。自宁夏进攻，噶尔丹进退无地，仰药死，所部尽降。乃归三汗于喀尔喀。自是阿尔泰山以东，皆隶清之版图，并拓喀尔喀西境千余里。凡三驾而漠北平。

第二十九节　征服西藏

本部之西有西藏地，为唐古特后裔所领。主持宗教者，有达

赖、班禅两喇嘛，其他世务，委之他喇嘛，号曰第巴。时有桑结者，为第巴，颇专恣。当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卒，桑结秘不发丧，自拥立六世达赖。他部之拉藏汗恶之，杀桑结，囚六世达赖，而立新六世达赖。西藏之喇嘛，不悦拉藏汗，一蒙古诸部，亦不服新立之达赖喇嘛。因别选达赖喇嘛，奉之于甘肃西宁。准噶尔部之策妄拉布坦知之，即噶尔丹之侄乘机入西藏，袭杀拉藏汗，西藏喇嘛多应之。玄烨闻变，命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入西藏，击退策妄拉布坦。凡通于准噶尔之喇嘛四百余人，悉行诛戮。举拉藏汗之旧臣二人，使分治前藏、后藏。迎西宁之达赖喇嘛，为六世达赖，西藏遂平。实康熙五十九年也。

第三十节　重讨台湾

自台湾之郑克塽降清，汉族义民，不无饮恨。适知府王珍，捕私伐山木之台民二百，妄刑之。于是黄殿等，因民不忍，起意抗清。以一贵朱姓，可托明裔，遂奉之。揭竿荷锄，与南路义民社君英等，战胜游击刘得荣、副将许云游，遂入府城，大获郑氏所储之炮械铅铁等物。北路义民赖池、张岳等，亦攻克诸罗，杀参将罗万仓。凡七日而全台陷。一贵乃自称中兴王，年号永和。清水师提督施世骠，在厦门闻警，先发。总督觉罗满保，复调南澳总兵蓝廷珍，会世骠于澎湖。以舟六百艘，捣鹿耳门，直渡鲲身，鲲身，海沙也取安平镇，遂北至府城。守备陈策先下诸罗，至此与大军合。一贵势蹙，遂走湾里溪，为村民所擒，槛送京师磔杀。台湾复平。

第三十一节　用儒术以笼络汉族

玄烨在位六十一年间，虽外讨内绥，兵势甚盛，然亦知汉族之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术以束缚之。计其政策有六：一、崇祀孔子。亲往释奠，并饬国子监讲求程朱性理之学，以风示汉民。一、举博学鸿词科，以网罗明季遗民及奇才杰士。一、开馆编《会典》、《字典》、《明史》、《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书俾士人奉为准则。一、巡游江南，召试名士，藉以觇察民心。一、开千岁宴，谕天下不论满汉官民，凡年过六十五者，皆得与宴赋诗，以示满汉一体。一、采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时八股之废且数年矣，满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复之有"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等语。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说者谓满清之命脉，全在于康熙一朝能以儒术笼络天下之人心者，非虚语也。

第三十二节　胤禛之疏忌骨肉

康熙末年，宠臣明珠等擅权，政事渐紊。次子允礽，虽立为太子，未几，又废黜。其他之三十四人，殇者凡十五。余则各树党援，觊觎君位。妖人奸壬，乘隙而入。廷臣希冀推戴之功，亦结党相攻。长子允禔，与四子胤禛，八子允禩，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势力最盛，大扰宫廷。玄烨以年耄，不能禁。既而玄烨殁，四子胤禛立。疏忌骨肉，次第加罪。允禔于玄烨时，先已获罪，至是仍幽禁。允禩、允禟、允禵等，因有要结党羽，布散

流言，意图篡窃之事，谕令大学士等会议，允祀革爵，拘于宗人府。允禟革爵，发往西宁居住。允禵革爵，拘于寿皇殿旁。外此又有允禩之革职，而拘禁于家，允禩之以罪见黜，允祉之情性乖张，行事残刻，与允禵等交相党附，亦革爵拘禁云。

第三十三节　远征西域

噶噶尔丹之长准噶尔部也，歼其兄僧格之族。僧格子策妄拉布坦，以遁走得免。迨玄烨第三次征噶尔丹时，策妄拉布坦乘机取准噶尔部，通好于清。寻以袭取西藏故，为清军击退，乃一意抗清。雍正五年，策妄拉布坦死，子策零立，绍其遗志，屡寇西边。于是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以征之。未几，傅尔丹一军，被围而溃。诏以郡王锡保征之，亦失利。又以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败之，不肯邀击，致策零夜遁。事闻，诏斩马尔赛，锡保亦革职。岳钟琪一军，以防御追击，屡失机宜，于革职之后，拘于兵部。雍正十二年，定远大将军查郎阿与副将军张广泗，仍由西路进师，贼至，辄创，准噶尔乃请和。定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游牧不得过东，喀尔喀游牧亦不得过西，厄鲁特始平定。

第三十四节　西平青海

青海有和硕特者，厄鲁特之一部也。其酋曰罗卜藏丹津，乘胤禛新立，引诱诸部作乱。驻于西宁之侍郎常寿往谕，被执。以众二十万，入寇西宁。雍正元年，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

军，驻西宁。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守巴塘、理塘，扼其入藏之路。又令将军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泊，截其通准夷之路。罗卜藏丹津惧，归常寿请罪。不报。雍正二年，岳钟琪率军出塞，中途，见兽走，曰："此前有虏也。"急麾军进，果擒百余人。进渡哈达河，又斩千余人。降虏为言罗卜藏驻乌兰木呼儿，距此百六十里。岳钟琪乃率军衔枚宵进，黎明抵其帐。虏尚卧，马未衔勒，惊而皆走，擒其母妹。罗卜藏衣番妇衣，骑白驼走。钟琪自追三百里，至桑骆海，路尽而返，青海遂平。

第三十五节　文字之狱

当玄烨之在位也，以方孝标所著之《滇黔纪闻》，谓其有大逆语，戮尸，子女发遣。以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之《子遗录》，谓其有大逆语，斩决。文字之祸，稍稍起矣。迨雍正一朝，其祸愈烈。以浙江汪景祺所作《西征随笔》，谓其讥谤玄烨，论斩，妻子发遣。吕留良选诗文，论夷夏之防，其徒严鸿逵，镂版行世。廷旨谓其悖逆，皆戮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被祸。礼部侍郎查嗣庭作《私史》，谓其诬谤国恶，下狱死，戍其族属。吴县知县陆生楠作《通鉴论》，谓其多逆语，处斩。此皆不保首领者也。余如御史谢济世注释《大学》，谓其毁谤程朱，诽讪朝廷，论斩下狱，久之，发往锡保军前效力。湖南靖州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同谋举事。钟琪执奏，搜获传习吕留良严鸿逵等之书，曾静据实供陈，廷旨念其迷惑，释罪。因刊《大义觉迷录》以示天下。侍讲钱名世因获年羹尧诗，谓为谄媚，诏革职，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悬厅

事以辱之。此虽首领获保，而胤禵之挫折士气，其迹已不可掩矣。

第三十六节　弘历之平西南苗

胤禛登极，仅十三年，即殁。第四子弘历袭位，改元乾隆。以雍正末年，贵州南部生苗，恶疆吏征粮之不善，附近熟苗应之，所在蜂起。虽诏发滇蜀楚粤四省兵会剿，而抚苗大臣张照与将军哈元生各怀意见，故师久无功。至是乃召张照还，以张广泗为七省经略，令哈元生以下皆受节制。于是广泗议先剿生苗，即调全黔兵集镇远，以通云贵大路，复遣将率兵攻上下九股，自率兵攻清江寨，所向克捷。嗣又分八路进剿，其遁孽窜牛皮大箐、箐内盘亘数百里，蛇蟒所窟也。广泗扼箐口，布奇兵，以渐进逼，苗之饿杀及陨死者累万。乃乘威剿附近熟苗，斩获无算。于苗疆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贵州苗不敢复逞。未几，湖南靖州瑶、横岭苗，与广西瑶同起，又令张广泗剿之。广泗乃移师而进，先后斩五千、俘五千以还。由是西南苗患略平。

第三十七节　收大小金川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在四川西北部，有二水：一曰促浸，为大金川。一曰僧拉，为小金川。康熙时，莎罗奔从征西藏有功，雍正初，授金川安抚司，莎罗奔遂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乾隆十一年，莎罗奔与泽旺构衅，致扰邻近土司，巡抚纪山奏请进剿。以张广泗征苗有功，令督川，又遣大

学士纳亲往视师。旋以将相不和，贻误军事，先后诛之，更命傅恒代纳亲经略。恒至，先斩奸细之为彼内应者，又议大举进剿。莎罗奔惧，乞降。然，是役也，金川之被创未深。不数年，而莎罗奔兄子郎卡，复与泽旺构衅，其扰及邻近土司，亦如故。川督阿尔泰不迎机进剿，反使结婚以和解之。由是大金川郎卡之子索诺木、小金川泽旺之子僧格桑，互相联合，侵扰诸土司，势甚猖獗。乃鴆阿尔泰死，以高书桂林代之。桂林师败，匿不以闻。乃命阿桂代桂林，与定边将军温福会剿。未几，温福败于木果木，中枪死，各卡兵溃散。事闻，乃授阿桂定西将军。阿桂先复小金川，移兵攻大金川。令海兰察、额森、特海禄三路绕其后，福康安、成德、特成额三路攻其前，尽夺险要，乘胜捣逊克宗垒。索诺木窘甚，乃鸩杀僧格桑，从莎罗奔率众出寨，奉印献军门。金川悉平。

第三十八节　平天山北路

准部自噶尔丹以后，三世皆枭雄，能用众。及策零既死，庶子达尔札初立，多戮族众，内乱大作。阿睦尔撒纳袭杀之，立达瓦齐。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恃功而骄，逐之。阿睦尔撒纳乃内附，备言伊犁可取状。弘历大喜，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副之，永常为定西将军，萨赖尔副之。两副将本准部渠帅，建其旧纛先进，各部皆望风迎降。达瓦齐宵遁，逾冰岭，南走回疆，投乌什城霍集斯。时霍集斯已承清将之檄，执之以献。阿睦尔撒纳遂以功领准部。弘历惩噶尔丹三世之跋扈，阴防之。阿睦尔撒纳大怒，乃举兵于天山北路，伊犁诸喇嘛蜂起应之。时大

军已还，成伊犁者仅五百余人，将军班第被围而死。弘历闻报，怒甚，乃命兆惠出西路，成衮札布出北路，合击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势蹙，遁入俄罗斯界，寻患痘死。令俄人以尸献，验之，果然。天山北路之地全平定。

第三十九节　平天山南路

回部者，天山之南路也。其酋有兄弟二：长曰博罗尼都，所谓大和卓木也。幼曰霍集占，所谓小和卓木也。当噶尔丹策零强时，随其父拘于准噶尔。迨清军平伊犁，释大和卓木归，使统其旧部；留小和卓木于伊犁，使掌其回教。及阿睦尔撒纳变起，小和卓木率众助之。逾年，清军再定伊犁，小和卓木乃遁归，与兄议所向。兄欲听满清之指挥，小和卓木以为不如乘强邻翦灭之时，亟图自立。议既决，集士马，备粮械以待。事闻，命雅尔哈善为将，率满汉兵万余，由吐鲁番进攻。失机，诛焉。复命兆惠、富德二将，自准部移师而南。两和卓木闻之，奔阿克苏，不纳。由是小和卓木奔叶尔羌，大和卓木奔喀尔什噶，为犄角，以防战。清军分两路攻之，回教徒不能敌，两和卓木弃城逾葱岭，遁入巴达克山，途次被杀。将军檄索之，函首军门。时乾隆二十五年也。天山南路亦平定。自是清之威势，震于葱岭以西。浩罕、阿富汗及中央亚细亚回教诸国，皆愿受满清之保护矣。

第四十节　绥靖安南

安南国之北境，与我滇桂二省接壤。当明宣宗时，黎利蹶

起，建国曰越。其孙黎灏灭占城，降老挝，统而一之。厥后分二部，莫氏王以北，黎氏王于南，对峙者六十五年。莫氏亡，阮潢据西都，曰广南。郑松拥黎氏据东京，曰大越，仍分二部。乾隆中，有阮文惠者，与弟文岳，举兵灭广南，并大越，遂统一安南。黎氏之裔维祁，匿于民间，密遣使来乞援。弘历命孙士毅援之，大破阮氏兵，渡富良江，入东京。文惠遁走广南，维祁得复位。惟士毅贪功，欲俘文惠，不即班师，又轻敌不设备，致为文惠所袭，兵溃，退入镇南关。维祁挈家先遁，文惠复据安南。事闻，削士毅职，以福康安代之。会安南方与暹罗构兵，恐腹背受敌，因谢罪乞降。文惠改名光平，又遣兄子奉表纳贡。弘历以维祁再弃其国，并册印不能守，天厌黎氏，不能存立，又惩前次士毅之败，遂允其请，以维祁安置京师。五十五年，光平入朝，赐之冠带，光平乃受封归。

第四十一节　服属缅甸

当桂王之走缅甸也，缅人执送于军前。三藩变时，其国内亦纷争不已。乾隆初，木疏阿瓦北长雍籍牙灭缅甸，建新缅甸国。南并白古部，西并阿萨母部。未几，东击暹罗，乾隆三十三年，陷其国都猛地亚，留守兵而还。乃北侵云南之西南部，官军防战失利。弘历乃诏大学士杨应琚督滇，缅兵渐退。遂轻敌，密奏缅甸可取状。及缅兵大至，则无计退敌，惟讳败为胜。事觉，赐死，以将军明瑞代之。明瑞深入敌境，粮尽援绝，力战而死，时乾隆三十四年也。弘历闻明瑞死，大震悼，乃以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哈兴国为提督，分道并出，大破

之，直逼阿瓦。缅甸知不能敌，且恐为暹罗所夹攻，乃致书请和。会经略病，阿里衮卒，诸将咸惮瘴疠，争愿罢兵，因许之。然贡仍不入。迨金川既平，始惧而入贡。又以与暹罗有世仇，闻暹罗得封号，益惧，亦乞封。事在乾隆五十五年。

第四十二节　蠏廓尔喀

西藏南境，有喜马拉雅山。山之南麓蛮民，建为无数独立部，就中尼泊尔部最强。后分三部，自相争竞。其西邻廓尔喀部，举兵灭之，遂雄长诸部。乾隆五十五年，侵入西藏。驻藏大臣保泰等，事前失备，全藏大震。达赖、班禅两大喇嘛，飞章告急。乃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索伦兵及川藏兵，由青海入后藏，尽复其地，大举深入。廓夷断桥阻险以拒之。将军先由正路与廓夷相持，密令参赞由上游筏渡，绕山后出敌营之上。将军复乘势造桥夺卡，合冲敌营。追剿至雍雅山，廓夷震慑，遣使乞降，不许。又六战六克，进逼其国都可莽多。廓夷踞山守御，木石雨下，死伤甚多，更力战却之。其南邻有披楞部，与廓夷有夙仇，将军知之，檄令同时进攻，许事平后得分地。廓夷以南北受敌，益恟惧，再卑词乞哀。将军以时逾八月，则满山飞雪，难觅归途，乃许其降。还军时，留番兵三千、汉蒙兵一千戍藏，是为官兵驻藏之始。此后廓夷，亦通贡不绝。

第四十三节　三征台湾

台湾彰化县之大理村，有林爽文者，志在反清复明，聚合党

人，结天地会。一称三合会数十年间，将吏务为覆蔽，不之问也。嗣为总兵柴大纪所闻，饬知府孙景燧率军三百往捕。景燧勒村民擒献，不获，遂焚无辜村落。爽文因民之怨，乘夜率众攻官军营，破之，斩其司令官，陷彰化。又进攻各地，围守诸要隘，绝官军粮道，官军久为所苦。及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等，渡海进剿，观望失机，反受败创。改命闽督常青为将军，往督师，福州将军恒瑞为参赞，率兵往援。距府城十余里，与爽文之众相遇。甫交绥即退，又请增兵。乃解常青、瑞恒之任，以福康安、海兰察代之。是时柴大纪正死守诸罗，入奏言诸罗为府城北障，诸罗失则府城危，惟有竭力固守待援。弘历览而嘉之曰："大纪当粮尽势绝之时，惟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兹？"因改诸罗县为嘉义县。追福康安、海兰察等至嘉义，围遂解。乘势搜大理村，克之。爽文已携眷走集浦，集浦乃通生番隘口也。清兵至此，腾险而上，爽文匿其孥于生番社，自与死党窜筲谷，卒就擒，台湾平。

第四十四节　平兖州王伦之变

乾隆一朝，虽自谓文德诞敷，武功震铄，然其间内乱亦时作。兖州府寿长县有王伦者，以清水教往来山东，号召徒党，羡临清之富庶，谋取之。会有金川之役，知畿辅兵备空虚，遂乘夜袭寿长城，杀官吏，连陷堂邑阳谷，遂趋临清。又分徒众赴东昌，阻南北运道。时弘历在热河避暑，闻变，命大学士舒赫德为督师，又命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锐火器营兵千人，复简吉林善射手五十人为先锋，驰赴山东。诏直隶总督周元理，防于广平大名

界，河道总督姚立德，防于东昌界，不使北窜。先是，总兵惟一率军数百，与王伦战，不利。王伦结筏渡运河，据临清旧城，复令壮士以火车围攻新城。城上炮击，不能中，乃裸妇女，血鸡犬厌之，得击退火车。至是，各郡援兵渐集，舒赫德亦抵临清。乃遣音济图等攻北门，自攻东门。入城，短兵巷战，官军先后焚斩千余。王伦登楼纵火，自焚死。擒其弟王朴等，槛送京师。又歼余党千余，凡一月而临清平。为乾隆三十九年事。

第四十五节　定甘肃回教徒之乱

兰州府之循化厅，有回教马明心者，归自关外。见西域回经皆朗诵，乃传朗诵之法，称新教。与默诵之旧教相仇，杀百余人。知府杨士机以兵往捕，反为所害。总督勒尔谨，调各镇兵剿之，捕马明心，下省城狱。其徒陷河州，渡洮河，由间道犯兰州，索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赞，令明心登城，谕其教徒使退，旋诛之，以靖内变。勒尔谨遣兵复河州，捕其孥于循化，以回兰州。事闻，命大学士阿桂，率京师健锐火器营兵进剿，教徒遁入华林山中。阿桂军至，营于山上，断其越城之路，复筑长围，断汲道以困之。适大雨，遂乘雨入山，歼厥渠魁。余党入华林寺，焚之，无一降者，事以平。时乾隆四十六年也。越二年，伏羌县张阿浑等，藉词为马明心复仇，仍兴新教，以石峰堡为巢穴，据险复乱。旋破隆德、静宁，围伏羌，其势甚炽。乃命福康安、海兰察往剿，复命阿桂督师。至，则解伏羌围，复隆德、静宁，新进拔石峰堡。阿浑穷蹙乞降，乱乃定。自是永禁回徒，不得再称教。

第四十六节　六度南巡

当玄烨之在位也，藉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弘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有六度。始于乾隆十六年辛未，终于四十九年甲辰。其间奉母钮祜禄氏以行者凡四，仅率诸子以行者凡二。然辛未丁丑两度，不过令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至于壬午，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说。丙申，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庚子，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甲辰，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余如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类皆迟之又久，始底于成者也。其时，所过郡邑，虽亦减免租税，增广学额，优礼耆年，以夸盛举，而供亿之烦，居民已不堪其苦。如御舟行时，运河两岸，并令打纤，谓之龙须纤。为薪炭商者，令加意供给，材料虽如山积，而顷刻无余。为粪商者，令沿塘编置盆盎，上加木盖，备纤夫之溺，每县动置千万。御舟一过，即为役夫所破，鲜有完者。或御舟重经，则备列如故。二者俱名当役。又某日道经平望，尘市喧阗，观者如堵。有女子将为晚炊，于楼头取石击火，闪铄不定。忽为护驾之海兰察所见，谓是将谋杀也，由舟中取箭射之，此女应弦而倒，后亦莫敢谁何。此盖闻之遗老，而耳熟能详者矣。

第四十七节　颙琰之兴大狱

弘历当践祚之初，曾以花甲归政，告之于天。至乾隆六十年，欲践前言。故于九月辛亥，立第十五子颙琰为太子。次年元

旦，内禅，为嘉庆元年。是时军国大事，仍由弘历主持。和珅日居左右，见其蔑荒，窃弄威福。颙琰虽恶之，而不敢言。未几，弘历殁，颙琰始亲政。授意于科道，令列款纠劾和珅，而下之狱。嗣复宣布其罪状，凡二十。最著者请上皇手谕，字画未真，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又家中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寿宁宫。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因赐死，籍其家资财琛宝，不可胜数。时有尚书福长安者，位居和珅次。谓其先前不密陈和珅罪状，是有心扶同徇隐，亦下狱治罪。大学士苏凌阿因与和珅有姻谊，勒令休致。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皆为和珅引用之人，有降职者，有休致者。余虽概免株连，而在廷之人，已皆慄慄自危矣。是为嘉庆四年之大狱。

第四十八节　平白莲教徒之乱

当乾隆之四十年，安徽有刘松者，为白莲教会首，以祈祷符咒治病，颇著闻。遣密使传教于西部诸省，事发，流甘肃。后其徒刘之协等，奉河南之幼童王发生，诡称明裔朱姓，以煽惑流俗。乾隆四十八年，事觉，捕之。王发生以年少免死，流新疆。惟刘之协已遁，令州县大索，不获。株连罗织者达数千，教徒愤之。故于嘉庆初年，聂杰人、张正谟等起荆州，姚之富、齐王氏齐林之妻等起襄阳。时以禁私盐私铸故，无业愚民，附之者众。而四川王三槐、冷天禄等亦起事，陕西张汉潮、张天伦等又起事，迭陷府县，遥为声援。川陕楚三省之间，一时糜烂。虽有朝命剿捕，而将士多观望迁延，鲜能奋力。故二三年中，仅有惠龄之擒聂杰

人、张正谟，勒保之擒王三槐，明亮之歼姚之富、齐王氏。余仍东剿西窜，南击北驰，未能一鼓而下。及颙琰既亲政，由军机传谕诸臣，严加督责，命刻期剿灭。于是将士锐意进攻，五年七月获刘之协于河南叶县，而首要以除。他如额勒登保之射死冷天禄、擒张天伦，明亮与富成之斩张汉潮，德楞泰之诛毙徐天德，亦先后奏功。七年十月，杨遇春、罗思举等，复分剿其窜于老林之余党，而白莲教乱平。

第四十九节　靖蔡牵朱渍海上之扰

夷艇之扰，始于嘉庆元年。盖由安南阮光平父子与暹罗阮福映争国，师老粮匮，乃招中国濒海之人，予以船，封以官，使掠商船之财物，以济军需者也。夏来秋去，飘忽无常，大为粤海患。旋有内地土豪附之，遂深入闽浙。疆吏虽据实陈奏，而清廷方注意于白莲教徒，不遑他顾，故其焰日张。迨嘉庆七年，阮福映既复国，缚安南招往之莫观扶等三人以献。又因新受清廷之封，颇思约束其国人，自是夷艇不复至。其在闽者，为蔡牵所并，在粤者为朱渍所并。官军因其势分，不之惧也。未几，牵获台湾米，分济渍，渍感之。于是蔡朱二人合纵，横行海上。九年，连舰八十余，犊入闽，闽师不敢击。温州总兵胡振声，奉大吏檄，往击之，而闽师不援。振声为蔡朱火攻所陷，死焉。是年秋，命提督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温州海坛二总兵为左右翼，出击牵渍于定海北洋，破之。牵以是责渍不用命，渍怒，乃与牵分。十一年牵自号镇海王，率舰百余，谋取台湾，为许松年击退。十二年，长庚复与牵战于粤海，火焚其后艚，牵几被擒。会长庚中炮死，牵

得遁人安南海。越二年，牟自安南至，朱渍资之，复联合入浙。途次，渍舍牟窜闽，死于许松年手。牟势益孤，长庚裨将王得禄欲雪仇，因与丘良功剿牟于渔山之洋。牟窘甚，举炮击船，自沉而死。粤、闽、浙之海道通。

第五十节　定天理教徒之变

天理教，一称八卦教，实白莲教之绪余也。直隶林清、河南李文成托之以聚众。嘉庆十八年顒琰秋猕木兰，驻于关外。林清乘机潜结内监，谋先破宫中，猝举北京以起事。九月十五日，其徒二百余人，饰为农夫，挟武器，入内城。日晡时，乃直闯东西华门，各以白巾蒙首为号，内监引之。既及宫，有执白旗逾垣，欲进养心门者，为顒琰次子旻宁所见，举枪击中其二，余党不敢进。将焚隆宗门，禁军击退之，通谋之内监悉就擒。步军统领驰至黄村，令内监诱林清而执之，其徒乃解散。时李文成在河南，本与林清约同日起事，滑县令强克捷知其谋，先执李文成，断其胫，下之狱。党众知谋泄，且闻首领之罹惨刑也，咸不平。教徒三千人，群起谋变，戕县令，劫文成于狱，据滑县。他党之在河南及山东者，皆戕官夺城，以为声援。顾文成胫创甚，不克自临阵，以道口镇为运河险要，绝其饷道，可制北京死命，因令其党据之。变闻，以总督温承惠、巡抚高杞皆按兵不动，乃诏那彦成为钦差大臣，提督杨遇春副之。师至，击败教徒，复道口，焚杀近万人。继又击破桃源教徒，进围滑县。文成已先避于辉县之司寨山中，乃分兵攻之。文成知不免，举火自焚死。官军乘势攻滑县城，城颇坚，用地雷轰西南隅，陷之。党首牛亮臣、徐安国俱

被擒。城中良民二万余人，虽未被屠，而为官军所虐杀者，已不少矣。

第三章　衰微时代

第五十一节　旻宁得袭帝位之原因

嘉庆二十五年，颙琰殂。第二子旻宁立，年号道光。推旻宁之所以得袭帝位，有二原因：一、乾隆五十四年，弘历秋猕木兰，令诸孙随行，旻宁时方八岁，亦与焉。行至张家湾，弘历亲率诸王校射，旻宁侍侧。俟诸王射毕，亦御小弓矢发之，中其二。弘历大喜，摩其顶曰："汝能连中三矢，当赉黄马褂。"果三中之，即置弓矢，跪弘历前。弘历笑曰："吾知之矣。"因命侍臣取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者，即以成人服被之。乃谢恩起，而裾长拂地，不能行，乃命侍卫抱之以归。一、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旻宁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了敌，命急取枪至。顾内监咸与教徒通，而所奉之枪，无实弹。俄见有执白旗，攀垣逾养心门进者，旻宁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击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只此二原因，遂定金匮缄名之局。然是时风俗奢靡，已达极度。故于践祚之初，虽谕民间婚嫁丧葬等事，悉照《会典》规条，而闻者皆视若具文。盖满清之盛极而衰，兆于此矣。

第五十二节 回疆之扰乱（一）

溯弘历之平天山南路也，回教首布罗尼特—称博罗尼都—之子萨木克，率其所属和卓，逃入浩罕。浩罕国于葱岭以西，其汗为蒙古察合台汗之裔。既纳萨木克等，恐遭波累，乃请为钳制之。及嘉庆末年，南路参赞大臣斌静，淫虐无度，失回众心。萨木克次子张格尔起厄鲁特兵，欲恢复回疆，为官军击退。至道光六年，张格尔复率兵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伊犁将军庆祥，令舒尔哈善等围之。张格尔突围出，各回响应，旬日之间，数以万计。庆祥调各营卡兵与战于浑河，死之，张格尔遂陷喀什噶尔。浩罕汗马大利，率安集延兵助张格尔，连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清廷闻警，命大学士长龄为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为参赞，剿之。军至浑河，回兵列阵二十里以待。会大风扬沙，昼晦，长龄欲待霁。遇春曰：“此天赞我也。”率军猛进，大破回兵，克喀什噶尔。寻又克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继至葱岭，为浩罕安集延兵所诱，鏖战一昼夜，军几殆。旻宁责其孤军深入，召遇春还，以杨芳代之。芳纵反间，言官兵已全撤，张格尔果袭喀什噶尔城，芳严兵以待，回兵至，破之。又星夜进击，斩获殆尽，遂擒张格尔，献俘于午门，诛之。

第五十三节 回疆之扰乱（二）

方清军之克喀什噶尔城也，张格尔之兄曰玉素普者，曾由喀什噶尔逃入浩罕，颇为回部所尊奉 及张格尔既擒，清政府檄令浩

挈交出叛徒，浩罕不从。道光八年，旻宁以逆挈无关边患，敕边吏严守卡伦，绝浩罕之互市。于是回部皆怒，寿玉素普复起兵。九年，官军征浩罕，浩罕邀击，大破之。寻复陷喀什噶尔，围叶尔羌，附近回庄，恣意焚掠，势又猖獗。旻宁乃咎参赞大臣容安之逡巡不进，贻误边事，按律正法，并革其父大学士那彦成。命长龄、杨芳及伊犁将军玉麟，率大军征之。浩罕闻清兵将大至，遣使乞援于俄罗斯，俄罗斯未之允。浩罕知外援难期，始有求许互市意。长龄知之，乃奏言："安边之策，固以振威为上，羁縻次之。然如浩罕之地无城池，皆以列骑冲阵，遇放连环枪，则先已奔逸。且铁列、克岭两山，中有废涧，仅容单骑，行两日，方能出隘口，于远涉亦非所宜，不如羁縻之便。"旻宁可其奏。由是复许互市，而浩罕则永锢和卓之族，事乃定。然中国兵威，自是不能及葱岭以西，欲复如乾隆一朝之盛，乌可得哉？

第五十四节　平楚粤之瑶

湖南永州之锦田瑶赵金龙，与常宁瑶赵福才，以巫鬼诱惑其众。平民见其愚，辄欺之。事发，官吏恒左袒平民，以是常积怨。适因楚粤之天地会教徒，屡夺其寨内牛谷，瑶无所控诉。于是金龙倡言复仇，使福才纠广东散瑶三百余，合湖南九冲瑶，都六七百人，于道光十一年，焚掠两河口，杀天地会教徒二十余人。湖南提督海陵阿，欲率兵进剿，为金龙所诱杀，副将游击皆战殁，新田县令王鼎铭死之。自是瑶之党类，愈集愈多，号称数万。官吏所调常德水师，荆州满骑，利于水战陆战，而独不利于山战。湖广总督卢坤至，始奏罢之，改调镇箪苗疆兵，以与瑶

战。会贵州提督余步云，云南副将曾胜，又率军来助，乃进逼合围。瑶分三路拒之，每路各二三千人。终为官军诱至山外平地，先后毙瑶千余，金龙亦中枪死，其子弟妻女俱被擒。未几，余党赵子青胁瑶二千余，又起于广东，声言为赵金龙复仇，卢坤帅余步云、曾胜等败之，擒子青。广西瑶盘均华亦起，官兵又擒诛之，瑶乱以平。时道光十二年也。

第五十五节　鸦片之战（一）

鸦片之输入中国，自明季始。雍正初年，曾禁吸食，而输入未稍减。及乾隆三十二年，其额增至千余箱。盖由英吉利人已占领鸦片之出产地，曰印度孟买，而欲扩张其销路也。清政府知其害，于嘉庆初年，施行鸦片输入之禁令。然濒海奸商，往往嗜利贩售，而吸者益众。侵淫至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疏请严禁，诏内外大吏议复。议者皆如爵滋言，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尤剀切。乃以林则徐总督两广，使任禁售鸦片之事。十九年，则徐抵粤，收英商鸦片二万二百余箱，置海滩高处，四周树栅，开沟灌卤，以石灰投之，顷刻自燃，鸦片悉成灰烬。夕启涵闸，随潮出海。是时他国之人，闻风来观者，至颂是举为中国善政。英领事义律亦自知其非，由广州退至澳门，请派委员赴澳，会议章程，期将鸦片之输入，永远除绝，颇为则徐所奖励。未几，停止英商贸易之诏下。义律犹遣使乞恩，俾英商在澳门贸易。则徐以新奉清谕，不便骤更，严拒之。于是义律令英船十余艘，驶出外洋，回本国请兵。

第五十六节　鸦片之战（二）

英廷允义律之请，议派远征军。道光二十年七月，英将布冷墨尔，率军舰五艘，汽船三艘，运船二十一艘，犯广东不得逞。转而犯福建厦门，又为闽督邓廷桢所挫。英人请复互市，并索偿烟价，则徐斥不许。方奏请饬江浙诸省严防海口，而英人已犯浙东，陷定海等处。又犯天津，陷大沽口。疆臣皆委罪于则徐，乃以则徐与廷桢削职遣戍，令琦善等赴广东议和。琦善至，欲媚英人，先撤海防，许偿金六百万，以香港易定海。议已成，英亦撤退浙东兵。适其将璞鼎查又以兵舰至，乘海防之已撤，突攻广东，陷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等战殁。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战殁，督师裕谦自杀。陷乍浦，副都统长喜等战殁。陷吴淞，提督陈化成战殁，江督牛鉴遁，英兵遂入上海城。复由扬子江口，溯源西上，攻镇江府，屠之，进逼江宁。清政府以战守两难，乃遣耆英、伊里布，与英使璞鼎查会议于江宁。至二十二年七月，定约十三款。其最关重要者：一、准英人居留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岸，贸易通商无碍。一、准以香港一岛割与英国。一、偿鸦片原价六百万元。一、向例额设行商所欠英商之款，酌定三百万元，由官偿还。一、偿水陆兵费一千二百万元。一、自后两国官吏，以平等礼相待。是为满清外交失败之第一期。

第五十七节　奕䜣之初政

道光二十九年春间，孚宁已有疾。是年冬，遭祖母丧，病增

剧。三十年正月，殁于苕次，四子奕许嗣立。次年，改元咸丰，诏求直言。大理卿倭仁、国子监祭酒胜保，侍郎曾国藩、通政使罗惇衍、通政副使王庆云、给事中吕贤等，知大乱之将至，皆有所陈。奕许手自裒答。有云：

> “夫言不逆耳，不为谏。今倭仁之言，其底几欤？嗣后大小臣工，尤须以国计民生为重。有所见闻，剀切直陈，以倭仁之直谏为法。”

又云：

> “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观其初政，非不思振作有为，曾不数年，宴安如故。世称其重华宫之工作，焕然一新，宫中楹联，撰为“万方欢乐入歌谣”之句，一若不念时艰之孔亟也者，此所以清室之将至于倾覆也。

第五十八节　洪杨军之战（一）

洪杨军者，以洪秀全、杨秀清得名。其宗旨在反清复明，为满清入关以来未有之大敌也。秀全，本系广东人。闻朱九涛倡上帝会，往师之。九涛死，秀全为教主。旋至广西传教，始与桂平之杨秀清相结纳。曾玉珩、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亦先后入教，其党渐众。然秀全虑所持之教，不足成大事，乃托名天主教，目天父为耶和华，谓耶稣为长子，己为次子，故尊耶稣曰天兄。寻著《真言》、《宝诰》诸书，秘密传布。又约留发易服，以为识别。远近多附之。遂于道光三十年，起兵于金田村。是年，旻宁殁，奕许立，恶桂死郑祖琛玩视，褫其职。迭命林则

徐、李星沅、赛尚阿、徐广缙等，视师广西。秀全闻则徐起，将避入海，其党大半解散。省则徐道卒，星沅卒于军，赛尚阿战败，徐广缙迁延不进，于是洪杨军势复振。至咸丰元年，分水陆两路，进攻永安州，陷之。乃号太平天国，称洪秀全为天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为天燕王。秦日纲等四十八人，称丞相军师等职。清政府视之，亦隐然一敌国矣。

第五十九节　洪杨军之战（二）

洪杨军既陷永安州，乃北出广西界，经湖南之道州、桂阳州、郴州、长沙、岳州两府，而达湖北之武昌。向荣尾追之，卒不及，武昌城遂陷，鄂抚常太滈、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以下数十人皆死焉。洪杨军既据武昌，大举行乡会试，兴国州得第者三百余人，故兴国人对于洪杨军尤出力。此咸丰二年事也。及咸丰三年，秀全统其全军，帆樯如云，蔽江东下，陷黄州府武穴镇，逼江西之九江。两江总督陆建瀛，不战而败，退至金陵。秀全以九江城空，弃之。乘势陷安庆，进逼金陵。城中诸将，有议战守者，建瀛托病不出。洪杨军攻之益急，未几，地雷爆发，城崩三十余丈，守兵多击毙，洪杨军遂入城，建瀛亦死于乱军中。将军祥厚等，犹指挥旗兵，防守内城。洪杨军以火攻之，内城亦陷。祥厚以下二十余员，均战殁。旗民四万余，童子三千人，悉数被戮，无一留者，盖以为汉人复仇也。秀全既入金陵，与杨秀清等议留一军于此，而自率精兵由淮安北行，直据北京。惜为书生所尼，秀全遂留南京。遣其党西图上游，北攻山东直隶等省。

第六十节　洪杨军之战（三）

初，曾国藩守制在籍，仿戚继光兵法，训练湘民，成绩颇著。嗣益广为招募，令罗泽南、李续宾等统之；复编长江水师，令杨岳斌、彭玉麟等统之，遂号湘军。追洪杨军西图上游，既取湖北德安等诸郡县，复回兵而南，欲由长沙通两粤，遂与湘军相持于武昌者数年，故洪杨军西图之志，卒不得逞。其北行一军，由林凤祥、李开方等率之，长驱直逼天津，进窥畿辅。旗兵绿营，皆不知所措。然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凤祥、开方等卒为僧格林沁所擒。故洪杨军北行之计，亦不能成。由是东南诸省，遂为洪杨军驰逐之区矣。咸丰六年，丰昌辉杀杨秀清，昌辉复为秀全所杀，石达开因以所部遁。内乱虽起而势不少衰。既陷江南大营，复逼丹阳。提督向荣，忧愤成疾，旋卒。张国梁代之，渐不能支。十年，洪杨军窥浙江，由安吉至武康，攻破杭州。张国梁令张玉良驰救之，杭州以复。而洪杨军乘其兵分力弱，急攻丹阳，官军大败，张国梁跃马死运河中。丹阳陷，督师和春突围出。洪杨军已进迫常州，和春迎战受伤，卒于途次，于是苏州亦陷。其余州县数十继之，惟镇江为冯子材所守，上海为官兵与外兵所守，故得保。

第六十一节　英法同盟军之役

曩与英人之订五口通商约也，许其派驻领事。及英领事欲入广州城，粤人力拒之，势颇汹汹。英人恐招众怒，则与商务有碍，竟废入城之约。事闻，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以功得封

衅。至咸丰七年，粤水师捕华船之挂英旗者，撤去其旗。西例，以失旗为大辱，英又乘此启衅。会法教士在广西亦为人所杀，于是英法二国以同盟军攻广东。时叶名琛已擢升总督，狃于前功，谓粤民之义愤可恃，不设备。同盟军遂入广州城，挟叶名琛以去，置于印度，后卒死。攻粤之同盟军，又至北洋，击毁大沽炮台，阻海运之通道。清政府乃遣桂良、花沙纳等，赴天津议和。于咸丰八年五月，定中法、中英各条约。同盟军退，清政府令僧格林沁守大沽以备之。已而约事中变，同盟军复闯入大沽，受创而去，时九年六月也。同盟军既被创，复增战舰，攻陷天津，进逼京师。奕䜣避至热河，命奕䜣为留守。同盟军入京师，焚圆明园。将攻禁城，得俄公使调停，复遣奕䜣与英法议和，于十年九月，定续约。偿二国兵费一千六百万两。于五口外，复开牛庄、天津、芝罘、台湾、淡水、潮州、琼州、镇江、江宁、九江、汉口十一处口岸。又允其传基督教于内地，并许其得派公使及领事。又以九龙永租与英，归并香港界内。是为满清外交失败之第二期。

第六十二节　割弃满州旧壤于俄

康熙盛时，虽与俄罗斯结尼布楚约，然其后边备渐弛，俄人乘之，侵略黑龙江以北地。道光季年，俄之海军官，奉其国君之命，视察东方。见黑龙江左岸，仍无中国守兵，爰建俄之国旗于此。又报言，自黑龙江以南，至朝鲜国界沿岸一带及附近岸屿，均可为俄领。俄帝从之，派其使臣来言疆界事。寻又屡率俄兵下黑龙江，强迫清政府，欲定疆界。时南方多事，不及北顾，

清政府以婉言却之，卒不允。至咸丰八年，俄使岳福与清之黑龙江将军奕山，于爱珲城结重定疆界之约，以黑龙江为清俄两国界线。而乌苏里河以东，沿日本海岸之地，为二国共有。且许俄得通航于松花江及乌苏里河。此清政府割弃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半流域之地于俄也。及英法同盟军之役，俄使助成和议，英法为所挟持，清政府深德之。因俄之请，于咸丰十年，由奕䜣与俄使伊格那替业福在北京改订界约。凡乌苏里河以东，自黑龙江起，以迄于图们江之地，悉划入俄境。此清政府割弃乌苏里河以东沿日本海岸之地于俄也。因此两大变更，失地数千里。较之满洲旧时疆域，蹙其大半矣。

第六十三节　载淳之诛三奸

咸丰之朝，载垣、端华、肃慎颇用事，世目之为三奸。三奸中，肃慎尤恣横。见汉大臣中柏葰有资望，借科场舞弊事以斩之，举朝为之侧目。迨英法同盟军逼京师，三奸劝奕䜣避热河。热河地本湫隘，内外禁防不甚严。三奸利出入之便，导奕䜣娱情声色，藉以固宠揽权。及和议既成，有疏请回京者，奕䜣欲从之，为三奸所阻，屡改期。时奕䜣本有痰嗽疾，加以声色之迹，益不能堪，至十一年七月而殁于行在矣。长子载淳甫六龄，得袭位，改明年为祺祥元年。三奸矫诏，握赞襄政务之权几二月，坚留载淳在热河，不使回京，载淳之嫡母与生母俱患之。因召奕䜣至热河，与决议，定期还宫。既还，急缚载垣、端华于廷，捕肃慎于途，系之宗人府。越数日，赐载垣、端华死，戮肃慎于京师。诏附三奸之陈孚恩、黄宗汉等，均严谴之。于是载淳之嫡母

生母俱垂帘听政，命奕䜣为摄政王，而改明年年号曰同治。

第六十四节　翦除洪杨军

曩苏浙之陷于洪杨军也，曾国藩适奉诏督办江南军务。即与胡林翼统筹全局，议援救苏浙，急图安庆。盖以安庆为长江锁钥，官军得之，能控金陵，洪杨军得之，得通赣鄂，战术上必争之地也。逾同治元年，诏以曾国藩督办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其弟国荃，已复安庆，故国藩驻于此。浙事则左宗棠任之，苏事则李鸿章任之。国荃则直捣金陵，其胸有成算，早非洪杨军所能敌。自是以后，左宗棠率湘军以进，大破李世贤于衢州。复与蒋益澧围攻杭州，陈炳文宵遁，而杭州遂复。其余郡县，以次肃清。李鸿章率淮军及洋将所练之常胜军以进，先收太仓、常熟、吴江、江阴各州县，继复苏州，诛谭绍洸等，无锡常州亦随之而下，江苏略定。惟国荃之攻金陵，虽与彭玉麟连破关隘，合围江宁，而遇李秀成、李世贤之来救，反困于雨花台，至战四十六昼夜，始却之。同治三年五月，江宁城将破，洪秀全知不可为，仰药卒。逾日，遂破江宁，擒李秀成、洪仁达等。秀全子福瑱，走江西，席宝田击斩之。自洪杨军起事以来，已十有五年，至是乃翦除殆尽云。

第六十五节　平东西捻兵

捻兵之起，在咸丰三年，由张洛行为首领，以雉河集为根据地。苗沛霖率众应之，常纵横于皖豫之交。及僧格林沁克雉河

集，斩张洛行。其从子张总愚，率余众走山东，与任柱、赖文光合。未几，僧格林沁复斩苗沛霖。进攻捻兵，至曹州，遇伏阵亡。此同治四年事也。清政府以曾国藩既平洪杨军，乃令移师讨之。国藩见捻兵多骁骑，倡为圈制之法。于江苏之徐州，安徽之蚌淮，山东之济宁，河南之周家口，各驻重兵，以为四镇。复筑长墙，扼运河，使其不得驰骋。捻兵来薄河堤，又击败之。于是捻兵分为二：由河南入山东境者为东捻，任柱、赖文光领之。入陕西境者为西捻，张总愚领之。已而曾国藩以剿抚无把握，乞病回江督任，荐李鸿章自代。同治六年，李鸿章至，仍用圈制法，督淮军扼东捻于胶莱河。东捻突围走，淮军统将郭松林、潘鼎新、刘铭传等，败之于淮扬徐海间。任柱、赖文光先后降，杀之，东捻平。时西捻正由山西扰直隶，京师戒严，檄诸将进剿。七年，各路官军，乃圈西捻于天津之北，荏平之南。左宗棠扼直隶吴桥，李鸿章扼山东德州，曾国藩又增大师以助之。值黄河盛涨，遂击之于黄运徒骇间，斩擒殆尽，张总愚赴水死，西捻亦平。

第六十六节　平陕甘诸回

甘肃回教徒之乱，于乾隆盛时，名为剿平，实则乱机仍伏。至同治初年，乘捻事方亟，而回教之首领白彦虎，起于新疆。其党马化龙等，起于甘陕。土匪董福祥应之，滇匪蓝大顺等，又自川入陕以助之。于是西北诸省，复有嚣然不靖之势。其时多隆阿率军进剿，蓝大顺虽走死，而其他固无恙也。及捻兵既平，左宗棠于同治七年，督湘军至西安，分南北两路以进。南路则宗棠率郭宝昌、魏光焘等，渡渭河，沿泾水，由甘肃泾州而至平凉。北路

剿刘松山、张曜等，绕山西，渡黄河，而攻陕西北部之榆林、绥德。降董福祥，直逼甘肃之宁夏。回教徒悉聚于金积堡，宁夏境内以抗官军。松山奋击时，为飞炮所殒。宗棠令其从子锦棠统其军，卒破金积堡，遂平宁夏。十年，诛甘回马化龙父子。馀党马寿、马文禄，又据西宁，河西大扰。十一年，宗棠督诸军剿抚兼施，刘锦棠俘马寿于大通，又克西宁。是年，白彦虎由永安进据肃州，马文禄走附之，以拒官军。九月，锦棠与金顺、宋庆、张曜等，合攻肃州，破之。马文禄乞降，旋被诛。十二年，关内肃清，惟白彦虎卒逃出关外。

第六十七节　靖云南回乱

方陕甘回乱之亟也，云南之回亦变。内结诸营将士为奥援，外联黔西苗族为遥应。其著名渠帅之踞大理府者，曰杜文秀。踞曲靖府者，曰马联升。踞云南府者，曰马德新。挟巡抚徐之铭，以为傀儡，之铭亦恃回以自固。总督潘铎，见滇回之在省城者，达数千，追令遣散，反为所戕。新任巡抚贾洪诏，又与总督劳崇光意见不合，动辄龃龉。调简林鸿年为滇抚，令赴滇。鸿年更畏滇如虎，迁延不进，滇事益不可问。乃解鸿年职，命巡抚刘岳昭至任，与布政使岑毓英，督兵剿办。毓英本富于军事知识，又知马如龙为回教中翘楚，惟受抚后，犹持两端，特以恩义结之。于是马如龙始感奋，与之攻克省城。迤东，收曲靖，斩马联升。以曲靖为根据地，进剿黔西不靖之苗，又收曲靖附近各郡。迤西，令杨玉科等克大理，击败杜文秀，文秀仰药死。时同治十二年春也。未几，迤南之顺宁、云州及腾越、思茅、蒙自等所属之地，

亦一律肃清。盖滇回之患，变诈百出，凡蔓延十余载，沦陷凡五十三城，踞险负嵎，其势甚炽，至是始见平靖云。

第六十八节　载湉以旁支承继帝位

载淳之嫡母，曰钮祜禄氏者，以居东宫，故称东太后。生母曰那拉氏者，以居西宫，故称西太后。东太后性懦，西太后性机警。垂帘听政时，军国大事，悉由西太后主持，东太后但画诺而已。同治十一年，载淳年十七，纳崇绮女为后。十二年正月，始亲政。翌年冬，以患天花痘殁。崇绮女无出，分当为载淳立嗣。而西太后欲图己之专擅政权也，突召王公大臣等，至养心殿西暖阁，密议不为载淳立嗣，而为奕䜣立嗣。满人如奕䜣、奕譞、奕詳、奕劻、载澄、荣禄等，汉人如宝鋆、沈桂芬、徐桐、翁同龢、潘祖荫、孙贻经等，均不敢异议，乃定奕譞子载湉，入承帝位。犹恐其族人争立，或至变生不测也，令李鸿章统重兵，驻京师以防守之，始宣布其事，以明年为光绪元年。援同治初年之例，仍由东西两宫，垂帘听政。越七年，东太后以疾卒，由是西太后独临朝。

第六十九节　弃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旧分山南、山北、中山三部，各以王分治之。明初中山王统一琉球，受明册封，世通朝贡。满清入关以后，一如明制。然同时亦朝贡于日本，二百年来，沿为成例。及同治十一年，琉球人民，遭风漂至台湾东部之一番地，为番民所害。次年日本人民又漂至，亦遭残虐。于是日本以参议副岛种臣为全权

大臣，向清政府争论。政府令李鸿章与议，谓台湾东部，系化外之民，政府所不能治。日本乃遣军舰五艘，击退番民，占其地。清政府闻之，又以台湾全岛素隶版图，令日本撤去兵，不听。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统带水师，以备不虞。十三年，日本复以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向清政府争论。政府令奕䜣与议，不决，几宣战。适英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偿日本金五十万两，与订条约。日本兵乃离台湾去。然日本于是役，已昌言为属地。琉球之漂民，与清政府交涉，而政府尚未之知也。至光绪三年，日本废琉球王，夷为冲绳县，清政府始与之争，卒不能胜，于是琉球群岛为日本所有矣。

第七十节　伊犁之争

当白彦虎逃出关外时，直趋至新疆之哈密。金顺、张曜曾追之。至光绪二年，左宗棠令刘锦棠统湘军，亦至新疆，破吐鲁番，进攻天山北路之乌鲁木齐，迪化克之。转而南，所过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温宿诸城，悉收复。三年，攻喀什噶尔，疏勒复破之。白彦虎遁入中亚细亚。左宗棠以南路既平，复转而北，进窥伊犁。是时，俄政府藉口俄商之被害，使科哈夫士克，率兵驻此。宗棠令其退出，将伊犁交还，不听，宗棠急告政府。乃命崇厚，与俄之全权使臣，议定交还条约于拉哇基。俄要挟百端，崇厚率允之。事闻，召崇厚还，不认拉哇基之约。以曾纪泽为全权使臣，赴俄京，再与开议，时光绪七年也。俄坚执崇厚议，遣勒塞夫士克率舰队东来，以为恫喝计，清政府亦修战备以待之。会英相格兰斯敦，力劝言和，以俄国东方之兵力及制胜手段来言，西太后韪之。而俄之黑龙江总督考夫门将军，建言宜取偿金，藉充筑路

之用，不以开战为然，于是两国之和约定。一以偿金九百万卢布交出，一以伊犁交还。然伊犁虽还，而中亚细亚一带已尽属于俄矣。

第七十一节　越南之役（一）

安南为阮福映所有时，曾于嘉庆季年，受满清之册封，曰越南国王。是时法国遣使至越南，令其履行昔年阮光平所订之约，福映拒之。临殁，犹以慎防法人，毋割土地为嘱。故其后嗣，皆疾视法人，且屡杀法教士，于是法越之交涉起。及同治六年以后，两次割南圻之地与法，凡六省。十三年，复与法结西贡条约。名为自主国，实为法之保护国，清政府尚未之知也。至光绪七年，法内阁议长佛雷，苦于内讧，欲藉外征以泄之。乃责越南之不守条约，以利威尔为司令官，率兵伐越南，陷河内。会有洪杨军余党曰刘永福者，率众在山中开拓，暇则训练，已成劲旅，称黑旗兵。越南王遂藉其力，击退法兵，河内以复。九年，利威尔死，孤拔继之，率兵陷山西。黑旗兵死伤颇众，退守北宁。越南始来告急，清政府犹以上国权自居，使曾纪泽与法外部沙美拉、古费理等交涉。又令李鸿章与法公使宝海、脱利古等交涉。再三辩论，均无成议，乃派兵援越南。至，则与黑旗兵同守北宁，法兵则驻于桑台。十年春，法之援兵大至，分三队进攻。刘永福所募之练勇四千，不战而溃，北宁失陷，法之气焰乃大张矣。

第七十二节　越南之役（二）

越南臣民，闻法兵之拔北宁也，与法结约，自认为法之保护

国。清政府闻之，使曾纪泽与法相佛雷开议，不认此约。是年四月，法之全权大臣福禄诺至天津，与李鸿章订简明之约。其第二款，声明中国所驻北圻之各防营，退回边界，并法越已定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五月，法兵令防兵退出界外，不允，战于谅山，伤法兵。法又要求恤款兵费。乃令江督曾国荃等，在沪会议。无成，复开战。六月，法水师提督烈司勃士，率舰队至基隆，击炮台，占据之。督办台防刘铭传，率军攻法兵之背，法兵弃基隆，乘舰而去。八月，孤拔率军舰五艘，合其余各舰，都十四艘，突入福建之马江，击沉扬武等战舰七艘，福建船政局及罗星塔闽安金牌诸炮台，均被毁。船政大臣何如璋、统帅张佩纶皆遁，孤拔乃退驻澎湖岛。是时法之陆军，由纳克烈耳及米洛所统，亦于广西边外，屡战屡胜，入镇南关。杨玉科战殁，蒌履高负重伤，诸军皆溃。法兵遂据谅山，筑炮台于关外，广西大震。十一年春，冯子材率军出关，与关外之黑旗兵合，巡抚潘鼎新、总兵王孝祺复助之，大破法兵。乃复谅山，进窥北宁。先是，法将孤拔于战胜马江后，愤法政府不行其策，死于澎湖。至是，法相佛雷，为舆论不容，亦几丧位，乃退而媾和。四月，李鸿章与法使巴特纳会议于天津，增前约为十款。法政府虽不索兵费，清政府亦失越南主权。于是举二百余年臣属之安南，永弃之矣。

第七十三节　清日之战（一）

朝鲜之臣属于满清，尚在未入关之前。及日本明治维新后，屡欲与朝鲜通商，朝鲜不允。嗣以日本兵舰入江华湾，被炮所击，乃遣使责问朝鲜，并以甘言诱之。于光绪二年，始订通商约，

声明朝鲜为独立国，清政府尚未之觉也。越八年，朝鲜之内乱作，清政府派兵戡定之。时日本亦派兵在朝鲜。翌年，乃订两国退兵约，曰：自后两国，如欲派兵至朝鲜，须先相通知。盖向之所恃为上国权者，已被削尽于此约之中。而清政府仍未介意。至二十年，朝鲜又有东学党之乱。东学党者，对于西学而言，盖守旧党之秘密会也。党魁为崔福成，倡乱全罗，进陷忠清，捣汉城，势颇猖獗。朝鲜王李熙遣使来乞师。日本闻之，急遣大鸟圭介率海军赴汉城，并檄舰队兼程趋仁川，而陆军由广岛陆续进发。及清政府命叶志超统陆军渡海至牙山，而日军已占先著。未几，东学党败，乱平。日本创议改革朝鲜之内政，清政府以兹事非日本当与闻，严词驳斥，而促其退兵，争辩久之。清政府复申言朝鲜之世为藩属，日本乃乘机责清政府背弃旧约，和局遂决裂。

第七十四节　清日之战（二）

当和局之将决裂也，两国尚未宣战。及日兵突击海军于丰岛，又攻陆军于牙山，于是清政府大怒，布告开战之理由。命左贵宝、卫汝贵、聂士成等，急趋平壤，以援牙山之败军。日兵突至，卒陷平壤，左贵宝战殁，余军乃退出朝鲜境。已而海军舰队，与日本舰队战于黄海，复为所败，失军舰数艘，邓世昌、林永升死焉。日兵又渡鸭绿江，进犯奉天省。督师诸将吴大澂、宋庆等，连战皆北，名城迭失。自二十年九月，至次年二月，五阅月间，战无一利。旅顺、大连湾、牛庄诸要口，岫岩、盖平、析木、海城、金州诸要地，均遭蹂躏。日兵更渡海入山东半岛，由荣城湾登陆，陷文登，追威海卫之后，夺炮台以攻刘公岛败残

之舰队。海军提督丁汝昌，知不能免，仰药死。败残军舰等，悉为日本所得。日兵既全握海权，乃分舰队，南取澎湖岛，进窥台湾。清政府大惧，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博文等会议于马关。凡七次，始定和约十一款。其最要者：一、认朝鲜为完然无缺之独立自主。一、割奉天省南部及台湾澎湖列岛与日本。一、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一、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通商口，日本臣民得往来侨寓。约成未一月，俄以日领辽东之不利于己也，与德、法合纵，迫令日本退还辽东。日怯，从其议。于是清政府予银三千万两，以为赎地费。

第七十五节　各国之逼借军港

还辽事毕，俄索重酬。清政府不得已，乃与俄结密约，俄人得东三省铁道敷设权及黑龙江、长白山等地矿山采掘权，并借胶州湾为军港。胶州湾者，德国夙所垂涎者也，于光绪二十三年，藉口于曹州杀毙教士案，遣军舰突据之。清政府不能拒，乃立租借约，期限九十九年。俄以胶州无可望，遂促清政府改订新约，租旅顺为军港，大连湾为商港，期限二十五年。英见俄之租旅顺也，知其将握东亚海权，急索威海卫以为抵制，租期等一如俄约。清政府无以谢，亦许之。法以还辽之役，俄德之得厚偿也，乃援例而至，索广州湾。议不决，法人遂效德国故智，先闯入广州湾，而后议租借。清政府始允其请，于二十四年立约，租期一如胶州湾。英闻其约成，又请拓九龙租界，以成均势之局，期限一如法例，清政府亦允行。自是而后，意大利又索租浙江之三门湾，赖他国公使之抗议，仅许不让与他国而止。清政府惩要索

之纷扰，乃举直隶之秦皇岛、江苏之吴淞、福建之三都澳等处，自辟为商埠，以杜后患。然沿海军港，租让殆尽，若秦皇岛吴淞三都澳者，乃其所唾馀耳。

第七十六节　戊戌政变

自甲午一役，日本割台澎以去，举国愕然。无何，各国又相率效尤，纷纷割据。清政府之不足恃，大为海内士夫所诟。时有主事康有为者，欲为满清延命脉，屡上书言变法，颇得载湉之嘉许。大学士翁同龢等，又交章推荐。二十四年春，召见康有为，与论国事，益觉变法之不可缓。四月间，下国是诏。督责内外诸大臣，实行新政。以康有为为总理署章京，备新政之顾问。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亦分别任用。而嗣同等参预新政，任事尤勇。自五月至七月，维新之诏数十下。改科举，开学堂，停武试，汰冗员。许士民上书，准工商专利，废礼典不载之寺庙，以除迷信；裁老弱无用之额兵，以节糜费。由是四方风动，朝野之条陈新政者，日数十起。然西太后于光绪十五年时，虽已归政，而用人行政之大权，仍操诸己。至此，见政策全改，大拂于心。且新政之行也，新党中有汉人而无满人。满大员刚毅、荣禄、怀塔布等，以此进谗，谓变法之举，利汉而害满。汉大员中忌新党之骤进者，亦痛诋变法之非，西太后尤为所动。八月初六日，乃复临朝，称载湉有疾，幽之瀛台。诬新党谋围颐和园，收谭嗣同等六人斩之。康有为及其徒梁启超，以走得免。与新党有关者，皆获罪。所行新政，无论是非，一律复旧。于是变法之成绩全归消灭。

第七十七节　义和团之祸（一）

义和团者，白莲教之支流也。其初起于山东，以仇教为名，二十五年，杀英教士卜克斯。山东巡抚袁世凯，率武卫军痛剿之，境内以安，馀党窜入直隶。时满清之亲王大臣，本有仇视外人之心，顾畏其兵力，不敢发。至是，闻义和团有神术，枪弹不能伤，信之，欲藉其力以排外。二十六年春，由载漪、刚毅等，私招致京师，习其术。既而闻诸西太后，密召见，奖为义民，给以饷。义和团之祸，实生于此。至四月间，凡电线铁路及物之涉洋式者，焚毁无遗，京津路亦梗。是时董福祥之军已入都，刚毅、徐桐辈纵之。乱兵与乱民合势，其祸益烈。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德公使葛罗禄，先后被戕。乱徒复急攻使馆，以墙坚，不能入。朝臣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等，力争开衅之非，皆见杀。清政府犹传诏促仇外，南省各督抚，皆不从。惟晋抚毓贤，竟虐杀教士多人，故山西尤糜烂。先是各国驻京公使，以义和团之将肇祸也，联牒诘问清政府。清政府依违答之，不得要领，乃向其本国告急。于是英、俄、日、法、德、美、奥、意八国军舰，群集大沽口，英将西摩为之长。五月，向总兵索炮台，未允，遂攻陷之，进逼天津。闻使馆被攻颇急，由西摩率轻军北行，欲救公使。中途被阻，折而南，乃合联军攻天津。马玉昆苦持二旬馀，渐不支。聂士成中氯气炮而死。六月十七日，天津全失。联军乘胜长驱，进窥京师。至七月二十一日，而京师亦破矣。

第七十八节　义和团之祸（二）

当京师垂破时，西太后闻而失色，急挟载漪等微服西行。王公大臣之尾随者，仅十馀人。八月，经山西之太原，十月，至陕西之西安。途次，始悟战之非计，下罪己诏。并命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会商和议。时联军之在京师者，举德大将瓦德西为统帅，居宫中之鸾仪殿。奕劻、李鸿章奉命往，与议和事。奕劻一以让鸿章，不敢置一词。联军索惩罪魁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数十人，鸿章屡与辨护。瓦德西愤然作色曰："吾等所索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之体面，为其首者，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其意盖直指西太后也。鸿章急以电闻，乃允以载勋、赵舒翘等赐死，毓贤、启秀、徐承煜等斩决。而特原载漪、载澜发边外永禁。刚毅、徐桐，以先死得免。约垂成，鸿章死，以王文韶代之。于二十七年十一月，定议。除惩办惹祸魁外，赔款四百五十兆两。载沣赴德国，那桐赴日本，谢罪。各国使馆驻戍兵，华人不得杂居界内。自大沽至京师间，不得设兵备。清政府之受创，未有若斯之烈者也。未几，西太后母子还北京。

第七十九节　唐才常之起事

初，康有为之出走海外也，愤西太后尽夺载湉之权，而载湉仅守一虚位，乃立保皇党以谋恢复。迨义和团之祸起，康有为以机有可乘，令湖南志士唐才常，在上海创中国独立协会。其宣告书略曰：

"中国独立协会，有鉴于载湉、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是也，决定不认满政府有统治全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延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夺。"

是书一布，而沿江沿海士民，痛清政府之无状者，争赴之，不旬日间，数将及万。遂举容闳任外交，沈克诚任内政，狄平任财政。又于湘鄂一带，分地设官。汉口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荆州曰集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广发富有票，以联络各省之营兵及会党。故其时如哥老会之李和生，湖南同仇会之马福益，镇江青红帮之徐宝山，均通声气。李云彪、杨鸿钧等，为哥老会中有名人物，亦自香港遄回，以号令长江上下游，为之策应。布置既定，乃分三军：湖北为中军，安徽为前军，湖南为后军。各军总统，由唐才常自任。约期七月二十九日，在汉口、汉阳、武昌三处，同时举事。预令新提蒲圻之军，速为接应，岳州、长沙之军，遥为声援。适以事机不密，为鄂督张之洞所知，于举事前二日，捕唐才常等二十馀人于汉口。湘抚俞廉三，亦访获才常之弟才中于浏阳，先后斩之。一腔热血，徒洒荒墟。而张之洞等之搜索同群，经年馀始已。

第八十节　革命军起义于惠州

光绪十八年时，广东有孙文者，为兴中会领袖，尝鼓吹革命

主义。及闻清日战起，急起革命军于广州。事泄，丧同志陆浩东等数人，孙文以只身遁。未几，抵伦敦，为清使龚照玙诱获，几殆。赖其医师康得利，竭力营救，始得释。至唐才常举义时，孙文又以郑弼臣为司令官，起革命军于惠州，己则在他处接济。嗣以举事之期，一再迁延，为两广总督所觉，发官军防之。官军愈逼愈进，近革命军所驻地。革命军乘夜袭击，官军溃走。革命军将直捣广州，会传孙文命至，因取道东北向厦门，破官军于佛子坳，歼其将杜凤祺，获洋枪七百杆。是时投效者之多，几及五千。就中荷枪者凡千馀人，馀则揭竹竿操戈矛以从。进至永湖，大破官军，提督刘万贞重伤，又获洋枪五六百杆，子弹万颗。进攻至白芒花，投效者约万余人，革命军声势益壮。再进至崩冈，与官军七千，隔水而阵，交战彻夜，击走之。正拟向三多祝进攻梅林，忽又传孙文命至，谓形势一变，外援难期，到厦门后，恐无接济之途，军事乞司令自决进止。盖其时孙文正在台湾，谋与惠州联络，忽闻日本政府下驱逐革命党之令，孙文将离台湾而他适也。郑弼臣闻之，乃留荷枪者千余人，余则概行解散，暂隐休军。为官军侦悉，猛力进攻，卒至全军溃败。

第八十一节　广西之乱

广西，为洪杨军起事之处。自同治三年，洪杨军既失败，馀党亦聚歼于此，无复他变。惟以民苗杂居，号称难治。故于光绪初年，令提督苏元春，统重兵驻之。迨法越战后，移驻龙州，以防南界。营勇本时招时散，散者多为盗，劫掠之事，时有所闻。元春以扣饷故，不得不纵兵。以纵兵故，不得不庇盗，于是

兵与盗合。加以比岁不登，饥民附之。至二十八年，而祸发于边军，毒流于全省矣。法人以所属之越南与广西相接壤也，乃起而干涉。与巡抚王之春议，彼则派兵代剿，此则偿以兵费。议垂决，会事泄，时论大哗，争言之于清政府，乃寝。次年春，以岑春煊督粤，办理广西军务事。寻速苏元春至京，王之春亦解职。春煊至，先诛斥不职之官吏，旋令丁槐领元春部众，于三十年三月，会合广东军，进围钦廉与上思交界之十万大山，颇称得手，左江一带，渐见肃清。闰二月，柳州又变，庆军亦和之。纠众万馀，分为二路：一踞四十八寨，以进窥桂林。一踞悔寨，以图窜湘黔。官军亦分两路剿之。至十二月而右江亦平。是役也，用兵历二年，糜饷达三百万，擒获党首凡百余，歼毙党众已逾万，夺获枪械马匹，亦以万计，洵一时之惨剧也。

第八十二节　日俄战事之中立

囊俄国之迫日本还辽也，日本引为大辱，思所以报之。及义和团之乱，黑龙江将军寿山，与俄人开战，为俄人所败，寿山自杀。于是东三省境内，皆有俄兵占守。迨联军既撤，俄握满州愈益坚，延不退兵。日本迫清政府责俄，俄视之冥然，于是日本乘衅而动。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令其驻俄使臣栗野，致哀的美敦书于俄，索决答，和遂破。各召还公使，而战事起矣。是时英美两国，首先宣告中立，并声明战地，应划定界限，不许侵入中国疆土。三十年正月，日俄均公认除满州外为中国之中立地。清政府遂宣布中立规条三十五条，以辽东为战地，命马玉昆率军驻守辽西。寻俄将阿力克塞夫，不愿以辽西为中立地，驻兵于新民厅。

美公使诘责清政府，清政府以诘俄公使。则以未撤兵之地，不得以中立为词。清政府不能禁，惟严扼锦州一带，馀则尽入于战线内。人民之生命财产，受其蹂躏者，不可胜计，以奉天南部为尤甚。迨战事告终，俄日订约于美之朴资茅斯。凡俄国旧占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及领海之租借权，悉移让日本。又长春、旅顺间之铁道，均割交日本。于是日本复与清政府订租借旅大之约。从此长春以南，为日本营业之范围；长春以北，仍为俄国营业之范围。东三省之名存实亡，皆误于清政府之手者也。

第八十三节　吴樾之炸五大臣

日俄之战也，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立宪之说，始昌言于全国。寻俄亦议行立宪。于是驻法使臣孙宝琦，首告清政府，详述立宪之益。未几，袁世凯、张之洞等，复有十二年实行立宪之请。逾月，袁督复请派人考求各国宪法。三十一年六月，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等四人，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嗣又派绍英随之前往，遂有五大臣之名。议定载泽、徐世昌、绍英，赴日、英、法、比等国；戴鸿慈、端方，赴英、德、意、奥等国，筹款五十万元为费。七月二十六日，由北京车站启行。甫登车，炸弹猝发，轰毙送行者四人。其时尚莫知为谁，既阅月，始知安徽桐城之吴樾所为。盖因炸药爆裂时，樾亦随之而毙也。事后，有樾之友人，宣布其意见书。略曰：

“樾既认为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翦除此考察宪政之五大臣。而所以不得不由此之理，一、维一原理，民

族建国主义。二、扶满不足以救亡。三、满州皇室，无立宪资格。四、满政府对待汉人之政策。五、立宪决不利于汉人。六、主张立宪者，对于国民行为之不忠。”

洋洋三千余言。盖欲汉族同胞，协心并力，抱持维一排满主义之图，建立汉族新国也。自是五大臣遂不果行。越二月。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往各国考察。是为第二次之五大臣。十一月，分两道出发。次年六月返京者，载、戴、端、尚四大臣。李盛铎已履驻比公使任。

第八十四节　徐锡麟安庆之变

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有革命党魁徐锡麟，刺皖抚恩铭于安庆事。先是，锡麟富有革命思想，故在上海立复古会，马子畦、陈伯平、秋瑾，皆为会员。未几，游学德国，习警察。继复游历日本，与孙文等相善。比返国，欲投身政界，以达革命目的。故纳资捐道员，至安庆。安庆，长江之关键也，得之，可以上溯武昌，下达金陵，以徐图大计。顾时机未熟，未敢猝发。至是，江督电达安庆，谓革命党人，蝟集于皖。恩铭不知为首者即锡麟之别名也。因素重锡麟，与之密商。锡麟恐一旦事泄，祸且不测，欲先发制人，而安庆之变作矣。时皖省巡警学生，适届毕业，锡麟为学堂会办，故请恩铭临考。二十六日晨，恩铭方至礼堂，锡麟先掷炸弹于地，未爆发，同志马子畦枪击恩铭，中右手。锡麟复以手枪连击，恩铭仆。文巡捕陆永颐欲身蔽恩铭，亦为击毙。委员顾松，因不从指使，又击毙。锡麟乘各官惊走时，与马子畦及陈伯平，胁巡警学生数十人，往据军械所以为抵御计。仿学

生试验所存之新旧各炮，均不能用。正惶遽间，而标统刘利贞、管带杜春林等，已督勇围军械所。锡麟急令马陈二人守御前门，枪毙弁勇数名。相持半日，卒以众寡不敌，而陈伯平遇害，马子畦被擒。锡麟逾墙，避匿方姓医室，亦为侦获，是日皆斩。因援张文祥刺马新贻例，竟挖锡麟心以祭恩铭，故其死尤惨。自是影响及于绍兴。六月初五日，女士秋瑾，亦以株连受戮。

第八十五节　革命军镇南关之战

自义和团事平以后，清政府幡然变计，广兴教育，多遣学生游学于日本。孙文乘此灌入革命主义于留学生中。湖南黄兴，亦在日本，乃组成中国同盟会，举孙文为首领。孙文见党势之已张，与黄兴等谋图大举。以广西镇南关，扼天然险要，西人称为第二旅顺口，欲先取之，以为根据地。顾关之附近有那模村者，为游勇聚集之所。非令若辈为先锋，则不易成事。遂遣使往说之，各游勇皆允诺。遂于三十三年十月，用游勇为先锋，乘夜袭击镇南关右辅山之第三炮台。奋臂一呼，声震山谷，守兵不知所措，弃炮台而走。游勇随后赶击，抵第二炮台。守兵以事出仓卒，不敢抵御，亦从之而遁。遂抵第一炮台，守兵以不知其故，见来势甚猛，亦弃之而走。于是镇南关之三炮台，皆树革命军旗帜矣。清政府闻之，令龙济光统率官军，力图克复。济光即督师至台下，以炮攻击炮台，革命军亦以台上巨炮还击之。孙文与黄兴，各执快枪，率领同志，躬冒矢石，奋勇猛战。官军力不支，全队溃走。革命军既获胜，思布置内外，以坚守御，乃检查军库，

药弹之存者无几。始悟官军平日，大率侵吞军费，以饱私囊者也。但药弹既罄，虽有天险，亦不足恃。孙文乃与诸将士决议，谓与其守此待毙，宁弃关而散，再图后举，遂走。而粤督张人骏，得以龙济光等于七日内光复炮台之举，闻于清政府矣。

第八十六节　革命军河口之战

革命军自弃镇南关后，黄兴周历于广西内地，以增军事之经验。孙文则往南洋，复与同党谋取云南之河口。议既定，遂于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举事。是时革命党中之人，预伏于滇越交界间者，凡百数。伪作工人，散居于沿铁路一带者，约二百馀。又密约河口之巡警兵，使为内应。届期，内应者先杀巡警官以示意。于是革命军自外乘之，枪声大作，几如雷动。官民闻变，顷刻大乱，革命军乘势攻入。边防营中，有与革命军通消息者，至是即倒戈相向。官兵势不能敌，纷纷溃散，而河口遂陷于革命军之手矣。既陷河口，其北之南溪霸洒等处，又相继而陷。清政府闻警，令滇督锡良，调集营队以御之。彼此相持者二十余日。寻官兵分三路进攻，中路由王正雅统之，东路由白金柱统之，西路由赵金鉴统之。王正雅之兵，自三岔河、老范寨节节获胜。白金柱之兵，自东路会之。旋破泥巴黑垒，复由竹瓦房地方，以奇兵截其去路，遂取大小南溪，获前降革命军之熊通而毙之。赵金鉴之兵，自蛮耗一战，首先告捷。连攻田房、小龙脖、霸洒、曼哉四要隘，势如破竹。时革命军将迎黄兴为大帅，黄兴未至，而弹药已匮，乃弃城而走。至四月二十七日，官军遂复河口。

第八十七节　安庆炮队之变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后，载湉及那拉氏先后殁。举国上下，人心汹汹。而安庆炮队，突然变起，熊承基实其主动力也。先是，徐锡麟之旧友曰范传甲者，痛锡麟举事之失败，誓成其志。而身为一炮营正目，不能得众。乃与某标书记宋玉琳谋，推成基为长，成基允之。至是，清两宫一时殂逝，成基以为乘此时机，首先发难，他处必有相继而起者。且南洋湖北两军，正在河南秋操，与皖相近。安庆一得，即赴秋操地，招抚南洋湖北两军。如得其同意，则兵力已厚，无患事之不成。乃于二十六日，约其同党，先取火药库，次至军械局，然后全队进城，以尽任务。众皆诺，是晚遂起事。以陈昌镛不从，刃毙之。出营后，先入陆军小学，取枪械。又入火药库，取子药。方欲率众入城，而内应者不动。是时马营虽随行，步营已潜遁。乃复至火药库，取其炮弹，于临江寺附近之高处，直击城内抚署，不能应手。成基所部之众，已一昼夜不得食。江中所泊战舰，复发炮以助城内官军，弹如雨下。攻城之炮兵官又死。侦悉秋操兵，闻变后，端方萌昌，将统巡防营及卫队而至。成基思皖城不破，则太湖军队，不能收抚，所率之千余人，必不足与端方萌昌等敌。翌日，遂由西北退走，经桐城，至庐州，姜桂提兵追至，击散其大半。而成基已逸去矣，清政府悬重金购之，不能得。

第四章　灭亡时代

第八十八节　溥仪之兼祧

方载湉之初立也，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建言，痛斥西太后不为载淳立嗣之非计。西太后虽心恶之，而屈于理之不当。乃宣旨，将来载湉生子，即承继载淳为嗣。及光绪二十四年，载湉以变法忤西太后，幽于西苑瀛台，其时帝位几不保。满清贵乃集议于宫中，谓既宣言载湉有病，当选近支宗亲，为载淳立嗣。议垂定，密询南省各督抚。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皆抗议，未几，事泄。康有为等闻之，急联南洋群岛诸华商，为保皇会，叠致电音于清政府，力争之。海内舆论，亦多微词，其事始寝。翌年冬，复提前议。南方志士，有联名阻止者，竟无效。二十六年正月，立旻宁曾孙即载漪之子溥儁为载淳嗣，以备他日承继大统。于是载湉之位得暂安。无何，拳乱倏起，载漪乃废锢边疆，而溥儁亦多失德，众望不属，由西安回京时，于途次废之。至三十四年冬，载湉病势增剧，而仍未有子，遂以摄政王载沣子溥仪承继载淳为嗣，兼载湉之祧，改明年年号为宣统。

第八十九节　间岛之争

间岛，即吉林省光霁峪南，图们江中之江通滩也，面积不及二千亩。因地居江间，四围带水，故朝鲜人以间岛呼之。向由朝

鲜人租种，年纳税于吉林之越垦局。及光绪二十年，朝鲜人欲据为己有，纷起谋叛。经吉强军讨平之，寻订章约，依旧租种。未几，日并朝鲜，利间岛之膏腴，因饬斋藤中佐，率宪兵驻和龙峪。藉保护朝鲜人为词，谬指光霁峪以东为东间岛，和龙峪一带为西间岛，诬为两国未定之界，而清日之争端起矣。嗣后，清政府搜求无数证据，以驳斥日人，其且据图们江北岸之界碑，有"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字以证之，而日人仍肆无理之要索，不肯听从，遂成为悬案。至宣统元年，日本使臣始知间岛为中国领土，因向清政府承认，惟要求侨居间岛之朝鲜人，须归日领事管理。是欲嘘治外法权之余毒也。清政府将欲答复，而日使又翻悔前议。经清政府与之力争，始遵前议办理，而主权已丧失于其间矣。

第九十节　大东沙岛之交涉

广东大东沙岛，富有物产，而渔业尤宜。沿岛渔民曾立庙其间，以为纪念。及光绪三十四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治探险而得之。遂用强力，驱逐渔船，毁灭庙址，竖立木牌，上书"西泽岛"等字。复设事务所，有日本人百余，及台湾人三十余，久留于此。然实西泽一商家之营业，非奉有日本政府命令者也。已而英美二国，以大东沙海面险要，尤为航行孔道，请建灯塔于清政府。清政府令粤督派船往勘。宣统元年，奉派之飞鹰船前往，见日本人及台湾人力为经营，凡商肆、民居、煤厂、船埠、电杆、车路，均已敷设。即问日人因何至此，日人伪为不知。旋回省垣，以告粤督张人骏。乃饬关船水师，并熟悉洋务人员再往。既抵岛，录取被逐渔户之供词，归陈粤督。遂由粤督照会驻于广州

之日本领事。略曰：

> 该岛隶属广东，贵国商人，雇工至此采磷，实属不合。应请谕令该商自行撤退。

并电清政府，速与日使交涉。日使尚为持平，而日政府左袒商民，坚持不让，争辩良久，卒以偿金予日人，于是西泽等始舍之而去。

第九十一节　安奉路事之交涉

方日俄之战于奉天南部也，自安东达奉天，曾筑军用铁路，以图进兵之迅捷。迨战事既平，于光绪三十一年冬，由清日各派大臣订明，将军用铁路，改为商用铁路；其路线均由日本政府修筑，俟十五年期满，须任清政府取赎；凡开工之期，不得逾限由两年之外，其修筑工程等事，归两国人合办，由两政府各派人员主持其间。此皆经两国订明，载在条约者也。嗣后期限既满，日本犹延不开工。至宣统元年春，忽提议铁道线内，或其附近之处，须驻守卫队，以卫铁路。清政府欲代以巡警，而日领事不允。于是安东铁路交涉起矣。是年六月，驻京日使，竟以推诿之答，归之清政府。且宣言将自由开工修筑此路，不待清政府之协助。清政府闻而愕然，急以"推诿之答，不负责任"答之。并令驻外各使臣，通告各国政府。各国政府，虽明知日人之专横，然亦不置一词。盖以弱国之政府，对于强国之政府，终见其交涉之失败也。

第九十二节　片马界务之失败

云南之西部，有城曰八莫者，向与缅甸通商处也。自英得缅

甸后，即掠取之。光绪时，曾纪泽为驻英使臣，与英外部力争之，卒不能得。及二十六年，与英国会勘界线时，勘界员受英之欺，误以姊妹山及大盈江为界。于是滇滩关外，及汉龙关、铁壁关一带之地，尽为英人所有。然英人之贪心，犹未厌也。至宣统二年十二月，其兵又从缅甸之孟棋侵入云南，逾尖高山，直占片马。滇督李经羲闻之，急达清政府，请与英使交涉。而英使谬谓中国地图上，素无片马之名，故片马系缅甸领土，不肯退让。翌年正月，英兵又由片马而东，进占登埂土司地方，滇督复请清政政府争阻之。英使反谓此次进兵，系办土匪而来，滇督何得张皇入告，淆乱是非。由是滇省之群情大愤，由咨议局发起，先组织一保界会。嗣又邀请各省，以不用英货为抵制。清政府不知利用此时机，以为对付英人之策，强令滇督转饬劝业道，设法取缔。劝业道承其意旨，竟自照会商会。有云：

> “片马得失，于商人毫无关系。即争回片马，于滇商无益；争不回片马，于滇商无损。须照常贸易，勿事激烈。”

见者，皆恶劝业道之丧心病狂，不识大体。未几，清政府与英使朱迩典，议决界务，有将片马永租与英之说，滇人益晓然于清政府之不可恃也。

第九十三节　澳门界务之争执

广东澳门，为葡萄牙人所管之旧址，仅三巴及新关水坑地。道光间，始占潭仔、西沙、过路环。同治时，复占沙冈、塔石、石塘街、新桥、沙黎头。光绪五年，占龙田。九年，占望厦。即旺厦均辟马

路，编户口。复于望夏村口设兵防，毁关闸汛墙，占石澳、荔枝环、青岛。十五年，欲占关闸外北山岭，以被驳撤回。三十三年，又伸张权力于银坑、湾仔各处。迨三十四年，复于湾仔河岸，占越海泡管理界线。而清葡勘界问题，于是发生矣。宣统元年三月，办理勘界事宜之高而谦抵粤，酌订主要之法，分内占外占两项。其内占之澳界、后路、望夏、吉大一带，照原定关闸界限划之。外占之荔枝环、过路环各岛，皆当收回管理。澳河界线，虽已将海泡移动，惟仍须照从前处所，以清界限。旋与葡人开议，而葡人不从。未几，由清政府与葡使交派，仅允划出过路环一带主权，馀则坚执如故。会葡国革命事起，旧王出亡，改建共和政府。葡使特向清政府声言，未奉共和政府之命，故界事暂从缓议。三年六月，葡人又于澳门浚海勒捐，以肆其侵占手段。经粤人呼号奔走，清政府为之动容，饬派重兵，前逼澳门，粤督复派员与澳督严重交涉，而浚海工乃停。惟界务则仍未解决。

第九十四节　驱逐请愿代表

载五大臣之由外洋考察宪政而返国也，清政府采其议，有预备立宪之宣布。越二年，又以九年之内，将筹备各项事宜，一律办齐，为天下告。是时有因期限太缓，而议其立宪之非真者。至宣统元年，各省士民，见日韩合邦，日俄协约，南北满无故增兵，皆为亡国之先兆。遂由直隶各省咨议局议长孙洪伊等，签请速开国会，以救危亡，而清政府不之许。二年五月，各代表等，以初次请愿无效，继以二次请愿，而清政府仍不之许。是年十月，各代表等，以二次请愿无效，继以三次请愿。清政府始将期

限缩短，改为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然各代表以瓜分之祸，急于眉睫，开其端者东三省，承其弊者必不止东三省。揆度时势，非早开国会，无以新全球之耳目，振全国之精神，消窥伺于他邦，弭祸端于此日。于是鼓其爱国之热诚，有第四次之请愿。乃清政府不鉴其苦衷，忽下一谕曰：

“前据锡良代奏，奉天绅奏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当经批示，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兹据陈夔龙电奏，顺直咨议局议长等，又以速开国会为请。复经电饬，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并严饬开导弹压。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行查拿严办。兹又据军机大臣，据情面奏，亦属不合。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并申明一经宣示，万不能再议更张。诚以事繁期迫，一切均须提前筹备，已不免种种为难。各省督抚陈奏，亦多见及于此。乃无识之徒，不察此意，仍肆要求，往往聚集多人，挟制官长。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朝廷于无知愚民，因迫于时艰，妄行陈说，已屡从宽宥。然岂有国民而不循法理者？深恐奸人，暗中鼓动，藉词煽惑，希图扰害治安，若不及早防维，认真弹压惩办，久必至于酿乱。此后倘有续行来京，藉端滋扰者，定惟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是问。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该督抚等，均有地方之责。着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

民生而防隐患。”

自是请愿之各省代表，大半被其驱逐回籍。清政府无立宪之真心，益为天下士民所洞见，此所以卒底于灭亡也。

第九十五节　广州之变

当宣统三年三月初旬，广州将军孚琦，赴南门外，观演飞艇。回署时，突为温生才炸毙。温生才虽被擒杀，识者已知广州将有事。至二十九日而变果作矣。先是革命军领袖黄兴，潜约福建之林文，江苏之赵声，安徽之宋玉琳等数百人，由香港抵广州，谋攻督署。为粤督张鸣岐所闻，下令搜捕，获胡宗衔以去。革命军知事泄，欲暂解散。继以网罗周密，不易脱险，遂挟短枪炸弹，以缠白为识，取道司后街，直扑督署。与卫兵巷战良久，互有伤亡。卫兵卒不敌，革命军奋勇以前，击毙管带金振邦，财政所提调李象辰。入署大索，不得张鸣岐，始悟其已逸也。黄兴等乃奋臂大呼，冲围而出。将攻督练公所，适与李准之先锋队遇。林文乃向前招抚之，高呼同胞，吾等皆汉人，当同心协力，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当自相残杀。言未毕而枪已发，林文破脑死。于是革命军复与之战，无不一以当百，卒以众寡不敌而败。乃由广州退出，复避于香港。是役也，黄兴伤手指。革命军之被戕者，凡七十二人，皆有名人物。变甫定，南海、番禺两邑令，收七十二人之骨，谋葬于城内九头山。正掘地营圹，忽枪丸自他处飞至，工人骇甚，各鸟兽散。四月初三日，广州各善堂董事，白于官吏，重以礼殓之，寻丛葬于东门外黄花岗。

第九十六节　内阁任用皇族

清政府之大权，自入关以来，夙由满族各王大臣领之，而汉大臣不得与。及同治初年，剪除洪杨军后，始以汉人与之。然不久仍为满人所领，盖其重满轻汉之心，历二百余年如一日也。至光绪季年，既欲弃专制，尚立宪，则内阁总理大臣之资格，当不问其为皇族为贵族为齐民，凡有才能，为重望所属者，皆得为之，庶昭公允。乃据资政院之章程，限于皇族及贵族，而不与齐民均，已为海内所非议。及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发表新内阁。其为总理大臣者，一老朽无能之奕劻。余如民政大臣为善耆，度支大臣为载泽，海军大臣为载洵，农工商大臣为溥伦，组织不出于皇族，海内舆论益哗。奕劻知众论之大不容也，因一再辞职，而清廷强为慰留。于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上书争之。其略曰：

"内阁，为代君主负责任之机关。总理大臣，为内阁全体责任之总汇。故君主立宪国，内阁大臣有组织内阁之权，能负完全无缺之责任。责任之所集，功罪之所归，即国家安危之所系。立宪国家，重内阁之组织，尤重总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点，则在人之组织内阁之总理不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谓其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实由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也。谈君主立宪政体者，类皆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语。君主既立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则隶于君主之皇族，亦即立于特别不可动摇之地位。若内阁之地位，则可动摇而更新者也。立于君主之下，以受议会之监督

有政策之冲突，即发生推倒之事实。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于君主无亲族之关系，倒一内阁，不过倒一某总理内阁，君主毫不受其影响。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为密亲于君主之皇族，倒一内阁，即为倒一皇族内阁。皇族缘内阁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严。君主之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恭读《钦定》宪法大纲，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列为专条，近布新内阁官制十九条，绝无组织内阁，必以皇族总理之规定，盖以循君主立宪国之公例。而第一次内阁总理，适为亲贵之庆王。庆王内阁既成，对于皇上，担负责任，使不可以推倒，如设立阁制之真意何？使其可以推倒，如皇上神圣之体统何？此所以熟思深虑，不能不披沥呼吁者也。”

书上，不省。海内之有知识者，对于聋聩之清政府，皆有绝望之心矣。

第九十七节　铁路国有（一）

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取消商办成案。发之者，御史石长信；主之者，邮传大臣盛宣怀也。此为新内阁成立后之第一政策。先是，宣怀怂恿载泽，借英、法、德、美四国款千万磅，载泽犹豫未决。宣怀诱以甘言，借约遂成立。至是，以贷款筑路，宣示天下。四国之觊觎路利，卒偿所愿。日本人知其旨，要求彼国政府，亦愿提有债权。宣怀复主张借日款千磅以和解之。川鄂湘三省人民，于命下之日，为之大哗。盖粤汉路线，始由宣怀私售与美商合兴公司，迨光绪二十八年，竭三省人民汗血之资，仅得争

回，集股商办。工程方亟，而突遇国有之发生，不啻夺人民之生命财产，以授外人也。故有拟举代表，赴京师抗争者。有议俟咨议局开常年会，一律不赴召集，各省工商亦同时罢业，以为后应者。清政府患之，以端方尝抚湘抚鄂，欲赖其力以趋弭湘鄂人民。故于被废之后，忽起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又以郑孝胥盛言国有利益，登载报章，足以摇惑天下之耳目，故亦命为湖南布政使。湘抚杨文鼎，更助桀为虐，阳为咨议局代陈湘路力能自办，不愿借款，请收回成命之词，阴告清政府，谓湘省开会，有匪徒煽惑其间，宜挟雷霆万钧之势，以宣示其威，使匪徒闻而解散之意。宣怀素其有识，而格杀勿论之谕遂下。人心瓦解，皆造端于此。

第九十八节　铁路国有（二）

是时四川护督王人文，知清政府之显拂舆情也，因代表川民，请缓收路，以冀其悔悟而转圜，卒被严旨申斥。御史赵熙、欧家廉，知盛宣怀之动摇国本也，因据广东湖北京官所指恶状二十款，转以入告，意必为其所动，卒仅以弹章交宣怀阅看。于是各省人民，希望政府之心乃绝，乃退而商自保之策。五月初旬，粤路先开会筹议。旅美华商，又寄书于粤路公司，有国有政策，誓死不从，万一决裂，当谋种种对待之言。因是川鄂湘三省，皆闻风而起。亦设保路同志会，以反对国有。就中惟川人为最烈。成都一开会，至者四千余人。重庆一开会，至者万五千余人。人文默观民志，激而愈甚，不得不据实入陈，反为盛宣怀所驳斥。未几，王人文去，赵尔丰至，于七月十五日，以拘保路会代表邓孝可、

蒲殿俊、罗伦等八人，激成民变，督署被围。卫队枪毙多命，旋即解散。尔丰犹以诡辞告政府。政府遂令端方带兵入川，复令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驰往，会同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尔丰恐春煊一至，则川事真相毕露，激变之事，于己有大不利者。乃铺张战绩，称川乱粗平，于是春煊不果行。迨春煊复奉命督川，甫抵鄂，而武汉已有起义之军，赵尔丰与端方等，先后被戕于川中矣。

第九十九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一）

革命军之起义于武汉也，实由铁路国有政策酿成之。先是革命党人，以武汉握南北之中枢，利于进取，屡谋在此起义。顾以防范颇周，未敢率动。至是，鄂督瑞澂，以川省事急乞助，既遣统带曾广大，督率所部，由宜昌西上，为之声援，又因郧阳施南等府，与川省毗连，复分兵防堵。革命党人，遂乘武汉兵备之虚，潜运枪弹，克期举事。期前事洩，凡英俄租界及小朝街等处，党人之被逮者数十人。内有彭楚藩，本为陆军宪兵，亦杀之。瑞澂阅党人名册，多系军籍，大骇。于八月十九日，令督练公所军事参议铁忠，以枪弹给三十标旗兵，使之往捕在党之二十标二营张排长，及兵丁等人。各营兵之列名党籍者，均不自安。是夜，武昌城内二十九标、三十标步队，城外炮队等，遂同时起事。先据楚望台军械局，继架炮于蛇山高处，轰击督署、藩署及督练公所。瑞澂急匿于楚豫兵轮，藩司连甲、统制张彪、参议官铁忠，亦均逃去。诸军人见大事已成，不能无统率，乃挟请鄂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元洪惧，诺之。遂改咨议局为军政府。召集官绅，宣布党纲四条，大旨以建立共和政府为主。革命

军既得武昌，即渡江据汉阳兵工厂，令工匠奋力制造，以供军事之用。复于汉口立军政分府，以保中外人民之生命财产。盖不三日间，武汉三镇俱为革命军所得矣。

第一百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二）

清政府闻三镇既失，恐武昌之革命军乘势北上，直捣燕京。遂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近畿兵两镇，赴鄂剿办。又令萨镇冰率海军赴鄂救应。八月二十六日，荫昌抵信阳，其先锋队已至汉口之北。萨镇冰乘楚有兵船，亦至。所统建安、建威等六炮舰，湖隼、湖鹰、湖鹗等各雷艇，俱驶至汉口，泊于江心。其兵威之盛，见者皆为革命军危。及二十七日，革命军与荫昌之先锋队，开战于刘家庙，先锋队大受挫折。已而荫昌之陆军大至，革命军复与之战。勇猛异常，故荫昌所部之军，屡战屡败。其泊于江中之炮舰，萨镇冰虽命驶赴上游，发炮相应，百无一中。而武昌炮台与汉口革命军，又两面攻之，故不能抵御而退。兵舰既退，北来陆军之势益孤，遂为革命军痛击，丧失粮械无算。事闻，清政府急起袁世凯于彰德，使南下督师。世凯知战之非计，密请政府召还荫昌，而以冯国璋等代领其军。复遣使示意于黎元洪，欲与议和，不得要领。于是冯国璋又率北军前进，所持者多机关炮，革命军稍不能支，遂退。冯国璋既抵汉口，疑其居民阴助革命军，遂纵兵队焚毁华界房屋，至十之八九，屠戮居民至数万人。外人之观战者，诋为野蛮残酷，惨无人道。清政府虽下罪己之诏，以期笼络人心，已无及矣。

第一百一节　各省宣布独立

方鄂军之初变也，虽举黎元洪为都督，以抵抗北来攻鄂之师，惟恐众寡不敌，必至功败垂成。且环顾各省，类多不知革命之真相，有作壁上观者。乃宣布其事，以号召四方。其略曰：

"满州以东胡残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遗孽，以为宗主，是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我鄂军都督黎元洪，激于公愤，赫然振怒，义帜一张，全军响应，半日之间，三镇誓服。足见人心思汉，天下乔诘卓鸷而不甘雌伏于逮虏之下者，已非一日。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乃伪政府不知天命，反抗行抵抗，调将遣师，水陆并进，甫一交锋，俱遭败北。陆师则退保信阳，水军则几遭沉没。瓦解之事已成，倒戈之期日迫。我义师一方却敌，一方保民，外救外商，尤为周密。故世界愿认为战团，各国皆目为义举。然湖北居天下之中，当四战之地，进取则有余，保守则不足。是故一军出河洛以达宛叶，而辽东三省，可以檄定。一军出宜昌以攻成都，而西藏可以遥制。一军趋衡岳而连百粤。一军下九江，而扬子江下流诸省，悉归掌握。大功之成，易于反掌。但义师崛起，兵力犹孤。进取之军，或不足以供遣派；则恐时机一去，而大局全非，汉族兴亡间不容发。昔者洪杨之役，湖北旋得旋失。此诚便于进取，不便于保守之故也。现在巴蜀义民，犹知抗敌，武汉上游，或

无足虑。然而河北无响应之军，江东无兵马之助。我义师内无接应，外无声援，水陆交攻，腹背受敌，鄂军纵强，其如寡不敌众何！即幸而不败，亦不能克日荡平，已深足为诸父兄之患。况鄂军一败，则汉族全亡，而中国无复革命之望。时乎时乎，不可失也。愿各省父老昆季，一垂察焉。河北为燕赵故都，人民率多豪侠，讨贼复仇，此皆诸父兄之所优为，而今日未遑计及者也。夫鞮辅之下，压制森严，虐政流传，诸父兄殆受之而不觉。庚子之乱，受创尤深。究其祸源，皆政府失职之咎。昔者父兄先民，多借交报仇以伸民困，岂有身受切肤之痛，而作壁上之观者乎？窃为诸父兄所不取也。山东文物之邦，夙明大义。孔孟之遗风。朱家之豪侠，史册流传，口碑载道。春秋复九世之仇，当亦父老昆季之所稔知。今者义帜已张，国基已立，稍加协助，便可奏功，尚何惮于一发耶？至于江东子弟，越国君子，皖江志士，向以仗义闻天下。鼎革之初，故老遗民，屡图恢复。天下佑汉，忍辱至今。吴徐之暗杀，熊赵之义师，盖闻风而兴起者也。故革命较各省为先，而受祸亦较各省为烈。扬州嘉定江阴之屠，此皆父兄先民之所身受，而不能一刻忘者。鄂军起义之初，逆忆响应之军，当首推吴越。盖结怨深而思报切，此人情之常，而不料竟失之于诸父兄也。两广为百粤故地，数被胡寇，人民多激刺。抚其邦者，向多酷吏。人民乔诘不堪，屡思起义，天国功败于垂成，广州计疏于仓卒。此皆诸父兄之所深痛，而急思报复者也。云贵地近南徼，瘴雨蛮烟，伪政府早视为化外。故不

恤割其土地，以饷友邦，片马割让，尤其末事。为今之计，非革命告成，恐终难保其故土，前者曾组织敢死队以抗外邦，而何以竟疏于恕无可恕之建虏耶？至于关中健儿，勇于战斗，龙蛇起陆，大动杀机。豪杰建功，固当如是。湘淮旧卒，亦当杀贼致果，以功赎前日惨杀同胞之罪。至若长江之哥老，北地之三合，东三省之马贼，夫汝本良民，因胡性苛刻，致汝于穷迫饥寒，流而为盗。虏吏不恤，加以匪名，横加屠戮，实非汝之罪也。故汝党之魁，作威福，结死党，劫夺豪民，戕杀污吏，以立强于天下，概然有古游侠之风，其谊有足多者。今者鄂军起义，汝等当蜂起相助，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以销宿愤，而除公敌。大功告成，当锡汝爵。无功者亦收为良民，而同安畎亩。惟行军之中，当知纪律。凡戕杀外人，焚毁教堂，劫夺良民者，杀无赦。望稍为留意焉可也。要之湖北当天下交冲之地，尤汉族兴亡所关，凡我同仇，均当协力。经于权变者以参军政，富于资财者以输军饷，勇于敢死者以从军事，精于战略者以司军令。结天下之盟，作国民之气。统率义师，宣言北伐。执彼虏魁，投之遐荒。伏望同胞，闻风兴起，石勒倚啸于东门，陈涉辍耕于陇上。草泽匹夫，犹怀大志，神明贵胄，忍作胡奴？此真英雄用武之秋，豪杰建功之会也。”

是文一布，全国响应。九月初一日，陕西、湖南，先告独立。初二日，九江继之。初五日，贵州继之。初十日，云南继之。十二日，江西继之。十三日，上海继之。十五日，江苏、浙江继之。十六日，两广继之。十八日，安徽继之。十九日，福建继之。而

四川、甘肃、新疆等省，亦接踵而起。不数旬间，清廷大势全失。惟山东既告独立，又即取销。模棱两可，未免贻笑外人。江苏之江宁省城，以议独立无成，卒开兵衅。

第一百二节　江宁之战（一）

当苏浙未独立之前，江宁绅士先谒江督张人骏，请其宣告独立，以保全城生命。人骏以无论独立与否，我惟拚一死为词。绅士复苦劝之，意稍动，乃于次日召各官会议。类多中立，惟将军铁良，统领张勋等，颇极端反对，于是独立之议不能决。是时，江宁新军，有请给子弹者，人骏虑其变，靳不与。反使统制徐绍桢率其所部，出驻秣稜关。至铁良所统之旗兵，张勋所统之防兵，一一给以子弹令守卫江宁。新军闻之，大愤。嗣以苏松常镇，皆已独立，遂于九月十七日，全体俱变，由秣稜关直薄江宁南门。内应者同时攻督署，被防营所抗，不得入，乃退至北极阁，再谋进攻。张人骏已乘乱逃出督署，匿于防军营内。张勋挟之以为重，发令严闭城门，一律搜杀。凡剪发，白帽结，白辫线，身系白带，手执白巾之学生及非学生，张勋悉诬为革命党，命防兵屠戮之，数达千余。张勋住居附近，尸骸满地，血流成渠，亦一时浩劫也。

第一百三节　江宁之战（二）

自江宁既开战，新军继续进攻。以缺乏药弹，不能制胜，乃退至镇江，待组织援师。江苏都督程德全，闻新军战不利，张勋

日残害无辜，赞甚，檄诸军克期往救。九月下旬，苏军将启行，程都督遂宣布誓师之辞。略曰：

“盖闻托体国民，以拯救国亡为天职，抗颜人类，以主持人道为良能。本都督始以国民天职而举义旗，继以人类良能而诛残贼，事非得已，心实无他。盖本都督服国民公役有年矣，甫闻政事之日，已丁板荡之年。每鉴列强，略知政要。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万语千言，众闻共见。乃自缩短筹备清单，而好恶之拂民愈甚；组织责任内阁，而亲贵之私利尤多。凡诸立宪之要求，适增专制之罪恶。急而知悔，言岂由衷？视听徒淆，国家何赖？本都督蜀人也，不敢衔蜀人一隅之愤，而不能不恤全国胥溺之忧。自武汉首倡大义，凡有血气，云合影从。盖无不知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无汉无满，一视同仁。惟国惟民，各求在我。将泯亲疏贵贱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但有切实改革之诚，并无力征经营之意。从国民多数之心理，奠华夏后此之邦基。其所以从武汉之后，而竞起以救国亡者，如此而已。夫人即昧于大同之公理，拘于草昧之陈言。谓君主为天与之圣威，谓臣民为一姓之奴隶。虽有愧国民之常识，亦何至为人道之深仇。乃近则张勋荼毒于江宁，远则冯国璋焚杀于汉口。生命财产，蹂躏天赋之人权；子女玉帛，厌饫凶人之涎吻。此岂目所忍睹，耳所愿闻？无论兄弟急难，父老颠危，凡属含生负气之伦，敢忘匍匐救丧之义？此则为人道所驱，不得已而诉之于武力者

也。是用甘舍微躯，亲临前敌。我将士仗义而来，不惜赴汤蹈火；本都督拊膺而叹，何心饱食安居！共和为治理之最高，本无进退待商之余地；性命为有生所同具，止有安危与共之血诚。其可瞶然号于有众者？舍死忘生之举，不过为胜残去杀之谋。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枕戈以待，鼓行而前，一举而歼张宪、肃清江南；再战而覆清都，长驱冀北。仗诸君热力，再造河山。是民国义师，咸遵纪律。胜功立奏，今为发轫之初。血气皆亲，是用掬心以示 布告将士，咸使闻知。”

于是苏军西赴镇江。已而上海吴淞之军又至，浙江、广东援师亦先后至。与江苏诸军联合，故称为联军。十月初三日，程都督复亲往视师，士气大振。时萨镇冰所部海军，大半降于镇江军政府，镇冰早逸去。故联军公推程都督为海陆军总司令。旋进驻高资，分联军为三路。北路沿江岸铁路线，进攻太平门。南路由句容淳化镇，进攻聚宝门。中路傍鸡笼、玉龙等山，进攻朝阳门。张勋率兵七八千，分三路御之。初五日，遂大战，历五六时之久，张勋兵力不支，渐次败退。无何，北路军据乌龙、幕府、狮子山各炮台，南路军据雨花台炮台。中路军即占马群、孝陵卫一带，复夺取紫金山之天保城。张人骏、铁良等见联军愈逼愈进，急遣胡令宣至联军议和，不能决，遂匿日本领事馆。张勋率马队二千以遁，而江宁遂破，时十月十二日也。

第一百四节　革命军组织临时政府

方东南各省之宣告独立也，其宗旨在与清政府分离。而一切

改革之进行，不能无所承受，故群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及联军攻破金陵，更期组织之完备，乃由各省代表之在上海者，联名电达外洋，请孙文返国。孙文闻电，即偕美国人花墨黎等同行。十一月初六日，抵上海。越四日，直隶、奉天、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十七省代表，假金陵咨议局，开临时大总统正式选举会，孙文适当选。代表团推汤尔和等至沪迎之。十三日，孙文偕特派代表员等，乘沪宁汽车赴江宁，履总统任。濒行，上海各军队，在车站擎枪排列，各团体均举代表敬送，莅止者不下万余人。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处，人民皆欢呼万岁，为一时盛举。是晚，抵金陵，入总统府，行受任礼。当布宣言书曰：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日益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者。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邑勉，从国民之后，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数十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

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捐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次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蹶，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飙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意，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侥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以至今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葆此革命之精神，

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立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鉴之。”

自是而临时政府亦即日成立，对于满清旧政府，有南北并峙之势焉。

第一百五节　南北议和（一）

当袁世凯督师南下时，曾遣刘承恩、蔡廷干等至武昌议和。以君主民主之宗旨不合，未开议。迨奕劻以战事日急，力辞内阁总理职，清政府命袁世凯继其任，且敦促至京。世凯以军事全权付冯国璋，国璋又攻破汉阳，而武汉之战祸益烈。英使朱迩典，以战期延长，商务将受莫大之损失，阴令驻汉英总领事介绍议和，日美法俄德诸国均赞成，英人李德立亦屡以为言。袁世凯乃以汉口虽下，海军复变，汉阳虽得，金陵复失，库帑告匮，贷款无从，购械增兵，均为束手等语入奏。清政府即派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世凯旋请以唐绍仪为代表。是时武昌黎元洪，徇英总领事等之请，亦推伍廷芳为代表，将于汉口开议。经各省驻沪代表之会商，谓汉阳甫破，若在汉口议和，殆春秋城下之盟，故改为上海。十月二十八日，两代表各偕参赞，会议于上海英租界之市政厅，是为议和之开始。

第一百六节　南北议和（二）

方唐绍仪之奉派出都也，其意本不甚赞成共和。及躬历汉沪，

见东南各省民情，倾向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乃为之变计。会议数次后，与伍廷芳所定最要之四款，未向世凯商明，遽行签定。世凯闻之，意不谓然。又闻南京已设临时政府，孙文已为临时大总统，谓与特开国会，议决民主君主之问题有碍，遂撤还唐使，以签约为无效，而自与伍廷芳直接电商。是为议和之中变。是时南方人民，有愤世凯之失信者，谓其以议和为名，而实则购械增兵，复欲宣战。于是汉口商人，请以汉口汉阳，作为中立地点。各省停战之兵，复函电交驰，约期北伐。伍廷芳知和议决裂，则祸益深，乃力争签定之约，不能以唐使进退而失效力。谓世凯深明交涉，必能守此公例。至应商各件，有非面商不能尽者。故请世凯南行，而世凯又请廷芳北行，彼此再三争辨，仍以电报为议和机关。至十二月初旬，有国会选举办法之决定。越数日，复有溥仪退位条件之酌定。伍廷芳遂辞议和代表之任，是为议和之终局。

第一百七节　溥仪逊位

自武汉战云，震荡全国，外人皆称革命军之文明。且认为国际公法上之交战团，绝不横加干涉，故革命军气焰日张。然在清政府视之，尚不知大势之已去也，但以为要求实行立宪而已。故于九十两月中，既解党禁，复派宣慰使，惩盛宣怀之首祸，罢摄政王之重权。颁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于太庙中。又令资政院，择定日期，召集国会。谓如是，则国民之心必满足，而大乱可敉平矣。迨和议既开，经伍廷芳之要求，袁世凯之陈奏，始知议和主要在废弃君主立宪，承认民主立宪，庶皇室可蒙优待，而海内

亦永息干戈。不然，则议和决裂，南方各军，水陆并进，誓必直捣黄龙，区区皇室，非独不能优待，且无保存之可言。清太后闻之，计无所施，乃召集近支王公，特开御前会议。顾是时良弼方结宗社党，以保存满洲君主为名，亲贵和之，势颇猖獗。故御前会议，虽经数次，类多反对共和，不能取决。未几，良弼被炸，宗社党因之解散。且北方军队，一再请愿共和。疏中大旨，谓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方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者，皆二三王公之咎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由是各亲贵皆不敢有违言，而溥仪遂下逊位诏。盖满清自入关定鼎，历二百六十有七年，至是乃灭亡矣。

清代外史

首篇　总论

第一章　满清称名之始
第二章　满洲头颅之异
第三章　满族之崇奉堂子
第四章　满族之握兵柄
第五章　宫中之秘密

第一篇　关外经营时

第一章　努尔哈赤畏假都督
第二章　努尔哈赤诅咒叶赫女
第三章　努尔哈赤之阴谋
第四章　满洲妇女之骄纵
第五章　皇太极之说梦
第六章　皇太极计降明臣

第二篇　顺治康熙两朝

第一章　金之俊限制满洲法
第二章　满洲兵之淫虐
第三章　钱谦益之痛斥满洲

第四章　多尔袞之盜嫂
第五章　太后下嫁摄政王
第六章　福临废后之争
第七章　福临遁入五台山之原因
第八章　玄烨纳姑为妃
第九章　强夺朝臣之妻

第三篇　雍正朝

第一章　胤禛窃诏改窜
第二章　胤禛伺察之严
第三章　血滴子之猛厉
第四章　雍和宫之诲淫
第五章　胤禛不得令终

第四篇　乾隆朝

第一章　弘历非满洲种
第二章　弘历厚待福康安
第三章　弘历之微行
第四章　宫中设市
第五章　祝寿之备修
第六章　弘历之惭德
第七章　伪皇孙案
第八章　宫中迷信
第九章　眷恋香妃

第十章　和珅获宠原因
第十一章　文字之狱
第十二章　视臣如奴隶
第十三章　诵西域秘密咒

第五篇　嘉庆道光两朝

第一章　和珅家产之籍没
第二章　颙琰之不喜如意
第三章　颙琰之遇刺
第四章　林清之变
第五章　攻破滑城之术
第六章　旻宁之不辨奸佞

第六篇　咸丰同治两朝

第一章　奕訢得师傅之助
第二章　宠幸那拉氏之始
第三章　奕訢饮鹿血
第四章　垂帘听政之始
第五章　安得海之伏法
第六章　载淳立后之暗潮
第七章　载淳微行之屡见
第八章　载淳垂殁之状

第七篇　光绪宣统两朝

第 一 章　载湉之承大统
第 二 章　广安请立铁券
第 三 章　阿鲁特氏之惨死
第 四 章　钮祜禄氏之中毒
第 五 章　幽禁李昰应之深意
第 六 章　延煦力争大礼
第 七 章　李连英之嬖宠
第 八 章　李连英女弟之指婚
第 九 章　蒙尘时之市宫
第 十 章　载湉多病之原因
第十一章　皇嗣之变更
第十二章　宫中遗产之富
第十三章　亡国之速

清代外史

天 啸 著

首篇 总 论

第一章 满清称名之始

出山海关东行，若奉天，若吉林，若黑龙江，中外人士皆以满洲称之者也。然试问满洲之何以见称？不独汉族不能尽知，即满族亦几数典而忘祖。

考满洲旧壤，本在白山黑水之间，于古为肃慎，汉为辰韩，魏晋为勿吉，隋唐为靺鞨，宋为女真之完颜部，明初为建州左右卫。

至其满洲之所以见称，本非地名，实由部族而假借用之也。盖女真建部之始，本由肃慎转音，而名为珠里真，后讹为女真。爱亲觉罗氏，既为珠里真后裔，遂由珠里真，而渐名为珠申。迨部族之势日强，欲并吞邻近诸部，爰先通好于西藏。西藏喇嘛以其为珠申之后也，慢呼之曰曼珠。爱亲氏译曼珠之义，知为妙吉祥，乃舍珠申，而以满珠名其部族。后之汉字，易珠为洲者，以洲字义近地名，故假借用之，自此遂相沿不改云。

第二章　满洲头颅之异

范蔚宗之传三韩也，称辰韩人儿生，欲令头扁，皆压以石。满洲旧部，即汉之辰韩地，故其遗风犹有存者。

或有辨之者曰：满洲旧俗，儿生数日，即置卧具，令儿仰卧其中，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设以石压头，壮夫且不能堪，而以施之初堕地之小儿，实非人情所有，故不可信。

然物之圆者，必被压，始能平。头之圆，亦犹物也，如不以石压，则脑骨安能自平。或之言，实不合于物理。闻蒙古人生儿，以韦带束之木板，植立于地，长则股形微箕。欧洲妇人，以带紧束其腰，故常细。满族之以石压头使扁，与此二事同。

以此之故，有见其太庙之悬象者，一曰奴儿哈赤，（亦名努尔哈齐），彼族所奉以为太祖也。一曰皇太极，彼族所奉以为太宗也。试谛审其头颅，皆作扁圆状。又有人紫光阁者，见其图形之满洲功臣，亦然。然则满族之异于汉族，但一望其头颅，已灼然可见矣。

第三章　满族之崇奉堂子

崇奉堂子，为爱亲觉罗氏特有之习惯。凡遇战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无知之者。且祭献之礼绝诡秘，往往不肯宣布。世皆强解之为祭天，谓即古者天子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之意。其实不然。

昔有范者生，游满洲之辽阳城。见一古刹，欲入观之，门者不许。谓欲瞻礼，只可在门外焚祷，不得闯入。范生欲穷其异，

与门者商，强而后可。乃至剎内，见壁龛二，长各数丈。一为男子状，向北植立。一为女子状，南面抱其颈，体皆赤，态甚亵。问之土人，皆以公佛母佛呼之。（见《三冈识略》）爱亲觉罗氏所奉之堂子，盖亦若是焉尔。是其特有之习惯。汉人见之，未有不发噱者也。

第四章　满族之握兵柄

典兵之权，为满族所专有。未入关时，本以亲王为统帅，如睿礼、郑豫、肃勤等是也。入关以后，尚存此制。其余虽不专任皇族，亦未尝不用满族。如康熙准噶尔之役，则费扬古也。雍正西南苗之役，则鄂尔泰也。乾隆准部之役，则永常等也。回疆之役，则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则傅恒也。小金川之役，则阿桂也。缅甸之役，则傅恒也。廓尔喀之役，则福康安也。嘉庆川鄂陕之役，则额勒登保、德楞泰也。此荦荦之大役，皆以满人掌兵，而汉人不得预闻其事。

洎乎洪杨军起，扰攘几二十年，蹂躏几十三省，满人皆束手无策，乃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司兵柄，遂开汉人杀汉人之路。

迨假托立宪，欲集权于中央，于是复命荫昌等，操陆军部之总机关，不久而武汉发难，满清亦随即于亡。

第五章　宫中之秘密

满清宫中，事事秘密，有出人意计外者。如皇上宿某宫中，

召某妃嫔进御，当直内监，则往彼赤体毯裹，背负而来。或曰，此明制。或曰，胤禛为宫人刺毙，是以此制至雍正后甫有之。语或近是，然年湮时远，亦莫能详也。宫中有地道，通外方，有室，有户，有床几坐椅灯镜等，遇变，帝辄携其父母后妃儿女等入窟，外立一最亲信之内监，手执枪枝，每连呼曰打拿。打拿者，满洲语，平安也。危迫，则不呼打拿。帝后皆自尽，死其处，或由地道遁去。光绪季年，吴樾炸弹事发，满人日夜数十惊，而宫中尤疑惧。那拉氏除坐朝数小时外，则偕帝后妃嫔等，潜入窟至数日之久。其时掌警部为尚书徐世昌，京津巡士，荷枪如云，挥汗成雨，似临大敌，诚可噱矣。

第一篇　关外经营时

第一章　努尔哈赤畏假都督

努尔哈赤之建元天命也，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越一载，始书七大恨告天，以与明为仇。然其未建元之前，尚视明帝如在天上，明臣如在云汉，不敢与较，观于待明之假都督可见矣。

初，满洲每岁必贡蜜于明，兼开蜜市。考蜜之用，相传炼为糗粮者。迨万历四十一年后，不复贡。明之边臣，未敢据实入告。次年四月，巡抚都御史郭光复新莅任，知其事，潜使辽阳材官萧子玉，假称都督，衔命问故。子玉乃盛设仪仗，自乘八人舆，至满洲境。扬言天使降临而不郊迎，将以无礼致诘。努尔哈赤闻之，大恐，函属橐键，迎于道左，供具甚丰腆。子玉乃问其

不贡市之由，努尔哈赤肃立对曰：本部之蜜，犹中原五谷也。五谷有不登之年，将谁是诿耶？本部五年来，花疏蜂少，是以不供，俟春秋花满，酿熟蜂衙，当复贡市如初。子玉旋得厚赠而返。未几，努尔哈赤，始知其伪，然已无及矣。

第二章　努尔哈赤诅咒叶赫女

努尔哈赤尝聘叶赫部长布扬古之妹，欲以为妻。寻叶赫与满洲失欢，得明之援，布扬古将以妹适蒙古咯尔咯部贝勒巴哈达尔汉之子莽古勒岱。满洲诸贝勒等闻之，请乘其许而未行，发兵往夺。努尔哈赤知是事为明之主动力，畏明之威，不敢妄动。诡谓之曰："此女之生，衅所由起，实非偶然。哈达、辉发、乌拉三国，皆因此女兴兵构怨，相继灭亡。是此女召衅亡国，已有明验。今明又助叶赫，不以此女与我而与蒙古，天殆欲亡叶赫，以激怒我而启大衅也。若奋力征之，纵得此女，徒致不祥。即归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祸已尽，死期将至矣。"诸贝勒等仍欲兴师，再三请，努尔哈赤终以畏明之故，不之许。后叶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昔司马仲达诅咒诸葛武侯，谓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努尔哈赤之诅咒叶赫女，殆与司马仲达同一口吻，惜无以巾帼遗努尔哈赤者。

第三章　努尔哈赤之阴谋

自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为尼堪外兰与明将李成梁所杀，努尔哈赤及弟速儿哈赤（一名舒尔哈齐）尝欲为祖父复仇，明不胜其

扰。曾仍给书，令为建州右卫都督，并封龙虎将军。

是时扈伦（一称呼伦）国，有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明人呼之为海西诸部。就中惟哈达部长蒙格布禄，叶赫部长纳林布禄，亦封龙虎将军。

蒙格布禄最忠顺于明，他部有所谋，辄先告，得为备。诸部长皆恶之，努尔哈赤尤甚。会蒙格布禄与纳林布禄相仇杀，蒙格布禄力不敌，请援于明，不许。请入备边，亦不许。遂以子为质，求救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乘机袭执之。明边吏闻其事，遣使议援。努尔哈赤外恐明之声罪致讨，内实利其部落之广也，乃伪以女许蒙格布禄，而阴纵其妾与通，徐以私外母名杀之。明边吏遣使责努尔哈赤曰："尔何故伐哈达而取其国耶？其复还之。"努尔哈赤惧，乃仍以其女妻蒙格布禄长子吴尔古岱，送还国。并遣其次子归之明，以塞前责。且诡言曰："蒙格布禄与噶盖谋叛，故诛之也。"明边吏因循置之。努尔哈赤之轻视明，自此始。已而叶赫仍攻哈达不已，努尔哈赤遂复据哈达，并攻叶赫、乌拉、辉发，灭之。由是扈伦国之四部尽亡。

第四章　满洲妇女之骄纵

满洲自佛库以私淫生子，无可自解，遂神其说曰：食朱果使然。又托为仙去。厥后开国，即以是为家法。妇女之骄纵，至不可言，于努尔哈赤时尤甚。一日，集其妇女于八角殿而告之曰："凡贝勒等有罪，且执法以治之。尔等妇女，苟犯吾法，岂可徇纵。若徇纵，是废法也。我择贤而有功之人，以汝等妻之，讵令受制于汝等。汝等苟凌侮其夫，恣意骄纵，恶莫大焉，法不容贷。譬如万

物，皆依日光，以遂其生。汝等亦依我之光，以安其生可也。”又尝谓新附蒙古诸部之贝勒曰：“尔等有娶我诸女者，勿以诸女为畏。昔察哈尔汗以女妻侍从大臣，每凌侮其夫。若诸女中有如彼者，速告我。罪至死，则诛之；罪不至死，则废之，更以他女妻焉。”可知满洲妇女之放纵，于未入关前，已若是其甚，故不惮一再言之，易怪入关后之肆无忌惮，演成种种恶剧也！

第五章　皇太极之说梦

人之有梦也，由于脑筋之留影耳。故以梦之休祥，为后事之征验者，无异于愚夫妇之所为，而皇太极则酷信之。

皇太极既臣服朝鲜，某夕，忽梦随其父入明之宫中，见明主于袱内出一丝绦缠，上饰珊瑚，意欲相授。皇太极默思明帝所赠珍宝，何所不有，受此奚为。转顾其人，非明主，乃金代神象。出书一册曰：“是尔先代金国史书。”皇太极受而读之。文字不能尽辨，欲持以示人，忽觉。次日晨，召其臣属语之。臣属曰：“先是皇上梦入朝鲜王宫内，将朝鲜王举之而起，未几，果臣服朝鲜。今又梦见明帝及金人，授以金史，是天意将以明之图录授皇上也。”由是皇太极大喜。语本《开国方略》闻周礼有占梦之官，而不详其术，亦以梦之未可尽信也。乃皇太极恒沾沾于梦，且以为若可恃也者，非利明之天下而有之，何至于是！

第六章　皇太极计降明臣

松山之役，由于明副将夏承德约降所致。其时总督洪承畴、

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俱被擒。寻杀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等三人，而以洪承畴械至盛京。时警报至，明京师皆谓承畴已死。明思宗闻之大震，辍朝，特赐祭九坛。其子弟在京者，成服受吊，撰行状，送诸公卿间。方祭第九坛，而承畴生降之信至。

然承畴负时誉久，生平疵行，亦不概见。一旦变节，人多以为疑。嗣有知其详者，谓承畴械至盛京时，尚以死自誓，故绝粒累日，精神渐萎。皇太极令人百计劝降，终不听。乃问明之降人，有可以饵承畴者否，则以好色对。皇太极大喜。使饰美女数辈往侍，卒无效。时皇太极妃博尔济吉特氏者，内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女也，貌美冠一时，乃遣之。妃密贮人参汁于小壶，效婢装，入奉承畴。承畴闭目面壁，泣不已。妃强劝之，亦不顾。已而妃又强劝曰："将军纵绝粒，独不可稍饮而后就义耶？"语次，情态婉嫣，意致悽愁，且以壶承其唇。承畴不得已，少沾饮焉。逾时，竟不死。妃又进焉，承畴连饮之，愈不死，精神且加充焉。如是者数日，妃多方劝慰，迭进美馔，承畴渐甘之。未几，意转，遂饮啖如初。由是妃益日夜进劝，并反覆喻以利害。承畴计始决，遂降于清。

承畴既降清，于顺治元年，从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出经略江南诸省，抗清者皆为其所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亦平之。倘承畴果死，谁能效忠于清有若是者？然则承畴之功，皆博尔济吉特氏之功欤？

第二篇　顺治康熙两朝

第一章　金之俊限制满洲法

金之俊，江南之吴江人也。明时，官兵部右侍郎。流贼李自成陷燕京，之俊不能死，被夹掠甚苦。迨清兵入燕京，之俊又降，仍原官。旋由尚书而为内院大臣，拜大学士。康熙元年，始以予告致仕。越八年乃卒，谥文通。盖之俊之效力于满清，凡十有八年。开国方略，咸出其手。当因当革，条理井井。故时人为之语曰："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盖丑之也。然闻其投降时，先遣人谓多尔衮曰："我有十事，当与尔要。尔能悉从，则我降，不则有死而已。"多尔衮令召至，叩其故。之俊曰："兹事于满洲则无损，于汉人则甚愿。尔如许之，将以不从者而饵其从，某度江南不难下矣。"多尔衮复愿闻其详。之俊乃提十不从之纲曰："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官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多尔衮皆允之，于是之俊降，旋得参机密。又闻当时定制，凡旗人不得经营商业，王公不得私离京城，内阁出官者斩。若斯之类，皆之俊辈为之谋也。后弘历始悟其诈，大恨之。欲尽改革，又以其皆祖制，不敢动。乃厕其名于贰臣传，以泄愤焉。

第二章　满洲兵之淫虐

福临御极之次年，为顺治乙酉岁，愤弘光据守金陵，令多铎

等率师攻之。

清兵南下时，先抵扬州，明督师史可法战死。多铎纵兵淫虐，其状有令人不忍言者。兹就《十日记》中撮其要曰：驱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刀环响处，枪呼吼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数百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俯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此以著其虐杀之状也。满卒拘数妇女，必令尽解旧衣、易以新鲜。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不能掩盖，羞涩欲死。换衣毕，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无所不为，不顾廉耻。反语人曰："我辈征高丽，虏妇女数万人，无一人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以著其奸淫之状也。南人何辜，遭此淫虐，盖亦惨矣。

第三章　钱谦益之痛斥满洲

多铎之下江南也，明遗民顾亭林先生等早逸去。惟礼部尚书钱谦益，出城迎多铎，奉表降。未几，至燕京，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继以疾乞假，驰驿回里。福临疑有异，令巡抚、巡按，视其疾以告。逾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于通州之法宝寺，搜出印信与诗词，谓欲反清复明也。并以谦益曾留宿毓祺，且许助资招兵等词入奏。当命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力辨其诬。且自言年已七十，动履借人挟持，必不敢萌他念，哀吁问官，乞开脱。适首告谦益之盛名儒，匿不赴质。毓祺病死于狱，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谳。马国柱具疏解之，遂得释归。

谦益既归，乃镌前著之《初学集》、《有学集》行世。集中

诸诗文，痛斥满清之词，触目皆是。综厥大旨，以薙发及满洲语为最伙。如《题菊骷图》云："顾影不须嗟短鬓，黄花犹识晋衣冠。"《题丁老画象》云："发短心长笑镜丝，摩挲皤腹帽檐垂。不知人世衣冠异，只道科头岸接篱。"《西湖杂感》云："青衣苦效朱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饮酒杂诗》云："梦得朱嘱书，旁行写复复。不辨科斗文，神官为我愧。"举此一二，可概其余矣。

虽然，谦益以痛斥满清之词，刊入集中，盖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也。既知失节之可羞，当初何不自高其节，乃至首先降清耶？进退无据，君子病之。厥后弘历既毁其版，禁其书，且窜其名于贰臣传云。

第四章　多尔衮之盗嫂

洪承畴之降于清也，以福临母博尔济吉特氏劝诱之功居多。故皇太极立为后，并爱其子福临。逾年，皇太极死，福临立，一切政事，悉委其叔多尔衮任之。追多尔衮入关，击走李自成，乘势进燕京，踞明宫殿，又遣人迎福临至，得为中原主。于是多尔衮之功，与博尔吉特氏相埒。虽号称摄政王，推帝位于其侄，而内外上下，咸知有多尔衮，而不知有福临也。多尔衮由是志益骄，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然。福临本髫小无知，而博尔济吉特氏且年盛，独居寡欢，以为彼功多，且让帝位而不居，非以身报之，曷足以极其功？以是遂通焉。一时朝野为之语曰："唐乌龟，宋鼻涕，清遛遛。"又曰："清朝没有干净人。"盖言墙茨之不可扫也。未几，多尔衮又谋杀皇太极长子豪格，而夺其妻为妃。寻以宣淫致疾，乃猎于塞外而死，年仅三十

有九耳。逾年，福临亲政，年已十四，稍知人事，闻而耻之。乃托以谋叛，追削其封。越三传至弘历，思掩其迹，仍复之。

第五章　太后下嫁摄政王

方皇太极之甫殁也，有欲援立多尔衮，为以弟承兄之举者。多尔衮心为之动。及将临朝，服冠袍，对镜自视，以为不称，因奉福临登位，且首先下拜。其时外廷诸人，见其诚意推戴，遂相与高呼，而福临之位于是定。未几，多尔衮入关，仍不以帝位自居，遣使迎福临至。举朝咸为福临歉然，思所以报之。多尔衮与范文程密计，使昌言于朝曰："摄政王功高望重，而谦抑自持，德莫与京矣。我皇上虽欲报之，将何以报之哉？虽然，王固皇上之叔父也，今日之事，犹父传其子也，王既以子视皇上，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可乎？"众议曰："可。"文程乃复言曰："今闻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愚论皇上既视王若父，今不可使父母寡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众又议曰："可。"于是满洲史臣，乃大书特书于策曰："皇太后下嫁摄政王，群臣上贺表。"当时又有恩诏誊黄，宣示天下。其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日，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分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明张煌言作《满洲宫词》有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咏此事云。及乾隆朝纪昀见之，以为此何事也，乃可传示来兹，以彰其丑乎？遂请于弘历削之，

是后鲜有知者。

第六章　福临废后之争

福临之后，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之女也。于顺治八年，册立之。及十月八日，乃有幽废事。

初，多尔衮视福临如子，循满洲旧例为之定婚。迨福临稍有知识，耻多尔衮之所为，托言谋叛，削其封。又迁怒于吴克善女，谓其为多尔衮之亲也，不欲纳。寻以吴克善既送女主至，不得已，姑纳之，然于心终不悦也。故合卺之夕，意志即不协，隐谴冷宫者凡三载。至是乃显指为失德而废之。

诏下之日，举朝震骇。大学士冯铨等先争之曰："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便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疏上，福临览之，不谓然。以为予之所废者，系无能之人。冯铨等具奏沽名，大不合，著严饬行。于是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孔允樾等复争之曰："臣考往古，如汉之马后，唐之长孙后，敦朴俭素，皆能养和平之福。至于吕后、武后，非不聪明颖利，然倾危社稷，终作乱阶。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自是天姿笃厚，亦何害为中宫，而乃议变易耶？"一时继起争之者，更有御史宗敦一等十四人。奏入，皆不听。会满族亲王济尔哈朗等阿附之，而废后之议决矣。

越五年，福临旋悟废后之非，仍令将皇后位号及册宝等，悉如旧。是既废之，而又复之也。一废一复，任私意之喜怒，以定予夺，开国之初，专制已若是其甚，他可知已。

第七章　福临遁入五台山之原因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贵妃董鄂氏卒。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未几，谕礼部云："奉圣母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薨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淑惠端敬皇后。其应行典礼，尔部详察速议具奏。"是时闻者颇讶之，谓谥一贵妃耳，何乃滥加谥号且晋封为后若是。

有知其事者曰："是妃，盖辟疆之姬人董小宛也。明弘光末，被掠至京师。入宫，赐姓董鄂氏。旋册立为贵妃。辟疆知之，惧罹大祸，乃撰《影梅庵忆语》，托言已死。太仓吴梅村（名伟业）诗所谓"墓门深更阻侯门"者是也。不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福临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胡乃黄土长埋，红颜短命？西宫南内，秋草垦凉。福临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梅村《清凉山赞佛》四诗，即咏此事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十八年正月，谬谓福临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

第八章　玄烨纳姑为妃

满清入关之初，一切习俗，皆承满洲之旧，虽有过举，尚不足责。迨至玄烨，满臣所谥为圣祖仁皇帝者也。既称曰圣，而所

为者乃大反乎圣，即纳姑为妃之事可怪矣。

皇太极有一幼女，福临之妹也。福临遵入五台山时，尚未及嫁。及玄烨袭位，尝留之宫中，不为遣嫁。臣下有请之者，玄烨曰："曷言乎嫁，朕已纳为妃媵矣。"其臣曰："宫闱之内，王化所基，故伦常不可紊。今公主于皇上为父辈行，皇上不能取同姓之姑为妃。"玄烨曰："不然，夫同姓不婚，谓母与姊妹及己所生之子女也。若诸姑者，既非我母，又非我女，抑更非我同生之姊妹，虽纳之，庸何伤。"其臣力谏，终不听。

第九章　强夺朝臣之妻

安徽桐城之张氏、姚氏，在清初为汉族世家第一，世为婚姻。康熙时，张英曾为首相。其次子某京卿者，廷玉之弟也。娶于姚氏。有国色之称。汉人为京朝官，妻妾之在京师者，群推姚氏为第一。会皇太后万寿，预诏汉官命妇，随满人一体入宫叩祝。届期，张姚两家妇女，凡其夫有官于朝者，悉盛饰朝服入祝、赐宴内廷，俾尽一日之欢，始散。迨人定时，乃相率乘肩舆归。及抵家，诸人俱无恙。而所谓某京卿妻者，衣饰犹是，面目全非，盖已另易一人矣。两家心知其故，然畏祸，俱不敢言。而汉官命妇入宫之例，由是停止。

第三篇　雍　正　朝

第一章　胤禛窃诏改窜

康熙十四年，玄烨立第二子允礽为太子。四十七年，以不类己而废之，幽禁咸安宫。次年，复立之。五十一年，仍废黜禁锢。他子亦不立。及六十一年冬，将赴南苑行猎，适疾作，回驻畅春园。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十四皇子者，允禵也，贤明英毅，尝统师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玄烨欲立，而卒为其兄胤禛所攫。胤禛盖侦得遗诏所在，欲私改十字为第字，遂以一人入畅春园侍疾，而尽屏诸昆季，不许入内。时玄烨已昏迷矣。有顷，忽清醒，见胤禛一人在侧，询之。知被卖，乃大怒，投枕击之，不中，胤禛即跪而谢罪。未几，遂宣言玄烨死矣。胤禛袭位，改元雍正。以后凡宫中文牍，遇数目字，仿必大写，亦其挈矩之一端也。

或曰：窃诏改窜之策，年羹尧实主持之。盖胤禛之母，先私于羹尧，入宫八月，而生胤禛。至是，乃窃诏改窜，令为天下主。故当雍正时代，羹尧权倾朝右，而卒以罪诛，说者比之吕不韦云。

第二章　胤禛伺察之严

胤禛伺察之严，彰彰在人耳目者有二事。当雍正六年，上元

夕，内阁供事多归家。有富阳人蓝某者，独留阁中。方对月独酌，忽见一伟丈夫至，冠服甚丽。蓝某疑为内廷直宿官，急起迎，拳觞致敬。其人欣然就坐，问蓝某何官曰："非官，供事耳。"问：何姓名？具以对。问："何职掌"，曰："收发文牍。"问："同事若干人？"曰："四十余人。"问："皆何往？"曰："今届令节，皆假归矣。"问：彼皆假归，君何独留？"曰："朝廷公事甚严，若人人自便，万一事出意外，咎将谁归？"问："当此差有何益？"曰："将来差满，冀注选一小官。"问："小官乐乎？"曰："若运佳，获选广东一河泊所官，则大乐矣。"问："河泊所官何以独乐？"曰："以其近海，凡舟楫往来，多有馈送耳。"其人笑颔之。又饮数杯，别去。明日，胤祯视朝，问诸大臣曰："广东有河泊所官乎？"曰："有。"曰："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是缺。"诸大臣领旨出，方骇愕间，一内监密白昨夜事。乃共往内阁宣旨，蓝某闻命，咋舌久之。可见是时伺察之严者一。又殿撰王云锦，于元旦早朝后，归与数友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局不成。遂罢而饮。一日入朝，胤祯问元旦作何消遣，云锦具以实对。胤祯喜其无隐，出袖中一叶与之曰："俾尔终局。"云锦谛视之，即前所失也。可见是时伺察之严者二。

第三章　血滴子之猛厉

盖胤祯之未袭帝位也，尝托为贩运珠宝之客，以纵游于江浙。凡九流三教，俱喜结纳，其尤注意于侦探阴私之术。及玄烨殁，胤祯立。于十三年中，专用此辈，以为心腹。故其伺察之

严，有令人防不胜防者.

虽然，不独伺察已也，是时又制一杀人之利器。形浑圆，似球，中藏快刀，刀之旁有机关，如弹簧式。俾逻者携之行。或遇有怨仇阴图谋害者，逻者即暗以其器，罩人头上，用机一发，其首已断入器内，捷飞而逸。虽大庭广众之间．亦仓猝不及觉也。一时咸忌惮之，因名其器为血滴子。今江苏人之遇凶悍者，犹以此相呼。亦足见是器之猛厉，实非寻常杀人之物所能比拟云。

第四章　雍和宫之诲淫

初，努尔哈赤之欲图蒙古也，尝阴结西藏达赖喇嘛，使上己尊号曰曼殊师利太皇帝，冀借以慑伏蒙人，遂其并吞之计。未几，蒙古果皆归顺．由是努尔哈赤感喇嘛不置。迨玄烨时，日夜开拓，颇有事于藏卫准回诸部。其子胤祯继之，乃先施其笼络于喇嘛，名为崇奉，实则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当时敕建之寺，遍于辇毂下。故俗有在京和尚出京官之谚，可以想见其情状矣。而宫中筑有佛殿，尤极秽亵，不堪称道。据日本人古泽幸吉所著《燕京抄》中载一节云：北京雍和宫，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奉有欢喜佛，或妇人裸体与鳏鱼交媾。或作恶鬼状，裸体屹立，拥抱美妇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阳根之菩萨骑之．或妇人裸体，自背割开，注以马尾。如是之佛象七八体。又鬼神殿中，奉有恶魔，长丈三尺余，人身狗面有角，与美貌女神作淫状。又有恶鬼手持凶器，闪闪有光，足下踏有裸体男女。是等不可思议之佛象，属喇嘛教，究其旨趣，淫杀二字而已。然内廷供奉，呗声不绝。嘻，欲灭人家国，至不恤崇饰丑秽，以诲淫深

宫，满主举动，洵足贻羞千古矣。虽然，以彼嫡配之妃，犹复屈身婢妾，以劝承畴之降，则区区淫具之设，尚足介之意哉！然逮今宫禁，淫风不息，未始非胤禛之崇拜淫邪启之耳。

第五章　胤禛不得令终

胤禛之殂也，传闻异辞。然以天资之刻薄，而逞其暴戾恣睢之所为，自有可死之道矣。卒至不得令终，亦固其所，无足怪者。

当康熙末年，明珠擅权，政事败坏。皇子三十余人，各树党援，觊觎大宝。希冀得推戴之功者，交相附和。宫庭之中，大为纷扰。玄烨以耆老昏愦，不能禁。

已而胤禛以迅疾之手段，篡夺帝位，一时兄弟，咸怀怨愤，思以计害之。研究暗杀之器械，及手术者，十有八九。惟胤禛能先发制人，故诸兄弟之计皆不遂，胤禛乃以次摧折之。其间尤著者，为允禩允禟。

允禩系玄烨第八子，允禟系玄烨第九子，皆为胤禛弟。胤禛既黜其封，削其籍，又改其名，一曰阿其那，一曰塞思黑。此二名，满洲语谓之猪狗。而加诸其弟，不少顾忌，胤禛伤残骨肉之情形，闻者发指。至雍正十三年，乃遇吕女之刺。

吕女之祖，为吕留良。自曾静劝岳钟琪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胤禛严治之，戮留良并其徒严鸿逵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于是汉人之义愤大起。甘凤池辈，日从事于暗杀。清廷虽极力搜捕，不能止。当时留良孙女某，剑术之精，尤冠侪辈。为祖父复仇，遂入宫刺杀胤禛。人皆钦吕女有侠气。

或有疑之者曰："胤禛乃病死，非刺死也。"然考鄂尔泰傳，谓是日上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后，忽召鄂入宫，外間已喧传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骡马行，髀骨被磨损，血流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何所危疑而仓皇若此，可证被刺之说为不诬矣。

第四篇　乾　隆　朝

第一章　弘历非满洲种

浙江海宁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之遴，始以隆清，位至极品。厥后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遭际最盛。康熙间，胤禛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日月时皆同。禛胤闻悉，乃大喜，命抱以来。久之，始送归。则竟非已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殊震怖，顾不敢剖辨，遂力秘之。未几，禛胤袭帝位，即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迨乾隆时，其优礼于陈者尤厚。尝南巡至海宁，即日幸陈氏家，升堂垂询家世。将出，至中门，命即封之。谓陈氏曰："厥后非天子临幸，此门毋轻开也。"由是陈氏遂永键其门。或曰："弘历实自疑，故欲亲加访问耳。"或曰："胤禛之子，实非男，入宫比视，妃窃易之，胤禛亦不知也。"或又曰："弘历既自知非满人，在宫中尝屡屡穿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跪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

而于满则非也。’弘历乃止。”

第二章　弘历厚待福康安

弘历渔色甚至。傅恒之妻，孝贤皇后嫂也。以椒房戚，得出入宫掖。弘历乘间逼幸之，傅恒妻不敢拒，遂有娠。未几，生一男，即福康安也。傅恒凡四子，其三子皆尚主为额驸，宠眷反不及福康安。而福康安独不尚主，其故可想见矣。

弘历爱福康安甚，屡欲封之为王，使与诸皇子均，而绌于家法，不得如愿。乃俾福康安总师干，建军功，以为分封之基础。是以福康安所至之地，必妙简名将劲旅以辅之。他将亦默为迎合其意，故作不胜状，以让功于福康安。已晋封贝子矣，然终不及封王而死。其死也，以郡王赠之。

第三章　弘历之微行

弘历御宇六十年，行内禅礼，一时称盛。所称为十全老人者，是也。然好微行，故有至西清古鉴馆，识杨瑞莲事。

先是，有常州杨瑞莲者，工篆隶书，居乡郁郁不得志。乃往京师，依其戚梁诗正。会开西清古鉴馆，诗正送瑞莲入馆中，充缮写官。至是，为八月十三日，馆中人多入闱乡试。瑞莲独在馆。午后，一伟人科头白袷，徐步而至。瑞莲不知谁何，漫揖之就坐。其人问馆中人皆何往，以应乡闱对。问：“君胡独不往？”曰：“恐内廷时有传写事件，故留此耳。”遂问姓名籍贯，瑞莲一一详告。索观所为书，颇称赏。忽数内侍闻声寻至，

始知为弘历，亟匍匐叩头。弘历笑颔之而去。明日，语诗正曰："汝戚杨某甚诚实，篆隶亦佳，不得与试，殊可惜，可赏给举人。"诗正顿首谢。嗣瑞莲以修书劳绩，议叙选湘潭令。颇自矜其书，尝怍大吏意，被劾。弘历曰："杨瑞莲诚实人，予所深知，所荐不准。"以原奏掷还。以此见弘历之微行不虚矣。

第四章　宫中设市

唐德宗时之有宫市也，只令宦者为使，于白昼至市中左右望，以抑买人物耳，非果于宫中设市也。若宫中设市者，惟弘历乃实行。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焉。每届新岁，特于园中设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炉，无一不备。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备焉。店主俱以宦者为之。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值，具于册。售去者，给价值。存留者，还原物。各大臣入园游览，皆竞相购买，或集酒肆饭馆暖铺，与在外等。肆中走堂佣保，皆挑取外城之声音洪亮，口齿伶俐者充之。值弘历步行过肆门，则走堂者呼菜，店小二报帐，司帐者核算，众音杂遝，纷然并作，弘历每顾而解颐。燕至九日始辍。嘉庆四年弘历殁，此例始停。

第五章　祝寿之奢侈

祝寿之典，自古有之，然未有如弘历时之奢侈者。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弘历母钮祜禄氏六旬寿诞。

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粱桥，十余里中，分地张灯，翦采为花，铺锦为屋，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北调南腔，舞衫歌扇，后部未歇，前部又迎。游者如置身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点缀，有以色绢为山岳状，锡箔为波涛纹者，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之翡翠亭，高三丈余，广可二丈，悉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湖北所制之黄鹤楼，形制悉仿武昌，惟稍小耳。最奇者，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瓦砌成，日光临之，辉煌夺目。浙江所结之镜湖亭，以径可二丈之大圆镜，嵌诸藻井之上，四旁则以小圆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人其中，一身可化千百亿，为当时所罕见。以一姓之庆典，而糜费至于如此，固无解于后之讥云。

第六章　弘历之惭德

弘历之六度南巡也，大要著于《南巡录》一书。然其行经扬州、德州，颇有惭德。《南巡录》削而不书，盖欲以蔽其丑也。

盖弘历过扬州时，于运河两岸之支港汊河，桥头村口，各设卡兵，禁民舟出入。计缉道每一里，安设站兵二名。令村镇民妇，踏伏瞻仰。于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村内，不禁妇女。盖以扬州妇女，素有艳名。弘历心时慕之，欲藉是为尝鼎一脔云尔。《扬州画录》亦载不禁妇女一事。其不禁妇女之故，虽未明言，然自阅者度之，则固有大为惭德者矣。隋炀之无行，受万世讥，而其行幸扬州，仅令妇女曳缆，唱扬州曲以悦其情。弘历何人，乃独不禁妇女，是真隋炀之不若已。

又途次德州时，忽招娼妓数十，登舟侍宴。酒酣，备极媟亵。适孝贤后自他舟来，见之，大怒，语涉刺讽。弘历怪其妒，径捽其发而以足蹴之。孝贤后不胜其忿，遂蹈水死。弘历醒，始追悔，故饰终之典，视他后独隆。端慧太子，即孝贤后所出也。

第七章　伪皇孙案

宋之南渡也，有刘僧遇疑狱（自称为钦宗子）。明之南渡也，有王之明疑狱（当弘光时）。人不以为异者，由其在乱亡时耳。若乾隆一朝，世所称海内升平，天下无事者，然亦有伪皇孙狱之发见。

五十五年春，弘历自谒孔陵回銮，驻跸涿州。忽有僧人率一幼童迎驾，云系多罗履端郡王次子。王名永琥，为弘历第四子。其侧室王氏，永琥素钟爱。有他侧室生子，以痘殇。而邸中人皆言为王氏所害，事暧昧，无可究诘。弘历虽微闻之，然弗问也。至是，乃以童子入都，命军机大臣会鞫之。时保成为司员，察其伪，乃直前披幼童颊曰："汝何处村童，为人所绐，乃敢冒认天家骨肉，作灭门事耶？"幼童惶惧，自承树村人，本姓刘，为僧人所教。狱上，斩僧于市，戍童于伊犁。后于其地仍冒称皇孙，松筠斩之。

第八章　宫中迷信

乾隆一朝，每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夕，祀灶于坤宁宫。预在正室之坑上，设鼓板。后宫先至，弘历继至，坐坑上。弘历自

击鼓板，唱《访贤》一曲，后宫亦和之。执事官鹄立环听。唱毕，送神，弘历起还宫。六十年中，无岁不然。

弘历视朝，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冬月，才五更尽也。每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自寝宫至乾清宫，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军机之在直舍者，侧闻爆竹自远渐近，则知弘历已视朝。盖视朝虽常例，惟过门鸣爆竹，则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后者，非有除旧布新之意，亦谓灶神已送，恐有邪魔为祟，欲藉爆竹以惊走之也。其迷信之重，类如此。

第九章　眷恋香妃

初，回部某王妃，貌绝丽，且生而体有异香，不假薰沐，回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绳其美于京师者，为弘历所微闻。至乾隆二十年后，适有回疆之变。爰命将军兆惠往征。兆惠陛辞，弘历语及香妃事，令一穷其异。迨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欲致之京师。兆密奏，弘历闻之大喜。命沿途官吏，妥为视护，毋使损颜色。既至，处之西内。香妃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国之恨者。及弘历至，则凛然冰霜。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令宫人善言词者，喻以旨。香妃袖出白刃，欲自诛，宫人大惊，呼其侣至，欲共劫而夺之。香妃笑谓宫人曰："汝无然，吾袒衣中有如此刃者数十，安能尽取而夺之乎？且汝苟逼吾，吾先饮刃，汝其奈吾何？"宫人不得要领，具以告。弘历亦无如之何。但时时幸其宫中，坐少选，即出。犹冀其久而志可改也，令诸侍逻守之。已而闻其思故乡风物也，则于所居之楼外，建市肆庐舍礼拜堂，具如西域式，以媚之。时弘历母钮祜禄氏年已高，微闻其事，数戒弘历毋

往。且曰："彼既不肯自屈，非杀之，则归之耳。"弘历犹豫不忍舍，如是者数年。会长至将祀圜丘，弘历先期赴斋宫。钮祜禄氏知之，令宫人召香妃诣慈宁宫，详问之。则立志颇坚，万不能夺。乃由宫人引入旁室缢杀之。是时弘历在斋宫，已闻报，仓皇命驾归，则香妃已死矣。为之不怡者累日。都城南下窪陶然亭东北，有一冢，或谓即香妃所葬处，故以香冢称焉。孤坟三尺，杂花绕之，旁立一小碣，正书题其上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玩其意，盖指香妃之守志，故有碧血云云。录此以备一说。

第十章　和珅获宠原因

和珅在乾隆朝为第一权臣，骄横跋扈，天下皆知。岂以弘历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弘历既殁，始由颙琰正其罪哉？此其间盖有故焉。

当雍正时，胤禛有一妃，貌姣艳。弘历年将冠，以事入宫，过妃侧，见妃方对镜理发，遽自后以两手掩其目，盖与之戏耳。妃不知为太子，大惊，遽持梳向后击之，中弘历额。弘历觉痛，遂舍去。翌日，月朔，弘历往谒后钮祜禄氏。后瞥见其额有伤痕，问之，弘历隐不言。严诘之，始具以对。后大怒，疑妃之谓太子也，立赐妃死。弘历大骇，欲白其冤，逡巡不敢发。乃亟返书斋，筹思再三，不得策。乃以指染硃，迅往妃所，则妃已缢帛，气垂绝。乃乘间指硃印妃颈，且曰："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言已，惨伤而返。

迨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选升御舆。一日，驾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弘历云："是谁之过欤？"和珅应声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弘历闻而视之，则似曾相认者。骤思之，于何处相遇，竟不可得，然心终不能忘也。回宫后，追忆自少至壮事，恍然于和珅之貌与妃相似，因密召珅入，令跪近御座。俯视其颈，指痕宛在。因默认珅为妃之后身，倍怜惜，遂如汉哀之爱董贤矣。不数年间，由总管仪仗而骤跻相位。故珅之贪恣，弘历虽知之，亦不加责焉。迨弘历将归政时，谓珅曰："吾与汝有宿缘，故能若是，后之人将不汝容也。"未几祸作。虽由珅之不悟，不能早自为计，然究其跋扈之由来，何莫非弘历所纵成者欤？

第十一章　文字之狱

康熙雍正两朝，屡兴文字之狱，为世所讥。至乾隆时，似禁网稍稍弛矣，然文字之狱，仍不能免。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梁诗正为之改订，颇多删润。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已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又闻其有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遂以为是近诽谤也，命戮其尸。

又扬州东台人徐述夔作《一柱楼诗》，多排斥满清语。其《咏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后述"夔已卒，东台县令上其事。谓壶儿，即胡儿也。亦含诽谤意，命剖棺

戮尸。其孙食田等数人，并解京正法，诗集悉销毁。按述夔所著书，见于禁书目者七八种。而藩司陶易，扬州府谢启昆等，悉置重典。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

第十二章　视臣如奴隶

弘历席累朝富庶之业，既北讨南征，耀兵塞外，又挟其威权，叱辱群臣如奴隶。故六十年间，能不受侮弄者，惟刘统勋一人耳，余则鲜有能免者。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如草莽，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自是而后，而士民益结舌吞声，无所告诉。和珅等益阿谀取容，以保禄位。政治秽乱，官吏贪婪，至乾隆末年，而天下大乱起矣。

第十三章　诵西域秘密咒

乾隆六十年，虽禅位，然仍有训政事。一日，早朝已罢，独传和珅入见。珅至，则弘历南面坐，颙琰西向坐一小杌。（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弘历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颙琰虽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弘历忽张目曰：

“其人何姓名？”和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弘历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趣之出，不再询一语，颙琰大骇愕。他日密问和珅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千里外，当立死。即不死，亦必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死者，必为白莲教中之首领，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颙琰由是知和珅亦娴此术，誓必诛之。虽然，珅之诛固当，独怪弘历已尊为太上皇，而犹效西域奸僧之所为，实不足为后世法矣。

第五篇　嘉庆道光两朝

第一章　和珅家产之籍没

和珅之为弘历所宠也，一切奢侈，僭拟君王。尝于其密室，穿弘历御用服，临镜自照，以为得计。因是颙琰恶之特甚，恒欲诛之，顾以父在未之发。及弘历殁，颙琰亲政，甫六日，即下珅于狱。旋数其二十大罪，令自尽。又将其平时所得赃贿，及田产房屋典铺市廛等项，悉没入官，凡一百零九号。已估价者，只二十六号，值二百二十三兆余。未估价者，尚八十三号，以三倍半为比例算之，当得八百兆有奇。可抵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斯亦巨矣。顾相传嘉庆初年，所赏给于臣下者无几，大都入于内府。故副都统萨彬图，有和珅财产，不止此数，必有埋藏寄顿侵蚀挪移等弊，请密派大臣研鞫追究之奏。所谓言在此，而意在

被也。颙琰知其意，乃直斥为越俎之非。而八万万金之巨额，遂一入而不复出矣。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民之多言，亦岂无因而至乎？追圆明园一役，义和团一役，取和珅二十年之储蓄，而转贮于宫中者，固以不胫而走矣。又闻和珅家中，有一玉马，长三尺余，高可二尺，洁白温润。为弘历平回部时，命将军采自和阗，藏于大内者。经和珅盗出，以与爱妾，俾浴时坐其上，以逞淫乐。至是亦抄出，置之圆明园。迨奕訢立四季春于园中，此马遂为那拉氏浴时跨坐之具。庚申英法军至，全园俱付一炬，惟此马被英人取去，迄今存于伦敦博物院，盖已再阅沧桑矣。噫，可不谓之妖物也欤？

第二章　颙琰之不喜如意

如意，物名，唐宋前已有之。晋王处仲以铁如意击玉唾壶，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之语，不觉唾壶已碎。此如意之见于史者。满洲旧俗，凡值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必进如意于朝，以取兆吉祥。入关后，仍沿其旧，未之革也。至嘉庆朝，乃有禁止之谕，曰："诸臣以为如意，在朕观之，转不如意也。"是时闻者，莫测其故。谓如意亦微物耳，进与不进，无关国家大计，胡乃于亲政之初，他务未遑，独斤斤然注意于此。

嗣有知满清之宫史者，曰："此颙琰之隐衷，由恶和珅而牵连及之耳。盖颙琰之得立为太子也，他人未及知，独和珅先知之。因递如意于颙琰，以为后日固宠计。厥后颙琰果得立，以为珅既漏泄机密，设将此事载入宫史，则将为后人所笑，故毅然禁之，

使不察真相。”或竟颂顺琰有崇俭去奢之意，误矣。

第三章　顺琰之遇刺

嘉庆八年，顺琰幸圆明园，突遇成得之行刺。

成得者，内务府之厨役也。行刺时，变起肘腋，猝不及防。幸顺琰之侍卫某额魁，勇力绝伦，成得不能敌，遂被擒。

既擒成得，顺琰命王大臣及六部九卿会讯之。成得无实供，但云事若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而已。会讯者复命后，顺琰自托为宽仁，不欲遽兴大狱，遂命并其二子诛之。

成得之处决也，已至菜市，缚诸桩，乃牵其二子至。一年十六，一年十四，貌皆韶秀，盖尚在塾中读书也。至则促令向成得叩首，讫，先就刑。成得瞑目不视，已，乃割成得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剐，次及右臂，以至胸背。初尚见血，继则血尽，但流黄水而已。剐上体竣，成得忽张目呼曰：“快些。”监刑者谓之曰：“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遂瞑目不复言。

成得死矣，其所以行刺者，究由何人指使，亦不能知。逾十八年秋，林清变起后，山东金乡令吴墉，捕获林清党崔士俊，究出嘉庆八年，成得曾偕祝现，至士俊家，宿一日，御车者为支进才。始知成得本林清党，非有他故。而山东巡抚，以事属既往，删不入奏，遂为千秋疑案。

第四章　林清之变

林清之变，喋血宫门，祸延三辅，经数月始定。世皆谓变起

仓卒，而不知先一岁已发露于台湾，特是时公卿大臣，不肯据实上闻耳。

当十七年春，兵备赵崇华，擒台湾渎水同知。甫下车，即访获妖言惑众之高妈达。讯之，具供其同党刘林、祝现，将于次年秋在京师举事，徒党遍中外。刘林者，即林清原名也。崇华亟通详请奏，大吏以其语不经，匿弗以闻，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拟决。至次年九月十五日而事起矣。然事起之前一日，芦沟桥巡检，已飞报顺天府尹，谓祝现奉林清命，定于次日午时入宫举事，其党已于本日入城。府尹犹以不可冒昧声张斥之，又不预谋防卫，至事作而手脚无所措矣。疏忽之处，在各大臣均不得辞其咎。

顾林清党徒之失败，有谓入禁门时，恍惚见金甲神无数。中有绿袍赤面，怒目而视者，则关羽也。故畏慑奔窜，卒不敢入。甫出宫，则雷雨交作。殛毙党徒甚多，故余党尤纷散。颙琰闻之，以为天神之协助也，命其子诣昭显庙时应宫致谢，而关羽之封号益崇。其迷信神权类如此。

第五章　攻破滑城之术

滑县李文成，本与林清同谋，订定九月十五日起事。会先期事泄，滑县令强克捷急捕文成下狱。徒众大哗，劫狱戕令，踞城以抗清军，清军于是围滑城矣。

顾滑城虽小，而墙垣颇坚，濠又深，攻之猝不易拔。乃升巨炮，对城轰击。党徒睹官军开炮，四城各支巨帐，帐式似用牛皮制就者，炮弹著其上，旋即卸下，丝毫无损。清军围攻匝月，无

如之何。后党徒内讧，有出投清军者，众诘以御炮究用何物，降者笑不言。但曰："破之易耳，多备青鱼胆来，吾自有术。"众疑之。继以既言有术，姑为一试。遂购青鱼数百尾，剖腹取胆，降者令以鱼胆涂炮门，一发而城帐糜碎，再发而城垣坍倒。徒党不支，乃弃城走，降者亦逸去。

第六章　旻宁之不辨奸佞

颐琰既殂，旻宁以第二子继承大业，世所称为宣宗成皇帝者也。三十年中，衣非三澣弗易。宫内用款，岁不逾二十万。内务府堂司各官，皆有臣诉饥欲死状。颂之者至谓其俭德，实三代下第一人，汉文帝、宋仁宗几莫能及。然而外患逼，内变生，非常之祸，皆开于道光一朝，此何故哉？由其不识奸佞使然也。

奸佞者谁，穆彰阿是。其用阴柔之手段，以妨贤病国，举世皆恶之。蒲城王鼎，时与穆彰阿同为军机大臣，恶之尤甚。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穆彰阿强为笑容，避之。一日，两人适同召见，王鼎盛气诘之曰："如林则徐之贤，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是直宋之秦桧，明之严嵩耳。行见天下事，皆坏于汝手。"穆彰阿默然不与辨。旻宁反笑视王鼎曰："卿醉矣。"命内侍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旻宁怒，拂衣起，王鼎亟牵裾，终不获伸其说。愤甚，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是夕自缢死。

旧例，大臣自缢，必奏闻验视，然后解。王鼎既死，家人方抢攘间，为穆彰阿所知，令其党索观遗疏。大旨皆劾穆彰阿之

奸，而荐林则徐之贤也。乃漫谓鼎之子曰："上怒未解，若以此奏，则尊公恤典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矣。其勿奏便。"家人信其说，遂改遗疏，以暴疾闻。旻宁虽震悼而优恤之，亦不究其事，穆彰阿得自若。语云："天子祇知和事。"其旻宁之谓矣。

第六篇　咸丰同治两朝

第一章　奕䜣得师傅之助

方旻宁之在位也，于诸子中，酷爱第六子奕䜣，谓其类己，欲以神器付之。于金匮缄名时，几书奕䜣名者数矣。以奕䜣尚无失德，齿且居长，故逡巡未决。时滨州杜受田，适为奕䜣师傅，微知其意之所在，欲拥奕䜣以成非常之勋。一日，旻宁命诸子校猎南苑，奕䜣循例至上书房请假。会受田独坐斋中，问将何往，以奉命校猎对。受田乃耳语曰："阿哥至围场，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约束从人，勿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也。如是必能契合上意。"奕䜣至场所，竟弗驰逐。复命时，奕䜣所献最多，奕䜣无所献。旻宁询之，具如受田所教以对。旻宁大喜曰："是真有人君之度矣。"立储之议遂决。后数岁，旻宁疾殁，奕䜣御极，即晋杜受田为协办大学士。追受田卒，亲临酸奠，追赠太师，盖以酬推戴之功也。而奕䜣之所以得袭帝位之原因，亦于此可见云。

第二章　宠幸那拉氏之始

那拉氏者，惠徵之女也。惠徵尝为徽宁池太广道。其女生长扬中，少而慧黠，嫣艳无匹俦。雅善南方诸小曲，凡江浙盛行诸调，皆琅琅上口，曲尽其妙。于咸丰初年，被选入圆明园，充宫女。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园尚全盛，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䜣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此名呼之。奕䜣乃步入桐阴深处，盘坐炕上曰：（凡园中各处皆设炕，备御座也。）“召那拉氏入。”略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令仍奏前歌。良久，奕䜣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戚归，奕䜣得屡听歌声，及内监所对之言，均那拉氏贿赂所使。盖宫殿深邃，非有内侍牵引，必不能至。故那拉氏不吝金钱，卒以达其目的云。

第三章　奕䜣饮鹿血

奕䜣御宇时，以耽于声色，体多疾，面常黄，时问医者以疗疾法。医者谓鹿血可饮，盖藉以补阳分之虚也。奕䜣然之，于是养鹿百数十，日命取血以进。

迨咸丰十七年七月，英法两国联军，率战舰犯大沽，陷东西

炮台，入天津，逼通州，焚圆明园，烽火连天，不遑宁处。乃徇协办大学士肃顺等之请，避至热河。

濒行，奕䜣命率鹿以行。有阻之者曰："外兵已逼京师，方避寇之不暇，何必率是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自是鹿不行。

既至热河，行宫本湫隘，内外防禁不严，肃慎辈导奕䜣出游，益溺于声色中。十一年七月，咯疾大作，令取鹿血以供，仓卒不可得，乃殂。

第四章　垂帘听政之始

方奕䜣之宠幸那拉氏也，暇辄至其寝室，旋即有娠。咸丰六年三月，诞生一子，名之曰载淳。是时奕䜣心喜甚，故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之咏。已而那拉氏渐放纵，奕䜣因不喜其为人，每与肃顺言，欲废之，而卒未忍。迨至热河疾笃，始密书遗诏，付东宫钮祜禄氏曰："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观此遗诏，可知当时并无令两宫垂帘之意也。

洎乎奕䜣既殂，载淳继立，虽以两后并崇，而仍微有区别。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则称圣母皇太后，盖援明万历朝故事也。然那拉氏因是之故，心滋不悦。会肃顺辈在热河矫遗诏，握重权，宫中方侧目，而彼曹犹骄奢恣肆。由是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

后垂帘听决，并派亲王一二人辅政，以系人心。”肃顺辈方欲囮之，而宫中已与奕䜣密筹还京后，即诛肃顺辈之策矣。

策既定，限期启行。抵京师，急捕肃顺于中途，械至京师斩之，其党亦解职禁锢。同治元年，上两宫徽号。且定嗣后诏书奏牍，皆以慈安、慈禧并称，不复有母后圣母之分别。而垂帘听政之制，亦由此始。

第五章　安得海之伏法

同治一朝，钮祜禄氏颇能主持政务。那拉氏虽中怀叵测，尚未敢公然纳贿鬻权。又其时，文祥、沈桂芬、李棠阶，先后当国，众贤道长，亦时时能面折廷争，那拉氏益不能遂其所志。然中苒之言，则已不克尽掩天下耳目矣。

安得海者，直隶之南皮人也。自宫人内为阉宦，以擅吕不韦舍人嫪毐术，时那拉氏年未逾三十，得之颇欢，安得海惜是以干国柄。先谮奕䜣短，以去其议政权，既又笼络朝士，使奔走其门，势焰骎骎，遂与明季之魏忠贤埒。

是时载淳年逾十龄，知二人所为，心耻之。尝因事斥安得海，旋为那拉氏所责罚，因是载淳恨之益甚。于宫中，时以小刀断泥人首，内监请其故。则曰：“杀小安子。”于是内监中知安得海之首领将不保矣。至同治八年七月，而安得海果有在山东正法事。

先是，山东巡抚丁葆桢陛见，载淳见其遇事敢为，密商于钮祜禄氏，令葆桢俟机诛安得海，葆桢慨诺去。至是，那拉氏命安得海，往南方织办龙衣。载淳闻悉，阳赞成之，密诏丁葆桢预为

备。及得海出都，过德州，知州赵新即禀报葆桢。葆桢饬东昌府程绳武追之。绳武躬笠屐，驰骑烈日中，蹑其后三日，不敢动。乃复檄总兵王正起，率兵追之。及泰安，执安得海，解至济南。得海犹大言曰："我奉皇太后命，谁敢犯者，徒自速死耳。"葆桢乃具疏闻。那拉氏聆而惶骇，莫知所为。钮祜禄氏乃召军机及内务府大臣议之。皆言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死无赦，当就地正法。然其谕犹留中两日未下也。奕譞复诤之，始宣布，而得海遂伏诛。

得海伏诛后，裸尸暴市，以释人疑。然欲盖弥彰，世皆知此中别有暧昧事矣。或曰闻山东人言，肆市之尸，乃得海随身小珰，与得海同伏法者，非其真身也。然则其故益可思矣。

第六章　载淳立后之暗潮

载淳之将立后也，于同治十一年，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那拉氏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绝侪辈。然举止殊轻佻，钮祜禄氏及载淳，皆不之喜。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较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钮祜禄氏深喜之。密询载淳，于二人中意安属，亦以崇女对，册立中宫之议遂定，即世所称孝哲毅皇后也。凤秀女乃封为慧妃。

载淳成婚后，见阿鲁特氏气度端凝，不苟言笑，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尝举唐诗问阿鲁特氏，则背诵如流，心益喜。故伉俪綦笃，而燕居时，曾无亵容狎语。那拉氏以其子之敬礼阿鲁特氏也，益忿怒。每值阿鲁特氏入见，从未尝假以辞色。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后乃谓载淳曰："慧妃贤明，宜加眷遇。皇后年

少，未娴礼节。皇帝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且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载淳大不怿，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

第七章　载淳微行之屡见

载淳独宿乾清宫时，怃惊无聊。内侍有导为微行事者，载淳遂欣然从之。今略举其微行事。

载淳尝微服由后宰门出游。湖南举人某居会馆，与曾国藩寓斋相对。一日，在床摊饭，见有少年人，就案翻视其文，以笔涂抹殆遍，匆匆即去。怪而询诸仆，仆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国藩归，举人白其状。国藩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骇甚，竟不敢入春闱，即日束装归。

载淳又尝至琉璃厂，购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掌柜者，见非通用物，辞不受，乃嘱店伙随往取银。至午门内，店伙不敢入，弃纸仓皇遁。翌日，遣小内监如数偿之。载淳出游，偶避雨僧寮，遇一人，穷愁殊甚。询其所执何业，乃某姓家厮养卒也。为主人所逐，故托钵香积厨，以图果腹。又问如尔辈，以何处出息最优，则以粤海关对。载淳遽假纸笔作一函，嘱交步军统领衙门，代为位置。时某亲贵执大金吾，得函，即予金治装，赴粤海关承役，其人遂以起家焉。

载淳往往步出内城，作狭邪游，每自称江西拔贡陈某。尝与毛昶熙（谥文达）相遇于某酒肆中，微笑点首。昶熙色变，趋出，急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密随左右。数日后，载淳见昶熙，犹责其多事，嗣以痘疾，竟至不起。人疑其为花柳病者以此。

第七章　载淳垂殁之状

清宫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宫，先时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伺候，然后大驾始前往。谕必钤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弗纳。此盖沿明代旧制。明世宗自杨金英谋逆后，始为此制，以防不测耳。

载淳之寝疾也，疾稍愈矣，一日忽欲往凤秀女宫中，以语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不可，载淳固求之，至长跪不起。阿鲁特氏不得已，乃钤玺传谕，载淳始欣然往。次晨，遽变证，召御医人视疾，已不可为矣。阿鲁特氏颇自悔。

或曰，载淳疾大渐时，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寝宫。鸿藻既至，载淳即命启帘召之入。时阿鲁特氏方问疾在侧，欲引避。载淳止之曰："毋须，师傅，先帝老臣，汝乃门生媳妇尔。吾方有要言，何必引避耶？"鸿藻入，见阿鲁特氏在侧，急免冠伏地。载淳曰："师傅快起，此时岂讲礼节时耶？"因执鸿藻手曰："朕疾不起矣。"鸿藻失声哭，阿鲁特氏亦哭。载淳又止曰："此非哭时。"因顾阿鲁特氏曰："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可速言之。"阿鲁特氏对曰："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贻宗社以实祸。"载淳莞尔曰："汝知此礼，吾无忧矣。"乃与鸿藻谋，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榻侧书之，凡千馀言，所以防那拉氏者至密。书诏成，载淳阅之，犹谓鸿藻曰："甚妥善，师傅且休息，明日或犹得一见也。"鸿藻既出宫，战栗无人色，即驰至那拉氏宫，请急对。那拉氏召之入。既见，即出袖中草诏以进。

那拉氏阅毕，怒不可遏，立碎其纸，掷于地，叱鸿藻出，旋命尽断医药饮膳，不许入乾清宫。移时，载淳死，耗闻于外矣。载澍后来得祸之由，此亦一大原因也。

第七篇　光绪宣统两朝

第一章　载湉之承大统

方载淳之初没也，是日薄暮，内廷忽传出懿旨，令军机王大臣，入议要政。于是咸趋侗，良久，始见那拉氏一人出，身穿轻便服，手携一淡巴箴觜，依坐位而立。诸王大臣乃进，敬问载淳病状。那拉氏尚含笑应曰："皇帝无恙。"语毕，默然者久之。诸王大臣咸惴惴无人色，盖知宫中必有大故矣。移时，那拉氏复言曰："圣躬颇虚弱，未有子，脱有不测，必立嗣，卿辈试思宗室中，谁可承大统者。"众多不敢作一语。独文祥微言曰："分当为皇上立太子，溥字辈，近支已有数人，请择其贤者立之。"那拉氏闻而色变，不答。徐乃曰："醇亲王之子载湉，甚聪睿，必能承继大业，吾欲立之，为文宗显皇帝嗣，卿辈以为何如？"文祥知其意已决，不复谏，众皆唯唯。那拉氏始厉声曰："然则皇帝已驾崩矣。"众闻言，均失声大哭，而立载湉之议遂定。

时有吏部主事吴可读者，闻之，亟赴宫门入奏，斥那拉氏不为载淳立嗣，是心目中无亲生子，而贪握政权也。那拉氏大震怒，谓毋令此僚走。是时在旁者，对以吴可读今日之争，闻已舆榇而来，盖自分不得生耳。那拉氏知理不可屈，乃命将来承继大

统者，即大行皇帝之嗣，而此旨遂藏于金匮中。

第二章　广安请立铁券

自择立载湉之策定，朝臣纷纷窃议。有责高阳（李鸿藻高阳人）之缩朒畏葸。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者。有责合肥（李鸿章合肥人）之阿附取容，挟重兵以示威京师，令皇族不敢发难者。顾事已至此，遂亦相忍不言。惟内阁侍读学士广安，满人也。以为今日之举，西后（钮祜禄氏居东宫，称东太后。那拉氏居西宫，称西太后。）思利用冲人，以逞其亡等之欲，已有明徵。但不立孙而立子，实开爱新氏未有之奇，此后必有变局，乃进疏。其略曰："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诏意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幸赖两宫，择继咸宜，以皇上继文宗显皇帝为子。俟嗣皇帝生子，即继大行皇帝为嗣。计之万全未有过此者。惟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启无穷斥驳。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赵普安得一言间之？我皇上将来生有圣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第恐事远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请颁立铁券，作奕世良谟。"廷旨，以其冒昧渎陈，斥之。

第三章　阿鲁特氏之惨死

载淳之丧未百日，其嫡妻阿鲁特氏亦以殁闻。

有谓阿鲁特氏自伤侍疾之无状，原一死以殉载淳者。故当时

曾降谕旨曰："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沈疴，"以表其殉夫之烈。或曰，是特掩饰天下耳目之言，非实录也。盖载淳疾笃时，那拉氏已训责阿鲁特氏备至。及载淳殂，载湉立，阿鲁特氏以与所草之遗诏不符，剧悲痛。事为那拉氏所知，急召至，遽批其颊曰："尔既害吾子，尚思作皇太后耶？"阿鲁特氏跪于地，泣不止。久之始还宫，益痛不欲生。旦夕悲啼，目尽肿。一日，崇绮入视，知其状，奏闻。那拉氏曰："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绮出，未移晷，而阿鲁特氏之凶耗至，年仅二十有二。

第四章　钮祜禄氏之中毒

光绪之朝，那拉氏既再垂帘听政，益纵恣荒淫，丑声渐闻于外。时钮祜禄氏益倦怠，不多闻外事，且辄静摄不出。那拉氏乃一人召见廷臣，益专横，有事，竟不复白钮祜禄氏，钮祜禄氏颇为不平。至光绪七年，那拉氏忽患疾，甚剧，征集中外名医，治之，皆无效，盖由误认为血膨所致。惟无锡薛福成之兄福辰诊其脉，得病之所在。脉案，固血膨也。药剂，则皆产后疏瘀补养之品，故奏效如神。

那拉氏病既愈，钮祜禄氏知其多失德，思所以感悟之。某夕，置酒宫中，为那拉氏庆。酒既半，钮祜禄氏屏去左右，殷勤追述咸丰时北狩木兰，猝遭大故，肃顺擅权，宫中颠沛艰危之状及同治时，同临朝十馀年事，甚悉，欷歔零涕久之。那拉氏亦悲不自胜。钮祜禄氏忽慨然曰："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当归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处二十馀年，幸同心，无一语勃谿。第有一

物，乃畴昔受之先帝者，今无所用之矣。然恐一旦不讳，失检藏，或为他人所得，且致疑吾二人，貌和好而阴妒嫉者，则非特吾二人之遗憾，抑且大负先帝意矣。”语次，袖出一函，授那拉氏，使观之。那拉氏启视，色顿变，惭不可仰。函非他，即奕䜣所付之遗诏也。观毕，钮祜禄氏仍索还，焚于烛上曰：“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矣。”是时那拉氏惭愤交并，强为感泣态，钮祜禄氏百计慰藉之，遂罢酒而散。

越数日，钮祜禄氏偶因事至那拉氏宫，那拉氏执礼甚恭，非复如曩时之骄纵，侍者窃异之。钮祜禄氏亦阴自喜，以为前日所为之果有效也，岂知杀机已将露矣。二人坐谈时，钮祜禄氏觉腹中微饥，那拉氏令侍者，奉饼饵一合进，钮祜禄氏食而甘之，谓似非御膳房物。那拉氏曰：“此吾弟妇所馈者，姊喜此，明日当令其再送数分来。”钮祜禄氏方以逊辞谢，那拉氏曰：“妹家即姊家，请弗以谢字言。”后一二日，果有饼饵数合进奉，色味花式，悉如前。钮祜禄氏即取一二枚食之，顿觉不适，然亦无大苦。至戌刻，遽逝矣，年四十有五。噫，此非中毒而殂欤？

第五章　幽禁李昰应之深意

光绪八年，朝鲜乱起，庐江吴长庆，以淮军往平其乱，执朝鲜王本生父李昰应，归之京师，所谓大院君者是也。大院君既至京，那拉氏即命幽诸保定。朝鲜王数上疏乞恩，请亲贵亦为之缓颊，卒不许。众以清廷于外藩事，向不主干涉，胡此次于昰应独严；且朝鲜乱定后，善后事宜，亦未尝过问，而独不许昰应归国；举莫解其故，不知那拉氏正有深意存焉。盖朝鲜王李熙以旁

支人承大统，其事正与载湉之继载淳略同。那拉氏深虑奕譞他日恃皇帝本生父之尊，把持朝政，故先借景应事以示威也。顾奕譞初不悟其意。及后管理军机，景应被拘已三年矣。一日燕见，会李熙复有表至京，奕譞即以加恩外藩为请，乞准其所奏，宥景应归国，以全父子之情。那拉氏闻奏，默然久之，但微哂曰、“吾此举正别有深意，将使天下有子为人后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耳，非于李景应有何仇怨也。”奕譞闻之，战栗失色，伏地不起。有顷，那拉氏乃笑而慰之曰：“王毋多心，吾知王忠敬，此语并非为王发也。”且敕二内侍掖之以出。奕譞既归第，惘然若有所失者数日。又越数年，始释景应归。

第六章　延煦力争大礼

光绪十二年三月，载湉奉那拉氏谒东陵诣普详峪定东陵，即奕訢嫡妻钮祜禄氏葬处也。甫至陵下，先憩于东厢配殿中，所司以礼节单进。那拉氏阅未竟，震怒，掷于地，令发回另拟。盖其意不愿在钮祜禄氏前行跪拜礼，欲令载湉一人，诣殿上行礼，而己则坐待之也。是时李鸿藻以礼部上书房从，闻严旨大惧，不知所为。满尚书为延煦，独奋然曰：“此不能争，国家安用礼臣为！公不敢言，我当独面奏。”即肃衣冠入，跪殿门外，曰“太后今日至此，凡垂帘时，并坐之礼节，无所用之，惟当依文宗显皇帝在位时仪注行之耳。”那拉氏闻奏，失色，命之起。延煦对曰：“太后不以臣不肖，使待罪礼曹，见太后失礼而不敢争，臣死无以对祖宗，不得请，誓不敢起。”那拉氏可其奏，延煦始谢恩起，由是卒成礼而归。

第七章　李莲英之劈宠

李莲英，直隶河间府人也。本一无赖子，曾以私贩硝磺系狱，后得脱，改业补皮鞋，是以人呼之为皮硝李。其同乡有沈玉兰者，先为内监，知那拉氏欲梳新髻，而未得其人。会莲英访玉兰，玉兰令其仿梳新髻法，揣摩久，技成。玉兰乃荐与那拉氏，许之，是为莲英入侍之始。

那拉氏既得莲英，喜甚。凡挽一髻，簪一花，必令莲英为之，不则意怏怏不快。此光绪七年时产后之症所由来也。迨钮祜禄氏既殂，益无忌惮，秽声日闻于外。而那拉氏付之夷然，甚则听戏必并坐。内廷遗膳，例与内监，然遇莲英所嗜者，必节食以遗之。其四十寿辰，给与珍品蟒缎福寿等字。以梳髻房侍者而为总管，所赐寿礼，几等大员。慈眷之隆，有加无已。由是莲英之权势，莫与匹敌。赃私之积，以千万计。

第八章　李莲英女弟之指婚

李莲英有妹，色美，光绪辛卯壬辰间，（十七年为辛卯，十八年为壬辰）年甫逾笄，尚未适人。莲英数绳其美于那拉氏，遂召入宫。莲英之妹，故慧黠善伺人意，那拉氏宠甚，呼为大姑娘。食时，每同案。载湉妻以下，皆立侍于旁。一日，醇亲王奕譞之福晋，入内候起居。福晋于那拉氏，为姊妹行，夙入宫相见，未尝赐坐。是日请安毕，忽赐坐。福晋惊异，逡巡不敢即坐。那拉氏微哂曰："吾所以赐坐者，岂为尔乎？尔不坐，大姑

娘不敢坐。彼汉装纤足，宁能耐久立乎？”福晋愤甚，而不敢言。归即病作。莲英之进其妹，本欲效西汉李延年故事。不意载湉，以自幼体虚，不喜渔色，其所图竟不得遂。莲英之慕载湉，此亦其一原因也。内务府某司员，年少貌美，适丧妻，那拉氏遂为莲英之妹指婚云。江苏武进屠寄之《结一庐诗集》中，有宫词二首，其一云：“偷随阿监入深宫，与别宫人总不同。太母上头宣赐坐，不教侍立绣屏风。”又有《咏小游仙》词者，中有一绝云：“汉宫谁似李延年，阿妹新承雨露偏。毕竟汉皇非重色，不将金屋贮婵娟。”皆隐指此事也。

第九章　蒙尘时之市官

当拳匪之肇祸也，联军攻破京师，那拉氏挈载湉西奔。尚未至太原，某夕寝时，于梦中惊啼。盖惧宫内积储，竭数十年之搜括而得之者，一朝为外人所有也。适岑春煊自甘肃率勤王师至，是夜立寝门外。闻惊啼声，急呼曰：“臣春煊在此保驾，请太后毋恐。”于是那拉氏为之醒。频行，令为扈从。

既逾太原，渡河，至陕西之西安府。那拉氏之纳贿鬻权，无所不至。盖利行宫之湫隘，而世道之交之易易也。然因此几兴大狱。

初，有浙人施某者，先为潼关厅，饶积蓄，每艳道缺而思得之。顾无门，不得入。及那拉氏至西安，李莲英亦与俱。施某遣侍者关白莲英，莲英告那拉氏。那拉氏曰：“今方蒙尘于外，价可稍廉。然道员即可擢两司，至少须万金。莲英遂以答施某。施某以价之贱也，遂成交。某日，施某令其家丁携银票进，入宫门，

不见莲英，乃益进，至那拉氏寝所，时那拉氏方起，见有窥于窗者，呼禁卒捕之，诘其："谁命汝入宫？"则曰："陈大人。"那拉氏闻之，大怒。谓岑春煊甫任陕抚，已来监察我，遽命岑春煊审之。春煊以其冒名犯宫禁，即欲将是人正法。岑之幕宾曰："杀之，是灭口也。人将议公为情虚。"春煊韪之，乃饬戚甯长安令会审。始知办差者为陈大人，施之家丁，以情急，故矫托之。而宫中实讹陈为岑也。于是将施之官职革去，其家丁论戍。所携之银票，于被捕时已搜去矣。

第十章　载湉多病之原因

载湉之入承大统也，其年仅五龄耳。经东宫之调护，得渐长。迨十一岁时，东宫为西宫毒害，载湉之困厄，乃由此始。

据烈宦寇连材《宫中日记》曰："凡人当幼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燠。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醇亲王奕譞之妻，载湉之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太后一人。然西太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又曰："皇上每食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不能饱。有时欲命御膳房易一馔品，御膳房必奏明西太后，西太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然则载湉自十馀龄后，虽为天子，曾不及一孤儿。后之患痼疾，即由少时衣食不节使然。乃犹下煌煌之懿旨，广求

天下名医，以疗此自幼积成之痼疾，亦何益哉？徒借此以为欺人之具而已。

第十一章　皇嗣之变更

自戊戌政变后，那拉氏酷信谋围颐和园之风说，幽居载湉于瀛台，相推相激，至有己亥立储之变。是时为江督刘坤一上奏切谏，鄂督张之洞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苟为异同。而立溥儁为皇嗣之策，已不能易。

逾年，北方大乱，拳祸滔天，都城几至为墟。名以载漪为罪魁，而实则操纵其间者，那拉氏也。外人欲全中国体面，故仅索惩载漪等之罪。追载漪既革爵遣戍，其子溥儁又多失德，因亦废之，由是皇嗣之位仍虚。

戊申十月，载湉疾增剧，医者皆束手，宫中复议建储事。那拉氏颇属意于奕劻孙，载振辈之子。张之洞知载振辈耽于声色货利，行止大亏，必不可立其子，乃以疏不间亲之言进。而那拉氏颔之，遂命载湉弟载沣为摄政王，并以载濂子承继载淳为嗣，兼承载湉之祧。不二日，而那拉氏母子，竟先后殁。

第十二章　宫中遗产之富

那拉氏由宫女一跃而为太后，当同治初年，已与钮祜禄氏同垂帘。光绪初年，再与钮祜禄氏同垂帘，迨己丑（十五年）归政，戊戌（二十四年）复垂帘。盖握政权者垂五十年，其遗产之富，为满清所罕有者。

当甲午年，清日战事急，那拉氏欲以所积金钱，合一千五百万磅，交与汇丰银行，运至英伦。约以须守秘密，勿令人知。汇丰索酬资每百二厘五，那拉氏吝不与。会和议成，事遂止。及庚子年，仓卒西幸，将宫中之金银，悉埋于地下。旋被人发掘，取去无数。后幸其地归美国联军管理，急代为收存，然已止剩九百馀万。迨由西安回京后，一以积蓄为事，细大不捐，继长增高，至末年，乃积至二千五百万磅。世所称"孝钦遗帑"者，即此。

溥仪既承位，以年幼，故大权在其本生父摄政王手。会议兴复海军，苦无款。廷臣有请拨遗帑者，摄政王转请于嫂，不允。及辛亥秋，武昌既变，始发遗帑，以济湖北灾民，且仅有二十万两。其在二千五百万磅中，直九牛之一毛耳。此国民之所以不受其愚也。

第十三章　亡国之速

宣统三年春，广州革命军，起义未成，七十二英雄，横遭惨戮，其骸骨丛葬于东门外之黄花冈。迨八月十九日，武昌又起义，不旬日间，天下响应，爱新觉罗氏之子孙，知不可敌，遂以逊位闻。

顾满清之入主中原，至是已二百六十有七年，淫威虐政，虽不可枚举，然亡国何以若是之速？有谓革命运动，事机已熟，故能一蹴而成者。有谓惧外人之瓜分，势将实行，故推翻满洲政府，以为弭祸之策者。有谓各省举代表，请速开国会，不从，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不从，知其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人民皆绝望于满洲政府，故愤而为此者。其说皆持之有故。

或曰：非人事，乃天意也。昔赵宋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失国亦在儿寡妇之手，人皆知之。若夫满清之得中原，由多尔衮为摄政王，而其主福临仅数龄。及其失中原，由载沣为摄政王，而其主溥仪亦仅数龄。以彼例此，理无或异。老子有言：天道好还。哲家之说，其信然欤！

中日兵事本末

罗惇曧

朝鲜自前明隶中国藩服，修职贡甚谨，与日本并国於东海。明万历间，日本丰臣秀吉大举入朝鲜，覆其八道，朝鲜几亡。明竭中国兵力，不足救之。会秀吉死，兵遽罢，八道复入于朝鲜。满清入主中夏，郑芝龙据台湾，唐王鲁王，凭海隅以谋恢复，叠乞援日本，皆拒之。自康、乾以来，商舶东趋日益众，日本乃设奉行三员于长崎以领华商。道、咸后，中国既与泰西互市，立约开诸口岸，尚未与日本互市也。同治元年，日本长崎奉行，遣其属附荷兰船载货达上海。因荷兰领事言于上海道吴煦，请依西洋无约诸小国例，专至上海贸易，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不敢请立约。通商大臣江苏巡抚薛焕许之，闻于朝。是为日本互市之始。三年，因英国领事巴夏礼，请许其商民自投吾海关完税。七年，英国领事言请许其商民至内地，给护照验行。皆其大将军德川时事也。同治三年，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谒直督李鸿章于天津，请依泰西诸国例立约。总署仅许通商而拒立约。前光力请于鸿章，卒许之。十年，其大藏卿伊达宗城来议约，前光为之副，与鸿章议于天津，定通商条约三十三款。而禁运货入内地，与西约盖殊焉。十一年，前光复来求改约，鸿章却之。是冬，复遣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要改约，遂允之。十二年四月，改约成，互换于天津。先是琉球船遇飓漂抵台湾，死于生

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祸。种臣既成约于天津，入都呈国书。令前光至总署，言生番事。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犹贵国之虾夷，不服王化，亦万国所时有也。"前光曰："生番杀人，贵国舍而不治，敝国将问罪于生番，以盟好故，使某来告。"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前光归报，日本遂有征台之役。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征台湾生番。先命厦门领事致书厦门道，呈闽浙总督李鹤年，言去年副岛大使，得请于贵国，今将兴师问罪于贵国化外之地，若贵国声教所暨，则毫不敢犯。鹤年复语拒之，不听。盖自闻昶熙等答前光言，知中国不足畏矣。日军薄社寮澳登陆，熟番迎降。熟番于生番，世仇也。导击生番，败之。进焚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丛莽间，时起狙击，日兵不敢进。从道退守龟山，建都督府。辟荒芜屯田，为久驻计。闽督闻于朝，诏海疆戒严，征发旁午，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福州水师赴台，戒毋轻动。别遣闽藩潘霨、台湾道夏献纶，就西乡从道议。至琅峤湾，日兵露刃夹道立。霨等严诘从道论辨久不决。霨作色行，从道挽之，谓"我国暴师海隅，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宁独无报耶？"霨曰："若速退师，宁赏军费。"与草约三款而还。柳原前光以公使至京师，与总署议，久不协。将决战，闽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将渡台。日军之屯龟山者，受暑瘴多死亡，思退兵。闻大军至，益思言和。乃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约，辨番地界，两月不决。英使威妥玛居间，要赏兵费三百万元。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电奏力争。谓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大久保之来，中情窘急。而故示整暇，我当坚持之。廷议不欲遽启战事，乃允赏金

五十万。九月，钤印换约。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进从道爵。盖自是益轻中国矣。

光绪元年秋，日本以兵舰突入朝鲜江华岛，毁其炮台，焚永宗城，杀朝鲜兵，掠军械以去。复以兵舰驻釜山，要盟。方副岛种臣之来议约也，乘间语总署，朝鲜是否我属国，若为属国，则丐我主朝鲜通商事。总署答以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当时大臣暗于国际法，对外惟知自大。洎屡遘英法之役，惕于兵衅，遇事退让，凡所要求，无不如志。其明告日本以朝鲜自主，实图省事也。至是，日本以兵胁朝鲜，而遣开拓使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鲜议约。二年春，约定，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互派使臣，并开仁川、元山两埠通商，日舰得随时测量朝鲜海岸；中国视之漠然也。是年春，始派侍讲何如璋充日本使臣，设横滨、神户、长崎等领事。三年，朝鲜以天主教事，与法国有违言，令日本驻釜山领事调停。书称中国为上国，言候上国指挥。日本以交际敌体，何得独尊中国？如朝鲜为中国属，则大损日本国体，严词诘责。朝鲜上其事，总署致辩日本，谓朝鲜久隶中国，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能独拒？其语不伦，日人弗顾也。五年，日本入琉球，灭之，改为冲绳县，虏其主而还。琉球久在藩服，职贡甚谨，其王即位，辄命专使册封焉。至是，诘日本灭我属国，日人拒焉。是时以伊犁边界，与俄罗斯争甚烈，方备战，不能复与日本启衅，琉球遂永为日有。日人复以长崎假俄泊兵舰，中国不能引公法以争也。泰西诸国，皆援日本通商朝鲜例，请通商朝鲜。中国谕朝鲜以相机因应，勿固拒。八年春，朝鲜遂与美国议互市之约，请莅盟。鸿章派道员马

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兵轮偕美国全权公使东渡。朝鲜国王先以国书致美总统，自明为中国藩属，所以请中国莅盟之故，美使许之。乃定约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约成，朝鲜命其臣赍美约，并致美国书，呈礼部转总署备案。未几，英法德三国皆遣使先后东渡，建忠为之介，皆依美国例，先后成约。日本亦遣兵轮至，订约事。其驻朝鲜公使屡诘约文，朝鲜不之告。乃叩于建忠，建忠秘之。约文及与西使磋议，皆主于建忠，朝鲜奉行而已。日人滋不悦，然无可如何。朝鲜国王李熙，以支派入继。其父昰应柄国，号大院君，颇拒外交。及王年长亲政，王妃闵氏，强宗专柄，裁抑大院君，大院君恒郁郁思逞。六月，朝鲜军士以军粮蠹腐，杀仓吏，执军士数人置法。军哗将变，大院君乘机使杀执政。率兵入宫，将杀闵妃，胁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杀日本练兵教师堀本以下七人，焚日本使馆。有预告者，日使花房义质逃而免，走归长崎。时建忠归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闻朝鲜变，命建忠会丁汝昌率三兵舰东渡观变，抵仁川，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率兵舰先至。朝鲜惶惧，望中国援兵甚急，建忠上书树声，请迅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汝昌内渡请增兵。是时日舰先后泊仁川，陆军分驻济物浦。花房义质将率师入王京，朝人大恐。树声命汝昌统七兵舰至于仁川，命提督吴长庆，率所部三千人援东，便宜行事。朝命克五日期，以七月初四日航海，初七日抵朝鲜马山浦。师既济，薄王京，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同候大院君，减骑从示坦率。大院君来报谒，从者五百人，长庆命部将纳其众而守之。与大院君笔谈，设食，禁从官不得辄白事。大院君疑焉，语长庆使召从者还取衣。长庆出朝旨宣其罪，执而致之天

津。朝命安置保定，乃幽之于莲池书院，凡四年。其王李熙再上书，请归大院君，不许，仍许岁遣吏省问，熙亦不遣也。长庆既平朝鲜乱，驻师汉城，日人大失望。花房义质要挟不遂，声言决绝去。朝鲜惧，畏建忠留之仁川，派全权就仁川议。朝鲜使请命于建忠，建忠授之辞，使磋议。乃朝人畏日甚，卒偿金五十万，开扬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征程地，宿兵王京，与长庆对镇，若公同保护焉。是年秋，给事中邓承修，翰林侍读学士张佩纶，请乘兵威，伐日本，责琉球事，付鸿章议。鸿章以海军未备，渡辽远征非计，覆奏不果行。朝鲜志士，奋起言新学，号维新党，目执政为守旧党，相持甚急。光绪十年，维新党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谋杀执政而代之。玉均等曾游日本，瞩日人，至是倚为援。英植时总邮政，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与朝鲜各官宴于邮署。日人预其谋，公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预运械入使馆。酒间火起，乱党入，伤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等直入寝殿，挟其王，矫令速日兵入卫，杀其辅国闵台镐等八人。次日，乱党自署官，洪英植为右参政，泳孝等管兵。议废立，欲幽王使居江华岛，而日使欲致诸日京。议未决，而勤王兵起。朝鲜臣民吁长庆靖难。长庆责日使撤兵，不答。其臣民围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发枪拒焉。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乃进战于宫门外，金玉均等皆出助战。王乘间避至北阙庙，华军侦知之，迎王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徇。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而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弥仇日人，长庆聚其官商妻孥，卫之出王京。朝鲜具疏告变，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

鲜筹善后。日本派全权大使井上馨，至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圆。三、杀其太尉矶林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圆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而日本怨中国乃愈深矣。光绪十一年春，日本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务大臣西乡从道，来津议朝鲜约。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澂副之。与议定约三款：一、两国屯朝鲜兵，各尽撤还。二、朝鲜练兵，两国均可派员为教练官。三、将来两国如派兵至朝鲜，须互先行文知照。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有此巨谬，成公同保护之条约。鸿章不之知，举国亦无人诘其谬误，犹泰然曰朝鲜我属国也，以至于甲午遂启大争，成中国之巨祸，皆此约成之也。

先是俄人以伊犁界务纠葛，将失和，以兵舰驶辽海。英人亦以兵舰至，踞朝鲜之巨文岛以泥俄人。及伊犁约成，英人虑扰东方大局，冀中国始终护朝鲜，屡为总署言，总署漫不为备。至是日人谋朝鲜益急。光绪十二年秋，驻英、法、德、俄使臣刘瑞芬，致书李鸿章，谓朝鲜毗连东三省，一有动摇，震撼边疆，宜乘其内敝，收其全国，改建行省，此上策也。如以久脩职贡，不忍削其土地，则约同英、美、俄列强公同保护，亦足以保安全。鸿章韪之，上之总署，总署不可，事遂寝，鸿章亦深惜焉。光绪十五年，朝鲜饥，其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禁粜，日人诟焉。至明年禁弛，日人谓其元山米商折本十四万余元，责偿于朝鲜。朝鲜为罢秉式官，许偿六万元，不可，日人至三易公使以争赏金。至光绪十九年，卒偿金十一万元，事乃寝。今总统袁公世凯时充朝鲜商务总办，朝鲜倚中国，其执政尤善袁公，日人深忌之。偿金之役，久乃决，日人疑袁公阴持之。朝鲜执政闵泳骏，闵妃之族

也，素疾日本，而国中新进，厚自结于日人。朝鲜乱事，金玉均、朴泳孝等皆逃于日本，日人深庇之。朝鲜极欲得玉均等，李逸植、洪钟宇乃分往刺之。钟宇，英植子也。痛其父为玉均所煽被诛，欲甘心于玉均，乃佯交欢之。光绪二十年二月，钟宇偕玉均来游上海，同寓于东和馆，日人所设旅馆也。钟宇击毙玉均于旅舍，沪官捕击之，以诘朝鲜。朝人谓玉均叛党，钟宇其官也，请归其狱自谳之，乃以钟宇暨玉均尸归于朝鲜。朝鲜戮玉均尸，以盐渍其首，而擢钟宇官，日人大哗，乃为玉均发丧，赴者数百人。李逸植亦刺泳孝于日本，未中。日人捕获逸植毙之，朝鲜不敢问。朝日之隙日深，而日人怨中国亦愈甚，图朝鲜之谋乃益亟矣。

洎朝鲜东学党变起，中日之战竟不可免。东学者，起于崔福成。剌取儒家佛老论说，转相衍授。当同治四年，朝鲜禁天主教，捕治教徒，并捕东学党乔某戮之，其党卒不衰。至光绪十九年，党人诣王宫讼乔冤，乞昭雪，不许。请急益，乃捕治其魁数人，愤益思逞。民久怨政府，思暴发，党人乘机煽之。光绪二十年春，乃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朝主以洪启勋为招讨使，假中国平远兵舰、苍龙运船，自乃川渡兵至长山浦，击乱党于全州。初战甚利，乱党逃入白山，朝兵蹑之，中伏大败，几覆师。乱党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城陷。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大震，来乞援师。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县。按光绪十一年条约，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告日本外部，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复凤藻书，谓贵国虽指朝鲜为藩服，而朝鲜从未自承为属于贵国。凤藻以闻。日本既闻中国出师援朝，亦以

兵北渡。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适归国，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大队继至，前后八千余人。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以出师平朝鲜乱，照约告于中国。总署复书，谓我朝抚绥藩服，因其请兵，故命将平其内乱，贵国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贵国之兵，亦不必入其内地。日使复书，谓接本国复电，本国尚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今照日朝两国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派兵至朝鲜，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乱平。而日兵至大已，中国约日本退兵。日人要改朝鲜内政，约两国各简大臣至朝，代其更革。驻日使臣汪凤藻复书，谓整顿内治，任朝鲜自为之，我中国不愿干预。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尤不应预其内政。至彼此撤兵，请稽和约专条行之。中国屡以朝鲜自主之文，彰诸公牍，而又屡称朝鲜为藩服，背驰已极。而总署以及外交官，不悟其大谬，至启大争，以迄丧败，国中尚鲜明此义者。日本坚不肯撤兵，复书谓中日两国，同心预其内治，则朝鲜足以安全，万不料中国概置不讲，而但要我国之退兵。英政府善意调停，而中国谬执殊甚。若因此而启兵端，实惟贵国执其咎。盖其意已决用兵矣。日本以朝鲜请兵中国，皆闵族所为，恶其执政闵泳骏，遂恶王妃。以执政亲中国，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殊怨袁公。欲借兵力改革其内政，去泳骏等，收其国权，以遏中国，故坚不肯撤兵。日兵皆据王京要隘，而中国屯牙山兵甚单。袁公屡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至仁川，并增陆军驻马坡以备日本。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本退兵，恐增兵益为日本借口，终不许。并戒志超勿以兵近王京，妨启衅。各国使臣居间调停，皆无成议。日使大鸟圭介逼朝鲜完全自主，谢绝中国，朝鲜

不敢从。鸿章屡议与日和，而日本索赔款三百万，朝士大哗。以日本蕞尔，敢抗大邦，宜大张挞伐。枢臣翁同龢握大政，修撰张謇，其门生最亲者也，力主战。并力言北洋军之可恃，乃决备战。而鸿章意谓不欲失和，朝鲜益诋鸿章，谓鸿章贰心于日本，其子经方久旅日本，曾纳日妇。时论谓经方为日本驸马，鸿章与日本姻娅，乃始终言和。及丧败赔款，犹谓鸿章有意卖国也。当海军衙门建立时，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孝钦后大建颐和园，拨海军经费三千余万，供建筑费。奕譞向将顺后，故后尤信任之。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时日军已久踞朝鲜矣。

日兵既据朝鲜王京，遍布水雷汉江口，以兵塞王京诸门，凡华人出入必搜索，华侨乃争内渡。袁公赴仁川还国，驻朝华员均逃归。六月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入王宫，杀卫兵，掳朝鲜王李熙，以大院君主国事。大院君于光绪十一年释归，方闲居也。矫王令流闵泳骏等于恶岛，凡朝臣不亲日本者皆逐之。事无巨细，皆决于日人。袁公归，力言于鸿章以不能不用兵之故，乃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发于天津，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于奉天，提督马玉崑统毅军发于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于奉天。四大军奉朝命出师，虑海道梗，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朝鲜，盖迂远甚矣。牙山兵孤悬，援师久不至。鸿章租英商轮高升，载北塘防军，辅以操江运船援械赴援。日人预贿中国电报生泄行师期，以兵舰预邀之，截操江船，操江悬白旗任掠去。日舰吉野浪速以鱼雷击高升沉之。

初光绪十年，立海军衙门于京师，建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炮台。十四年，定海军经制，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海军大半闽人，汝昌淮人陆将，孤寄其上，大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盖海军之废弛久矣。

朝鲜变起，鸿章令济远兵舰，率扬威、平远往护朝鲜。及日本兵大集，济远管带闽人方柏谦，以济远逃归。鸿章方冀和，召诸舰悉归。洎日本虏朝王，绝海道，乃命济远、威远、广乙先后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逃焉。济远继逃，日舰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谦悬白旗，继树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发炮中日舰，柏谦生还，以捷闻，塞威海东西两口。而朝鲜海上遂无中国舰队，日舰纵横海上，中国但为防海计，不复能争海上之权矣。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赴前敌，至威海卫炮台，汝昌率全军抵旅顺，陆军四大军俱集平壤。海军大发，集于大东沟鸭绿江口。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与日舰相见。战既酣，定远击沉其西京丸一艘，而中舰超勇沉焉。致远最奋战，与吉野浪速相当。吉野，日舰之中坚也。致远药弹尽。管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世昌愤痛，决死敌，乃鼓快车撞吉野，思与同尽。吉野驶避，致远中其鱼雷，锅裂，遂沉焉。世昌死之，全船皆殉无逃者。而济远方柏谦不战而逃，转舵误撞扬威，坏其舵，行愈滞，日舰至，击沉之。济远既逃，广甲从之。靖远、经远、来远不能支，经远管带阵亡，日人掳焉。诸舰既争逃，惟镇远、定远猛战。日五舰绕攻之，定远轰其松岛舰，几沉之，日海军中将伊东祐亨坐船也。定远亦受重

伤，炮械俱尽。日既暮，日舰解围去，定远等脱离归旅顺。济远已先归，广甲已抵大连湾，误触礁不得出。越日，日舰至，炮碎之。是役凡失五舰，至远、经远、超勇、扬威、广丙也。其存者惟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甲七艘，已不能军矣。汝昌立定远敌楼督战，中弹伤腿仆地。管带总兵闽人刘步蟾，闻战震悚失次，洋员汉纳根代其指挥，始能毕战。汝昌归于威海，鸿章命斩方柏谦于旅顺，以邓世昌死事上闻，得旨谥壮节。

叶志超军驻牙山，闻高升被击沉，聂士成言于志超曰："海道既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守以待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兵已逼成欢，士成率五营驻成欢。日前锋至，获迎击胜。日兵大至，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先弃公州行。士成追及之，以兵单恐与日军遇，乃绕道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两日始达。志超以成欢之战，杀敌相当，铺张电鸿章，乃据以入告，获嘉奖，奏保员弁数百人，赏军士二万两，遂拜总统诸军之命。是时中国军队，并屯平壤，高丽之旧京也。朝民素亲中国，闻大军至，争献酒浆饷军。而军士残暴，夺财物，役丁壮，淫妇女，卫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志超抵平壤，统诸军。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将。汝贵尤贪纵，左宝贵、聂士成皆忠勇善战。而志超漫无布置，大军聚平壤，诸将日置酒高会，筑垒环炮为固守计。日本侦探队至大同江，华军聚而歼之，继至者均逐去。志超以屡获大捷闻。盛军夜出哨，与毅军遇，互疑为敌，相轰击，死伤甚众。志超聚全军为婴城计，日本分道来攻。马玉崑守大同江东岸，血战久，汝贵援之，日兵败去。而左宝贵扼元武门岭，日

兵大队至，志超将冒围北归，宝贵不从，以兵守志超，防其遁去。日军猛扑宝贵军，酣战久，卒不敌。宝贵矢必死，登城指麾。连中炮堕地犹能言，及城下，始殒。部将死数人。日兵占元武门，开城以纳大军。志超遥悬白旗，乞缓兵。马玉崑闻元武门失守，奉志超令速撤军，乃归平壤。志超既树白旗，日人来议受降。志超乞率兵归，日人拒焉。志超乃率诸将弃平壤北走，日兵邀之于山隘。兵溃，回旋不得出，枪炮齐击，人马枕藉，死二千余人，被掳数百。而将领皆得生逃，军储器械，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朝鲜境内，华兵绝迹矣。

当大军屯平壤，朝命诸军继发，为后援。四川提督宋庆，以毅军发旅顺，提督刘盛休以铭军发大连湾，将军依克唐阿以镇边等军发黑龙江，皆会于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军已退。志超率残军万余人过安州定州，皆弃不守。聂士成时在安州，以安州山川险峻，宜固守以遏日兵。志超不听，奔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九连城与朝鲜之义州隔水相对，界鸭绿江。大军既先后集九连城，朝旨夺志超职，卫汝贵逮问，以宋庆接统诸军。汝贵治淮军久，以贪诡至提督。援朝时，年六十矣。其妻贻书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汝贵守妇诫，益避敌军。败逃后，日人获其书。后引诸教科书以戒国人。宋庆忠勇敢战，然无调度，非大将才。与诸将行辈相若，骤乘节度，多不悦。故诸军七十余营，散漫无纪。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敌。日军全据朝鲜，军实既厚，乃渡江来攻。逮九连城不守，长驱之势成矣。宋庆驻中路九连城，以聂士成守虎山。九连城，要隘也。日军集于义州，作欲渡状，中路严备之。而日军乃潜袭上下游，其枝队出东路

渡安平河，依克唐阿弃防走东北奔宽甸。其义州军，乘夜造浮桥达北岸，军竟不觉。侵晓，日军于南岸列炮队护其军，渡桥者数千人。铭军溃，诸军从之。独聂士成尚保虎山，日军环攻之，士成力不支，退而西。宋庆遣援军来，而虎山已失，退渡硪河，挤而死者相藉也。宋庆弃九连城，北趋凤凰城。日兵分队东下，丰伸阿、聂桂林弃安东奔岫岩州。于是东起安平河口，至安东沿鸭绿江境，皆为日据。宋庆以凤凰城不可守，退据大高岭，以守辽阳州，日军遂占凤凰城。时旅顺围急，乃诏宋庆回援旅顺，而大高岭之防，专属于聂士成。日军趋宽甸，依克唐阿遁。宽甸及蒲石河诸军，望风溃。日军分兵三路扑岫岩州，丰伸阿等弃城奔析木城。是时日第二军已陷金州大连湾，进逼旅顺。据东辽之第一军，分兵出辽阳之西，与第二军会，以断大高岭后路。宋庆回援旅顺之师，屯盖平，屡捣金州不得进。而丰伸阿、聂桂林驻析木城。日军驻牵马河以缀宋庆兵，而分兵扑析木城。丰伸阿、聂桂林奔海城，日军并逼之，复遁去，关外戒严。其东路聂士成驻大高岭之军，直凤凰城西北。依克唐阿之军，直凤凰城东北。吕本元、孙显寅率盛军守连山关。日军至，本元等遁，遂逼大高岭。士成守备严，乃移向草河口，依军击败之。日军乃弃连山关，聚兵草河口，横断聂依两军。聂士成屯分水岭，以拊日军之背，依军夹攻之，阵斩一中尉。凤凰城日军以大队来援，依军连战胜之。日军退守凤凰城，依克唐阿遣军会士成趋凤凰城，大战于围远堡，死伤相当。依军逼硪河而军，日军夜袭之，多伤亡。翌日大战于一面山，右翼兵击死日军甚众。左翼兵先溃，右翼兵不支，遂退。中途遇伏，马队统领永山死焉。安东之日军已西陷海城，辽西危急，诏依克唐阿移军援辽阳。吉林将军长顺会宋庆军

与日军相持，互有胜败。聂士成请自率精锐出敌后，往来游击，截其饷道，令彼首尾兼顾，敌乃可克也。诸帅不许。士成自率兵过通远堡，逼雪里站而阵。日军至，伏兵起，击走之。凤凰城日军大队至，士成预伏兵，张疑军以待之，复败日军。是时辽东金复海盖尽为日本有，山东之威海卫亦熠焉。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吴大澂诸军，屡败于海城，疆畿危迫。诏士成入关卫畿辅，以江苏臬司陈湜，率湘军二十营，代士成守大高岭、凤凰城。日军以兵单，故不复出兵西犯，而凤凰城以北，遂鲜战事矣。鸭绿江之战，海军败后，不复能军。日军以兵舰至金州东之貔子窝登岸，以袭旅顺。旅顺形胜之险，为海疆最。自光绪六年，经营军港，建炮台，凡十六年，置重兵守焉。东事起，旅顺守将宋庆，大连湾守将刘盛休、并率所部赴防九连城。鸿章别命提督姜桂题、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顺。总兵徐邦道，以马炮队协守。记名分统赵怀益，募新兵守大连湾。日军袭据花园港，饵土人导至貔子窝，运马阅炮，十二日，海陆军无阻者。徐邦道谓金州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逆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行。怀益部将请往备战，怀益不许，曰："吾奉命守台，不闻赴后路备敌也。"邦道至，固请兵，乃分步队随邦道行。日军大队至，兵单将不守，电怀益告急。怀益方督所部运辎重渡海作逃计，弗之应也。日军遂占金州，进逼大连湾，怀益奔旅顺。大连险隘蔽旅顺后路，军储最厚，怀益预括馕逃。大炮百二十尊，弹炮枪械无算，尽资敌矣。日军驻大连湾十日，始向旅顺，旅顺诸将皆仓皇备逃计。惩大连军储之资敌，乃先辇粮饷还烟台，不复作守备矣。营务处道员龚照玙，闻金州陷，陆路绝，大惧，渡烟台至天津。鸿章斥之，乃还旅顺。自照玙之逃，军民皇扰，船坞

工匠夺库款大掠而行，军中弗问也。旅顺六统领不相辖，乃共推姜桂题主之。桂题暗于调度，相顾无措。徐邦道率残卒归旅顺，愤痛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所部拒战于土城子，大挫日军。及大队继至，邦道军饥疲无援，乃退兵。照玛先一日乘鱼雷艇遁于烟台。黄仕林、赵怀益、卫汝成先后遁。其部卒肆掠，夺民船而渡。日军未至，而旅顺墟矣。徐邦道孤军再拒战，伤残几尽。日舰已纵横海面，其陆军分踞炮台，守兵皆逃。徐邦道、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四将，杂乱军中而奔，旅顺遂陷焉。宋庆与日军相持于海城，日军攻缸瓦寨，破之，宋军退守田庄台。旅顺陷后，诸军均奔复州依宋庆。宋庆命章高元、徐邦道、张光前、守盖州，自率军北援。日军扑盖平，与章高元相持盖平河上。高元鏖战甚烈，日军乃绕攻凤凰山。张光前闻敌至先溃，日军遂占盖平，分军夹攻高元。徐邦道方自牛庄移师还，合高元拒战，不敌，败退。姜桂题率铭军来援，邦道请夜捣盖平谋克复，桂题辞焉，诸将皆退营口。宋庆自率徐邦道、马玉崑，兵万二千人屯太平山。日军猛攻之，邦道玉崑皆力战，却之。日大军并集，邦道等败退，日军据太平山。依克唐阿、长顺，以兵三万人，图收复海城，屡战不利。李光久以湘军至，会邦道攻海城，皆不克。日军据海城，仅六千人。而宋庆所部四万人，益以提督唐仁兼驻奉兵万六千人，凡五攻海城，不能拔。日军坚守海城，缀中国大军，以便海道扰山东也。自平壤败后，朝廷虑淮军不可恃，乃思用湘军。故湘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等，皆令募军北援。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授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大澂已先驻山海关，大澂率军图海城，环海城而军者六万余人。

日军逼辽阳，依克唐阿托词援辽东，移军遁，长顺随之。魏光焘败于牛庄，李光久弃军逃。死二千余人，虏八百余人，军械甚富。吴大澂弃田庄台，夜奔入关，将士从风而靡。宋庆方以三万人屯营口，而军资皆在田庄台。及大澂逃，宋庆回军援之。留蒋希夷守营口，希夷遽弃营口遁去。宋庆扼辽河北岸，日军队尽以所获炮列辽河南岸，猛攻。守岸兵不支，日军踏冰渡河，宋军溃而西，而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

旅顺陷后，海军提督丁汝昌褫职，仍统海军驻威海。兵舰既弱，坐守而已。朝廷速问汝昌，鸿章请以戴罪立功。日舰集大连湾，将袭威海，先攻登州，陷荣城，日舰二十五艘环威海口外。海军方新败，并匿不出。道员戴宗骞统绥巩军驻守北帮炮台，以分统刘朝佩驻南帮炮台。日军夺枫岭攻南帮后路，朝佩败奔北台。汝昌恐炮台不能守，命卸巨炮机件以归，免资敌，宗骞持不可。及南台陷，宗骞奔刘公岛。日军踞炮台，以台之巨炮俯击澳内兵舰。别以鱼雷艇入口袭击，中定远，伤甚，驶泊刘公岛沉焉。复以鱼雷袭来远、威远，沉之。时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方登陆治游未归也。鱼雷管带王登瀛，率雷艇十二艘欲逃出口，日舰追之，并掳焉。海军水手并登岸，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乞生路，刘公岛中大扰。诸洋员请姑许乞降，以安众心，汝昌不可。诸洋员与兵轮管带等已密有成议，欲以众挟汝昌降。靖远已为炮击沉。汝昌驻镇远，军士拥护军统领张文宣至汝昌所，噪围之。营务处道员牛昶炳及各管带至，相向泣。乃集洋员议事，皆主降。德员瑞乃尔入舱密告汝昌曰："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如沉船毁炮台，徒手降敌，计较得。"汝昌从之。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

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牛昶炳乃集诸将推英员浩威作降书，仍托汝昌语钤印。命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边艇，悬白旗诣日军乞降。日军既受降，乃以康济舰载汝昌榇送于烟台，海军扫地尽矣。

方东事初起，李鸿章已主和议，及诸城邑相继陷，朝意亦思言和。十月，侍郎张荫桓至津，就鸿章议，未决。鸿章命税务司英员德璀琳东渡，赍鸿章致日相伊藤博文书，抵神户。日官电达内阁，内阁谓私函非国书，德璀琳非中国大员，非钦派不能与议。璀琳归。日人谓议和须割地，并偿兵费四万万元。由美国公使居间，乃命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本会议，瑞良、顾肇新、伍廷芳、梁诚等从至广岛。日本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互校敕书于广岛县厅。日人谓中国全权之敕书，非全权通例，以书告绝。荫桓等力争不得，遂归国。日人致书美使，谓中国如诚意求和，当派位望素隆之大员，畀以全权，仍可随时开议，盖阴指鸿章也。正月十九日，命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以王文韶代为直督。美使函告鸿章，言日本来电云："除先偿兵费，并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画押全权，则使臣可无庸前往"。鸿章请诸朝，许之。鸿章乃行，挈其子经方，及美员福世德、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从抵马关。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集马关。以春帆楼为会议所，互勘敕书。伊藤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为质，始允停战。鸿章不可，伊藤执愈坚。鸿章谓若不允停战，请勿攻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先议和约，伊藤不可。二十八日，鸿章自会议所归，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狙击，弹伤颧，创甚。日皇深致歉意，遣医慰治。欧亚舆论颇沸，乃

允停战，不索质地，订停战约。惟奉天、直隶、山东暂停战，以二十五日为限。伊藤以和约十款相要，限四日议复。鸿章电告总署，言日款最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均割弃。三、赔兵费二百兆两。所索过奢，请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调停。鸿章先复伊藤，一、朝鲜自主，须改日本所拟约文。二、奉天南境难割弃。三、赔款三万万，非力所及。伊藤复书拒焉，仍促速议。鸿章乃允割奉天之安东、宽甸、凤凰城、岫岩州四地，及澎湖诸岛，赔款一万万两。鸿章创巨愈，复会议于春帆楼。伊藤再交约稿于割地款内减去宽甸，赔款减至二万万两，分六期，七年偿清。谓此次约稿，中国允不允，两言而决，勿縻时日。鸿章辨久，伊藤持愈坚，且限四日复。鸿章电奏，得旨允可，乃互签约。展停战期二十一日，约互换于烟台。约文大略：一、朝鲜完全自主。二、奉天南从鸭绿江溯江抵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台湾、澎湖，及所属岛屿，均割让日本。三、割让界务，限一年毕事。四、赔款二万万两，分八次交清。五、人民迁徙，限二年以内，逾期不迁，永为日民。六、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口通商。七、换约后三月内撤兵。八、暂占守威海卫，候赔款清偿后撤兵。九、俘虏不得虐待。十、本约批准互换罢兵。十一、定期在烟台互换。既签约，鸿章还天津，称病不入都，而遣伍廷芳赍和约至。当鸿章未发时，朝命诸臣议和战。及割地议起，朝野大愤，台湾臣民，争尤力。及鸿章成约归，中外诸臣章奏凡百十上，康有为等数千人，上书尤激昂。朝意颇为动，命鸿章改议。鸿章以全权签约，无更改理，虑腾笑万国，坚不从。枢臣孙毓汶、徐用仪，主速换约。主事何藻翔、罗凤华上

书请戮毓汶等谢天下，不报。和局之成，美国为介绍，英人颇阴袒日，而俄、法、德三国滋不平。日据辽东，俄引为大害。三国驻日公使，力阻其议。而俄兵舰已纷集日本之长崎及辽东，势张甚。日本不敢俄，又新战中国，断无馀勇以战俄，乃隐忍还辽东。三国公使告总署，辽东地不悉归，毋批准换约。时朝廷意犹豫，乃命王文韶、刘坤一，议决和战。文韶等言沈阳京师两地，所关重大，务策万全。以直隶言，如提督聂士成、总兵吴宏洛、章高元、陈凤楼等军，均堪一战。其榆关以迄辽沈诸军，未敢臆断。今势成孤注，与未议约前不同，乞饬下诸臣熟议。朝意乃决签约，命道员伍廷芳、联芳为换约使，赴烟换约。日本换约使伊东美久治至烟，谓更易割辽条约，未奉国令，马关约不可改。俄舰泊烟台十艘，将备战，伊东恐，电请国令，乃从归辽议，夜半换约。时王之春以赴俄吊贺专使归，道出法京，说法干预和约，以台湾质法，议无成。驻法使龚照瑗，密以电鸿章。鸿章虑破和约，乃电促伊藤博文，遂遽换约。四月二十五日，命李经方为割台湾使，日本以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于日舰中交割。时日兵尚据辽东，俄、法、德三国严诘退兵。日乃索赎辽东费一万万两，徐减至五千万两。八月，三国公断为三千万两。日人要赎款偿清后三月始撤兵，仍命鸿章与日使林董议还辽约。林董要约四条：一、偿款三千万两。二、俄、法、德永不得沾东三省，中国亦不得割让。三、大连湾通商。四、大东沟、大孤山开商埠。议未定，而三国严责日本速撤辽东兵，乃仅偿款三千万，定约互换于京师。和议既大定，乃先输赎辽费二千万两。十月，日本撤辽东兵，交还奉天南边诸城，兵事乃告终焉。

当中国盛时，日本不敢与抗。咸丰庚申中英之战，败衄，

开五口通商，英法俄美并为有约之国，日本不得与。及伊藤博文来议约，谒李鸿章于天津，李鸿章卑视日本，其倨傲之态，伊藤不能堪，不敢与较。至马关议约时，伊藤为廷芳言，犹有余愤。海军之力倍于日本，以将校骄淫，结党以胁其帅，丁汝昌非习海军，不足统驭；平时训练不力，士卒嬉游成性，临战不能调度，方柏谦望遇敌先逃，一战而海军燔然。旅顺、威海皆天险，经营十余年，敌至皆委之以去。其后日俄之战，殒士卒十余万，攻四阅月，仅乃克之。而是役失旅顺仅数日，威海相继陷。军心先变，汝昌仅以一死免生降之辱。及海军部立，乃鸠集当时生降逃窜之士，以谋海军，率先请追恤汝昌，复其官。叶志超以便滑致统帅，屯师平壤，望风先逃，诸军云集辽东，散漫无纪，以成敌军长驱之势。鸿章始终主和，而枢臣翁同龢与鸿章不睦，军事既一以责鸿章，而枢臣又阴持其后。鸿章既仓猝备战，而将帅又皆非才。是役败后，乃一蹶不复振矣。日人慑于俄法德三国之威，忍辱以还辽东，全国引为大耻。资中国赔款以兴百政，培力既厚，遂有报俄之役。俄法德以仗义归辽，责报殊奢，而中国复乖于应付。于是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海卫，德据胶州，法据广州湾，以互为钤制，均权之说昌，中国乃不国矣。

庚子国变记

罗惇曧

义和拳起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其时禁令严切，犯者凌迟死。燕齐之间，犹有秘传其术者。光绪庚子，毓贤为山东巡抚，民间传习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帜。时各省多闹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闻灭洋说，争鼓吹之。义和拳自山东蔓延及于直隶，聚众称义和团，遂围涞水。县令祝芾请兵，直隶总督裕禄，遣杨福同剿之。福同败死。义和团进攻涿州，知州龚荫培告急。顺天府尹何乃莹格不行，以荫培召衅，免其官。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连名上书，至千数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先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言。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道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

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借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也。奕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鸿章则时论所称通番卖国者也。时各国公使均自危。俄使上书言，他国将借乱事，图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亲睦二百余年，义当告。总署得书不敢上。俄使欲请入见，不许。五月，以启秀、溥兴、那桐入总理衙门，以载漪为总理。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裂其尸于道。拳匪于右安门焚教民居，无老幼男女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有旨义和团作乱当剿，而匪势愈炽。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载漪等昌言以兵围攻使馆，尽歼之。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议，诸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首言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声振殿瓦。太后怒目视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力言拳匪宜剿。亨嘉语杂闽音，太后未尽晰，姑置之。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

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均言长萃言善，人心不可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悻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戮也。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二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侍讲朱祖谋班在后，力言福祥无赖，万不可用。太后厉声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祖谋言若必命将，则袁世凯可。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叱之。载漪语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载漪、刚毅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闻者太息，然畏祸莫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洋兵援使馆者，以兵少不敢进，至落岱而还。太后复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议。太后曰：“皇上意在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为上言。”帝曰：“我国积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载漪曰：“义民捐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而诛之，人心失，将不可以为国。”帝曰：“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兵利，乱民岂足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太后虑载漪辩穷，户部尚书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最得太后欢，思得立山以助载漪，乃问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愤然曰：“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请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载漪诋山汉奸。太后两解之。乃命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至使馆，

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次日复开御前会议，载漪请围攻使馆，杀使臣。太后许之。联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漪怒斥联元方自使馆还，怀贰心，罪当诛。太后大怒，立命斩联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尽兵单，今遍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耶？"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佯慰解之。景澄牵帝衣而哭，太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既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帑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凡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官纷纷挈眷逃，道梗则走匿僻乡，往往遇劫，屡濒于险。或遇坛而拜求保护，则亦脱险也。太后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

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主义民者，恒十九湘人也。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帝为太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太后弃前憾而用之。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鸿章领衔，偕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苏抚鹿传霖，皖抚王之春，鄂抚于荫霖，湘抚俞廉三，粤抚德寿，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言至痛切。东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如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皆不省。义和拳既纵横都下，因派载勋、刚毅为总统，比于官军。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素嫉庆恒，不能庇也。尚书立山不附载漪，侍郎胡燏芬，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皆以谈洋务著称，拳匪皆欲杀之。燏芬逃，沈能虎以贿免。立山、思永并下狱，指为通夷。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主事杨深秀，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太后谕各国使臣入总理衙门议。德使克林德先行，载漪令所部虎神营伺于道，杀之，后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绮闻之大喜，谓夷酋诛，中国强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迈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董军、武卫军与拳

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等争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独东交民巷使馆，以塞门德土为垣，严拒守，不能破也。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也。普法本妖僧，余蛮子以攻剽为盗魁，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汉则狂夫也。朱祖谋请勿攻使馆，言甚痛切，不报。曾廉闻之曰："祖谋可斩也。"载漪亦欲杀祖谋，未发，及城破而免。御史蒋式芬，请戮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以其贰于夷，不奉朝命也。载漪为匪党论功，封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载漪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五月二十五日，下诏宣战，军机章京连文冲笔也。诏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

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诏书以外人索大沽口为词，而大沽已先于二十一日失守矣。敌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罗荣光守炮台，炮伤英兵舰一。俄而兵大至，荣光走，台遂陷，荣光至天津仰药死。而直隶总督裕禄，谬报大捷，太后及载漪皆喜，发帑金十万两，犒将卒。京朝士大夫附拳党者皆喜，谓洋人不足平也。时有诏征兵，羽书络绎，海内骚然。以载漪、徐桐、崇绮、奕劻主兵事。军府专恣，所请无不从。奕劻心知其误，支吾其间，不敢发一言。徐桐以道学自任，每朝奏事，太后辄改容礼之。自戊戌以后，大事皆决于桐。然康有为盛时，桐亦不敢言也。诏遣仓场侍郎刘恩溥至

天津，招集拳匪。直督裕禄亦极言拳民敢战，夷甚畏焉。拳匪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初直隶提督聂士成，奉命剿拳匪，有所诛锄。既而朝议大变，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严责士成剿洋，时论又多所责让。士成愤懑无所泄，乃连战八里台，陷阵而死。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鸿章自粤行，留于沪。以廷雍为直隶布政使，廷杰罢，以廷杰不主义民故也。聂士成既死，马玉崑代统其众。攻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彭述曰："此汉奸张洋势以相恫喝也。姜桂题杀洋兵万余，洋力穷蹙，行乞和矣。"时桂题方在山东，未至天津也。崇绮授户部尚书，崇绮以穆后父贵，封公爵。穆后既殉穆宗，崇绮即乞病免。及光绪己亥，为穆宗立嗣，将图废帝，而代以大阿哥溥儁，乃起崇绮于家，使傅溥儁，若太子太傅也。崇绮再出，与徐桐比，而言废立，得太后欢，恩眷与桐等。六月二十二日，有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杀杉山彬、克林德者议抵罪，大学士荣禄意也，王文韶附之。载漪大怒，不肯视事，太后强起之。董福祥之攻使馆也，太后问几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歼之。"既而言不验。提督余虎恩，与福祥论事荣禄前，语侵之，福祥怒，欲杀虎恩，荣禄以身翼蔽之，乃免。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见甯寿宫，语移日。秉衡力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诘与李鸿章等公奏，何以主和。秉衡言此张之洞入臣名耳，臣不与知也。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战，遂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七月初四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监斩，色甚喜。徐桐曰："是死且有余罪。"王龙

文曰："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教堂，既屡有死伤，教民亦结群自卫，拳匪不得逞，乃日于城外掠村民，谓之教民，以送戮勋，戮勋请旨交刑部斩于市。前后死者，男女百余人，号呼就戮，皆不知何以至此也。既而北仓失，裕禄自戕死。联军方占天津，画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仓，玉崑力战三昼夜，大败，至杨村，不能复军。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于左右，以新诛袁许，无敢言者。洋兵既将逼京师，乃变计欲议和，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停攻使馆，使总理衙门章京文瑞赍西瓜问馈之。以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复书词甚慢。彭述请俟其出，张旗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怵夷，闻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剧中常现者。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及战，张春发、万本华败于河西邹，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为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与曾廉、王龙文、张季煜，从秉衡军，廷相诏附拳匪，载濂、刚毅联名之疏，廷相属草焉。陈泽霖自武清移营，闻炮声，全军皆溃，秉衡走通州。载濂请斩荣禄、王文韶，太后未许。载濂复命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馆，武卫军、虎机营、神机营诸军皆会，誓必破之以泄愤。无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是日杀徐用仪、立山、联元，仍以徐承煜监斩。用仪尸横道二日，无收之者。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书皆曰通夷。又欲杀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

恒、那桐，会城破而免。载漪谋弑帝，御医姚宝生泄之，乃下宝生狱，欲杀之以灭口。城破，与龚照玙，徐致靖、何隆简、黄思永、席庆云，皆逸出。是日太后闻秉衡军败而哭，顾廷臣曰："余母子无所赖，宁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顾皆莫对。议遣王文韶、赵舒翘至使馆，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拙于口，不能力争。"荣禄曰："不如与书观其意。"乃遣总理章京舒文持书往。书达使馆，约明日遣大臣来，以午相见，及期皆不敢出。时方攻使馆，舒文至，董福祥欲杀之，称有诏乃免。敌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战于广渠门，大败。时日暮，北风急，炮声震天，风雨暴至，乃休战。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敌兵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禁军皆溃。董福祥走出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于道，都人尚谓回部救兵来也。是日，百官无入朝者。徐会澧以授工部尚书谢恩，至神武门，闻哭声，宫中人纷纷窜出。知城破，乃走还。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单袷从，至西华门外，乘骡车，从者载漪、溥儁，载勋、载澜、刚毅等。妃主宫人，皆委之以去。珍妃帝所最宠，而太后恶之，既不及从驾，乃投井死，宫人自裁者无数。或走出安定门，道遇溃兵，被劫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满洲妇女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是日驾出西直门，马玉昆以兵从。暮至贯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

干也。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来勤王，奉命往察哈尔防俄，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贯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标为业，北道行旅，均藉之。从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骡轿而行。太后仓皇出走，惊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扈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缨刀立庙门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谓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次日行至盆道．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食，从者不能遍，奎良惧，太后慰遣之。太后易秦奎良轿行，暮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备，左右皆有馈遗。塞外已严寒，而太后方御葛衣，永进衣裘，太后大喜，立擢永通永道。王文韶与其子追驾出西直门，及于怀来，乃入见。太后垂涕劳之。赵舒翘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轿行。车驾至太原，总兵何金鳌率兵迎驾，驻于太原。时联军入都，各国划界，分屯军队，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德军愤使臣之被害，其出师时，德皇誓于军，谓破都城时，当以入野蛮国之法待之，故德军淫掠殊甚。其他国军队，亦略同焉。联军既占北京，分兵追驾，至保定而还。太后闻洋兵将追至，甚惧。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勤王兵至，及于太原。入谒，言太原不可居，西安险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定入陕之策。至于西安，陕西布政司端方署巡抚，迎驾。设行在政府于抚署，授岑春煊陕西巡抚。荣禄至于行在，命长枢垣。载漪、刚毅辈，不敢言国事矣。联军举德大将瓦德西为统帅，入居仪銮殿整队入宫。见穆宗瑜妃，犹致敬礼。殿宇器物，戒勿毁掠。逮回銮时，尚无恙也。城内外民居，则恣意搜掳。庙观曾设拳匪坛者，则焚之。拳匪乱时，积尸于道，联军则驱华人负尸出城。有达官

贵族，被驱遣负尸，不顺则鞭之。其掠人筐箧，则夺大车载之行。牲口不足，则执华人于道，以代骡马。陈璧方官御史，亦被执，使负纤焉。侍郎李昭炜所居，有小童掷石伤洋兵。则入执昭炜至营，痛挞之，复驱出，晕堕于玉河桥下。于式枚方居贤良寺，趋救始获苏。联军以非李鸿章来不能言和，乃命鸿章与奕劻同为议和全权大臣，至于京师。奕劻一以让鸿章，不敢置一词。联军索罪魁，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数十人。鸿章屡与辩护。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其意盖指太后也。鸿章亟以电告，乃允以载勋等赐死，而特原载漪，配新疆，并黜溥倮大阿哥，使出宫焉。鸿章与各国磋议，已历数月，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屡传电谕，授意辨驳。鸿章谓枢臣不明敌情，徒乱意，阅竟旋毁之，慕陵不及见也。鄂督张之洞亦迭电干议，鸿章笑曰："张某作官数十年，犹书生也。"之洞深恨之。各国持之坚，久未定议。而鸿章积劳病深，卒不起，濒危，犹口授计划，秩然不紊。各国闻鸿章逝，皆感怆，乃悉如鸿章议，卒签约，而鸿章不及见矣。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遗疏，保今总统袁公继直督任。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并力请回銮，保外人无他。电达行在，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立授袁公直督。既定约，交还北京，太后尚未敢还都。王公大臣既渐趋行在，其留京者合词请回銮，疆臣复连名力请，乃下诏还都。命都御史张百熙为跸路大臣，先驰还。逮跸路成，车驾发于西安。改岑春煊山西巡抚，而以端方为陕西巡抚。至于保定，谒西陵，乃还京师。初太后藏金宫中，闻达三千余万，联军护存之。及还宫，金无恙，太后则大喜。自经巨变后，

群臣争言新政，乃开经济特科，诏天下办学。命张百熙为学务大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瞿鸿禨为尚书，新政渐繁兴焉。当在行在时，下罪己诏，荣禄幕客樊增祥笔也。太后每见臣工，恒泣涕引咎。臣下请行新政，多所采纳。及还都，中外渐安辑，渐益奢恣，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忘丧乱矣。惟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与内政。日本内田公使夫人解华语，尤浹洽。内监李莲英最用事，与白云观高道士拜盟。而华俄银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缘结于莲英，多所密议，外交尤有力焉。帝既久失爱于太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帝不得问朝政，例摺则自批之，盖借庸暗以图自全也。

景善日记

景善者，满州正白旗人，生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于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即同治二年为翰林院学士，尤以理学著名于世。次年转内务府官。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即同治八年升内务副大臣。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即光绪五年升内务正大臣。其父桂顺在道光朝为都统，甚得信任。景善之家，与叶赫那拉有戚谊，与满州各贵族皆有关连，因之景善于朝廷巨细之事，皆详悉无遗。凡都中势要各官，无论满、汉，景善皆能知其意向与行事。在内务府数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年退职家居。景善曾为端王澜公及惇王子之师，故与主持拳匪首领皆甚亲切，而能知其详，渠颇不以拳匪之骚扰京都为然。其本身之境遇，极为悲苦。开战之动机，拳匪之暴乱，甘兵之野蛮，洋军之侵入及其家庭之苦楚，妇女之诟谇，其子不孝之状，皆详载于日记之中。阅之酸辛。视其他倾家败产者，尤不同也。至西历八月十五号，联军入京，太后出走，景善之妻、妾及子媳皆自尽死，景善亦为其长子恩珠推入井中。恩珠后为英兵枪毙，因其收藏身带兵器之拳匪故也。日记之首，载一千九百年正月至八月之事，皆无大关系者。予所择录者，乃当年夏间如痴如狂之惨剧，及太后之意向，宗室王公极恩至拙，茫然不知世事之情形。此日记译者于八月十八号得于景善家中。当正骚乱之时，凡为色克斯所没烧，幸而得存，可以考当时之实情焉。

景善日记(由洋文转译)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澜公来坐，谈义和团事甚详。言义和团起于山东，今巡抚毓贤奖劝之。又谈昨日召见事，言昨日除召见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内务大臣外，又召恭王溥、贝勒漪、贝勒端王等入见，议废立之事。老佛曰："今上之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况我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故我起意废之，选立新帝。此事于明年正月元旦举行，汝等今日可议皇帝废后应加以何等封号？明朝景泰帝当其兄复位之后，降封为王。此事可以为例。"太后语毕，诸人相顾无言。良久，徐桐奏曰："可封为昏德公。昔金封宋帝，曾用此号。"太后意可。太后又曰："新帝已择定端王之长子。端王秉性忠诚，众所共知，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军机大臣孙家鼐廷争，请太后勿行废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变。选择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当俟诸万岁后，方可举行。太后闻之，甚为不怿，谓孙曰："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为体面。此事我已告知皇帝，帝亦无言。"太后命诸大臣皆至勤政殿恭候，俟太后、皇帝驾到，阅视立嗣之谕，其礼节则定于新年元旦日举行。于是众大臣皆遵旨至勤政殿。数分钟后，太后乘轿而至，诸人跪接。有太监数人随驾，太后命在外边等候。使李莲英往请皇帝，帝亦乘轿至外门下轿，向太后拜叩。太后坐殿内宝座之上，召皇帝入殿，帝复跪下。诸王公大臣仍跪于外，太后曰："进来，不用跪下。"令皇帝坐，又召诸王公大臣皆入，共约三十人。太后重述前意，皇帝曰："太后所说极是，我意亦同。此时军机大臣荣禄以所拟谕旨呈太后阅看，太后看过即发下，亦未与皇帝一言，但商议选择嗣子事。议既定，诸王公皆退，唯军机留俟后

旨。故以后之事，澜公不知。澜公言观皇帝神情，如在梦中。

三十日除夕，刘顺为予剃头，渠今晚归家过年，大儿恩珠译音向予索银五十两买银鼠外挂。此子性情悖逆，甚为不孝。是日齐秀成译音来拜，言其岳父毓贤，将简放山西巡抚。太后前日召见，甚赞其在山东任内之治绩。毓贤时往端邸密议，端王言："我若得总理衙门差使，与洋人交涉，必无困难之事。"端王性情暴躁，举止粗鄙。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元旦，予今年七十八岁，诸子欺予耳聋，无所不为，皆不肯向上学好，予家风堕矣。余年二十余岁时，文学即已有名，曾蒙道光皇帝称奖，赏予御书一轴，上写《朱子语类》。今年有闰八月，人人皆谓不祥之兆。盖以前每逢闰八月，则是年必有变故也。新帝本定于今日即位，但不果行。余子恩铃告予，新年大高殿奉先殿致祭，皆系大阿哥恭代。大阿哥年十四岁，人甚聪俊，性情粗暴，致祭时，由煤山步行至殿。

五月五日龙舟节，予六钟起床，在小书房内洗脸，看门家人何贵进来，持刚毅名片，送予猪肉数斤，为节礼。彼同赵舒翘往涿州查看义和团情形，予不知其已回京也。来使言彼主人稍停即来拜会。予子恩珠、恩铃往朋友家看戏，幼子恩铭在颐和园当差。四日内太后传戏，予未见刚毅，想彼昨日甫自涿州归，尚未到差也。下午三钟时，刚毅来拜，予留在家晚饭。渠为人甚佳，少余二十岁，甚为聪明。告予昨晚有外国鬼子兵队数百人入城。彼同赵舒翘于午后四点半钟到京，急草奏，预备明日覆命。言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此时端王请假五天，刚毅曾往见之，告予正在端邸谈论。庆王差侍卫送信与王，言有三百洋兵于昨日午后由天津来护卫使馆，并言洋兵甚少，无所妨碍，请端王知会虎神

营，勿阻洋兵入城，太后已许之矣。端王详询侍卫各事，侍卫又言庆王曾接直隶总督来电，言洋兵未带大炮。端王笑曰："几百个洋鬼子，怕他什么。"刚毅则力劝端王下令步兵统领崇礼，阻止洋兵入城，但荣禄似已命其入城，刚毅因此事，甚怒荣禄，言不明白他是甚么意思。大约去年底端王与荣禄二人，已合谋废帝立大阿哥。端邸知荣禄为太后最信任之人，苟无荣禄之助，则彼子未必能立。但现在荣禄力言义和团之无用，劝太后勿信之。荣禄一日不赞成，则端王、刚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义和团也。举一事以明太后近日之意向。有一日，大阿哥同太监数人在颐和园空地穿拳民衣服，练习拳术，为太后所见，立即传谕，命大阿哥入房责之，并责大学士徐桐不用心教导，以致扮成这难看的样子。此事为端王告知刚毅者。渠言由端邸出前门，见洋兵入城，旁观之百姓有骂者，但都不敢出头。其实有什么要紧，若群起攻之，一个也不能逃走。渠到涿州一次，深信直隶一省百姓，皆同心合力，扶清灭洋，即小孩子亦皆练习拳术。曰："这回一定把洋人赶走了，一点也不用疑虑。"涿州县官姓康，曾捉拿拳党首领数人，刚毅、赵舒翘皆命放之。为予述在涿州时，观其操练，口喷白沫，甚觉奇异。初不甚信，后有人以枪击之，连放数次，拳民毫无所伤。此次试验，即在县衙门大院内行之，观者极众。赵舒翘言从前在陕西乡中，曾见人练习，与此相同。东汉末年，黄巾作乱，其首领张角，奉五斗米道亦有法术，从者数十万人，自言归玉皇保佑，刀剑所不能伤。刚毅、赵舒翘明日入朝复命，将以查看之情形，奏明太后，请太后信任义和团，用为军队，以敌洋人，即以端王、刚毅统率之。盖北洋陆军统领荣禄，深不信之也。总管太监李莲英，亦为热心赞助义和团之人，时以义和团之

神奇，述于太后之前。然荀荣禄心怀反对，则终不能望太后之一意信任也。况太后春秋已高，心乐和平，不愿开衅。予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日极为温蔼，好书画，喜观剧，但有时发怒，则甚为可怕。当同治六年，予父为内务府大臣，有一日忽逢太后之怒。因太监小安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所杀，系出东宫太后旨意。太后闻之，大骂内务府大臣，扶同背叛，以内务府未先奏闻也。太后言恭王将谋我之命，凡我近侍，皆所不容。严刑拷问跟随小安之太监，何人走漏风声。其后查出，立命毙于杖下。此事太后蕴怒至深，经历多年，始渐忘之。但现在太后暮年，心肠已软，即对于洋人亦然。若得太后一言，则洋人之在中国者，将立刻戮尽无余，各处洋房，亦必立成焦土矣。刚毅约坐二时许别去，渠今日尚须往端邸，冀见总管太监李莲英也。是日工部侍郎坤岫亦来拜，言庆王于谈论间，时讥笑义和团，谓不值智者一笑。但在朝堂，则发言极为谨慎。数日之前，太后曾问庆王对于义和团之意见如何，庆王答言义和团可用，可以保卫国家。夜九钟，恩珠自齐秀成家中观剧归，言人人皆讥荣禄，不应许洋兵入城。齐之岳父毓贤，近日写信来，言山西百姓入团者甚少，但彼极力提倡，使北方各省，联成一气，以灭除洋人。外间传言袁世凯已吃洋教，若彼在山东，果压服忠勇之义和团，则虽死不足以蔽其辜也。珠媳甚为不孝，是晚与予妾口角，几至相打。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予年已七十有八，时因家事烦恼，下人无礼，每使老人难堪。

五月十二日，恩铭午时来家。因昨日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故亦随侍而归也。言昨日早晨，荣禄在园召见，奏拳民烧毁铁路之事甚详。太后闻之大惊，立即命驾回宫。观太后心中，似乎迟疑

不决者。荣禄又请开缺，苟彼出军机，则刚毅、启秀，必大得志矣。又言一路进城时，太后催轿夫快走，心中甚急。至西苑瀛秀门，皇帝、大阿哥跪接入宫，立即召端王入对，良久始出。太后主意不定，皇帝则总不开口，虽太后常问帝意如何，帝亦不言。董福祥亦来京，今日在殿上参劾荣禄，言京中外国使馆，五日之内，即可攻毁净尽，但荣禄从中为梗，乃朝廷之奸臣，若不乘此时机除灭洋人，则国家危矣。董乃一粗豪之人，平日对于吾满人，感情甚恶，刚毅深恨之，但今日则利用之。

五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启秀来拜，示予所拟上谕一道，乃与各国开战者，彼预拟以待太后盖玺，然太后尚未决定与外国开战。下午，予往澜公家。今日为其夫人之生辰，予往拜寿。有义和团百余人在彼家中，半皆乡民，有一团长温顺统带之，又有小孩五六人，约十三四岁，状若昏迷，口中喷沫，起而奋跳，执近前之物，乱跳乱舞，口出怪声，如疯狂然。澜公信以为神，言其夫人时入宫中，告太后以义和团神奇之术。大公主邸亦有义和团二百五十余人，但彼不敢奏闻。其弟载澜亦学此术。甘勇均已入城，人民预备出京者甚多。

五月十六日，荣禄今日入朝，军机首领礼亲王不敢以甘勇昨日在永定门外杀死洋人之事奏闻。礼王既退，叫荣禄起。刚毅言荣禄必请太后，命董福祥带兵出京，并以殊荣赐与杀死之洋人。荣禄奏对时，无一人在侧，退出后，直回其家，亦未与同僚一言。传闻又到洋兵不少，太后将不许其入城，荣禄亦赞成之，并劝太后许京中洋人一体出城。言若攻外国使馆，实与公法不合。

五月十八日，昨晚恩珠回家，告予有义团数百人已入海岱门。予患腿疾，不能出视，甚觉怅怅，遂差何庆定出观，报予知

之。予老矣，今日得亲逢此盛事，真幸福也。除使馆外，京中洋房皆烧成平地。一夜火光四起，殊为奇观。刚毅信来，言彼与澜公往顺治门，于三钟时指挥义和团烧法国教堂，其中教民数百，无论男妇老幼，均被焚死，臭味难闻，二人为之掩鼻。天明，刚毅入宫，李莲英告之曰："老佛爷在南海西小山上望见火光，看烧顺治门法国教堂，甚为清楚。我说因洋人先在海岱门对众放枪，激怒义和团，故杀教民以报复之。又告诉老佛，徐相在家，为洋鬼子所阻，不能出来。老佛闻之，甚为惦念，命庆王向使馆言，让徐相出来。老佛见义和团如此奋勇，甚为惊异。刚毅谓老佛现在虽未明下上谕围攻使馆，然不久必允许矣。李莲英又告刚毅，不可称赞义和团过甚，致起太后之疑。除荣相外，无一人敢在太后前反对者。太后现移居甯寿宫，因外间喧嚣之声，时达西苑，不能安睡也。

五月二十一日南城大火，延烧一日。因义和团放火烧大栅栏外国药店，遂致延烧甚广，附近一带银号银炉均成焦土。《书》云："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此之谓矣。义和团自谓有法术，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今竟如此。义和团本是好人，但其中亦有坏人搀杂于内，希图趁火抢劫。此等流棍，冒穿义和团衣服，以污真义和团之名誉。前门外之塔，亦被火。太后命荣禄派兵把守城门，以防乱人混入内城。下午，予之侄女来家省视。此女业已出嫁，其家在外城，因街市中放火杀人，离其所居甚近，甚为惊恐，遂移居北城。闻端王请太后派彼为总理衙门大臣。太后命将城中洋人皆护送出京，勿令拳民攻杀。予老友启秀及那相，均派为总理衙门大臣。那相近曾上奏，请朝廷速向各国宣战，勿待其援军之至。太后特派人总理衙门，命其帮助端王启秀护送洋人

出城。庆王仍模棱无所可否。荣禄请送外国使臣至天津，但必先免直督裕禄之职，以防生变。是晚内子病重，口出谵语，转侧不宁，予请杨大夫来打针。

五月二十四日，昨午裕禄有奏到京，言洋人索大沽炮台，请朝廷即与宣战。太后怒甚，立即召见军机，定于今日集群臣会议。端王、启秀、那桐进呈外交团一照会，其言甚为悖逆，请太后归政，以大权让与皇帝，废大阿哥，并许洋兵一万入京。此乃假造之文也。太后阅之，怒极。刚毅告予，从未见太后如此次之发怒者，即前闻康有为之逆谋亦未如此之甚。太后曰："他们怎么敢干涉我的大权？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国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太后盛怒之下，无论何人不能劝谏，虽荣禄亦无能为力矣。太后告荣禄曰："你要愿意，仍可以自己去告诉外国公使，教他们前往天津。但他们既有此出奇之言，要我归政，我不能保他们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们的命，前并允许洋兵入城保护使馆。我一人违拂众人的意思，压服义和团，都是为他们。他们竟这样报我！"又曰："拚死一战，强于受他们的欺侮！"太后虽为女人，其勇气智力，迥非寻常男子所及。

五月二十四日，予在刚毅家中，闻彼告予今晨召见事。是日召见在銮仪殿，军机大臣礼亲王、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皆到，惟皇帝未曾御殿。此次与寻常召见不同，乃会议国家重大之事也。荣禄含泪跪奏曰："中国与各国开战，非由我启衅，乃各国自取。但围攻使馆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宗庙社稷，实为危险。且即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太后曰："你若执定这个意见，最好是劝洋人赶快出京，免至围攻，我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你要

是除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荣禄乃叩头退出。启秀遂由靴中取出所拟宣战之谕，进呈御览。太后曰："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又问各军机大臣意见如何，皆主张决裂。此时已至平常召见之时矣，太后入宫稍息。复御勤政殿，召见各王公，如恭王、醇王、端王、贝勒载滌、载濂、澜公，及其弟贝勒庆王、庄王、肃王以及军机大臣、六部满汉尚书、九卿、内务府大臣、各旗都统。皇帝先到，候太后轿至，跪接而入。李莲英侍于侧。皇帝面色灰白，入座之时，战慄不已。太后厉声言曰："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为容忍。我始终压制义和团，不欲开衅。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竟敢要我归政，始知此事不能平和解决。皇帝自己承认，不克执掌政权，岂外国所能干预？天津法国领事索大沽炮台，业已无礼至极。若此次各公使之照会，凌辱中国主权，其为悖谬尤甚。"太后主意坚决，向来诸事取决于荣禄者，至此亦无力回太后之意。太后又谓诸汉大臣曰："本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凡为吾赤子，皆视同一体，无分南北。自予执政以来，谨守成宪，罔敢废堕。租税之轻，历代所无。偶有偏灾，立发内帑赈济。前此发逆作乱，朝廷指授方略，克平大难，重睹升平。今日予等受外国欺侮，正吾全国臣民，合力同心，以报国家之时。奋勉杀敌，永杜外侮。果能全国一心，何难制胜夷人。朝廷平日以怀柔远人为心，不与深校。彼等乃误解，以为懦弱，横肆欺侮。今当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尚宽大，康熙皇帝应许洋人自由传教，此乃过于仁厚，为后来忧患之源。夷狄不知圣人之教，遇事恒多无礼，至于其他细微之事，足以败坏吾之风俗。自恃兵力，肆无忌惮。但今日中国人已全体发奋，数千万之义和拳民，皆奋起以

卫国家。予总觉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走得太容易了。彼时若有一得力之军，截而杀之，即可转败为胜。但至今日，予等报复之期已至矣！”语毕，又问皇帝之意如何。皇帝迟疑良久，乃请太后听荣禄之言，勿攻使馆，护送各公使平安至天津，又言此大事，不敢决断，仍请太后作主。赵舒翘奏请明发上谕，将内地洋人，灭除尽净，以免其为外国间谍泄露国内之事。太后命军机斟酌此议奏闻。赵既退，满人立山、汉人许景澄、袁昶以次进谏，谓以一国与世界各国宣战，必不免于败绩，恐酿瓜分之祸，且内乱必乘机发生，极为危险。袁昶并言臣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见外国人皆和平讲礼，不信有请太后归政之照会。据臣愚见，各使必不致干涉中国内政。端王闻之大怒，斥袁为汉奸，问太后：“肯听此汉奸之言吗？”太后责端王言语暴躁，命袁昶退出。自此无人敢进一言者。太后即命军机宣布开战之谕，传达各省。又言当先致祭太庙，派庄王澜公为团练大臣。又命明白通知各使，有愿今晚离京者，即由荣禄保护送至天津。命军机勿散，以待后命。于是除端王、澜公二人外，余皆退下；二人尚须独班召见也。此次会议，徐相亦到，渠由公使馆地方逃出，太后贺其平安。澜公奏闻太后，言彼观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降临，称奖拳民之忠勇。太后言唐武后当国之时，玉皇亦曾降临，与今日之事同，既有神明护佑，不难灭尽洋人也。未时，刚毅入宫，见庆王在军机处，神色惊惶。问之，乃知有一满洲兵丁名安海者至庆王处报告，言有二洋鬼子坐轿在东单牌楼经过，彼击杀之。盖端王启秀出有告示，令各兵如遇洋人，即杀之。此次所杀二洋人之中，有一人为德国公使。安海报告庆王，冀有不次之赏也。端王闻知此事，大乐。庆王与刚毅商议，欲将此事奏闻太后。刚毅言杀一两个洋鬼子，算什

么大事，不日即将各使馆扫灭净尽，现杀死一个公使，什么要紧。但庆王意见不同，反复言杀死外国公使之重要，谓此事关系极大，以前所杀洋人，不过是传教的，今系使臣，必动各国之怒，观咸丰十年拘执英国议和使臣之事可见也。军机入见，礼王将此事奏闻，又言此系洋人自取，彼先以枪击人，人乃还击之也。太后闻之，急召荣禄入见。刚毅因供应拳民甚忙，未俟荣禄之到，即先行，故以后之事，彼未知也。予正写日记时，家人告予枪子飞轰于头上，予耳聋竟不之闻。恩珠言甘勇已在围攻使馆，荣禄护送使臣至津之举，已完全失败矣。予仆刘顺请假七日回家，官民纷纷出京者甚多。

五月二十四日戌时，恩铭来家，言董福祥手下之兵捉一洋鬼子，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咭咭呱呱，不知所说何语，此兵以刀伤之。带至庄邸，将处以死刑。此兵将获上赏，其余之洋人鉴之，此人即彼等之榜样也。荣禄前已预备护送各使至津，其手下有满兵二千人，均已布置妥帖，但太后不肯阻止甘勇围攻使馆，言各使如愿同荣禄出京，可听其便，若留京不去，则是自己讨死，无谓未先通知也。澜公差人来，请予明日至其家中早饭。渠近日公务甚忙，但彼兄弟二人，尊敬其师，未尝失礼，虽性情暴烈，好勇斗狠，而有时亦甚温雅也。齐秀成差人来，问余等愿迁居彼家否。因予所居离开仗处颇近，枪炮之声甚大也。但予耳聋，尚不觉之。齐秀成曾写信与其岳父毓贤，告知近日召见之事。澜公写信来，言今日下午，某人原书无名，告端王、启秀，前所杀德国公使，以汉奸袁昶之命，已经检验。某人请端王戮其尸，悬首于东安门，袁昶争之，言在总理衙门，亲识德使，不忍其暴尸于外，引《孟子》"人皆有不忍之心"云云。此等汉奸，竟表同情于吾上

国之仇敌，可奇矣。

五月二十五日申时，予欲往澜公处。轿夫逃走，不得已，坐车而往，端王，刚毅、载濂及军机皆在座，又有崇礼，新派为步军统领者。端王今早曾蒙太后召见，两宫由西苑搬入大内，从西苑门至西华门，沿路有拳民排列，护卫圣驾。太后赏银二千两，亲对庄王称拳民之忠勇。又谓端王曰："洋人命运该绝，如鱼在釜中。予四十年来，忍辱含垢，卧薪尝胆，以谋报复，如越王勾践之心，未尝一日忘之。予待洋人，不可谓不宽大，从前我不是请公使夫人到西苑游玩吗？现在全国一心，敌忾同仇，必能战胜无疑矣！"予知端王急盼太后立其子大阿哥为帝，不幸两江总督刘坤一极力反对。此人在太后前，势力颇大。今年二月刘在京，曾力斥义和团之妖妄，并敢谏阻立大阿哥为同治皇帝之嗣子。苟无刘坤一之反对，则大阿哥久即帝位矣，故端王深恨之。刘在京于第二次召见时，曾对太后言，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然此亦何碍，皇帝在位中，已致国家于危难之域，端王何不启奏太后，速立其子为帝耶？若然，则董福祥之兵，及端王所统之满兵，必皆拥戴之。但荣禄亦怀反对，太后甚信其言，荣禄之妻亦为太后所悦，常在宫中。

五月二十六日，往礼邸。予之轿夫，非回乡，即入拳民之伙，不得已，坐小车而往。恩珠、恩铭欲招拳民百人来家中练习。但彼等既来，则须供应其火食，费用颇为不赀。虽今日举国之人，皆当加入义团，然当此艰难之会，即供应拳民，予亦不能不加以吝惜，盖今已至米珠薪桂之时矣。昔梁太祖弟萧宏，性好蓄积，每积至百万钱，则加以黄签；至于千万，则标一紫签，亲戚皆怨其啬。予老矣，颇师萧宏之所为。诸子每欲动予所蓄，然不能如

愿也。予至礼邸，见礼王心颇烦闷，渠家蓄积甚富，既为军机领袖，又惧其责任太重，才具平庸，予不解太后何以选彼为军机领袖使继恭王之任。彼告予，刘坤一有一电奏来京，极力攻击拳民，太后见之，心颇不怿。刘又有一私电致荣禄，请其设法禁阻。荣禄复电如何，无人知之。其电奏由保定加紧递来。中言苟御外侮，则臣当立即带兵北上；若屠戮使馆中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队作此用也。太后朱批，大致言南北相倚，不可歧贰，该督当粤寇之乱，久历兵间，自必深明此义，又引《左传》"唇亡齿寒"以为言。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予正与王谈论时，荣禄来拜，形容憔悴，步履蹒跚。既入座，大声斥责拳民，谓必无好结果。又言予过后门时，拳民竟敢大声骂予为汉奸。予口虽不言，心思此名实为相称。荣禄之为人，性极坚毅，乃满人中之至强者，在太后前势力极大，予深恐其败拳民之事也。回家后，闻端王、庄王派兵围攻法国礼拜堂。其处只洋兵数人守之，距礼邸不过一箭之远，由邸往西华门，必由堂前经过。礼王明知必有攻击之事，而不移避者，恐一移动，则邸中财物将被劫也。此礼拜堂不数日遂毁。予家中近日已住满拳民及甘勇，直不能更名此屋为予所有。祸皆起于洋鬼子，令予受此扰乱。思至此，曷胜愤恨。是日戌时，闻荣禄发一电由袁世凯转致江鄂广诸督，礼亲王抄稿送予，予将秘藏之。其文如下："尊电敬悉，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竟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

事，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动转，假内上奏片七次，无以免。力疾出阵，势尤难挽。至诸王、贝勒、群臣、内侍，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狃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在总署会晤，冀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虎神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事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至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唯天可表。恸恸！本朝深恩厚泽，惟有仰列圣在天之灵耳。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全心。禄泣电复。”

又闻张之洞亦有电奏来京，自矢忠诚，言臣应否带兵北上御敌，恭候朝命。张之为人，善观时势，立嗣之举，彼亦赞成。其博征经史，以辨论统嗣之正，皆费辞也。看风转舵，并无胆力，迥非刘坤一之比。如刘坤一之反对拳民，予虽恶之，然其忠贞之操，无人不敬之也。日记中于此处详述拳匪之源委及其符咒、礼节等，今皆略之，但录其一端如下。义和团有一秘密之符号，交战时佩于身上。其符以黄纸一张，用朱砂画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头无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顶上有四圆光，心下书秘字一行，其意若曰：我为冷云之佛，火神在予之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后。此外又有菩萨龙虎等字，上面左端书请天兵天将，其右端书请瘟疫之神。其咒语太后亦知之，一日讽诵数遍。每诵一遍，则李莲英在旁高呼曰：“那里又有一洋鬼子！”义和团判断人罪之法，亦至奇异，对其人烧黄表，视其灰之升降，灰上升则免死，下降则立杀之。其实纸灰有薄有厚，薄者易升，厚者常降，亦视其缠之松

紧，松者易升，紧者常降也。其放火亦言有神指导，用刀或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又向地上土上指画，群呼曰："着！"立时火燃，实则皆暗中布置者也。

五月二十七日，予前所记被捉之洋人，于今日卯时杀之。洋人无辫子，乃以其头置于笼内，挂于东安门之正梁上，面目狰狞可怕。在吾国宫门之上挂一敌人之头，不可谓非盛事，观之，令予回忆咸丰十年刑部监外所挂洋人之头矣。荣禄设法欲救此洋人之命，至欲以强力行之，但端邸庄邸决意斩之，不令荣禄得知，已先处决。及荣禄派人至，则洋人已身首异处矣。昨日王爷令此洋人跪练，至数钟之久，呼声惨不忍闻。老佛知此事，命赏捉此洋人者以五百金，较之告示所开，加十倍矣。住予家中之拳民，以予吸雪茄烟，初欲取之，后因予年老，特别许用。此时凡洋货均禁用，即洋火亦在禁止之列。义和团之首领，如张德诚、韩以礼皆粗野未读书之人，今则受王公之尊礼，思之殊可异也。澜公来坐，告予一新闻：今日嗣子大阿哥呼皇帝为鬼子徒弟，为帝所闻，奏知太后。太后大怒，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甚为愤恨，但畏而不敢言。端王性虽暴烈，极畏太后，每太后与之言，辄震惧失次，汗流被体。昨日董福祥奏言使馆即将攻破，太后在宫中高石之上见使馆附近火光甚大，以为使馆已毁。至下午，许景澄入见，上一封奏，与袁昶会衔，参劾义和团，言火起之处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势延烧及于使馆耳。太后闻之，大为不怿，斥责董福祥。立召荣禄入见，奏对良久始出，旁无一人，不知其为何语。今日裕禄自天津奏报，言我兵得胜，洋人攻大沽炮台，死者甚众，并击沉其兵轮两艘，天津洋人，几剿灭净尽矣。京中教民，今日所杀者有数百人之多，在庄

即外行刑。审问者为庄王贻谷芬车柱春，甚为残忍，多有无辜枉杀者。老佛真乃仁慈，闻之恻然动念，下谕教民如果悔改，可即赦之。

五月二十九日，今日为内务大臣文年值日，告予有义和团约六十人，由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领带，于六钟入宫，寻找二毛子。至甯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彼等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此言乃端王所说。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或酒醉而发狂乎？老佛正吃早茶，闻外面喧嚣之声，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阶下。老佛大怒，斥端王曰："你自己觉得是皇帝吗？敢于这样胡闹！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废立的权柄。现在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就可以废之。你以为当国事纷乱的时候，可以随便胡闹，就错打主意了。赶快带人出走，没有奉旨召见，不许随便进来，并须叩头请罪！"端王乃大惧，叩头不已。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其义和团之首领，胆敢在宫中叫嚣，立即斩首，命荣禄之兵在外宫门驻扎者行刑。于是人人震惧，皆谓荣禄有此机会，必请老佛停止围攻使馆矣。皇帝当拳民噪呼之时，甚为吃惊，其后乃叩谢太后之仁慈，保其性命。午后九钟，老佛以怒端王及义和团之故，下谕停止围攻使馆，并命荣禄赴各使馆商议和局。次日荣禄乃带队往使馆边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但其后恩铭来告予，言情势又变，老佛闻联军战败之消息，又变其意旨，复信任义和拳矣。

六月初四日，刚毅来拜，在予家晚饭，告予董福祥今早亲往荣禄家中借武卫军之大炮。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

其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成灰烬。但在荣禄掌握之中，董福祥等候一钟余，荣禄始出见。董盛气向荣禄索取，荣禄佯睡不理。董骂荣禄无理，荣禄笑曰："你要大炮，只有一个法子，可奏明老佛，把我的头取去。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又曰："你即刻去见老佛罢。你是好汉，老佛又信用你，你去求见，没有不答应的。"董福祥大怒，无言而出，立即入宫，其时召见之期已早过矣。董亦不顾，至皇极殿门，大声吩咐太监："奏闻太后，言甘军统领立请召见！"老佛正在作画，闻之，大为不悦，说："叫他进来。"董入内跪下。太后曰："好吗，我以为你来奏报使馆业已攻毁呢！从上月起，你已经奏过十次了。"董答曰："臣求见，乃参劾大学士荣禄为一奸臣，帮助洋人。他所带武卫军中有大炮，若攻使馆，立即片瓦不留。臣向之索取，荣禄立誓不肯借用，并言即老佛爷有旨意，亦是枉然。"太后大怒，斥董曰："不许说话！你是强盗出身，朝廷用你，不过叫你将功赎罪。像你这狂妄的样子，目无朝廷，仍不脱强盗的行径，大约活得不耐烦了！去罢，以后非奉旨意，不许进来！"刚毅言荣禄之势力一日不倒，则使馆一日不能攻克。又言立山亦为太后所信任，彼亦袒护洋人者，那桐曾参劾之。下所录之告示，遍贴街市，乃庄王所出。庄王言太后曾对彼言，此项赏银，将由内帑颁用。其示略谓：现在外国教堂，均已烧毁，洋人无处藏身，必四散避匿。为此，特示仰军民人等，如有胆敢将洋人藏匿者，立斩无赦，如有活捉一男洋人者，赏银五十两；捉一女洋人者，赏银四十两，捉一小孩者，赏银三十两。均须活捉，不得冒混。一经验明，立即领赏不延。其各奋勇遵行云云。回忆咸丰十年，亦有此等示谕，且赏项较丰，盖其时洋人来者甚少，今则愈多。言至此，曷胜慨叹。

今晨庄邸门外杀死教民九百余人，承审者为贻谷芬车桂春，多有无辜枉死者，即数岁之小孩亦不免。芬车直一刽子手，可谥之为屠伯，残忍极矣。闻老佛斥责庄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

六月初八日十一时，齐秀成来谈甚久，闻枪炮声颇厉。予居之南，近皇城处，有李秉衡之军队驻扎，并架炮于高处，皆恨荣禄不借大炮。荣禄所带之兵，颇忠其主，服从维谨，不能以贿赂动之。荣禄胆力绝巨，近与人谈，常引《孟子》"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之语，纣盖指端王也。有人告予，端王近窃得一皇玺，如有机会，即可径立其子为帝。此事若为老佛所知，极其危险，然不久必将查出也。齐秀成言毓贤近上一封奏，言山西教会事。十日之前，太后曾寄一密谕，命其但遇洋人即杀之，勿使漏网。此旨似通谕各省者。然近闻陕西署抚端方、河南巡抚裕长及蒙古各处所奉谕旨，乃大不同，凡"杀"字皆系"保护"字，恐有奸臣窃改，但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者。毓贤最近之封奏，太后批曰："予命凡洋人无论男妇老幼，皆杀之无赦，以清乱源而安民生。"此谕已加紧递往山西。齐秀成告予，毓贤极惧内，其痛杀洋人，皆由夫人主之。毓贤到山西不久，即得极好之声名，百姓皆颂其审案公平，有青天之号。庄王见太后批谕，大乐。荣禄力谏，言杀戮妇孺，何足以扬国威，恐为全球所笑，且于老佛平日仁慈之名亦有损。太后笑曰："是的。但洋人要我归政，我不过以此还他。自道光以来，洋人在吾国内欺虐吾民，反客为主。现在教他们看看，究竟谁是真主人。"昨日下午，太后往西苑，游于湖中，有宫妃数人随侍。日来城中围攻法国教堂，枪炮之声，继续不断，太后厌闻，命人传谕与西华门驻守军队停止攻击，俟回宫后再行进攻。

六月十一日，裕禄近上一奏，甚可笑，言在天津捉得骆驼四只，杀死洋人多名。荣禄曾劝其勿攻租界。予闻荣禄言，董福祥近派一满兵暗杀荣禄，然此兵反以所谋告之。此兵乃安海即杀死德使者之弟。董以为彼必痛恶洋人，而恨及荣禄也。但此兵乃荣禄旗下之人，正如《孟子》所言："郑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善射者庾公之斯追之。而庾公之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遂纵令生还也。"荣禄又上奏，引《春秋左传》之言，"兵交，使在其间，"今日围攻使馆之举，实大悖于公理，且极愚拙，各国将永不能忘，视中国为野蛮无礼之国。太后谓特兰斯不过非洲一小国，而能战胜强英，中国岂不能战胜列强？荣禄言今日之势，实非其比，若此时即与列强议和，国犹可以不亡，如使馆毁灭，则社稷危矣。荣禄极力开陈，太后之意渐转。义和拳言虽夸大，而实效绝少，天津战败之消息到京，太后甚为忧虑。

六月十五日，予邻居内廷当差大臣文年告予，老佛近发大怒，斥责大阿哥之粗莽。大阿哥曾请于太后，许其护送太后至热河，让皇帝在京中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有一小太监，欲在太后前讨好，闻一枪声，言曰："又杀了一个洋鬼子。"太后曰："前几天枪炮的声音，足够杀尽中国洋人多次了，然而总没有那一回事。"

六月十七日，荣禄昨日入见，问太后若拳民战败，北京为洋人所破，将如何办法。太后引贾谊之言，"建三表，设五饵"云云。所谓三表者，以信谕，以爱谕，以好谕也。所谓五饵者，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乐声以坏其耳，高堂邃宇以坏其腹，隆礼厚爱以坏其心也。太后又述两年前曾请公使夫人来宫游玩，受太后之招待，皆极欢乐。曰："他们虽向着皇帝，不喜欢

我。我有手段教他们意思转过来。”

六月二十日，消息甚恶，天津已为洋兵所得，势将节节进逼，军机无一人敢以此消息奏闻者。端王仗胆入奏曰：“天津已教洋鬼子占了，都是义和团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败。但北京极其坚固，鬼子决不能来。”今晨荣禄上奏，言现已查出，前日外国公使之照会请太后归政者，实系伪造，乃端王命军机章京连文冲所为。故老佛近日对于端王，甚为忿怒，告端王曰：“设洋兵入京，你的头必不保。”老佛知端王心怀不轨，欲乘时取得监国摄政之位，乃明斥之曰：“我一天在世，一天没有你做的。放小心点，再不安分，就赶出宫去，家产充公！像你的行为，真配你的狗名！”以端王名载漪，乃犬旁也。端王狼狈而出，告人曰：“迅雷不及掩耳。”除董军外，荣禄已得各军统领之助，皆知围攻使馆之举，势将停止。荣禄自言所以不借大炮与董军者，因恐伤及宗庙。老佛近送礼物与使馆，系西瓜、酒、蔬果、冰等物，并命庆王前往慰问。人言许景澄秘密与各使通信往来，今日捉得使馆信差一人，搜出电报十二张，送往庄邸，内有三张，系密码，未能译出。观其余数电，如洋人死伤有二百余人，粮食已将罄竭。齐秀成近往太原，闻毓贤上一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其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其后查得，已死。大雨如注。刘〇桥带来御膳房猪肉数斤，予送予妹一碗。傍晚有马兵一队，荷枪过予之门，乃李秉衡之部下，带有炮，将架于禁城之上，以备洋人袭攻。夜间枪炮声甚厉，闻海岱门外有洋人出现。

六月廿一日，天气晴明，予步行至礼王及澜公家。闻裕禄之兵哗溃，四散抢劫，因欠饷数月未发之故，通州张家湾等处皆抢

掠一空。东城门皆闭，北门偶然一开。予仆杨升由京东宝坻县回京，言彼处尚安静。闻李秉衡得一胜仗，将洋人赶至海边。下午，东南方枪炮声复起，闻有教民多人，藏匿日坛，澜公率义和团一大队往搜之。

六月二十七日晨，袁昶、许景澄上第三奏，请杀主持义和团之大臣。昨日李秉衡入见，极力主战。老佛又转其意旨，信任拳民。而袁、许竟敢于此时上奏，其识见虽误，而胆力亦可佩也。李秉衡由汉口而来，现已简为督师大臣，在太后前，毅然自任，必能攻毁使馆，并力言宗庙社稷决不至再受耻辱。今日予至澜公家，端王、李秉衡皆在座，正筹画再攻使馆之事，李主张由翰林院埋地雷以轰毁之。李曾以此策进言于太后，请仿前毁法国教堂之法，用地雷轰之，洋人必然纷乱，即可乘机而克之。老佛阅袁许之奏，言曰："此皆有胆之人。许景澄且不说他。袁昶在戊戌年曾以康有为之阴谋奏予知之，此人甚好。但今不当执其固执之见，扰乱予怀，朝廷自有权衡，岂彼等所能越俎代谋耶？但予亦不罪之。"乃命传旨申饬，勿得再行渎奏，以扰圣衷。

七月初三日，自李秉衡到京，老佛甚为信任。昨日李与刚毅查出前擅改谕旨之人，即将太后寄各省谕旨之中凡"杀"字皆改为"保护"字者，乃袁昶、许景澄二人所为。刚毅告予，太后闻知此事，大怒曰："他们胆敢擅改谕旨，如赵高之所为，应治以车裂之刑！"命传谕立斩之。谕中未言及擅改谕旨之事，因关于朝廷之威信也。但言二人在廷抗争，袒庇外人，遂于今早处决。恩铭曾往观之。袁昶为人极好，予闻其结局如此，为之悽然。若许景澄，则予曾与彼在内阁同事，认识其人，向不重之，其声名亦颇劣。行刑之时，袁神色自若，言曰："予唯望不久重见天

日，消灭僭妄。”盖谓端王专横凶僭，蒙闭太后之聪明也。澜公监刑，怒斥之曰：“汝为奸臣，不许多言！”袁毫无畏惧，仍大言曰：“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人之爱敬。”又转谓许景澄曰：“不久即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澜公欲前击之，行刑者立下其刃。

七月初八日，予与长男大闹。彼偷予银不少，予知而责之。其答言狂悖已极，谓予受国厚恩，今日国事危亟，理应自尽以报国。李秉衡带兵赴前敌以御夷人。李在京，曾奏劾荣禄，老佛留中不发。皇帝对荣禄称其尽职。荣禄答言以二年前之事言之，已亏臣道，永不望邀帝之恩。

七月十一日，老佛命荣禄筹画护送洋人至津，以阻联军之前进。数日之前，予曾闻某人令启秀函致使馆，请各使至总理衙门商议，勿带卫队，盖欲诱其离馆，尽杀之于路中也。启秀自谓得计，但连去数函，各使皆不敢轻身而来。且一面致函邀请，一面又数往攻击。有一洋人半露其体，在崇文门大街逢人叩首，即对于挑脚之夫，亦叩头请其饶命，讨钱数枚，自云不久即须被杀，但从未做坏事。荣禄所用之人将其带归，荣禄不杀而放之，此洋人之所以难平也。

七月十五日，消息不佳，裕禄之兵大败，洋人节节逼近，老佛意欲巡幸热河。荣禄力谏，言即洋兵进城，亦不可离京。澜公不信洋兵能来，闻人言，即讥笑之。但有一事尚好，即洋兵虽入城，亦不致劫杀也。四十年前之事，予尚忆之甚清，其时都城虽破，予仍安居未动，亦无一洋人来予家骚扰者，但得粮食稍难。洋兵驻于城外，不甚入城，予等亦未受其害。

七月十六日，予老同事立山住屋邻于法国教堂，有人言彼挖

一地道，以接济洋人之食物。端王将其拿交刑部，太后并不知之也。尚有徐用仪、联元二人，亦均送刑部监。徐用仪前不赞成立大阿哥，端王深恨之。联元被执之故，则由于某人谓其与袁昶交好也。此三人皆于今晨杀之。徐用仪年纪较予大，今年七十九岁，真可怜。彼虽闻太后不知此事，皆由端王矫擅，亦无怨叹之词。临刑之时，但曰："彼僭妄者，岂能久存？予死于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甚愿也。"二满人之被杀，如为太后所知，必大怒。立山乃荣禄之老友。山西有一刘将官来京，今晨入见，在太后前言：三日内必可将使馆攻克。使馆一破，联军闻之必惊惧而不敢进矣。今正起手猛攻，义和团无用已极，予早言其不能作一事。

七月十八日，洋人愈逼愈近，裕禄之兵在北仓杨村蔡村等地，大败三次，裕禄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杀。李秉衡于十四日到河西，务用尽心力，以收集军队。而张春发、陈泽霖二人均不愿战，李遂仰药以死。荣禄入宫，报此消息于太后，君臣相对而泣，皆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吾国家至于此也。荣禄乃极聪明之人，至此并不表曝己之先见。老佛言，出走不如殉国，并令皇帝亦殉之。荣禄恳请太后听彼之言，留京，下一上谕，将端王等斩首，以正其矫擅之罪，而明朝廷之本心。但太后仍希望拳民之法术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馆。今日召见荣禄八次，召见端王五次，其余军机，皆默然不发一言。

二十日下午五钟，通州陷，洋兵将至京。今日召见军机五次于甯寿宫。老佛将避往张家口。申时，澜公匆匆入宫，不俟通报，呼曰："老佛，洋鬼子来了！"刚毅随至，言有兵一大队，驻扎天坛附近。太后曰："恐怕是我们的回勇，从甘肃来的。"刚毅曰："不是，是外国鬼子。请老佛即刻出走。不然，他们就要来杀

了。”夜半，复召见军机，唯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们到那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无论有什么事，你们三人必要跟随我走。”又谓王文韶曰：“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又谓刚毅、赵舒翘曰：“你们两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王文韶答曰：“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忽若惊醒，谓王曰：“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罢。”两宫究于何时离宫，则予不甚清悉。此时荣禄正极力收集军队，不及入见。

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时即起，只睡一个时辰耳。匆匆装饰，穿一蓝布衣服，如乡间农妇，盖太后先预备者；梳一汉头，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谁料今天到这样地步。”用三辆平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亦无官帽，妃嫔等皆于三点半钟齐集。太后先下一谕，此刻一人不令随行。珍妃向与太后反对者，此时亦随众来集，胆敢进言于太后，谓皇帝应该留京。太后不发一言，立即大声谓太监曰：“把他扔在井里去！”皇帝哀痛已极，跪下恳求。太后怒曰：“起来！这不是讲情的时候，让他就死罢，好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并教那鸨鸟看看，他到羽毛丰满的时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莲英等遂将珍妃推于甯寿宫外之大井中。皇帝悲愤之极，至于战慄。太后曰：“上你的车子，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皇帝穿蓝纱长袍，蓝布裤。老佛又传谕溥伦曰：“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车，教溥倓挂沿。”谓李莲英曰：“我知道你不大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当此危急之时，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又谓车夫曰：“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我们此时先到颐和园。”于是两宫

遂启程，出宫北门即神武门，而去。动身时，宫中妃嫔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万寿。仅有军机大臣三人乘马随行，其余百官皆奉谕往颐和园会集。予邻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见圣驾至德胜门，但人山人海，致城门几拥挤不能行矣。申正，圣驾于辰正至湖，老佛用茶膳少坐，先由庆邸派员前往朝阳门，向倭寇悬止战之旗，后将城门辟开，由倭兵拥挤而入。圣驾幸湖之际，恩铭正在彼值班，两宫蒙尘而至，致无人敢认，果然系老佛否？但一见慈颜，似有不悦之状，立时开辟左门，将车赶进。于用膳之后，即行传谕：凡园中珍宝，悉送往热河。又差一太监回京告知皇后，速即将宫中财物珍宝均埋藏于甯寿宫院中。端王、庆王、那王、肃王皆于颐和园随驾，此外有公贝勒等数人，大员吴汝梅、溥兴二人，各部堂官约十二人，军机章京三人，由马玉昆提督带兵一千护送，往张家口。又有端王所带之虎神营旗兵数百人，乃曾攻使馆而无功者也。荣禄仍极力收集军队。闻予老友军机大臣徐桐自缢而死，全家妇女十八人，亦皆缢死，真忠臣也。此时耳中所闻，皆系悲惨之事。满洲之骄子，今落此可怜之结局。醇王聘妻，将于下月成婚者，亦全家自尽，可哀也。老佛一生，此为第二次避敌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难，蒙尘于外。此次之败，盖由南方诸省不肯同心合力也。端王存排汉之见，最为悖谬。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荣禄之识见，究竟不错，拳民法术，如小孩胡闹，毫无所用。嗟乎！回首往日，盛时难再矣！予妻及家中妇女，执其愚昧之见，欲吞烟自尽，予亦不能阻之，然予无此拙见。外国强盗，虽已在城中抢劫，必不能知予藏金之所在。予虽老毙，将留此不动。恩珠自昨日起，即不知其何往。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景善日记》至此而止，此老人即于是夜，为其长子所杀，其家中妇女均吞烟自尽。

光绪帝朱笔上谕，立端王子大阿哥为继承皇位之人，下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今录于下：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界。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如此伤心之文，为历史所仅见。谕中不独甘心引退，且以其刑明告于众也，而尤不得不谢圣母之恩。夫太后徒以一念之私，遂不惜加害于帝身，以期达其志，亦云忍矣。下奏乃京中都察院上西安行在者，言安海被捉之事，即杀德使男爵克林德之人也，阅之可知京中权贵当日对于拳民排外之感情。且彼等尊重太后之心，敬犹不减，而中国官吏之所谓勇敢，亦可见焉。此折留中未发，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随扈之一官送置于上海报馆者，其奏略曰：日本人所雇侦探，在日军领地当铺之内查得一表，有克林德图记，当铺主

人言此乃满人名安海者所当。此人住内城本店内。侦探名为得洛，本旗营定字第八队之书记，查得此事，即报告于日人。立派人往车站内，以二三人先入内，立院中，问曰："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予即安海。"乃立时拘去。审问之时，安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安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戒指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次日即交于德人，在克林德被杀之地杀之。臣等思此事，理当奏闻：安海为国而死，当邀皇太后、皇上之恻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

庚子拳变始末记

（荣禄致许应骙书）

由外文转译

庚子拳变始末记

拳乱之历史，及其发生之由，当时助乱之人物，均于《景善日记》中详述，可不再赘。以下所录，乃荣禄与其友福建总督许应骙之书，阅之不独可明直隶拳乱发生之源，亦可见荣禄当时之态度及其政见也。书系光绪廿六年者，今录如下。荣禄致许应骙书（由洋文转译）

义和拳者，起自山东某县译音为光县，但山东无光县，只有寿光县，袁太常日记，言拳匪起自曹州府之某县。按曹州所属有单县，或此所指，即单县耶？之十八村中，本名梅花拳。李秉衡任山东巡抚之时，不加禁阻，而许其团练。去年春，兵拳交哄，李将带兵官革除，所执拳民，皆令赦之。当此之时，拳团首领自称明后，其中女子则名为红灯罩。既经李之奖许，其势渐为蔓延，遂至直隶某州。译音为庆州，但直隶无庆州，只有景州，晋州音略近之，不知究系何地。

知县出示，言义和拳乃白莲教之别名，禁止百姓信奉。此知县与法国教会，颇为交好，直督闻之，乃革其职。仆甚以为冤。盖仆及仁和王公督直之时，皆知此人做官甚好也。去年九月底，直隶拳民，竟竖旗大书受玉皇大帝差遣，除灭洋人，劝百姓皆入其团。某地拳民，奉一和尚为首，带领乱民，焚毁教堂，并烧留坝译音教民之居屋。知县出兵弹压，枪毙拳民三四十人，生擒其首领，余皆骇散。观于此事，人当知拳民不畏枪炮之言，实不足信矣。拳民虽有符咒，而官兵捉拿之时，如擒小儿，毫无法术，其虚妄

可知。所擒得之拳民，均即正法。藩司廷雍于此事之肇始，颇有关系。仆闻其十日以前，曾命署中之人信奉拳团。宣化知府入见廷雍，言嘉庆年间上谕，即有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拳等名目之事，曾奉严旨密拿惩办。廷雍言此时情形不同，汝何故牵涉往事？知府言时虽不同，祖宗谕旨，必当遵奉。廷雍无词以对，乃顾而言他。某日西历六月二十一号奉上谕，命收集拳民为团练，奖其义勇，命各省一体照办。仆读之，夜不成寐，数起彷徨，不觉忧喜交集。盖收集百姓之义勇者，编成团练，以为国防之助，用意至善。若果办理得宜，裨益良非浅鲜，然办理不得其人，则贻祸亦至巨也。足下与仆相知有素，必以仆言为然。拳民之起，亦系激于义愤。今日民教互仇，已成不两立之势。谓政府引虎入室，奋起相斗，虽粉骨碎身而不惧，其忠勇之气，固可嘉尚。然观其初起，不敢聚众太盛，以动官兵之剿灭，则亦未尝无畏惧之心也。若欲任拳民以敌外人，实乃大误。故仆之意，但能利用其一时之狂热，以作兵气，至于临阵，则决不足恃也。其所谓法术，亦但可作为虚声，以寒敌胆，若深信其种种可笑之举动，谓真有神奇之术，足以制胜，则愚矣。即使其法术偶有灵验，亦系邪术。足下试观前史，凡有邪术者，其后未有不为谋反叛逆之事者也。顷接电，嘱仆勿忧虑过度，谓拳民在天津大沽，颇获胜利，但仆实不信之，恐系诬妄耳。中国南北人民，性质不同，此乃人所共见者。南方会党林立，群思蠢动，如厝火积薪之上，稍触即发，若一有变故，均将乘之而起矣。况南人大抵嗜博不安本业，无忠愤之气，若以此编成团练，望其御敌，是犹驱群羊与虎斗，将尽膏其吻耳。北方之义和拳，初非以抢劫为志，乃迷信其教，而成为疯狂之状，尚非南方会党之比。北人朴野而愚蛮，南人则圆滑而

奸巧，尤不可恃，足下当深知之。南北情形，既不相同，难执同一之政策之御之也。当甲午年与倭寇开仗之间，南勇闻风奔溃，畏敌如虎，非至今念之而切齿乎？义和拳非经训练之兵，而立志死敌，其义勇之心，敌忾之气，至可惊喜。然观于此，而欲令全国皆成拳民，恃之以灭敌，则大误矣。果执此策，则其结果不问可知。仆所以奉劝足下者，非欲足下背朝廷之谕旨，但不可不思及将来之危险耳，千万慎重。最要者，不可使朝廷之谕旨，为乱民所借口。忧思迫切，辞不达意，尚祈鉴谅为幸。并盼赐复。

都察院奏折，言捉杀一满兵之事。当德使克林德坐于轿中，毫无防卫，而此满兵乃杀之于途中。京中士大夫则奏贺太后，谓国家得此勇敢之人焉。平心论之，此人虽杀人于毫无防卫之时，而其临命之顷，尚能从容就死，亦属可称。然当时士大夫中，尚有二人，乃真勇者，非匹夫之勇，乃道义之勇也。二人非他，即袁昶、许景澄是也。当国家有难，舍身救之，从容就义，视死如归，此固真奉孔子之教义者。中国苟多生此等人数辈，而服行孔教者，皆能若此，则中国前途，其何忧乎？此二人实令吾人钦佩不置。且以其苦劝太后反对拳匪之奏折，录之于后，以表明敬心。二人者，中国人亦皆尊敬之，现摄政王已表章其忠义，令入祀贤良祠。二人服刑后，袁昶子以节略哀告于亲友，今亦择录之。

"不孝等窃念先公立志未伸，遽以身殉，海内有识，莫不心为之痛，不孝等何忍追述。谨撮录稿草所存，五月十九日上庆邸请严惩拳匪说帖，及先后疏陈邪教始末，乞责成荣禄剿抚兼施；又请保全使臣，免攻使馆；又劾酿祸诸大臣徐桐、刚毅等，凡三疏，皆已传布海内者。犹忆六月廿七日，奏劾大臣之疏既上，公

密谓家人曰：‘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于乱民之手，曷若死于司寇。苟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家人环泣。公坦然曰：‘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汝等留京回南，自主可耳。’谆谆以忠义诏不孝等。洎七月二日，下稷，有步军统领衙门弁役来宅，诡言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语门丁云：‘拳匪败事，其请诸大人斡旋乎？’及登车，乃云：‘王大臣皆在提督署。’遂由署送入刑部，家人始知祸作。次晨不孝等方拟入狱省视，中途闻耗折回刑部，则已不及，遣出顺治门，而遂不及见矣。呜呼！痛哉！时拳匪塞路，犹诘公以仇视义和团之故。公叱之曰：‘大臣谋议国事，岂尔等所应问？’闻狱卒言，公与许公在狱中，犹从容索纸笔，手草数十纸，置诸怀袖。后悉为拳匪搜得焚弃，遗疏耶？遗嘱耶？不可知矣。呜呼！痛哉！”

正义直言，反受其祸，从容就义，无所逃刑。若二人者，可谓大勇也矣。求之吾欧，唯古苏格拉底、雪雷克、勃拉雷等同此风烈。此精神乃近世欧洲文明之源，欧人坚毅诚挚之风，以为一切事业之根本者，皆由此精神之所遗传者也。即日本之强盛，亦由其国人有此精神所致。观二人最后之一奏，其至诚恻怛之心，百折不回之气，真宇宙之至文也。许曾为俄德二国钦使，外人皆知其名。其廉洁精忠，虽或不如袁，而大节炳然，足垂不朽，则其他小节，皆不足为累矣。今将三奏录下。第一疏庚子五月二十二日

“奏为密陈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将来巨患，披沥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见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乱京师，连日召见王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稷，深维至计，广谘下问。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纾君父之忧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

设立八卦教、义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项实系白莲教余孽，曾奉仁宗睿皇帝严旨密拿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复陈一摺，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军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刃试其技俩，立时见血伤毙。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乱民，实已明白昭著。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寖然。始而山东士绅，误信左道，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正。近舆论亦渐帖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明请旨饬下东抚办理。旋因东抚办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贻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涞水戕官尚未痛办，遂致匪胆愈张，甚且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民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赀。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禀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谳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

自行报复。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甚至灾及正阳门城楼，拳匪喝禁水会，不准救火。北城乃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饷项亦艰于汇兑给发。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嚣，实贻邻国之耻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余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十五日臣偕许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公使。十六日枢臣启秀等，传懿旨慰问各公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戴圣慈，沦肌入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起见，绝不敢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统帅，意见参差，事权不一，以致互相观望，转误事机。现在历奉严旨，饬令步军统领武卫中军与神机营虎神营，严拿首要各犯，刻即解散胁从，将城内外设立坛棚，尽行拆去等因，钦此。乃官兵观望，拳匪横行如故。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拟十条章程，实止虚文搪塞，何曾实力做到。且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焚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拳匪麇聚京城，现开城外添设无数拳坛，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变。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讨，上安九庙，下靖兆民。专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且剿且抚之法，得以便宜从事，俾一事权。先肃清内城地面，遵旨立即出示，遍谕军民人等，凡遇头扎

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并悬重赏之格，缚献匪首所谓老祖师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均准报名候予奏奖。该大学士忠勇性成，见几明决，为国重臣，应扼要坐镇，不宜过劳细事。尤须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机宜。伏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谋略，内阁学士桂春，忠勇明决，编修王廷相，御史黄桂鋆，皆素有清操，通达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陈夔龙，勇于任事，请旨交大学士荣禄差遣，专办此事，参赞方略。遴派武卫中军得力将弁，挑选劲兵，分为十余队。队长如得力，每队只枪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只准出，不准进。分路搜捕匪徒，务令各空庙废祠根株净尽。官兵有退缩不前者，立即正法。命提督衙门刑部，遴派明干司员多人，分驻各汛段官厅，随将所拿匪徒，略讯口供，禀明统帅，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顽。馀者悉行解散，驱逐出外城之外，递解回籍。事平再行将正法若干匪，造册奏报。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剿。不知只匪首倡乱，馀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潘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口出妖言，面带阴气，此乃假托符咒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破法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七八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拆毁其坛，毫无能避之验。或谓民心因旱饥骤变。臣料京师军民数百万，受朝廷深仁厚泽，实无一谋叛者，叛逆只拳匪首要数人耳。一经擒斩，申国

法，警人心，匪胆即寒，民心亦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厅督同绿营练勇水会，一体归荣禄节制办理，不使稍有掣肘。御营则专宿卫禁城，以防不虞。各办各事。城匪既清，各公使馆蒙天恩保护，感激再生之恩，则续调之洋兵，自可阻其来京。即来，亦可以城匪既清，无庸自行保护折之，令其撤回，我有词矣。总之《周礼》称"治乱国，用重典"，康诰称"用其义刑义杀"，内匪事在必剿，无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招抚之亦必不受命。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祸败不可胜言。与其外兵干预，代行剿办，必至拳匪洋兵，互相斗哄，喋血辇毂之下，转致玉石不分，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办，尚可示以形势，杜彼族之口实，以维持大局，庙社不惊，万民幸甚。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特奉明旨，责成既专，收效乃速，至交涉之艰，亦可审机因应。所有密筹目前急图补救之法，务一事权，以弭巨患缘由。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裁断。谨奏。"第二奏庚子六月中

"奏为密陈内讧外侮，祸乱日亟，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披沥愚忱，仰祈圣鉴事。窃自上月廿四日，德国使臣克林德，途遇枪毙之后，该匪遂攻击各国使馆。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东城一带京官私宅，劫掠殆尽。该匪既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至今，实为罕见。当匪徒初攻使馆时，莫不谓旦夕间便可剪除，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告矣。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累累，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众，自诩能避枪炮之术，而今安在？夫以数万匪徒，攻四百余洋兵所

守之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若云真义和团确能为国宣力，其寻衅焚杀，皆依附其间之伪义和团所为。一类之中，既分真伪，扰乱已极，且既容附入之伪者，无恶不作，则真者亦非善类可知。况历奉严旨，禁止持械寻仇，焚毁劫掠，并令解散出城，该匪竟置若罔闻，横行如故。无论真伪，总之藐视王法，均为冥顽不灵，罪在不赦。愈抚则愈众，愈纵则愈骄。臣等前次奏请专责成大学士荣禄，用且剿且抚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祸乱日亟，愚妄之见，尤不敢不冒死渎陈于圣明之前。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我国家与泰西各国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传教。平日教民倚势鱼肉乡里，以洋教士为护符，地方官或者希图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忿，仇视教民。是皆臣等办理不善，贻害至今，负罪实甚，臣等何敢谓民教相仇，其曲全在于民。特任令自相报复，殊失国体。譬如乡里之间，两家有隙，而子弟童仆，肆行斗狠，毁邻居之室，而杀其阖人，为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邻居之诘问，必不向子弟童仆，而向家主；为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童仆不守约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且泰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传天主教者曰神甫，传耶稣教者曰牧师。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

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猕剿为快，无论势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衔命而出者乎？若各国以我杀其使臣，而不胜忿忿，先杀我使臣以偿之，是直易刃而自杀其使臣也。朝廷方赐各使馆蔬果米麦，以示怀柔，该匪乃倚骄将为护符，肆行攻击，外人转疑朝廷阳款阴袒，谓非纵令恣意凌辱，其谁信之？夫使馆无恙，将来与各国复归于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上厚恩，自当激发天良，剖言祸之肇自拳匪，猝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释其本国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转圜较易。若使馆尽毁，使臣尽戮，则我皇太后皇上此时怀柔之恩，外人乌从而知之，欲释于各国，虽百喙亦无从解免。今各国纷纷调兵，以代剿匪为词，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请保全使馆，为将来转圜地步。一面严旨切责董福祥，饬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不许重至东交民巷，比昵匪徒，向各使馆攻击，违者即行正法。使兵匪相离，匪势较弱，则剿除亦较易。一面仍请责成大学士荣禄，克期将拳匪一律驱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图剿洗，永杜后患。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

第三奏庚子六月二十七日

“奏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旨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捻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三四省，窃据三四载。

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漠视义为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何从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载覆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中之易与者，一震威稜，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拳”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官长，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

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为甚。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分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来京避难之人，佥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属并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谎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何等束身自爱，仰答高厚鸿慈。乃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屡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愦愦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我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欲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间，刚毅赵舒

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罔。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复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弥剿？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盖一诘责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日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愦愦，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间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廷臣佥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朝数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起初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使去岁毓贤能力剿该匪，断不至蔓延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至阑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裕禄、董福祥、毓贤，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朝廷本意。

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当庚子年太后迷信拳匪之失，大臣上奏争之者，不独袁昶许、景澄，在外尚有两江总督刘坤一。见太后所行，自招灭亡之政策，极为焦虑，发电力阻。又八百里加紧上一封奏，请太后立罢攻击使馆之兵。太后朱批，含糊其辞，无所决断。盖太后当时实无一定之宗旨，既欲报外人之仇，又恐招将来之祸，忽彼忽此，反复迷离。凡阅《景善日记》者，可知太后心中两端交战，转变无定之象。太后既得刘坤一之奏，批答后，仍继续围攻使馆月余。刘坤一之忠诚，不减荣禄，太后亦深知而不疑。其坚毅之操，老练之识，不愧古大臣风度，夙为太后之所倚信。然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醒太后迷信拳匪之梦也。直至大沽炮台，为联军所破，太后之意始转。然事已大坏，不得不仓皇出走矣。大势已去，太后乃以文书通告各国，又送水果蔬菜与被围之使臣，以为转圜之地，其后太后即执此为善意之证。其实太后当时至为窘苦，心中迷惑，已入黑暗之境。其希冀端王拳匪杀尽洋人之心，终不绝望也。中国人以君主无过失为事君之敬，孔子之教，孝亲敬祖，皆推极于忠君。士大夫以此为立身之大节，而朝廷即持之以为安。刘坤一等之奏，即可表明此心理，阅之殊有趣味，且甚重要也。朝廷举措之昏迷，奏中不言，但责诸臣不能仰体太后之意，且称朝廷之仁智。其奏曰：“窃查此次战事，由于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烧杀，致酿大患。各国亦以保护商民教士为词，调舰增兵，合而谋我。军事既起，各省自宜力筹战守，臣等已将防务严密筹备。倘彼族前来侵犯，即当奋力抵拒，不敢稍涉

疏虞。窃维中朝宽大，圣泽如天，怀柔远人，无不仁至义尽。目前办法，总须将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即并行不悖之德意，切实宣谕，庶匪徒不敢借端滋扰，为害地方。臣等于战事初起之时，即行出示晓谕，务各相安，不必妄生疑虑。并接出洋华人电禀，请保护各国洋人，以免报复。情词极为迫切。臣等遂乘各领事等来商保护商教之时，曾饬江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定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各国如不侵犯，我当照常保护。经各领事电商外部，臣等亦电致各使臣，向各国切实声明。德因戕杀使臣，颇持异议。嗣因各国牵制，遂亦帖然就范。恭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谕旨，现在各使臣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并饬臣等各尽职守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六月初三日寄谕各使臣，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各国使馆，惟力是视，各该大臣等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等因，是朝廷于天津开仗之洋人，则严加惩创，于未与战事之洋官商教，则曲为保全。威德并施，昭如日月。臣等屡次奏请保护各使臣，亦以圣虑之所重，时局之所系，首在此举，不容稍缓。迭准出使大臣杨儒等来电，总以保全使臣暨在省之各洋人为第一要义。拟恳天恩饬下在京得力各军，保护各国使臣，正所以自保使臣。并请饬令各省督抚保护在华洋人，正所以保在洋华民。不胜急迫之至。”上谕：“军机大臣等。刘坤一等奏相机审势，妥筹办法一折。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复屡次明降谕旨，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责，与该督抚等意见正复相同。现幸各国使臣除克林德外，余俱平安无恙。日前并赐各使馆蔬果食物，以示体恤。如各国恃其兵力，进犯各省，自应保守疆土，竭力抵御。即使目前相安无事，亦必严密筹备，以防意外

之变，惟总不欲兵衅自我而开。一面将坦怀相与之意，宣示各国使馆，共筹补救之方，以维大局。不得轻信浮言，致多龃龉，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降此谕之前数日，即西历七月一号，太后自草一诏，详述时局破坏之由，以解列强之心。最有味者，前此十日，太后尚悬赏购京中洋人之头，且谕令毓贤杀尽山西之洋人，而毓贤即遵旨实行也。太后读古书，谓洋人易生内讧，必自相猜忌，以致分裂。故谕各驻使云：“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合。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益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

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该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谓如不允，便当于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又以电致各国元首，盖徇军机大臣之请，以为此乘时取胜之举，欲列强猜忌离异也。实则此等外交之手段，有同儿戏，毫不知世界之大势。且此等书函，依体制固应由庆王及总理衙门照会使馆者也。大沽天津，既已失守，联军指日入都，太后畏惧狐疑，故有此等电报，及致各国驻使之训条。列强当时以使馆在中国掌握，其与中国之外交，不能无所顾忌。太后知之甚悉，欲利用之，预为后日地步。但宫庭蒙蔽，始终不绝拳匪大胜之希望，盼使馆之速下。其所攻击之使馆，即其所言小心以保护之者也。吾于此略言他事，凡研究中国近事史者，莫不欲据往事以测将来。当知中国人建言于朝者，或主战，或主和，其人无分满汉，亦无论智愚勇怯，莫不怨恨西人，兼及西人所为之事。此种心理，士大夫与拳匪实无所异。但拳匪之思想，则简单

而虚夸，士大夫则较为文雅而已。政府大僚，如刘坤一荣禄等亦然。其与外人交好者，非其本心，乃暂时不得已之行耳。然观其关系外交表面之文告，及其情形，并吾人与某某大官私交之挚厚，则又令人疑惑而莫测其真。且此种怨恨之意，既久且深，其原因究从何而起，系西人所自招耶？抑华人之过耶？此吾人所当深思而详究之者也。苟考究近五十年来中国大官之奏牍，即可知对于西人不睦之意，时时存在而不除。其中亦有不尽然者，如袁昶等，则颇重视西人，然亦非出于中心之诚也。西人历久经练，尚不能悉中国之内情，且易受欺，此皆足使中国人轻视，且堕其诱惑之术，吾能言未来之拳乱，必由中国大官挑拨，一如庚子年，或尚不如当时之明白赞成耳。中国人仇视西人之心，无可解释。吾人私意推测，或如阿非辛之得麦曲耳司，外观似惧地缅之礼拜仪节，其实则恐扰乱彼等之生活也。以下所录，乃太后致英俄日本各君主之电报。

电命出使俄国大臣杨儒呈递国书。其文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贵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之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盟府。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乱

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电命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呈递国书。其文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洽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势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盼之至。”

电命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盛铎呈递国书。其文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相依唇齿，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竟尔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同洲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皆由皇帝出名，以上电报，皆明载国史中，乃太后之意也。若其他关于拳乱一切上谕，则不见于国史。吾欧外交家及官吏之无识者，每重视中国记述，以为实录，观此可以恍然悟矣。此等以意为详略之事，乃中国古史所常有者。其记载不以实，已习为固然矣。观以上电文，可见中国外交之浅陋。此等政策，西人莫明其所以然，则以为东方之人，深心难以测度。以此电文，证当日政治之情形，实出人意料之外。然中国此等浅陋可笑之政策，乃常使欧洲神妙奇诡之外交家，为所颠倒，实屡见之事也。中国之主持外交者，有如童稚，欧人与之交涉，常不得其要领，不知所以为计。既得其情，未尝不自笑向者之愚，乃以神妙奇诡之策，测彼童稚也。或犹未悟，视中国之外交，为有莫大之神秘，则谓其合马奇非立、太立兰德、梅特涅三人为一身，亦未尝不可也。为英国之利益计，观于十年以来中国之大事，则吾英之外交政策，必须改变，而领事为最。然英公使之以改变政策请于恩多衙者，已非一人，无如其不信何耳。

《景善日记》述两宫仓皇出京之情形，已详细无遗。其出京之日，即西历八月十五号天未明时也。军机大臣王文韶随驾西行，以书与其浙江友人，述路中情形。此书曾载上海某报中，阅之可与《景善日记》相印证，所记颇有趣味。王文韶于八月十八号，追及乘舆于怀来。其前三日，两宫已备尝途中之困苦矣。十五号，两宫行至贯市，离京七十里，宿一回回教堂中。此地有一向光峪，为回回商务聚集之所，平日北行商队，于此取给驼马。太后在此，所食为粗麦粉粟粥疏菜等。又备骡车，以为翌日旅行之需。护送兵队，皆在后行。奉命如有联军追及，不言太后行踪，盖太后系微服以出也。于路备受苦难，伤心已极。下车时，凡避

难者及村居之民，皆环绕问讯。有当时目击之人云："曾闻皇帝言曰：'所以使余等至此者，皆拳匪之赐。'"太后闻之，命帝勿言。盖太后虽在极危之中，仍示镇定也。翌日，知州觅得一蓝轿，进与太后，稍舒旅行之苦。日中在居庸关暂歇，总管太监李莲英在村居中，寻得茶少许，奉与太后饮之。行九十里，宿岔道口。其地当长城之后，甚为荒凉，毫无供给。太后睡一砖炕，并无被褥。次日由岔道启身，往怀来。行五十里，极苦。有都中官员会于此，共车十七辆，加以两宫之骡轿。是时两宫出走之信，已遍传于外。太后梳汉头，衣平民之衣，遂有疑为假冒两宫以惑众者，谣言蜂起。怀来县知县吴永，湖州人。其先未得报告，忽闻太后至，不及衣官服，即便服跪接之。市民环视者极众。县官欲驱散，太后不许。曰："观此朴实之乡民，余心甚为欣悦。"县官进膳，有燕窝鱼翅。太后出行三日，饮食皆粗粝，至是乃稍具珍馐也。又备衣物进御，太后奖之。在怀来休息一日，王文韶来，太后极喜。殷殷垂问路中之困苦，分燕窝汤赏之。曰："汝三日内所受之苦难，必与余同也。"又责皇帝："此老臣远道跋涉而至，足见忠爱之心，何不以温言慰劳之？"命庆王回京与联军议和。庆王知此事极难，不得已而奉命。行时，太后召见甚久，曰："知汝能肩此重任。先年英法联军入都，和议乃恭王所定，可追思其事也。"以下系王文韶所记。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皇上均坐车出京。行至贯市地方，始由向光峪驼行孝敬驼轿三乘。皇上与伦贝子同坐一乘。至怀来县，二尹备大轿一乘，宣化县又备轿四顶，两宫皇后大阿哥始均有轿子。两宫均是便衣，太后穿蓝夏布衫，亦不梳头。皇上穿黑纱长衫，黑布战裙一条。铺盖行李，一概未带。出京三日，均睡火炕，无被无褥、无替换衣服，亦无饭

吃，以小米粥充饥。至怀来宣化，始由地方官络绎进奉，稍觉舒服。此次妃嫔及宫女等，均未带出，太监亦不多。诸王贝勒等随行者亦不多，其余一概未来。礼王、荣相、启秀等人，亦尚未来。所有随行者，不过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溥贝子及公爷几位而已。堂官有刚赵吴王溥兴五人，各部院司员共十一二人，满小军机二人，汉小军机一人，神机虎神营八旗练军约千余人，马玉昆保驾，及各营官弁兵丁约千余名。各兵到一处，空一处。因铺户均已闭户逃走，实在无处买物，亦无怪其然耳。先是七月十一二日，裕帅由北仓兵败，退扎杨村，又退至蔡村，裕帅用手枪自尽。李鉴帅十四日抵河西务，所统张春发、陈泽霖两军，不战自溃，鉴帅亦服毒自尽，洋兵进逼通州。十六日，即有西巡之旨。因车辆不齐，迟迟未行。至十九晚，城外大炮隆隆不绝。二十早，我所居喜雀胡同一带炮声渐近，炮子如雨。下午炮声尤甚，忽传天安门及西长安门失守，然不能得真消息。我在内值宿未归，禁门已严扃，不能出入。至二十一早七钟，我坐小轿进城，始知两宫已黎明出城矣。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两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均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刚赵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是日我进城内，因后门东华门均关闭，不能回宅，并知两宫出德胜门，我遂于巳刻冲出后门，至云鹫庵中小憩。庵在安定德胜门之间，庵中和尚亦急极，缘洋兵进城，逢庙必烧，以庙中皆设义和拳

也。其时安定门至德胜门城上，均有洋兵教民来往放枪，街上亦有洋兵。据闻洋兵进城，只杀溃兵，居民铺户，并不惊动。和尚万不肯留，不得已，暂避隔壁韩姓家。韩系旗人，充内务府役。车夫轿夫，各自逃命。至下午，闻西直门尚开，可以行走，遂将车马一切物件，一概丢在韩姓家，只带银钱，并随身衣服，候至天黑，随众出城。由德胜门十三海一带行走，近戛戛胡同，天复下雨，乃至景宅借住一宿。其时城内枪炮之声已停，但见后门外满天火光，通宵不绝。至寅初，探知西直门已开，洋兵未来，华兵已逃，无人盘问，逃难之人不少。我本拟坐车出城，沿途有兵勇抢车抢牲口，以致车马等令刘弁等押出城外，几被抢去。我与次子均步行出西直门，至大桥外，始坐轿车，次日骑驴，所带仅存五六人，均步行跑至海甸。饭铺已闭，勉强一饭　饭后即行。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行八里至怀来。始知两宫先于二十二日到此，驻跸一日。故此赶到之后，即见面。二十五日起，即随驾同行，五十里至河城住。二十六日行四十里，至鸡鸣驿住。二十七日行六十里，至宣化府城住。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日休息。拟初一日启跸往山西大同府，至山西省城，大约须中秋后也。此次出京，危险已极，沿途居民铺户，均被溃兵以随驾为名，其时驾尚未出，纷纷西行抢劫，室室皆空。及圣驾驻跸之时，万骑千乘，强买强取，更不堪寓目。迨圣驾既过之后，靡有孑遗矣。以上为王文韶之信，系七月二十九在宣化县所发。

两宫由怀来往宣化府，路中行三日，在宣化休息四日，预备往山西太原，沙河镇之都统，送绿轿一乘，由是行仗乃渐备。太后精神仍不稍减，事事皆欲亲睹。行至鸡鸣驿，旁近有一山，山

顶有庙，圣祖巡幸至此，曾作诗刻石于庙中。太后欲往视之，群臣力阻始罢。宣化地方颇不靖，然太后在此则甚安舒。盖地方官程本译音办差甚好也。接庆王回都后第一电，述悲惨之情形。八月二十五号，由宣化动身，扈从稍多。宿一军台，名愁卫，译音供给缺少不备，足徵其地之荒凉。台官已逃，官署亦焚，只馀小屋二间，地既潮湿，且有臭味。食物甚难得，唯有粗粉饽饽而已。太后住一小屋，其馀一屋，则皇帝及皇后居之，从官皆露坐院中。且多蚊，太后通宵不寐，语从者曰：不料竟至于此，诚可愧痛。唐元宗遭安史之乱，亦蒙尘于外，目视其宠妃之死而不能救，余今所处，殆尤过之。其时又闻联军入官，掠取财宝，太后甚为躁怒，从者皆懔懔。八月二十七号，入山西境，宿天镇县。县官乃一满人，闻京师及奉天被洋兵占据，遂殉节。城中无主，地方大乱。太后之膳，为一狱官所进。既而岑春煊来，岑颇有胆识，见其来，众心乃安。岑进呈鸡蛋及荷包带子等，太后大悦。八月三十号，到大同府，驻跸都统署内，凡四日，供张甚盛，异于前此之荒寒矣。九月四号，行三十五里，至台越镇，译音住屋又甚潮湿。食物亦缺，但太后兴致尚佳。六号过雁门关，太后命暂停，言曰："观此风景，不禁思及热河。"又谓皇帝曰："他且勿论，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亦颇乐也。"皇帝答曰："人心当快乐时，自然如此。"岑春煊于此时进黄花一束，太后甚乐，赐岑奶茶一杯。七号至原平，寻觅驻跸之所，仅得泥屋一处，且停空棺数具。岑先往观，回奏请训，且祈赦罪。太后霁容答曰："棺木如能移则移之，若不在正室之内，亦无妨碍。"其后将棺木移出，又多派从人以护太后之居。九月八号，忻州地方官进呈黄轿三乘，至是始符仪制矣。至太原，驻跸抚署。时巡抚为毓贤，太后至时，在城外

陛接。太后命毓贤近前，谕曰："去岁汝请训时，力言义和团之可靠，可惜你错了，今北京已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内，已无洋人，人皆称汝之能，余亦知之。现洋人报仇，索汝甚亟，余或将革汝之职，如李秉衡，但汝不必因此伤感，此举不过遮外人之目而已，为国家计，不得不出于此。余等仍冀中国有强盛之日也。"毓贤九叩首答曰："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义和拳之败，乃由彼等不遵纪律，扰乱治安，虽不奉洋教者，亦杀掠之。"凡此问答之语，旁观者有数人听之甚悉。中一人遂记其语，函寄上海。毓贤语毕，太后遂命轿夫前进。后数日，太后遂降赐罪之上谕，将毓贤及其他主张拳匪之首领皆革职。降谕之前，太后曾往视毓贤杀洋人之处，细问毓贤以此事之始末。太后听时，大阿哥在院中，上下跳舞，手执大刀，此刀为毓贤所送，即其用以残杀教民者也。观于此，可以知太后报复之初心矣。驻太原时，太后又召见毓贤一次。谕之曰："现在棺木价也贵了。"意盖讽其自杀，以免后祸也。太后以毓贤杀尽山西洋人，须定死罪以谢之，又以其在山西声名甚好，百姓颇誉之，故示意令其自尽也。太后在太原，见供给甚美备，深为欣悦。而尤喜其金银器皿，此等器皿，盖一千七百七十五年所备，以为乾隆皇帝往五台山进香之用者。今太后来，遂取出磨光以进。太后见之，喜曰："我们在北京，没有这样东西。"时，荣禄由京赶至太原，太后甚喜。荣禄奏述直隶沿路之情况，拳匪杀掠之惨，地方大受其害。荣禄未至之先，曾上一奏，足显其向来之性质，既非诸谄媚者之所道，亦异于书生柔弱者之言。今录之于下。

其奏略曰："七月二十一日晨，奴才入宫，始知皇太后皇上

业已出巡。又晤户部尚书崇绮，同拟追随车驾。其时东北城门均已关闭，绕道而出。奴才思此时要务，首在收集军队。但数晤宋庆董福祥，知吾兵连次大败，受创深重，若无大队援兵，决难再战。且兵心已馁，见敌即溃。奴才乃同崇绮至保定，住于莲花书院，终夜筹商挽救之策。崇绮忧痛之极，次晨即悬梁自尽而死。身畔有遗摺一封，与奴才信一函，绝命诗数首。奴才谨将其遗摺代呈御览。崇绮以身殉国，当为我皇太后皇上所深悯。其平日操守廉洁，自恨无力挽回国运。当举朝尊信拳匪妖术之时，崇绮深轻视之，谓不值智者一笑。在此危急颠沛之秋，奴才失此良友，深痛于心。奴才身统北洋军队，一息尚存，唯有竭尽心力，勉负重责。现正料理崇绮身后之事，谨具摺述其殉节时之情形，想皇太后皇上阅之，自必优予赐恤，以慰忠魂。奴才随后当即奔赴太原行在，期竭绵力，并请无力斡旋之罪。”

太后批摺，极称崇绮大阿哥之师，同治皇后之父，忠诚廉洁，恤典甚优。荣禄沿路赶行，至直隶边界，其妻忽病，遂死。至太原，太后升其妾刘氏为福晋。此人始终在宫中，大有势力。太后问荣禄后来之事，应如何办理，荣禄仍执其向来慎拙之言，答曰：“只有一条路，必须杀端王及其他助义和拳之王公大臣，再则必须回京。”当时有一事，乃一满洲大员所说，此人与宫廷甚密迩者也。言荣禄到太原，皇帝差一人立召荣禄入见。谕之曰：“我很喜欢，你到底来了。我望你赶快杀端王，不可延缓。”荣禄答曰：“太后没有旨意，奴才怎敢为之。皇上独断下上谕的时候，现在业已过了。”荣禄此言，盖暗指一八九八年九月即光绪二十四年，皇帝下谕立刻杀荣禄之事。荣禄之地位极险，因彼颇有胆识，其举动异于常人，遂有无数之仇敌，不独为维新党人之所恨，亦复政党人所不

悦也。幸太后重任之，乃免于难。且荣禄亦不能如崇绮之廉洁。有陈泽霖者，侵吞军需巨款，荣禄曾言此款可以追出。及至太原，乃奏称此款为联军所掠取。而言官则言荣禄所以为其弥缝者，实得四万金，上等燕窝二十磅，丝绸四箱，由一军官叶某者过付。摺上留中，此太后之老法也。荣禄做生日时，及其妻开吊时，百官送重礼者甚多，遂动总管李莲英之忌。李莲英之财物，为联军所掠取，乃设法以思恢复其旧。在太原时，百官云集，钻谋者奔走其门。凡曾随驾受苦之员，皆望得殊赏，因之争论大起。此等曾受惊苦之人，皆以为他员乃随后始至者，不能与之比功，而各省之求差使者，更无论矣。太后在太原，召见群臣时，所问答，及军机会议，皆讨论应否回京，及在南方或中央或陕西迁都之问题。张之洞曾上一奏，请迁都于湖北之当阳。言其地处中央，形势极佳。又言其地名亦好，可为重兴之兆。盖天子恒南面也。而朝中之忌张者，则谓张此言乃欲皇帝重执朝政耳。此时荣禄为太后所倚重，彼力请回京，鹿传霖、王文韶二人亦附和之。其后太后之决意回銮者，乃荣禄之力也。太后在太原时，关于此大事之争，继续不断。至西历九月底，忽闻联军欲派一师，以报山西杀教士之仇。太后遂决意往西安府，以彼处较安稳也。中国人最顾全体面，既已西行，乃下一谕如下：

"谕朕恭奉慈舆，驻跸太原，将近两旬。该省适值荒歉，千乘万骑，供亿维艰，食用皆昂，民生滋累。每一念及，恝然难安。且省城电报不通，京外往来要件，辗转每多延误。不得已谨择于闰八月初八日启跸，西幸长安"云云。

九月三十号，两宫自太原启銮往陕西。沿路供张完美，非如前此仓皇困苦之情形矣。路中闻刚毅死耗，太后甚惜之。此人即

拳匪首领，赞助复政者之最顽固暴乱者也。刚毅在候马地方得病，三日即死。都察院副都御史何乃莹留后看护之。死后太后优待其子，其子亦随扈至西安，太后时与之谈其父之忠心。驾至西安，驻于督署。此署盖备陕甘总督巡视到陕驻节之所，后又迁于抚署。两署皆备行在之用，墙壁涂以红色，其外围以栅栏，栏外即侍卫守护之处，各部九卿均草创设之。然行在一切布置，则悉如北京之旧。行宫之正殿，空而不用。旁殿则备为召见人员守候之处。正殿后有一房，其门以六版为之，仅开二扇。由外可见其中之宝座。室中皆用黄缎装饰之。朝廷典礼，在此举行。其左又有一屋，则为每日召见臣工之处。再后即太后坐起及卧室。皇帝皇后居一小房，通于太后卧室。西偏另有小房三间，大阿哥住之。李总管则住太后之东偏一室。行在诸事草创，非如在京时之阔大，度支亦拮据。各省进贡之物品及金银，太后皆保存之。抚台岑管理行在之财政，免其滥费。太后每日膳费二百两，比之在京时，此数不过十分之一。一日太后与岑言及此事，曰现在我们俭省多了。岑答曰，此数仍可节省，以裕国用。太后之菜单，由太监执掌之，每日选择一百种。时南方所贡之燕窝等贵品甚多，太后大赏之。鸡鸭鱼肉等，皆为之减味矣。惟皇帝则仍如在路时之食菜蔬。太后下谕，每饭只准六肴，不得过多。太后喜食牛奶，在西安养六牛于行在附近，每月以二百金喂养之。太后身体甚佳，惟消化不良。太后谓为转换天气，及在路中劳苦之故。有时不能安睡，则按摩之，有太监数人，精于此术。居行在仍令演剧，如在京时。但甚关心于和议之情形，命有电报至，即刻进呈御览。闻有人奏请颐和园，大为忧愤。后一孙姓太监来，言宝座被掷于湖内，外兵画淫秽之画于太后之卧室，愈震怒。此孙太监，

乃留京看守者也。及闻和议告成，登于九月七号之记录，太后心始安。条约既定，太后乃下谕定期西历九月回銮。此谕乃一千九百零一年之六月，即光绪二十七年，以皇帝名义所下者也。今录于下。

"上年七月以来，仓卒播迁，朕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暂驻关中，瞬将经岁，睠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亟欲即日回銮。惟现在时令已交仲夏，天气炎热，圣母高年，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万难于溽暑之际，跋涉长途，自应俟节候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舆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著各该衙门先期敬谨预备，将此通谕一体咸知，俾慰天下臣民之望。"

有纲公者，亦助拳匪之首领。庄王之幼弟也。带家眷随驾至西安，太后知其必求恩免死，乃不见之。此人全家遂流落于西安，随驾之官，无一人助之者，其后在一小衙门当差以自活。其妻青年貌美，卖之为奴。太后此时深悔前信拳匪之愚，助拳诸首领，或杀或自尽。太后尝曰："这些王公大臣，都是在先夸口之人，因他们是朝廷亲属，我听他们的话，说洋人万不能胜中国，我们真是大错。他们愚暗，险些亡国。我所可惜的，只赵舒翘一人。"太后由京往西安，及由西安回銮，见沿路农民贫苦之状，甚为悯念，特发银以赈之，其数甚巨。并告皇帝曰："前在宫中，不知小民之苦也。"在西安时，皇帝时或参预国事，较在京时稍为自由，此戊戌之后所无者。但太后虽与皇帝谈论国事，或问帝之意见如何，而帝仍不敢自伸其意。且帝之性情颇不定，故朝中大臣亦愿禀承太后以定国事。惟有一要事，太后从帝之

请，即以帝师傅孙家鼐入军机也。此人当一千九百年，即光绪二十六年，立大阿哥时，曾辞职。盖孙意以为此举，实无异于废立也。后当拳乱，孙仍留居于京。家中被掠，幸荣禄救之，否则其命亦不保。同时鹿传霖亦入军机。当围攻使馆之初，鹿为江苏巡抚，带三千人北上勤王。尚未至京。闻洋兵已破城，乃解散军队，至其家乡住数日，即往太原。太后召见甚喜，由是遂入军机，直至于死，未出军机处也。此人之性情，亦与中国其他大员同。对于国事之意见，始终如一，毫不改变，拳乱后与拳乱前无异也。鹿在江苏巡抚任内，带兵北上，此事亦甚有味。可见中国各省疆吏有自由行动之权，可谓之半独立国。凡疆吏有强毅意志者，皆可独断而行之。当两江两广两湖之总督，亦胆敢违太后旨意，定东南互保之约。但彼等之属员，亦可行其己意，凡其意以为正者，即可行之。其时有一官进贡往西安，回苏州后，写信与京中友人，详述行在之情形。其言甚为可靠，余择而录之，盖多官书所不及也。

进贡委员与友书由洋文转译

“太后仍独揽大权，无论巨细，躬自裁夺。最信任者，为荣禄鹿传霖。岑抚现已失势。朝议颇主回銮。予见太后精力强健，虽寿已六十有四，而望去不过如四十许人。皇帝貌甚郁郁，近日稍好。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出外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毡帽，内穿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戏子流氓熟识，颇工马术，亦善音乐。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种种怪状劣迹，有时为太后听闻，则重加鞭责。近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因此吃亏不小。常同李莲英在外浪游。予友高某曾论之曰：

'彼以候补皇帝之资格，恐不久成为废太子矣。'此语甚为绝妙，且极确实。彼从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今述一事：十月十八日，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馀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既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皆封之。人人均知系太监之力也。其后内务府大臣继禄，又求总管太监李莲英，请太后降谕，重令各戏园开演。其所出之告示，言现已得雪，大有丰年之兆，戏院准予重开。太后万寿之前数日，岑抚提议欲举行庆典，仍照往例进呈贡物。溥倘反对，言国势危急至此，宗庙陵寝，皆在外兵之手，老佛何心更做万寿。乃寝其议。岑抚虽有强项之名，大言不惧，其实与李莲英甚为联络。有人言其近与奏事处之太监结为盟兄弟，因此之故，乃得尚书，赏在紫禁城内乘坐肩舆也。董福祥已回甘肃，其部下之兵，归谭提督统带。此人在回匪扰乱之时，曾著有战功者。老佛希望战胜洋人之心，似仍未绝。夏震武上奏，保荐一蛮子，请太后重加任用，谓如不能战胜联军，愿以全家作保云云。"

中国官吏无联合之力，少任事之勇，缺爱国之心。虽事机危迫之时，恒畏缩不能振奋。然其历来相传之教义，亦有一特长可述者，即彼等一闻朝廷赐之死罪，皆安然受之，而从容就死也。辛丑议和，以处置拳党首领为一条件。观于诸人死时之情形，亦

可证之，足见中国人特殊之性情。中国政府之能长久坚固，而不易动摇者，赖此义以维系之。盖由于孔教忠君之大义也。议和时，各国请戮拳党首领及助拳匪之人，太后先本不愿许之盖太后当时亦赞成此事者也。其后与大臣商议，知此条不许，则和平无望。不得已，于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即光绪二十七年，下谕定数人之罪，此数人太后谓为倡首排外之人。其谕乃荣禄所草。吾等皆知太后实主持其事今因欲保自己之平安，而赐诸人之死，读此谕者，不能不有所感触也。然太后仍不欲尽许列强所要求，欲救端王、澜公、赵舒翘三人之命。其谕如下。

谕："京师自五月以来，拳匪倡乱，开衅友邦。现经奕劻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在京议和，大纲草约业已画押。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围弄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前经两降谕旨，尚觉法轻情重，不足蔽辜。应再分别等差，加以惩处。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著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著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

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东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著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堃监视行刑。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袒庇拳匪，酿成巨祸，并曾出违约告示，本应置之重典，惟现已病故，著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卤莽，虽围攻使馆，系由该革王等指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著即行革职。降调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于载勋擅出违约告示，曾经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争，究难辞咎。著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革职留任刑部尚书赵舒翘，平日尚无娇视外交之意，前查办拳匪，亦无庇纵之词，惟究属草率贻误，著加恩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两人，均著先行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鸿藻，均已殉难身故。惟贻人口实，均著革职，并将恤典撤销。经此次降旨以后，凡我友邦，当共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朕惩办祸首诸人，并无轻纵，即天下臣民，亦晓然于此案之关系重大也。”此谕既下，列强之心，仍未满足，尤谓端王、澜公二人，处置不当。一礼拜后，太后遂又下一谕，定二人以监禁候决之罪。其后减为发往新疆，永不赦回。刚毅已死，则定以开棺戮尸之罪。此等刑法，中国人视为最重者。赵舒翘、英年二人，则赐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及徐桐之一子，则于京中处决。其后又许列强之请，赏复五人原官。此五人乃当拳乱时上摺谏阻者也。观谕中之语，显出于不得已。因欲改正前事，遂不得不推诿于他端。故此谕如下。

谕：“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

迭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该部知道。”

赵舒翘者，本军机大臣，而为太后之所爱重者也。此人太后始终欲保全之。先仅定以永远监禁之罪，禁之于陕西臬署监狱，家属可以入监探视。监禁之前一日，太后对人曰：“我不信赵舒翘亦主张拳匪，惟贻误国事，匿不上闻，乃彼之罪耳。”有人将太后此语报告于赵，赵闻之极喜，以为可以免死。后数日，传言列强必欲定赵死罪而后甘心。西安城中人大为震动，盖西安乃赵之本乡也。城中绅士联合三百人上书军机处，请赦赵之死，军机不敢上闻，刑部尚书仅批于书尾，代为不平而已。新年元旦，传言更盛。太后召见军机，自六时至十一时，不能决。城中鼓楼一带拥挤多人，齐呼如赵就刑，必抢法场。军机诸人恐有小乱，遂求太后下谕，赐赵自尽。太后允其请。次日午末一钟，下谕，定下午五时复命。巡抚岑往监狱宣谕，赵听毕，问曰：“可没有别的旨意吗？”岑答曰：“没有。”赵曰：“一定有的。”此时赵之夫人插言曰：“没有指望了，我们一块死罢。”遂与以毒药，赵只取少许吞之。至三钟，毫无动静，精神如常，纵谈身后诸事，与其家人商议，丧事如何办理。赵深以死后高年之母无人侍奉为念。其旁拥挤多人，皆其朋友及同僚。岑抚先不许人看视，其后亦许之，来者甚众。赵对众人曰：“我到如此地步，皆受刚毅之累。”岑抚见其声音雄壮清

晰，毫无死状，遂命从人给以鸦片。赵服鸦片后，至五钟，仍无大效。岑又命服以砒霜。赵服后，滚地呻吟，以手捶胸，久之痛极，请命人摩擦其胸。赵体质极强，心志坚定，仍望救旨之下。至夜十一钟，仍无影响。岑抚甚为焦灼，盖恐太后问及何以延迟之故也。岑曰："五点钟我要复命，此人不肯死，怎样办法。"其从人请用厚纸浸烧酒中，塞其喉管，即致闷死。岑遂照办。凡易五纸始气绝。赵始终不信太后竟允其死，故不肯多食鸦片，宁忍痛迟延以待赦旨也。其次庄王之死。庄王带二妾及其子往山西南方蒲州，在一官署居住，以候太后谕旨。钦差葛宝华奉命捧旨而往，到时为一日之晨，地方官放炮迎之。庄王闻炮声，甚恶之，心知其为凶信。谓从人曰："这个时候放炮做什么？"从人答曰："到了一位钦差大人。"庄王又问曰："他是为我来的么？"从人答曰："不是的，从这里过，到别处办事。"钦差既进，庄王问以朝中之事，葛漫应之。略谈数语，葛退出。察看房屋，见后有一古庙，遂择一空房，为其自尽之处。在屋顶椽上，系一丝绳，料理妥当，命府县带兵弹压。复往见庄王，谓之曰："有上谕，请王爷跪接。"庄王曰："要的是我的脑袋吗？"葛不答。庄王跪下，听上谕毕，庄王曰："赐我自尽，我早知道。他们不得我死，不能甘心。恐怕我们老佛爷，也不能长久。"说毕，请钦差许其与家属告别，葛许之。此时其妾及子已知其事。入房，庄王谓其子曰："你须记得，以后尽力做事，报效国家，是汝的本分，不要忘了。无论怎样，只要国与家有益，总不要叫洋人占夺祖宗留遗我们的锦绣江山。"庄王盖太祖之裔也其子闻之，哭不成声。其妾则惧极而晕，庄王毫不为意。问曰："死的地方在那里？"钦差答曰："王爷愿意到背后空屋里来吗？"庄王遂随钦

差而行，见屋中悬一丝绳，转谓葛曰："钦差大人预备得真齐全，可赞。"语毕，遂以绳套头，数分钟而气绝。其三，英年之死。英年乃胆小之人，先奉监禁之谕，与家人别，其夜大哭。对其从人骂庆王，不设法救之。第二日即元旦，人皆有事，未留意看视之。彼终日哭泣，至夜半哭声忽止。天明，其下人见彼卧于地上，满面污泥，已半死矣。盖彼吞泥，喉哽气闭。时赐彼自尽之旨尚未下也。于是英年之死，遂压四十八钟未发表。时刻已至，岑抚始据以上闻。其四，毓贤之戮。命将毓贤正法之上谕下时，彼已启身往充发之地，带病而行。闻命后，面无人色，大非在山西巡抚任内凶狂之象。死之前一日，病愈亟，往刑场时，系人扶腋而行。兰州绅士拟送一辞别之酒席，毓贤辞谢，并写一对联回送以志感。绅士又于刑场挂一红绸以尊敬之。至下午，街上贴有告白，系百姓出名，请赦毓贤之死。但毓贤自知无用，乃写一书，述己之行径。其中言死乃极光荣之事，己乃为忠节而死，劝百姓不必干涉。又亲笔写两轴，以为其死后之遗笔，颇传于世。今录之于下。

"人臣殉国，妻妾殉夫，孰言为人不当如是耶？所悲者，老母年垂九十，幼女甫七龄，无人事养。为人子者，何地自容？皇上所命，臣下理当遵行。予前杀人，今予被杀，夫复何言！所疚者，予位至封疆，经历三省，未为国家立功，涓滴无补，有负朝廷厚恩耳。"又一纸曰："人臣负罪当诛，予此时心无他念，唯思一死足以为荣。按毓贤此等夸张之词，亦非尽属虚妄。其为人虽极残酷，而操守非常廉洁，声名甚好，死后贫无一钱，竟无一新衣足备殓时之用者。至今山西人犹感念之，谓此人能保护山西省不使外人侵入，且建祠祀之。其后因恐外人有言，乃毁之，勃兰德氏注。深愿速死，免受监牢之罪。太后之恩极重，予无

以报。但诚心冀望朝臣中，设法挽回国运，解除太后之忧。”译音次日午后一钟，毓贤身首异处，观者皆叹息不置。其五，启秀之死。启秀与徐承煜同杀于北京菜市口，乃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某日之晨，即光绪二十七年也。亦有数西人观之。启秀闻正法之命，只问曰：“是谁的命令？”有人答曰：“有上谕，自西安来。”启秀曰：“是太后的旨意，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无怨。”启秀前数月曾被日本兵捉去，幸庆王救之，言其母年高，以是得脱。其母不久即死。庆王力劝启秀自尽，谓死于此时，岂不忠孝两全？但启秀不听其言。此语乃庆王所传出也。

拳党首领，既或杀或充发远方，列强之怨亦平。太后默察时势，知此后施政之方，不能泥守前法，必须调和而改革之。乃降上谕如下。

谕：“本年夏间，拳匪衅起，凭恃城社，挟制朝廷。当时所颁谕旨，首祸诸人，竟于事机纷扰之际，乘间矫擅，非出朝廷之意。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微言宜示，中外臣民，谅能默喻。现已将首祸诸人分别严惩，著内阁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谕旨汇呈，听候查明，将矫擅妄传各谕旨提出消除，以重纶音而昭信史。”此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也。同日又下一谕，以帝名出之。述庚子年朝廷之情形，及己与皇帝蒙尘之苦况，认己之过，言此后当痛惩旧习。此谕极为重要。谕曰：“本年夏间拳匪拘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能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

可如何，既苦禁谕之俱穷，复愤存亡之莫保。追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勉强扶腋而出，于枪林炮雨中，仓皇西狩。是慈躬惊险，宗社阽危，阛阓成墟，衣冠填壑，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尚庇护耶？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怨，愈结愈深，拳匪乘机，寖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之议，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诲，夙昔睦邻保教，何等怀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当此之时，首祸诸人，斗器隙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寖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然当使馆被围之际，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馆会晤慰问，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

由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朕躬仰体慈怀，惟我与国，应识此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蒙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致强人所难。着奕劻、李鸿章于订立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惟各省平时，无不以自强为辞，究之临时张皇，一无可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但执一偏之辞，责难君父。试思乘舆出走，风鹤惊心。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氓庶。不知为人臣者，亦尝念及忧辱之义否？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为此言，并非追既往之愆尤，实欲警将来之玩泄。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谘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应即遵照初十日谕旨，妥速议奏，实力举行。此则中外各大臣所当爱国忘家，正己率属者也。朕受皇太后劬劳训养，垂三十年，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

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死伤者数千万，自责不暇，何忍责人？所以谆谆告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替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因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已屡次剀切申谕。中外各大臣其各懔遵训诰，激发忠忱，深念殷忧启圣之言，勿忘尽瘁鞠躬之谊。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此诏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降，即太后承认列强要索和议条款大概情形之时也。自此时起，至西历六月，太后常在恐惧之中。行在既不能如宫中之安适，荣禄及南方诸督，又时进劝谏之言。太后极望仍有回京之一日，且急不能耐焉。此时尚有一极难之事，即大阿哥之处置是也。太后知拳党首领之子，一日居皇嗣之位，即一日不能全列强之友谊。且大阿哥既为将来之皇帝，必不能使其父长留于戍所，而端王之赦回，又列强之所必不许也。然大阿哥已正式立为继承皇位之人，此国之大事，不能轻于易置，已极费踌躇。大阿哥品行极劣，太后虽立之，亦甚以为悔。彼常于人前现鄙野之状，使太后抱愧无颜，盖不止一次矣。即在太后前，亦不循规矩，任意而行，毫不自知其身分，以此太后决意去之而不惜。下谕言其父端王作事，陷国家于危险之域，得罪于列祖列宗，永不能洗。太后因欲留己及大阿哥之体面，乃言际此时势，大阿哥不能继承大宝。曾禀请太后收回成命，不允其请。大阿哥既废，太后欲使之与宫庭永绝关系，乃赐以最低之公爵，岁时礼节，一概免去。太后意谓如此处置，足为决绝废弃之证，于是此嗣子遂一蹶不能复升。盖彼所得者，乃一最低之勋爵，既无职任，亦无薪俸，遂终身为一穷乏之人矣。今日北京南城污秽之地，常见其踪迹，既醉且污，以赌博为生涯。其特著

者，仅人物漂亮，及大言荒唐而已。如此之人，若非命运不佳，及列强反对之故，今日已为中国南面之主矣。太后既废大阿哥，又传谕承嗣同治皇帝一事，暂时搁置，俟有相当之人，再定。据上所言，太后蒙尘于外，深悔前事，希望重入北京，恢复旧状。但北京一地，前事过去未久，太后知外人不能遽忘也。一千九百〇一年之六月，即光绪二十七年，和议条款告成。至九月七号，各外交代表正式签字。此纸上条文，又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当此时，太后悔恨之余，又杂疑惧之心，回銮之时，

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二十号至一千九百二年正月六号，光绪二十七年及二十八年 思

以恩荣术数笼络外人。至于京中官僚，见和局已成，危险已过，遂以为复睹太平，立忘前此畏惧之心，故态复萌，一切卑鄙嬉乐之象，又如往日矣。从各种方面，皆可察见此等现象。至后来修理商约之时，尤为显见，足以证明吾人之定评。此定评乃数年前一在北京之英国代表所指出者。其言曰：此类人毫不讲情理，若恐惧之，则事事屈服矣。今述一事，可见中国官场骄傲之情形，即中国特派谢罪大臣至德时之事也。其特派员为皇帝之弟醇亲王，因此一事，中德邦交，几致决裂。盖当时议和第一款，即载明中国派醇亲王至柏林，以表对于前杀德使克林德之歉忱。一千九百一年七月十二号即光绪二十七年，醇亲王自北京启程，奉命致中国政府不安之意于德皇。及至柏林，德皇所拟关于此举之礼节，醇王以为与所得之训示不符，德政府迟疑多日，卒以迫于中国向来外交拖延忍耐之手段，而让步焉。下所录之电报，乃醇王在德国，于九月二十六号致与议和全权大臣庆亲王及李鸿章者也。

“前接啸枢电，相机因应，并示折中。仰见周密，欣有遵依。十四德皇停止礼节后，遣来朝车提督礼官俱未撤回，察其动

静，似有挽回之机。因与荫昌、李希德等再四筹维，命荫昌用德文信致赓音泰，婉商外部，以跪礼我国万难应允，于德既无所取，更与两国体面大有相关，作为出自澧意，恳请德王宽免。一面又与驻巴在尔艾领事面商，或将此意由澧备函，径达外部，托其先为代通消息。复于十八晚面命吕使赶回德京，设法接办。十九吕回后，接啸电，亦即转电吕，命其照示再与外部切商。旋于廿申据艾领事来称，顷得外部电，命询王爷何时起身，以速为宜，我皇必见，跪礼已免，递书只带荫昌一人，余在别殿伺候等语。当晚复接吕回电云，德皇六号出巡。现据外部大司员云，王爷前来，德王必见，亦有转机云云。据以上各情，事已挽回，但为时甚迫，澧未敢稍涉拘泥，赶即于十一钟时令该国来接各官备车前往。二十一三时到坡思丹，德皇又遣朝车并头等提督接澧等均至旧皇宫居住，供应优渥。随商定次日进见，并送故德后花圈礼节。二十二巳刻亲至故德后墓如礼。十二时复遣朝车提督迎至新行宫。澧随带荫昌进见内殿，递书宣读颂词，张翼六人在外殿侍立。礼成，德皇遣马队送归旧行宫。两时德皇亲来答拜，意极殷勤，坐谈良久。并命备舟车游览哈芳湖孔雀岛。二十三早看操，午后仍至新行宫进见。德皇并留多在柏林居住，看各厂院。又面嘱前赴丹西，会晤亨利亲王，看其水师。澧未便拂命。现拟见德后后，即赴柏林，另住客寓。所有一切，均赖国家鸿福，俱臻妥协，堪慰宸念。祈代奏。”

太后见醇王此行之结果，甚为嘉奖。在中国政府眼光中，以为得外交之胜利。若外交之胜利，中国得之甚易者，实则此仅表面虚荣，实际上已大失败也。因中国行事野蛮，杀德之钦使，醇王此行，乃为谢罪而往者。然观上录之电文，似与此行之目的不

合。今北京外交团中，群谓监国摄政王自德国归，所得之知识不少。当此时王之两弟游历各国，学习海陆军，其意以为中国第一要政，唯在重建海陆军。各文明国皆待以亲贵之礼，甚为隆重。然真知北京政府之内情者，则视此等游历之举，直类戏剧而已，不过以其地位之故，得人民一时尊崇之虚荣，岂真心改革者哉？

太后之心志，自出京后，以至在西安行在之时，至为不定，非如往日之决断，其情颇如拳匪乱时，变幻莫测之景象。此其故半由太后春秋渐高，半由迷信星士等荒唐之辞，凡事至危急时，太后颇信此等不经之言。余于他处已曾言及，太后于此等荒唐之辞，甚易感动，其言时有势力，于由西安回京时一路之小事尤甚。当其时，荣禄在行在，李鸿章在北京，固请太后回銮，太后允之。太后始甚疑惧，观于命由太原速往西安可见。直至和议条款大定，拳党首领之罪皆定，疑惧之心始已。李鸿章自拳乱之始，即以为政府助乱党攻使馆，实至愚大谬。以此伟人具此心理，因其势力，遂使太后心中亦渐知前此政策之背谬愚拙。故于拳乱亟时，见联军之来中国者，无论拳匪官军，皆不能敌，遂立即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并谕其由广东速即北上，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一号以此时亟需明悉外事之大员也。太后甚至命其由上海至天津，可借一俄轮而行。李鸿章复奏由袁世凯转呈，其外面词句，似甚恭顺，而内中所含之意，则言此次之祸，实太后之过也。电中有云：仰蒙倚任优隆，曷胜感悚。惟念前在北洋二十余年，经营诸务，粗有就绪，今一旦败坏，扫地尽矣。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当巨任。并言上海无俄国轮船，现在战事未止，彼国即有船，亦必不借。其后则请恕不能速行之罪，言英国使臣曾请彼，须俟外交使臣平安送至天津后，始可动身，不知现在能安

送外使至津否。又言俟体气稍复，即由陆北上云云。太后朱批，仅两三语，其辞如下："李鸿章电悉，现在事机甚紧，著仍遵前旨迅速北来，毋再藉延。"李鸿章虽得有此等特电，然仍留上海不即发。彼早有成竹在胸，外面似有事办，实则欲观围攻使馆之究竟也。李在上海时，《泰晤士报》馆访员，曾于七月二十三号往见之。李言若非太后深知前此之失计，改变政策，以待盛怒之列强，则不即北上就职。至七月之末，闻太后欲出京，遂加紧递上一奏，此奏极有名。请朝廷推诚布公，速即改变政策。此奏到京，尚在太后出京之前，览之可以见李鸿章之为人，且尤见其勇敢有识。彼二十年来，为中国著名之人物，得环球之称颂者，非幸致也。

其奏略曰："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后世子孙，固当永记于心，不忘报复，凡我臣民，亦宜同怀敌忾者也。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奇辱极耻，岂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于垂暮之年，得睹我国战胜列强，一雪前耻，其为快乐，夫何待言！不幸旷观时势，唯见忧患之日深，积弱之军，实不堪战。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数万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为守者，不过二三千人，然十日以来，外兵之伤亡者仅数百人，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馆非设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军围攻已及一月，死伤数千，曾不能克。现八国联军，已将来华，携带大炮无

算，不知中国何以御之？但有十万洋兵，即得京师易如反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往热河，而今日尚无胜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若俟至彼时，乃欲议和，恐今日之势，且非甲午之比。盖其时日本之伊藤，犹愿接待中国议和之使。若今日任用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之中，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臣思及此，深为寒心。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历览前史，汉之亡，非以张角黄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匪，倚以御敌乎？臣年已八十，死期将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故敢贡其赣直，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大营。臣奉谕速即北上，虽病体支离，仍力疾冒暑遄行。但臣读寄谕，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不胜忧虑。臣现无一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随机应付。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云云。

此直言劝谏之奏，太后览之，自不能无动于中。八月十二号及十三号，在怀来所下之上谕，乃首次通谕国中，明言此后取调和政策，以为日后回銮之本。且太后尤有先见之明，早知联军中有互相猜忌之意，且不免有争端，回銮之举，固易成功也。八月十九号之上谕，言拳匪之攻使馆，全由教民与非教民平日积仇，以致此乱。又言列强之进兵，意在剿灭拳匪，固无疑义，然有时颇唱侵伐之说，不顾友谊殊可悲伤。又言中国政府于乱亟时，费尽苦心，设尽方法，以保在京外人之生命财产，而列强不谅，所以

酬答吾之好意者如此，殊非始料所及也。中国政府，每轻信无稽之言，故有此谕。若非外交团由往日之阅历，深知中国之内情者，殊不信此等言词，乃出于聪明智慧之太后也。然此谕亦非尽不合，盖同时俄政府亦有同类之文书，为中国政府宽恕，一如太后之言焉。前谕之末，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为议和大臣。但太后言与外国军官交涉，彼挟其战胜之威，自难和衷协议，可酌量，或径电各国外部，或与上海总领事商议，庶有和平之望也。太后为一最聪明之人，知北京一地，此时难开谈判，苟径电各国外部，或上海领事，自然较易遮饰，不比北京之外人，初从虎口逃出者也。第二日又下一谕，辞意大为不同。朝廷自认错误，以动人民之怜悯，亦寓以劝勉之意。谕中有云："涤虑洗心，匡予不逮。朕虽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观其全文，极为诚恳，自认国中所受之祸害，皆朝廷不善处置之过。又训示百官，言乱事发生之源，皆由内外百官酣嬉怠惰，不知振作，此等锢习，速宜除拔。谕中自述朝廷之责任，有云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弛其责备耶？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云云。于是改革政策之旨，已明谕天下。又召京外官员即来行在，以便速举改革之政。又奖谢长江一带督抚维持东南，谨守条约之善。至于教民，则重申保护之约。谕中又时述及庆王等所奏议和之情形，列强之态度，足达和平之望。西历九月初旬，各省督抚联名上奏，请两宫回銮。苟当时联军有以暴虐手段抵抗太后者，则必不能有此等之请求也。当时关于都城之事，议论甚多，时起争执。各省督抚联名上一封奏，由袁世凯起草，致之刘坤一，刘坤一转电各省。

奏中言拳党诸人之罪，其祸于国家甚酷，今幸和议已开，困难已过，亟宜宣布回銮，以定人心。又言臣等闻朝廷由太原往西安，实深悲痛云云。今录其奏如下。刘坤一等奏："窃自拳匪肇乱，拘衅列邦，京师相继失陷，辽东亦多失守，以致宗社震惊，乘舆播迁，溥海臣民，仓皇失措。莫不谓拳匪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迨叠奉明诏，车驾暂幸太原，议及亲贵，仰见我皇太后皇上昔者之苦衷，今者之明晰。虽外人尚未满意，有待调停，而天下士庶，莫不钦仰感动，鼓舞欢欣。方冀畿辅廓清，指日回銮，上慰九庙在天之灵，下遂亿兆苍生之望。日昨恭读电传本月初六日谕旨，现定闰八月初八启銮，西幸长安等因，钦此。臣等私忧过虑，诚有不得不具陈于我皇太后皇上之前者。伏查自古国家多难之时，亦有迁都之举，然必须敌人不能悬军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我始能立国图存。今日联军，谋坚势众，实与古来不同。况陕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来，屡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称天府，今非雄都。又与新疆甘肃为邻，新疆逼迫强俄，甘肃尤为回薮，内讧外侮，在在可虞。较之京师，素云完善。即就目下言之，各国方以新胜之师，谋合图进，我能往，彼亦能往。不畏数万里之海，岂畏数千里之陆？恐山川之险，未可凭恃，即偏安之局，不可幸成。且京师根本重地，四方所拱极而朝宗者也。宗庙宫阙，列祖列宗之神灵所式凭者也。二百余年，基业固矣，一旦弃之，不特失臣民之望，亦非圣心之所安。前闻各国曾请退兵回銮，不占土地，无论所请果否出于至诚，正可藉回銮之说，以速其撤兵之议。倘西幸愈远，拂各国之请，阻就款之忧，万一激变宗旨，洋兵不撤，京畿从此沦胥矣。辽东不复，陵寝从此�att革矣。一国变计，各国争先，外而沿江沿海，处处侵

占，内而奸宄生心，纷纷扰乱，瓜分之势成，糜烂之祸亟矣。人心愈摇，饷源愈竭，运道愈梗，而朝廷徒局促偏安，为闭关自守之计。夫以偏僻凋敝之秦陇，供万乘百官之资粮，久将不给。以屡次挫失之弱兵，抗合纵连衡之强国，势必难支。存亡关键实在于此，臣等万死，奚足补救？伏乞皇太后皇上追念列祖列宗创垂之艰难，俯念满洲八旗生齿之蕃衍，外顺各国迎驾之请，内慰臣庶恋阙之心，拟请睿裁，收回幸陕成命。倘若乘舆已发，驻陕伊迩，势难折回，亦乞明降谕旨，以告天下。具言此次幸陕，亦系暂计，俟畿辅稍定，即行回銮。并简派王大臣致祭宗庙，恭谒诸陵，示天下以朝廷不忘宗庙陵寝之重，断无终不回銮之理。一面饬令全权大臣婉告各国使臣，果真退兵，示以必返，庶足定人心而安大局。”又奏：“接使俄大臣杨儒电述外部之言曰，势必大举西向，恐未成咸阳之宫，又将税兰州之驾等语。臣等闻各国议论，大率皆同。今日幸陕之举，议者必以秦中远隔海口，有黄河潼关之阻限，其险隘可守，敌来较难，拒敌较易。不知古今兵事，实有不同。八国环攻，与一国拒兵，又不同。今日战斗须凭枪力，守险须凭炮力。潼关同州等处之黄河，仅宽四五里，愈上愈狭，外国陆路行营快炮七生的口径者，及八九生的口径用马拖运者，可击七八里，新式长田鸡炮可隔山遥击七八里，中国皆无之，仅凭土炮小洋炮，岂能守关守河？各省枪少弹缺，自造无多，假使洋兵深入中原，运道必然梗阻，不过数战，弹子即罄，虽有忠义军民，徒手亦难击敌。盖一国则深入难，八国则接济易，此陕省拒敌之难也。又查外洋通例，凡系有和约之国，必驻公使，若其国不能为公使驻者，即不视为与国。一立和约，即使迁都陕西，各国肯允，亦必各遣公使，来陕驻扎。经此次变故以后，使

馆必留洋兵保守，距海愈远，洋兵愈多，且山西河南直隶必至于节节皆驻重兵。是无论迁都何处，必有使馆洋兵，徒使中原数千里皆为洋兵盘踞，此陕省建都之难也。总之迁都之计，全在平日经营，若战败以后，敌人必不许我矣。守险远海，亦拒敌之一策，若海口既已属人，内地素无守具，则险者失其险矣。各国并力，各省纷扰，彼有接济之便，我无持久之力，腹背受敌，跋前疐后，则远者失其远矣。此须俟事定以后，从容筹之。遇一国生衅之时，必先结援数国，移跸陪都，军械充足，炮台周密，再行开战，然非所论于此时也。以上各情，恐议者或未详考，臣愚见所及，不得不据实上陈，以备朝廷裁夺。”回銮事未决之先，太后急欲确知列强对于其权位之意见，既得诸大臣力陈，列强不致干涉，乃尽释前日之猜疑。当时顽固之官员，皆预言太后必不愿重到经洋兵蹂躏之京师。然太后虽甚迷信，乃极有远见之人，苟非己之政权，处于险境，则当俯允众意。前之研究建都问题，不过表面之事。但确知列强不致干涉其尊严之地位，则极愿回京。其后和议渐进，太后又渐明列强以互相嫉妒之故，回京之后，不独无患，且可得其欢迎，遂定计早日回京。每日由全权大臣庆王等报告和议进行之情形。至于全体告成，太后甚喜。仅候道路修理完竣，即启程。盖每年暑雨之后，道中恒有阻滞也。且启程之先，预备行装，须检点收拾各省所进之贡物。又得最好之消息，知宫中储藏之宝物，未为联军所掠，太后回銮之心，乃愈急，恐太监等窃取也。中历八月二十四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二十号，由西安启跸，骑从极多。太后先致祭于城外之庙，由此北行。每日约行二十五英里。在河南府稍歇，向开封进发。驻开封数星期，过万寿。此次回京，沿路所备之行宫，及其

他供应等，皆力求完美。以视前此仓皇出走之时，真有天渊之隔矣。太后在开封日，和议签字，李鸿章已死。李鸿章乃外交能手，极有功于太后。辛丑和约之成立，所以能宽让如此者，皆其力也。太后虽极赞其能，从未加以特别之优待，总不命其人为军机大臣，以不懂其口音为辞。然死后之荣典，则极重，为二百余年汉人所未有。除各省曾经建功之地，许立专祠外，并立一祠于京师。且当中日战争之后，太后虽亦责其罪，然光绪帝欲急开其直隶总督之缺，太后甚不以为然，此足见太后识度之远大也。和约签定后，太后赐李以殊荣。又同时下谕，奖庆王及袁世凯等，以其皆赞助议和之人也。太后又称荣禄之忠，以荣禄乃最先劝太后剿灭拳匪者也。彼除在军机处主持之外，又为保护使馆最力之人。在开封演戏庆贺万寿后，全宫启程，有一知府名文悌，满洲人。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曾为言官，光绪帝以其守旧而黜之。政变后，太后又复其职。请太后勿回北京，谓洋人性情难测，太后严责之。过黄河时，天气晴朗，太后致祭于河神，地方官造一龙舟，太后及妃嫔等乘之而过，由此北行。一路中可注意者，凡有外人瞻仰者，太后皆特别宽待之。未抵京之前，太后下谕，凡有西人观瞻，不必阻止。然太后虽有此谕，外交团仍循往例各下条教，禁止其国人参观。太后欲调和列强，凡可行者皆行之，使中外感情，重归于好，以为异日施政之本。于己毫无所费，而外人则得从容参观，于国际之交谊，甚有益也。过直隶边界时，太后又下一谕，敦睦列强之友谊，云皇帝入宫，即当接见各国使臣，并言当于正殿内接见。未见辛丑和约条款者，见此上谕，以为此乃出于朝廷特别之优礼，不知乃约中所明载也。又言太后甚欲亲身接见外国使臣夫人，谓从前交谊极好云云。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六号之正午，即光绪廿

七年，全宫乘特别火车抵近京之站。此站建于近北京南城之地，有极大之篷，设于站旁，装饰极为华美。中有金漆宝座，祭坛用品，及各种贵重佳磁，以备接皇太后皇上之用。京中大员约数百人，候立此地。另有一特别之处，款待西人。远望见三十余辆长列车，渐近站旁，由车中一窗，得见太后圣容，方察看周围之情形。在太后旁者为皇后皇妃及总管太监李莲英。各官见太后到，皆跪接于地下。内务府大臣继禄，大呼西人脱帽。第一人先下车者为李莲英，即往检点随带各省之贡物，箱包堆如山积，皆由西安带来者。既而皇帝亦下，体貌甚健。太后目之，帝即匆匆上轿而行，虽有百官在旁，并不接见一语。皇帝行后，太后出立于车端之台上，闻太后语云，这里有好多外国人。略举其手以答礼。庆王趋请圣安，王文韶后随。王乃继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者也。庆王请太后上轿，太后曰："不用忙。"立于众中，约五分钟，与旁人说话，精神矍铄，不似年老之人。总管李莲英来，以箱件清单呈上，太后细视一过，复交于李。允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请，带领铁路洋总管入见。太后谢其一路料理之佳。洋总管退，太后上轿。较皇帝之轿更大且佳。轿旁有一太监随行，指点沿路景物，请太后注视。如见洋人，彼即指告。有一人曾听此太监喊曰："老佛爷，快看那个洋鬼子。"太后微笑过南城，直至前门入内城。彼处有一庙，供奉满洲保护之神。正阳门城楼上，陈有西人极多，下视院内。见太后下轿入庙，跪于神前，有道士数人赞礼。太后既起，仰见西人，俯首而笑，遂上轿入大内。到宁寿宫，约下午二点钟，即命太监搁视前所埋藏之金宝，并未移动，太后大喜。次即下谕赐珍妃以身后之荣，显示中外。此妃即庚子年全宫出走之时，奉太后之命，推于井中者。而此谕

中，则称赞其德性节烈，谓其因不能随扈，遂自尽以死，不愿见京城之破，宗庙之辱云云。赐以封号，升位一级。群皆视此谕为应有者，盖中国人以为人死灵魂不散，仍有知觉，珍妃生时，触怒太后等事，以为无关紧要，而死后则必须优酬之，以慰其魂。太后虽已离车站，西人仍聚视。后继者为皇后妃嫔等，坐黄轿，又有次一等坐绿轿，沿以黄边者。其宫妃等则坐官车，每二人坐一车，约共九十人。安排上轿时，甚为喧杂。其中有年长者数人，口齿最为清利。去后，太监及官员等，遂照随料带之行李。其中有动用之物件，以及各省所进之贡物，有军机处监人理之，但此事不能速了。未几，由荣禄领首，亦各上轿进城而去。荣禄颇有衰颓之象，行时以两人扶之。太后此次回銮，由正定至北京，全宫乘火车以行，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次也。下录所纪之行程，为伦敦《泰晤士报》一千九百零二年三月所登，今得该报主笔之许可，重录于此。观其所纪，可见太后兼人之精神，日理万几，国事纷如，而同时又贯注其精神于家务银钱运输等杂事，此其与寻常人性情不同之处，乃极有关系，且有趣味之记载也。十二月三十一号之早，全宫到正定府，有一大马队，送，随从官员太监等极多，行李箱件等皆以车载之。有眼见者护云有三千乘之多，太监约共三四百人，尚有厨夫跟役等。人数既多，安插供给极难，且城内外凡有客店之佳者，皆为大官所占，大官复带有从人，皆由北京来迎接太后者也。全宫住正定府三日，此三日之内，其杂乱之情形，非笔墨所能述。每屋隅皆堆以箱笼等件，太监仆从聚而围之。天气极冷，当西历正月一号，寒暑表在冰点两度下，旅行之人，冷极而叹，至于流涕。中下级官员，不得宿处，不得已，于车站左近，寻一栖身之处，以度此数

日。站旁有一团未受训练之兵队，次夜火起于行宫附近之马房，虽即扑灭，未受大伤，然已饱受虚惊矣。当时管理毫不得法，未出大事，乃其幸耳。奉有正月三号启行之宣布，各色人等，闻之如释重负。观于当时之情形，大可表示东方大国之尊荣威势。由黄河岸旁，以至正定府车站，约二百五十英里，跟随皇驾之骡轿与马等，接连不断。使人观之，如见司各德所纪，欧洲中古时代，赛会建醮，仆仆于道之情状。每一王公，其驺从自三十人至一百人不等，皆行于北方冻裂不平之路。装货之车，如川流之不息，呻吟轧轧于冬季短日之中。至日落，则由兵队执炬前引，寒夜凛凛，遄行投宿。但太后皇帝妃嫔总管太监等，则所行之路不同，地平如矢。由西安起，沿路皆以发光之泥铺平，极其细软，行步无声。不独无一石子，且皇驾到时，另有一班平道之夫，以毛帚刷地，令其更细而平。每隔十英里，有一极佳之休息处，皆先期预备无缺。据一承办此事者言，铺路之费，每八码约需墨洋五十元，即一英里需一千磅也。盖其泥有取于极远之地者。中国道路平时本极污秽，此则不过为其临时滥费之一端而已。既定于正月三号启程，太后又择上午九记半钟开车。以太后之高年，而此等细事，尚亲身为之，不肯稍为含糊，太后非常之性情，观于此亦可得其一斑，此其所以能执无上之大权，其精神贯注于全国也。太后执权当国四十年，于家常细务，运输琐事，皆不肯忽略，必亲身为之，从容暇豫，毫无迫蹙，实为非常之才，不可测度者也。其时特别车，已由比国铁路公司及盛宣怀预备停妥，定于九记半钟开行，以遵太后之命令。皇后妃嫔等早七钟到车站。皇帝亦先太后而到。及太后到时，皇帝率领馀人跪接。此时离开车尚有二钟，太后检查诸办事员安排发货等事，行李包件，堆积如山。又召见

各文武大员于台上，洋员杰多第亦召见，接以温言，奖其安排诸事，均甚舒适。又以宫廷行李紧要，嘱其小心照料。货车开后，太后心始放下，然言明到保定府，尚须检查一次，不欲使行李车先期到京也。凡此诸事，可见妇女一种普通之天性，虽太后亦同之，尤令人回思内外诸臣之忠实也。台上景致，极为有趣。中国向来宫廷秘密，一举一动，皆深藏而无人知。此次则大不同。沿路以来，及此次上车之地，皆不设禁例，任人参观，可以随意行动。袁世凯之兵，约一千人，以为太后卫队。皇太后召见大员时，其从人皆退下。凡西人之往各省督抚州县衙门者，必永留其景像于心而不忘。今日之景像，尤为新奇。自各方面观之，尤将刻于西人之心而不能忘也。若自本地之人观之，则其视宫廷妃嫔，以及太监侍从人等，仿佛若初看外国人，现一种希奇新颖之观念也。瑾贵妃年纪甚轻，神气活泼，面带欢容，观者咸注意之。装束极华丽，脂粉甚浓，于列车中往来经过，凡关于火车之事，莫不注视。与宫眷等讲话，声音清脆。此次宫廷乘坐火车，与将来中国铁路事业之发达，颇有关系。凡宫眷所戴珠宝极多，皇后所戴，则尤佳。皆吸雪茄以代烟筒，想指旱烟此亦可为将来发达之预兆。太后召见大员，约一刻馀钟。皇帝侍立太后身旁，静默无声。偶尔发言，足以表见其聪睿，而面貌则有懈怠之色。皇后相貌亦好，然吾侪欧人观之，则觉脂粉太多，反掩其美。亦如皇帝面现忧闷之色，其视周围诸物，皆无兴致。所穿衣服颜色均静雅。依限九点半钟开行之特别车，载宫廷往北京者，一车头带二十一辆列车。其次序如下：装货车九辆，又有载仆役骡轿等之车，其次为铁路办事人之车，次头等车二辆，坐王公大臣，次即皇帝之特别车，又次坐荣禄、袁世凯、宋庆、鹿传霖、岑春煊及内务府诸人，又次即

太后之特别车，又次为皇后妃嫔等之特别车，又二等车二辆，坐侍从太监等，又头等车一辆，坐总管李莲英，最后为杰多第之事务车。当时铁路总理为盛宣怀，其办此特别车，费殊不轻。皇太后皇上皇后之车，皆以华丽新奇之黄缎装饰之，各有宝座睡榻军机厅等。各妃嫔车皆备有极厚重之帘幕，其思想可谓周到。但妃嫔等皆愿眺观景物，故此等帘幕，亦不大用之也。车行时，太后之车，恒为聚会之处。太后与皇上及李总管谈话为多。太后之性情仪表，允为人中之主，盖出天赋。惟颇有迷信，钦天监虽至此时，亦不能素餐。即如到京时辰，亦奉命择定正月七号下午二钟，大吉。太后极信其言，遂通知杰多第预定到京之时辰。太后又特嘱数次，必于所定之时辰到北京永定门，极为紧要。总工程师言，若欲彼时到京，必须于保定府七钟开行。但太后主意已定，亦不嫌动身之早。六钟时，刚强之老太后，已到车站，霜气极重，沙土飞扬，兵执炬以导舆夫，盖其时天尚未亮也。阅者试闭目思之，即可见当时寒凛严厉之情形矣。此时太后又注意其辎重，最末次之行李车，仅先专车二十分钟开行。太后于此等运输之事，皆欲亲身检查，车务诸员，遂愈重其责任，不得不小心以从事。在保定忽有一事，可藉以觇知太后之性情。以上所言随行之大臣，其头等车在太后特别车与皇帝特别车之间，人数甚多，颇觉拥挤不舒，遂与铁路办事人商议，加挂一辆头等车。太后见之，问何故加挂此车。诸人答复，太后不许，于是诸大臣遂不得不勉强仍挤于一车之内矣。太后又亲至其车内一观，问诸人安适否，言办得甚妥。上午十一钟三十分到丰台。芦汉路线于此处与京津路线接轨，由英兵守之。太后到时，甚为欣喜。但仍以到京时刻为念，时以己之车对铁路之钟。杰多第于此地辞太后，太后奖其

办理妥当，第一次坐火车，极为满意，言日后再乘之。又言芦汉通车行正式开车礼时，当亲临观之。赏洋五千元，以酬铁路执事华洋诸人之劳，奖杰多第以双龙宝星。由丰台至北京前门之铁路，由英国管理。占者言太后当于马家堡下车，且可遵祖宗遗制，故日中太后即下车，坐轿由永定门进城。一路极其繁华，欧洲之人，皆颂其尊荣。唯有一日本访事，谓此景不过如彼国乡间演剧将开戏前之情形耳。皇帝每先太后而行，以便恭接，乃向例如此。进城正合太后预定之吉时，于是太后遂重进北京城矣。蒙尘于外，盖已十八月之久，当其仓皇出走之时，殊狼狈不堪回首也。观于北京之近情，及谕旨中自责之言，可见聪明当国之太后，其择术之不误。又有一事不可不记者，则盛宣怀所办太后之卧车中，其卧床乃一欧式之榻，且有鸦片烟具。以上乃《泰晤士报》之记述也。回銮后一星期，遂依条约所定，接见列强使臣于大殿。太后仍如往日坐殿上大宝座内，皇帝之宝座稍低。其后又接见公使夫人等，公使领袖夫人带领上殿，向太后作祝辞，欢迎太后重回美丽之京城，文词极其和睦。于此可见太后所行调和列强之政策，已得其效果矣。庚子年使馆之危险，此时已忘之矣。各国使臣，又回复其往日之态度，彼此相忌相制相争，以求得中国之欢心矣。太后得公使夫人之祝词，答辞亦极和悦，其态度尤能感动人心。又以极诚恳之色言曰："庚子年宫中谣言甚大，使余不能不出走，然时以友谊素敦之诸公使所受灾厄为念，深抱不安。今前事已过，盼此后仍如昔日之和好"云云。公使夫人等辞出，极以太后之谦下和蔼为满意。见太后招待之殷勤，皆欣乐之至。此足见太后联络邦交之手段。以后公使夫人等，时常入宫接见，此不过其第一次耳。太后固尝与荣禄言，古经传中有待遇夷狄之法，甚

可宝守，只须以谦下之礼操纵之，则从前诸事，皆可使之忘怀，而一笔勾消矣。自此次觐见之后，国际情形，仍如往日。联军之留守于北京者，日久亦遂见惯。百姓之流离于外者，渐复其生理，贸易如常。于是列强与中国之交谊，又复继续，而各国外交嫉妒诡谲之技，又互施如前。唯其彼此牵制，故得以保其均衡之势。此时中国朝廷背后之权力，纯握于荣禄之手，直至其死而后已。但各公使不知庚子年荣禄于中维持之实情，故均怀疑念，凡事皆出以猜忌，以为荣禄亦系当付刑罚之列，实则当时所得之报告，皆不确实也。故荣禄第一次正式拜会各公使时，招待均甚淡漠，其心中极不舒。曾谓外交团中之一人曰："庚子年我以全力保护使馆，此事唯天知之，毫不欺心。"此人乃荣禄先所熟识，微有交情者也。然此言众皆不信之。荣禄见外交团待之太不公平，心极愤懑，恳请太后开其军机大臣缺。但太后深知其被诬，下一旨奖慰之，不允所请，以见朝廷信任之深。其谕如下。

"大学士荣禄奏沥陈下情，恳请开去各项重要差使一摺。该大学士公忠体国，谨慎小心，久为朝廷所信任。上年拳匪之变，众口纷呶，该大学士独能坚持定见，匡扶大局，厥功甚伟。今虽时事粗定，而元气大伤，除弊更新，百端待理，正当同心戮力，共济艰难。宫廷振厉不遑，孜孜求治，该大学士受恩深重，更何忍置身事外，独使宵旰忧劳，揆诸鞠躬尽瘁之义，于心安乎？所请著不准行。"

太后宾天之前，住居北京之西人，有两次机会，得以瞻仰太后之仪表。盖太后曾短期旋行，由火车而回京也。每次见太后温和之貌，善于交际之才，恒为一时评论之点。第一次之次年春季，太后往东陵回京，仍如前次祭于前门之庙内，与数贵妇为轻快之谈话。既出庙，命太监取远镜来，太后取以视城上之人，若

拳变余闻

罗惇曧

余既为《庚子国变记》，复搜集记载，及连年旅京津所闻较确者，录为《拳变余闻》，兴至即书，不复次其先后，视《国变记》尤详尽矣。惇曧志。

甲午中日之战，津郡惊扰，官民迁徙。时适北乡挖支河获残碑一，字漶漫，惟二十字可读。文曰："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类谶语，奥莫能明也。及曹州匪起，今总统袁公方抚山东，获匪首朱红灯戮之，时谓应红灯之谶。然津郡尚无扰也。庚子四五月间，忽传有红灯照者，皆十余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摺叠扇，扇股皆朱鬆。始老孀设坛授法，集闺女数十辈，环侍受法。四十九日，术成，称太师姐。转教他女，术成，持扇自扇，渐起渐高。上蹑云际，掷灯下，其从姬拾缴坛内。女身植立空际，渐化为明星，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远，或攒聚如联珠，或迤逦如贯鱼，津民狂走聚观，佥云目睹。有终夜升屋而瞭者。女子自言，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馀。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城内外列炬高悬，若万星之齐耀，争传拳队所至，红灯随之。每焚洋楼，皆言仙姑掷火也。又有沙锅照者，以飨神团，人挟一锅，遇拳民战时，析薪淅米，炊饭飨之。沙锅仅如巨

钵，自言饭百人不尽。此团皆乞丐也，沿门索米济军，无敢拒者。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北门外，船四周皆裹红绡。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疗疾。拳匪伤者舁舟旁，傅以香灰，数日而蛆出焉。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弗为动。乃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堠某神堂居焉。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清供，万众礼拜，城陷逃去。拳匪散为盗，劫圣母于舟中，审为圣母也，缚而献诸都统衙门，获重赏。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与圣母同被执，皆戮之。或曰，西人载之游欧洲，而红灯照皆复其居，大半为娼焉。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勖、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杀无赦。礼神以顶著地，叩首三十六。练术有浑功，清功。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浑功避枪炮，清功能飞升。然习者利速成，多浑功也。临阵时佩小黄纸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狗牙诘屈状，不名何神。心以下书一行，文曰："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诵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诵此咒，枪炮不燃。诵

声未绝，中弹毙。其焚教堂，大师兄率众握刀来，转向东南跪伏，突立起呼杀，其声动天，大师兄焚香掷堂中，俄而焰发矣。有张天师拥众横杀，俄别出一张天师，不相下，时互斗。后其一诳巨金遁。其一仍专横，大师兄曹福田至，获天师斩之。

义和拳源于八卦教，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东抚捕之急，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乾字拳先发，坎字继之。坎字拳蔓延于沧州静海间，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设坛于静海属之独流镇，天下第一坛，遂为天津之祸。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而涞州，而定兴、固安以入京师。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于义和会，其后皆称义和团。坎字拳为林清之余孽，乾字拳为离卦教部生文之余孽，故皆尚红。其后有黄色一派，则乾字拳所创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则令闭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则山东王中之遗孽，中于乾隆间被戮。坤字拳不详所自。震字拳见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见诸京西，从者盖鲜。惟坎字乾字最势大矣，乃分扰于京津。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歌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

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祀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最奇者为山西祁柑国，则祁文端也。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驯至庚子，乃酿此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

津郡拳匪，始于静海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直督裕禄不之禁，渐延入郡城，张旗挟刃游于市，转相煽诱，旬日之间，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刃，丁丁之声，日夜相续，若铃铎之互答。官不敢禁挟械，但禁冶铁。示甫下，匪纷集县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从之，冶炉遍衢巷矣。匪诵言灭洋，租界戒严，教堂尤汲汲。津保之间，迭毁电线铁路。五月，朝旨严剿拳匪，裕禄承端刚意，故纵之，匪焰益炽，教士皆避居租界，官临视各教堂，加钥焉。匪犹扬言教堂藏地雷火药，定期轰毁津城。鼓楼东教堂洋楼特高，夜半忽传中有火光，游民渐聚渐众，匪率众焚之，烬焉。破狱出狱囚，洋货店及藏洋书器者皆焚毁之。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以河东民居邻租界，谓藏奸细，焚殆尽。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稭，粘红纸，供五日，持以挥敌，首自落。匪纷集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赴军械所自择焉，尽攫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胜以助威。有闭火门神咒，遍张通衢。其词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既而洋兵枪弹屡及，神咒不验。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时，以拇指掐中

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曰避火诀也，已而又不验。匪扬言海口起沙，横亘百里，外阻夷船，团中海乾神师为之也。既而一僧来，自称海乾，众虔奉之，著黄缎服，手念珠，持禅杖，受众供养。城陷后，不知所终。复有一道士来谒大府，自号天灭，谓天灭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坛，团匪与语不合，斩之，悬首西门，曰，此伪天灭也。匪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及城陷，匪首张德成挟重资遁。日本兵先至，津民大书大日本顺民，或揭诸门，或缠诸臂，以求保护，拳民一时绝迹焉。拳匪之祸，成于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禄所曾奏保也。德成，白沟河人，业操舟，往来玉河西河间，时义和拳已传至静海县之独流镇。有童数辈，方习拳，德成睨之而笑。众诘之，德成曰："此为神拳也。"众叩其术，德成乃取一秫稭以黄纸掷地上，令众拾之，壮夫数人不能举。群大惊，罗拜曰："真神师也。"推之入巨宅，设坛焉。远近拳匪争来附，遥受节制。德成居独流，声势甚雄。曹福田为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门榜曰，"署理静津一带义和神团。"曹盖以本任属德成也。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燃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五月，直隶四道员结伴去津，舟过独流，遇匪将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牵赴神坛，德成审为大官，释之，延坐，自炫其术，使达诸总督，请饷二十万，自任灭洋，皆受命。上书裕禄，裕禄乃驰檄召德成，不至，屡檄之。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命使以八人舆礼迎之。德成至，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次日，宴于节署，德成忽若

睡，呼之不应。俄欠伸起，袖出铁炮机管数事，云："元神出，新从敌中窃来者，敌炮皆废矣。"裕禄深敬之。德成恒出入节署，以耀其曹。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趋向上，复屡报战功，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资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以二人舆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军以八人舆迎我，犹不时至，汝乃如是亵神耶？"不得已，假关帝庙绿舆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犹谓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馀匪至白沟河后，推德成之弟张三，称三师父。挟至独流镇，仍立天下第一坛，谓张三神力过德成十倍。联军已踞天津，将剿馀匪于诸村，村人共逐张三，馀军乃四散焉。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租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居民被焚也。既入城，商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曰："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旗，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囤仓也。另供本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神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

武卫军则缚而戮之，报聂士成落堡一战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报战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敕？"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别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皆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拳匪之变，以聂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为淮军宿将，发捻诸役及剿朝阳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战，据大高岭，阻日兵，尤著名。叶志超逮后，士成代为直隶提督，率武卫军驻芦台。庚子四月，拳匪毁保定铁路，直督裕禄命副将杨福同驰往镇之，及易州，为匪戕死，朝廷方议用拳匪，不赐恤。匪焚黄村铁路，聂军一小队驰至，突被拳匪迎击，伤数十人。士成奉相机剿抚之命，军至落堡，拳匪三千人，方毁廊坊铁轨，士成谕禁不止，仍扑聂军，士成命击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党诉诸朝，朝旨严责士成。裕禄命士成军回芦台。士成至津，遇拳匪于道，匪持刀奔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禄为之缓颊乃止。时拳匪在津有二万人，遇武卫军，辄缚而戮之，士成不敢与抗。端王载漪、刚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间杀之。荣禄虑聂军激变，驰书慰之，谓贵军服制，颇类西人，遂致寻衅，团民志在报国，愿稍假借。士成得书，慷慨复书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

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聂军守杨村，遇洋兵，屡战互有杀伤，洋兵以饷绌兵单折回。裕禄张拳匪功，赏拳匪巨万，聂军不与。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战十余次，租界几不支。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诋聂军通夷，朝旨又严督之。士成愤甚，谓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每战必亲陷阵。一日战方酣，拳匪拥入其家，絷其母妻女以去。士成闻报，分军追之。部下新练军一营，多通拳匪，见聂军追匪急，大呼聂军反，齐开枪横击之。士成内外受敌，被数十枪，乃麾其军还攻拳匪，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禄以死事上，朝议赐恤，载漪、刚毅力阻。乃下诏责其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

拳匪始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人所习闻。然最初实为李秉衡。光绪乙未，秉衡抚山东，仇视西人。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恒奖许之。丁酉十月，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请褫秉衡职，不允，转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毓贤以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秉衡所最亲善也。及为东抚，循秉衡之旧，护大刀会尤至。己亥，刚毅入枢府，力荐秉衡，令查办盛京案，归即命巡视长江水师。秉衡过武昌，语鄂督张之洞曰：“朝廷将痛除西人，公当默体此意。”毓贤旋授山西巡抚，语其属曰：“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势大炽，东南督抚连名请剿匪，粤督李鸿章领衔，约秉衡署名，不得已从之。旋密奏请募兵北上，谓西兵专长水

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朝命统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行营，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率队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钦后正忧惶无策，思与西军言和。秉衡入对，力以退敌自任，后大喜。命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出屯杨村河西坞，及至而杨村已失。西军势甚锐，秉衡一战而溃，自维无以对朝廷，乃吞金死。事闻，照总督例赐恤。联军入京，奕劻李鸿章与议和，联军请惩办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执酿祸，应定为斩监候。惟念已临难自尽，著革职撤销恤典。秉衡负清名三十载，自佐武致开府，及死，人无惜之者。

毓贤以山东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继李秉衡为巡抚。山东大刀会，仇视西教，毓贤奖励之。匪首朱红灯倡乱，以灭教为名。毓贤命济南府卢昌诒查办。匪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庇之，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黄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保护，毓贤均置不问。匪势愈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今总统袁公代为巡抚。时拳匪出没于东昌、曹州、济南、兖州、沂州、济南之间，势甚盛。袁公至，力剿拳匪，获朱红灯戮之，数月而匪势大衰。山东境不能容，乃窜入直隶境。庚子三四月间，蔓延各属矣。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贤痛斥之。郡县承风，而莫敢诋拳匪矣。毓贤命制钢刃数百柄，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大师兄出入抚署，若贵宾。五月，朝旨令保护教民，毓贤承端刚旨，仍置不问。六月，匪焚教堂，毓贤登高观

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授，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挺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贤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馀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延全省矣。联军破天津，毓贤自请勤王，朝旨命统军入京。毓贤实不欲行，阴使晋民吁留，朝旨再促不已，就道，犹告拳党曰："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毓贤始去晋，而联军已破京师，遇两宫于途次。李鸿章奉命议和，德皇要惩办罪魁，鸿章以闻。闰八月，有旨命毓贤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各国以罪魁未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庚，驻日李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得旨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著即行正法，派何福堃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

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遥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殊，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助断其项，收葬焉。

拳匪之入京师，刚毅实导之。刚毅识字不多，以清正自诩。由藩臬外任巡抚，内召为尚书，入枢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广东，敛浮赋，括四百万，历东南诸省，括千万归于京师。得梁启超所撰《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命荣禄告李鸿章，私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所立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乃命兼管顺天府事。尚书赵舒翘，偕府尹何乃莹，驰往解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舒翘至，召匪首谕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坚请诛戮士成职，舒翘难之。刚毅至，许以先退戮军。及复命，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舒翘本以刚毅力贵显，益附拳匪说，后乃命刚毅导拳匪入京。旬日，至数万人，坛场遍城内外。王公贵人，争崇奉之。渐出入宫禁，莫敢究诘。刚毅与载漪合疏，请用团民，乃奉统率团民之命。董福

祥率武卫军攻使馆，刚毅日坐城楼观战，曰："使馆破，夷人无噍类矣，天下自此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天下扰扰，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刚毅大喜。及联军破京师，两宫仓皇出走，刚毅随扈至太原。李鸿章电劾肇祸诸王大臣，后召见载漪，痛斥之。自出狩后，刚毅忧惧，不复有所言。及随扈西安，中道病，折回候马镇病死。十二月，惩办罪魁，刚毅以先死免戮，追夺原官。

赵舒翘以刑曹熟习刑律，刚毅援引致位尚书。拳匪据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刚毅继至，遂导拳匪入京师。刚毅力言拳民忠义可用，舒翘附和之。及联军破京城，随扈两宫狩西安。各国索惩办罪魁，舒翘革职留任，各国犹不已，乃改为斩监候，囚西安狱。次年正月，各国要加重惩办。西安士民，连合数百人，为舒翘请命，枢臣以闻，乃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追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七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特科，桐榜二人之名于门，拒其进见。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钦后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年尤骄横。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

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憾能消。”联军破京城　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请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缳死。承煜逃焉，为日本军拘获，后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戮之。

董福祥以回中枭杰，降于左宗棠，历保至提督。召对时，孝钦后奖之，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荣禄刚毅等皆极重之。徐桐逢人誉福祥，谓他日强中国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负，遂浸骄。拳匪扰京师，董军与拳匪比而焚掠。奉命攻使馆，月余不下，使馆守兵，仅四百余人，兵匪死二千余人。联军入京，董军大掠而西。及惩办罪魁，以福祥有强力于回部，虑激回叛，不敢戮之，革职留任仍统回军驻甘肃西。人犹以为言，乃革职锢于家。荣禄在西安，综大政，福祥移书让之曰：“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抚嘱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藉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端王载漪宥死配新疆，后屡传福祥挟回部之众，拥端王为帜，卒不果，老死回中。

启秀以翰林至尚书，自附于理学，大学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视新学见重于孝钦后，戊戌政变后，徐桐尤被优礼。以过老不令入枢府，有大事则咨之而已。桐荐启秀入枢廷，时刚毅方贵用事，启秀遂附于刚毅。庚子五月间，修撰骆成骧典贵州试，竭启秀辞。启秀谓之曰："俟尔还京时，都中无洋人迹矣。"其时政府已蓄意灭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许景澄之杀，诏书出启秀手。及两宫出走，启秀未及从，与侍郎徐承煜同为日本军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许景澄及立山、徐用仪、联元之杀，皆承煜监斩，承煜殊自得。联军破京师，承煜给其父引决而已逃焉。日军执之，与启秀同拘于顺天府署，日军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诏命戮之。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焉。

端郡王载漪，为惇亲王之子。惇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钦后谋废德宗，先择近支王公之子为皇嗣。其溥字辈最亲而最长者，为溥伦溥侗兄弟。溥伦为孚郡王之孙。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无子，溥伦以次当立。孝钦后以为皇帝继穆宗后，则穆皇后当为皇太后，而己当为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为穆

宗立嗣。谓溥伦之父已出继远支，溥伦兄弟，皆不当立。溥字辈无人，不得不选载字辈，于是选醇亲王奕譞之子，入嗣大统，是为德宗。德宗之母，孝钦后之妹也。孝钦以内亲故，冀其长而亲我，又利立少主，则揽权之日长，故载湉以至亲最长，不得立。及德宗亲政，思变法自强，内压于孝钦，不能行其志，渐失爱于孝钦。戊戌八月之变，孝钦突自颐和园还宫，持帝手哭詈曰："我自尔数岁，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于长成，汝乃负心欲废我耶？"乃幽帝于瀛台，复出训政。日言帝病重，求医海内，谋废立。闻各国违言而止。己亥冬，刚毅等谋益极，乃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即已决行废立。谓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废之，而立溥儁为穆宗嗣也。崇绮者，穆皇后之父也。当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为皇嫂寡居宫中，又失太后欢，不足自存，乃仰药以殉。及决立溥儁，乃召崇绮出为师傅，隐示以大阿哥实继穆宗也。孝钦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使密询各国意。鸿章自甲午败后，入总署，复被逐出，闲居京师贤良寺。鸿章谓我以间废，与使署少所往还，若外任我总督，各国必来贺，当乘间询之。盖虑废立京师生变，思避之也。荣禄诺之，数日而鸿章授粤督。其时康有为倡保皇会于海外，势甚大，虑粤或生变，故命鸿章镇之也。各国使臣来贺，鸿章乘间言：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岂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不认废帝意。鸿章默然。走告荣禄曰："各国拒我矣。"孝钦后乃大恨。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刚毅、赵舒翘、何乃莹先后导

拳匪入京师。日以仇教为名，斥德宗为教主。载漪欲引以谋废立，屡导匪首入宫演术，孝钦后深信之。载漪兄载濂、弟载澜，并以漪故，深被宠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权兵权并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国以兵舰至，因开御前会议。许景澄、袁昶，力言衅不可开，载漪恨之，遂戮袁许。徐用仪、立山、联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议，帝皆言匪不可信，衅不可开。载漪语不逊。载漪既倚拳匪及荣禄，尤骄横，孝钦后亦曲意就之。各国公使赴总署约，载漪遣虎神营兵伺于道，杀德使克林德，后至者皆逃归。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载漪仍凶暴，欲杀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俄而城破，两宫出走，载漪与奕劻、刚毅、溥伦、那彦图等，随扈至西安。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交往盛京，永远圈禁。各国犹不已，乃定为斩监候。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载漪自以罪重，计当被戮，奉发配极边之旨，大喜过望。又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众曰："未闻也。"载漪曰："本无预渠事，当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虑西人之续请正法也。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戍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回銮后闲居京师。载漪家属皆随至配所。去年甘肃独立后，载漪将家属至兰州，贫极不能自存。今仍居陇中，不得还京也。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之冤戮，称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气节学问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内转太常卿。许景澄以翰林历使外国，通知时事，至吏部侍郎，并在总署。徐用仪以军机章京，敏给，工酬应，至尚书，无矫矫之节。拳匪之扰，心弗善

也，亦未尝廷争。许袁被戮，端刚有余怒，家人不敢收尸。翌日，用仪往视，涕下，收而瘗焉。端刚闻而深恶之，后数日，遽发拳匪捕之于家，乱刃戕焉。与立山联元皆先杀毙，后请旨正法者也。立山以部员至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侵蚀内帑，致富千万，以心计得孝钦后欢。廷辩时，帝不欲启衅外国，谓人心安足恃？后度载漪辨穷，乃问立山，思藉以助载漪也。立山谓拳民术多不验，载漪色变，斥为通夷，后亦不怿。立山居宅，近西什库教堂。载漪等围攻使馆教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济其粮。使拳匪围搜之，无所获。拳匪利其富，乃肆掠毁其家，拥立山以去。载漪命付诏狱，数日请旨戮焉。联元以内阁学士在总署，满人之号明通者也。廷询时，联元言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后大怒，命斩之，诸臣跪求始免。及归，载漪命拳匪捕杀之。景澄与袁昶厚，过从最密。景澄时督办铁路，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拳匪所称二毛子者也。廷询时，景澄昶陈奏皆慷慨。帝执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袁昶连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剿，使臣不当杀，皆不报复。与景澄连名上第三疏，劾大学士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疆臣毓贤、裕禄，更暗指载漪等祖匪，词甚痛切。疏曰："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余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

发匪捻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阎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巡抚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说？谓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覆载之德，斯可矣。谓若国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曰扶之而先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员，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众千百人，持“义和团”三字名帖，即可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长官，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妄君上，莫此为甚。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

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吾军随处截堵，义和团民纷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避难来京之人，佥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无其事。而吾军及拳匪被洋兵轰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且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诳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尽净，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何等束身自爱，仰酬厚恩。乃比匪为奸，行同寇贼，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历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愦愦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吾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谬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入京师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谕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面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愿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拳匪勒令跪香，语多诬枉。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示数百纸，含糊了事，

以业经解散复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殊雠？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盖一诘责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月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愦愦，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朝臣佥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家三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尝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使毓贤去岁能力剿该匪，断不致蔓延至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至闯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其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贵议亲，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疏入，刚毅、载漪等大怒，必欲杀之以泄愤。适李秉衡自南京奉命

带兵入卫，载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谍，至清江浦北四十里，获二人，自京来者。一为景澄致江督刘坤一书，一为袁昶致铁路督办盛宣怀书，皆力诋端刚，及太后受愚，语极愤痛。秉衡系之北上，以书呈载漪，载漪大恨，请旨捕逮。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舒翘，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戚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尔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辨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及京城破，两宫狩西安，李鸿章请旨昭雪。上谕："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谕，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遽乘机诬谄，交章参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辛丑二月，徐许袁遗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

联军既陷杨村，乃进向北京。以日英美三国兵为左军，法俄

德奥意五国兵为右军，计四万余人。至通州，与李秉衡战于河西坞，秉衡败死。七月十七日，破通州，皆息焉。约十八日进向北京，而日俄兵乘夜发，英美继之。日军先至，壁东直门外五里，俄队壁东便门外三里，英美兵屯通州河南岸，距城七里。法兵二十晚始至，去东城十里驻焉。而俄兵已于午刻攻东便门，翌晨破之。俄兵先入城，土人见哥萨克兵，犹以为回部援兵至也。

日军攻东直朝阳二门，破之，亦昧爽入城。法兵驻城南，闻城破始发，馀半入城。英兵由广渠门入，皆陆续至使馆。二十一日，日兵先入宫，途与华兵接战甚力，日军不欲轰击宫殿，乃暂退。两宫已于二十一日侵晨出走，诸军俱散。二十二日，联军乃占守各宫门。联军入城后，北堂围未解。法兵攻顺治门，英军置二炮于大清门助夹攻，华军不支，皆遁，法军直至西华门。日军方攻西华门未下，法兵至，开门纳日军，乃解北堂之围，时被围已二月矣。日军先入宫，法兵继之，过三桥，皆竖法旗，法总兵据煤山，俄英两总兵据其旁二庙，宫中珍玩重器皆尽矣。

联军诸帅，协议分理区域。由朝阳门至宫城划一直线，俄法占其东，英美占其西，日本占其北，各设民政厅辖民事，联军搜杀拳匪，尸山积焉。

城内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联军皆大掠，鲜得免者。其袒匿之家，受伤更烈。珍玩器物皆掠尽，其不便匣藏者，皆贱值售焉。妇女虑受辱，多自经。朝衣冠及凤冠补服之尸，触目皆是。有自经久，项断尸坠者。其生存者，多于门首插某国顺民旗，求保护。

德帅瓦德西至，联军举为统帅。入宫，居太后之仪銮殿。后怒火，全殿烬焉。尚书崇绮奔保定，居莲池书院，仰药死。皖抚

福润全家自尽。其母年九十余，以哀痛死。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余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宗室庶吉士寿富，有文学，尚气节。侍郎宝廷之子，阁学联元之婿也。联元被戮，家属匿寿富家。联军入城，寿富与弟富寿皆仰药未死，其两妹及婢皆死焉。寿富自经。富寿从容理诸尸，乃自经死。

联军日逼京师，七月十六日，两宫已有西狩之志，以车辆未备，缓行。十九夜，炮声急，知联军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见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太后言今只徐尔等三人，徐均自为计，不复恤吾母子矣，尔等当随吾行。复诏文韶曰：汝老矣，尚长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舆后来，彼二人骑以从，必同行也。帝亦顾文韶必当行。二十一日，黎明，两宫闻洋兵已入城，仓猝出宫，妃主均委之以去。两宫皆乘道旁骡车，王公内侍皆步行，出德胜门，炮声不绝。趣行至贯市东，光裕驼行献驼轿三乘。帝与贝子溥伦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太后衣蓝布夏衣，尚未栉也。帝衣黑纱长衣，黑布战裙，卧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于民居。随扈者端亲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蒙古王那彦图，贝子公爵数人，刚毅、赵舒翘、溥兴等，暨神机虎神营练兵千人，马玉昆兵千余人。兵无所得食，沿途掠于民间。时酷暑，途行甚苦。暮抵居庸关。延庆州知州秦奎良来迎，太后易奎良车而行。廿四日抵怀来。县令吴永闻驾至，仓皇出，跪迎大堂侧。太后入居吴夫人室，皇后居其子妇室，帝居签押房。太后手拍梳桌，命进食。盖出京三日，仅进三鸡子也。随启奁自取梳栉焉。吴夫人，曾袭侯纪泽女也，为太后梳头。太后乃命帝书朱谕，命吴令往东南各省催饷糈，以典史摄县印。吴令进燕席，

并汉装女衣，并进帝及大阿哥衣。盖两宫出京三日，始得安食易衣也。二十五日，谕言不得已西幸，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迅筹办法。其时尚未知徐崇已死也。二十六日，下诏罪己，令各省保护教民。二十七日，抵宣化府城，驻跸四日。八月初六日，抵大同府，驻总兵署，驻跸四日。初十，续派留京办事各员，其馀令赴行在。十三日，过雁门关。十五日驻忻州，换黄轿。十七日，抵太原，驻巡抚署。陈设周备，多高宗幸五台时旧物也。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兵六千勤王，闻京师陷，绕道河南至于太原。谓联军皆掠保定，追驾西来，太原不可居，力请幸西安。乃下诏罪己八月初八日西行。江督刘坤一，联东南督抚电阻，谓陕西贫瘠，逼近强俄，甘肃尤为回教所萃，内讧外患，在在堪虞。如谓陕西地险，可阻联军，则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险，既不可恃，偏安之局，亦不能幸成。京师根本重地，不可轻弃。各国曾请退兵，不占土地，回銮断无他变。万不可局促偏安，为闭关自守之计。词甚切挚。而太后终虑联军之逼，乃决西行。初八日启跸，二十六至潼关，以锦舟渡河。太后欲登华山，以道险，又亟西行而止。仅登万寿楼，礼圣祖龙牌。九月初四日，车驾至西安。改巡抚署为行宫，仅制略备。帝时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时作，屡泣，夜不成寐。各省纷进方物，时贡群下。御膳费日二百金。太后谓岑春煊曰：向在京师，膳费数倍于此，今亦可谓省矣。京师以两宫器服至。鹿传霖授尚书，入枢府，弥执拗用事。荣禄旋至西安，与王文韶仍管枢要。两侍兵卫，日扰民间，秦民苦之。大修戏园，诸臣娱乐如太平时。帝见贡物至，必垂涕。各省协解款，已五百余万。每解款至，内监需索尤苛。诸臣渐趋行在，百物渐集，西安愈兴盛矣。

拳扰方亟，李鸿章方为粤督，召速来京。六月，德使克林德被戕，大沽炮台为西兵攻陷。以鸿章督直隶，辞不至署。总电各国驻使，向各国议和。法外部言匪首未诛，端王等尚在枢府，言和不易。如罢端王等，剿拳匪，当可介各国议和。德外部言使臣被害，清帝无一言引咎，岂能遽及和议；英外部言驻华公使脱险，当可复电。美外部要西军与华军合救公使，可开议。七月，天津陷。联军逼杨村，以鸿章为全权大臣。鸿章自沪致美国电，愿护公使至津，请联军勿入京。美电言公使不能通电，无可商之余地。鸿章请护各公使出津，乃遣柱春、陈夔龙护公使。各使以无西兵来护，不肯行。德皇通电各国，请以瓦德西为联军统帅。俄皇谓德使被戕为大辱，愿推德将。各国赞成之。七月二十日，联军破京师。八月，俄皇谓使臣既脱险，当撤兵议和。美国赞之，法奥均不可，德皇拒益坚。朝旨促鸿章入都议和，鸿章至自沪。西军将帅定议，困鸿章于兵舰，俟准开议释之，各国政府不可。鸿章请加派王大臣会议，及命庆亲王奕劻、并为全权。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鸿章至大沽，俄军提督派员礼迎。美提督来谒，言奉政府命，以公使礼接。鸿章至塘沽，赴俄营谈甚洽。联军方攻北塘，俄以兵队护鸿章至津，入居海防公所。法廷拟六款：一、惩办罪魁，由各使臣指定。二、禁军械入华，三、赔兵费暨诸损失。四、西兵常驻北京卫使馆。五、毁大沽炮台。六、京津要处，西兵屯守。各国皆赞之。闰八月初六，谕革肇祸诸王大臣，各国始允议和。英德协议四款：一、中国商埠皆得通商，他处择开商埠。二、保全中国疆土，不取尺寸。三、如有援他故取中国土地者，英德两国别商保两国之利权。四、通告各国，请赞议。各国并从之，和议纲领遂定。各国使臣索庆王李

鸿章全权凭证，电请行在颁发敕书，乃拟约稿送领袖公使。闰八月十四日，添派荣禄为议和大臣。各公使以荣禄曾遣董福祥攻使馆，拒不与议。鸿章止荣禄勿来京。庆王一以付鸿章。磋议数月，定大纲十二款。一、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派亲王充专使谢罪，立碑于遇害地。二、惩办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镇五年内不得考试。三、日本书记被戕，须向日本谢罪。四、各国坟茔发掘之处，立碑雪耻。五、军火不得运入。六、赔偿各国人民损失。七、驻兵卫使馆，中国人不得居界内。八、毁大沽炮台。九、京师至海道，择要屯西兵。十、人民肇乱，罪其长官，不得借端开脱。十一、改通商条约。十二、改总署及觐见礼节。电达行在，得旨照准。乃凭议和大纲商定约章。一、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充谢罪使。克林德碑坊，已鸠工。二、惩办罪魁，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斩监候，加恩贷死，戍新疆，永不释回。庄亲王载勋，尚书赵舒翘，左都御史英年，均赐死。尚书刚毅，大学士李秉衡，身死夺官。巡抚毓贤，尚书启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职。被害之尚书徐用仪、立山、侍郎许景澄、阁学联元、大常卿袁昶，均复官昭雪。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谢罪。四、被掘坟茔，拨帑立碑。五、禁军火入口二年。六、偿款四百五十兆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还清。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七、划崇文门大街以西，正阳门城垛，归使馆管理，留兵保护。八、大沽炮台削平。九、诸国驻防之处，为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十、有违约事，罪其长官。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国派员兴修，岁拨帑六万两。黄浦河道，各国派员兴修，岁费四十六万两。一半由中国支付，中国派员会修。十二、

改总署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约在签押后，馀留防使馆兵队，约期撤兵，各国使臣，会同全权，晓示士民，交还北京。

两宫在太原时，李鸿章入京议和，各国公使请帝还京主议，李鸿章以闻。帝欲从之，太后不可。东南疆臣，多吁请回銮，太后尚犹豫。鹿传霖言北京危地，西安去海远，可阻西兵，力请入陕。太后然之，遂幸陕。及和议成，各国撤兵，内外臣工纷请回銮。四月二十一日，谕言和局已定，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禁，本欲即日回銮，惟溽暑难于跋涉，俟秋凉再行回銮。定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至七月初一，陕抚升允，奏言关中炎热，大雨泥深。豫抚松筹，奏河水骤发，跸路冲毁，请展期回銮。乃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启跸，蠲所过地方本年钱粮。十月初十日太后万寿，祝于开封。十一月初四日，自开封启銮，至顺德府。令总统袁公方为直隶总督，迎驾。十六日启行，袁公庶跸。恭亲王溥伟等自京赴正定府接驾。二十四日，两宫乘火车回京，西人登城墙观者数百。官僚军队，皆肃跪道旁。英奥两国马队，肃列左右。各国公使暨夫人皆出观，太后遥揖之，皆答礼，复一揖，登舆，遂还宫。

戊 壬 录

（一） 改政之变
（二） 立储始末
（三） 义和团之乱
（四） 辛丑和约
（五） 两宫回銮

戊壬录

宋玉卿编

改政之变

变法不自光绪帝始也。当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借洋将以杀戮洪杨军，已渐知西人之长，故创制造局以制新器，设方言馆以养译才，创招商局以争航利，派出洋学生以游学他国。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已滥觞于此矣。惟当时朝士，懵于外势，赞成者少，拒绝者多，故于二三十年间，养成此不痛不痒之中国也。迨甲午一役，以庞然自大之帝国，为日本所击败，直至割弃台湾，赔偿巨款，痛定思痛，而举国之大梦乃醒。

顾是时首言变法者何人乎？则光绪帝二十年之老师傅翁同龢也。翁本志虑忠纯，学问渊博，以协办大学士，兼毓庆宫行走，颇为光绪帝所信任。至甲午败后，知非讲求西法，不足以图自强，乃搜时务书而考求之。因于光绪帝前，时为称说，于是光绪帝毅然有改革之志矣。乙未五六月间，翁与光绪帝决议大行变法，拟下诏敕十二道，为奕䜣所知，阻之。不听，奕䜣以告西后。西后怒，乃撤翁毓庆宫行走，自是变法之议中止。

康有为者，广东南海人也。当光绪十四年，曾以布衣伏阙上

书，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朝贵见之，目为病狂，格不得进，康乃归里讲学。及乙未之春，例行会试，各省举人之公车，咸集京师，康亦与焉。闻中日议和事，以日本要索过巨，愤之，乃创议上书拒绝。其徒梁启超，遂日夕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两省之举人，同日先上，他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几无虚日。既而又合各省之举人，大议于松筠庵。庵故明臣杨椒山先生之旧宅，御史有弹劾事，恒一集也。是时与议者，凡千三百人，为大连署以上书，推康有为领衔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结束则归本于变法。大臣见之，恶其激烈，不为上达。未几，和议成，公车散，康已通籍，授工部主事职。复上书言变法，工部堂官恶之，不为代奏。康亦知望变法于政府，其事甚难，乃退而立"强学会"于北京，继设分会于上海。虽推两湖总督张之洞为会长，而已实主持其事。其徒梁启超，亦于上海创《时务报》，以鼓吹变法。

越二年，丁酉十二月，德人强占胶州湾之事起。康有为闻之，以事变更急，渡海晋京，再上书言之。工部堂官，恶其抗直，仍不为代奏，康乃谋之给事中高燮曾，高见其书，以为忠，乃抗疏荐之，并请召见。奕䜣知而阻之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召见。康之官，未至四品，欲有问，可令大臣传语之。"由是光绪帝于戊戌正月初三日，谕令王大臣，传康有为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询问变法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理衙门呈进。王大臣乃取其丁酉冬间呈请工部代奏之书以上。其书略曰：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

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鞮鞻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摹画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践。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战舰之数，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号于众曰　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则其垂涎于地利可想。英国《太晤士报》，论德国胶事，处置中国，极其得宜。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鸣矢耳。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垂涎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轻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刺不可起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

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童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如高丽之祸及君后。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惟辄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笳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夫谓皇上无发愤之心，诸臣无忧国之意，坐以待毙，岂不宜然？然伏观皇上发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忧国之诚，靡颜黑色，亦且暴著于人。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盖南辕而北辙，永无税驾之时；缘木而求鱼，决无得鱼之日。职请质言其病，并粗举治病之方。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药杂投，不知变症，而旧方犹守，其加危笃固也。职请以仲虺之说明之。欧洲大国，岁入数千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船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入七千

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余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此仲恁兼弱之说可畏也。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故管子曰：'国之存亡，邻国有焉。'众治而己独乱，国非其国也。众合而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顷闻中朝诸臣，狃承平台阁之习，袭簿书期会之常，犹复以尊王攘夷，施之敌国，拘文牵例，以应外人，屡开笑资，为人口实。譬凌寒而求绨绤，当涉川而策高车，纳侮招尤，莫此为甚。咸同之时，既以昧不知变而屡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变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既与臣民隔绝，恭亲王以藩邸议政，亦与士夫不亲。吾有四万万人民，而执政行权，能通于上者，不过公卿台谏暨抚百人而已。自余百僚万数，无由上达，等于无有。而公卿台谏暨抚，皆循资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至西政新书，多出近岁，诸臣类皆咸同旧学，当时未有。年老精衰，政事丛杂，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故贤者心思智虑，无非一统之旧说。愚者骄倨自喜，实便其尸位之私图。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瞢然不察

也。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瞋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称历朝之成法；悚然听之者，盖十而六七矣。迂儒贴括，诩正学之昌言，瞿然从之者，又十而八九矣。无一事能究其本原，无一法能穷其利弊，即聋从昧，国皆失目。而各国游历之人，传教之士，察我形胜，测我盈虚。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谈产物，精于商局之册；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举以相质，动形窘屈。邦昭宋草，一以免患，一以召祸。况各国竞鹜于聪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将以求免，不亦难乎？此而望其尽扫旧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积重难返，良有所因。夜行无烛，瞎马临池。今日大患，莫大于昧。故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曰孱，有援难恃，其病皆在于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已见告矣。匪以教为仇雠，教以匪为口实，各连党羽，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鹰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况满池盗弄之馀，彼西人且将藉口兴师，为我定乱。国初戡流贼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占踞伊犁。兵家形势，中外同揆。覆车之辙，可为殷鉴。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

于屡经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之地，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欧洲数强国，默操成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殷鉴具存，履车可验。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顾见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膻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惨凄。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夫至于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之刲缚。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痿痹。欲陨之叶，不假于疾风；将萎之华，不劳于触手。先亡已形，此仲尼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于不畏分割，不惮死亡者，亟出于昧，亦由误于有恃焉。夫欲托庇强邻，藉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则特角成势，彼乃辅车。若我为附枝，则卧榻之侧，岂容鼾睡？齐王建终伤松柏，李后主终坐牵机。且泰西兵事，决胜乃战，一旦败绩，国可破灭。俄德力均，岂肯为我用兵，致败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难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亚洲，连鸡互忌，气势甚缓。突厥频割大藩，尚延残喘；波斯尽丧权利，犹存旧封。中国幅员广袤，从容分割，缓缓支持，可历年所。执政之人，皆已耄老，冀幸一身可免，听其贻祸将来。然突厥之回教，专笃悍强，西人所畏。吾则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国主，纡尊游历西国尽遍。吾虽

亲王宰相，闭户而潜修。分局早定，民心已变。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国新报之张皇。亚洲旧国，近数年间，岁有剪灭，近且殆尽，何不取鉴之？祸起旦夕，毕命尽丧，而谓可延年载，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盗铃，至愚自欺之术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窃宝，屋烬身焚，同归于尽而已。故职窃谓诸臣即不为忠君爱国计　亦当自为身谋也。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法，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不豫修于平时，一旦临警，张皇而求请，岂能弥缝？徒增贻割而已。故胶警之来，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势弱至此，岂复能进而折冲？惟有急于退而结网。职不避斧钺，屡有所陈。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图存而已。亦不敢言图存，即为偏安之谋，亦须早定规模已耳。殷忧所以启圣，外患所以兴邦，不胜大愚。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德。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廷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

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预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士气奋跃，海内举望，然后破资格以励人材，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悬清秩功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卫生济贫，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币，创邮船，恤贫民，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以铁路为通，以兵船为护，夫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但天下人心离散，当日有恩意慰抚，以固其情。志士之志气劣弱，当激以强健豪侠，以壮其气。然后尽变民兵，令每省三万人，而加之训练。大购铁舰，须沿海数十艘，而习以海战。诏令日下，百举维新。诚意谆恳，明旨峻切，将所有新政诏书，虽未推行，德人闻之，便当退舍。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绅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论议，举动英日。职以为用此对付，或可缓兵。然后雷厉风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举听矣。皇上发奋为雄，励精图治，于中国何有焉？论者谓病入膏肓，虽和缓扁鹊不能救；火燃眉睫，虽焦头烂额不为功。天运至此，无可挽回。况普国变法，而法人禁之，毕士马克作内政而后主。美国制造铁炮，而英人禁之，华盛顿托荒岛而

后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机器于我之说，俄法欲据我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练兵之权，虽欲变法，虑掣我之肘。职窃以为不然。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复旧物，华盛顿无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国，况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哉？顾视皇上志愿何如耳。若皇上赫然发愤，虽未能遽转弱而为强，而仓猝可图存于亡。虽未能因败而成功，而俄顷可转乱为治。职犹有三策，以待皇上决择焉。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闻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学，使臣游记，泰西纂述，并经乙览，不废刍荛。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尤为得要。且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进此书，几余披阅。职尚有《日本政变之次第》，若承垂采，当写进呈。皇上劳精厉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外者。风声所播，海内慑竦，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盖遥昧者其胆豪，见明者则气怯。且虑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非皇上洞悉敌情，无以折冲樽俎；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天下雄也。其第二策曰，大集群

才而谋变政。六部九卿，诸司百执，自有贤才，咸可咨问。若内政之枢垣，外政之译署，司计之户部，司法之刑曹，议论之台谏翰林，尤为要剧。宜精选各部人员，逐日召见，虚己请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当先，若者当后，谋议既定，然后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睹。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夫直省以朝廷为腹心，朝廷以行省为手足。同治以前，督抚权重，外人犹有忌戒之心。近岁督抚权轻，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变，宜通饬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专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实政。目前不妨略异，三年要可大同。宽其文法，严为督励。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练兵数千，新法之税款数万，制造之局数处，五金之矿数区。学校增设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课程，以为条格。如此则百废具举，万象更新，销萌建威，必有所济。我世宗宪皇帝，注意督抚，而政举兵强。我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抚，而中兴奏绩。重内轻外之说，船指陈言，非救时至论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免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则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剖，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圈牢羊豕，宰割随时，一旦割剖，亦固其所。职上为君国，下为身家。苦心忧思，虑不能免。明知疏逖，岂敢冒越？

但株折榱坏，同受倾压。心所谓危，急何能择？若皇上少采其言，发奋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

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徐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也。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审知其病之所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暍而沧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

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贻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众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惝惝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群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诼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墨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

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施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其誓文在决万几于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国民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令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征士贡士，咸上书于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于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于此。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竭力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革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素。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

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贰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若御史为耳目之官，刑曹当司法之寄，百官皆备，而独无左右谋议之人，专任论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实关军国之安危，而言者妄请施行，主者不知别择。无专司为之讨论，无宪法为之著明，浪付有司，听其抑扬。恶之者驳诘而不行，决之者仓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画而不详。是犹范人之形，有头目手足口舌身体，而独无心思，必至冥行擿埴，颠倒狂瞀而后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岂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予改革，势实难行。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一曰法律局。外人来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之国耻。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故也。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新法，皆我所夙无，而

事势所宜，可补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二曰度支局。我国地比欧洲，人数倍之，然患贫实甚，所入乃下等于智利希腊小国，无理财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纸币、银行、印税、证券、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皆致万万，多我所无，宜开新局专任之。三曰学校局。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中学，各府县立小学，及专门各学，若海陆医学、律学、师范学。编译西书，分定课级，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成焉。四曰农局。举国之农田、山林、水产、畜牧，料量其土宜，讲求其进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举国之制造机器美术，特许其新制而鼓励之。其船舶市场、新造之桥梁、堤岸、道路咸属焉。六曰商局。举国之商务、商学、商会、商情、商货、商律，专任讲求激励之。七曰铁路局。举国之应修铁路，绘图定例权限咸属焉。八曰邮政局。举国皆行邮政，以通信命。各省府县乡，咸立分局，并电线属焉。九曰矿务局。举国之矿产、矿税、矿学属焉。十曰游会局。凡举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历游学各国会，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陆军局。选编国民为兵，而司其教练。十二曰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然国政之立，皆以为民，民政不举，等于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于民。而自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任重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馀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达于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

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讲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于国。汉制百郡，以太守上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摺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厚俸禄以养廉耻；变通科举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犹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且我民穷国匮，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泉流通，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国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后郡县遍立各种学堂，沿海急设武备学院，大购铁舰五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

强，亦庶几可以自保。臣愚夙夜忧国，统筹大局，思之至详。其能举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举而行之，惟诸臣之罪。”

光绪帝览之，指其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谓军机大臣曰：“康某何不顾死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耶？”然亦不之罪。仍命总署王大臣，自后康某如有条陈，当即日呈递，毋许抬格。并宣取康所著《日本变法》、《俄大彼得传》等书。是时康知己将任用，复百端陈说于翁同龢之门。翁为其所动，交章推荐，至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于是光绪帝用康之心益坚。顾康之所求者，变法也。使法虽变而不统筹全局，则必以不得要领以止。于是复上一疏，详论天下之势。

疏上，下总署议，迁延不复。催之，仍不复。而俄以德占胶州为藉口，欲强租旅顺大连湾之事，又相逼而来。光绪帝益知不变法，不能立国，惟奕䜣则屡以谏阻，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光绪帝曰：“今祖宗之地，且将不保，何有于法？”因令奕劻告西后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宁逊位。”西后闻之，滋不悦。然知其志之决，乃使奕劻以办事不阻之意复之。是年四月，奕䜣适以病殁。翁同龢辅政，锐志改革。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又相继上书，请定国是。光绪帝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以宣示天下。诏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迭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

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嗥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联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祖其流弊，必至门户角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诰诫之至意。”

诏既下，海内士夫见之，知此后一切维新，皆基于此，且决康有为之必将召见。至二十八日，果以徐致靖之保举，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奏对良久。见后，授以总理衙门章京，所行新政，多顾问焉。于是京外各官，附康者日众，于是始有新党旧党之称。新党之最矫矫者，曰梁启超、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梁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谓不愧为康之高弟子，因赏给六品衔，令办理译书局事务。杨锐、刘

光第，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保，谭嗣同为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林旭为康有为之弟子故，于七月二十日特加四品卿衔，令入军机，参预新政。参预者，用日本维新置参预官于宫中之义也。其时凡关于新政奏摺，皆交四卿阅之。颁发谕旨，皆令四卿拟之。虽旧臣盈廷，悉置不问，惟以国政系于四卿。故论四卿信任之专，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云。

虽然，新党既任用矣，夷考其时，改革之事，非一无可观者也。因择而录之如左。

（一）改科举

五月初五日谕云："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考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浅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艺，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辩博，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

六月初一日谕云："张之洞、陈宝箴奏请仿妥议科举章程，并酌改考试赋诗小楷之法一摺。乡会试改试策论，

前据礼部详拟分场命题各章程，已依议行。该部据称等各称，宜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求才不厌多门，而学术仍归一是，拟为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等语。朕详加披阅，所奏各节，剖切周详，颇中肯綮。著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经义各一篇。礼部知通行各省，一体遵照。朝廷于科举一事，斟酌至再，不厌求详。典试诸臣，当仰体此意，精心衡校，以期造就真才。至词章楷法，虽馆阁撰拟应奉文字，未可尽废，如需用此项人员，自当先期特降谕旨考试。倘一举行，不为常例。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其未尽事宜，仍著该部随时妥酌具奏。”

（二）兴学校

五月十五日谕云：“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详细章程，缮单呈览一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阔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著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分派。至

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贯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著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著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材，讲求时务起见，该教习等按照奏定课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

五月二十二日谕云：“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肄业者由小学中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观。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省会及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著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中西兼习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须绕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规，用项有溢款，此外陋规滥费，当亦不少。著该督抚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督抚按照筹款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力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新书，颁发遵行。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似此实力振兴，庶几风气遍开，人无

不学，学无不实，用副朝廷育养成材至意。”

六月十一日谕云：“李端棻奏各省学堂请特派绅士督办等语。现在京师大学堂，业经专派管学大臣，克日兴办。各省中学堂、小学堂，亦当一律设立，以为培养人才之本。惟事属创始，首贵得人，著各直省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符众望之人，派命管理各该处学堂一切事宜。随时禀承督抚，认真经理。该督抚慎选有人，即著奏明派充，以专责成而收实效。”

六月十九日谕云：“英美日本各部侨寓华民众多，群居错处，不乏可造之才，亟应设立学堂，兼肄中西文字，以广教育。著出使大臣等，体查情形，妥为劝办，议定章程，详晰覆奏。”

六月二十三日谕云：“中国创建水师，历有年所，惟是制胜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必以学问为根本。应如何增设学额，添制练船，讲求驾驶，谙习风涛，以备异日增购战船，可期统带得力，著南北洋大臣沿海各将军督抚，一体实力筹办，妥议具奏。至铁路矿务，为目今切要之图，造端伊始，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材，方可冀收实效。所有各处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分，应行增设学堂，切实举办之处，著王文韶、张荫桓悉心筹画，奏明办理。”

七月二十二日谕云：“孙家鼐奏请设医学堂等语。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急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通。即著孙家鼐详议办法，具奏。”

（三）兴实业

五月十六日上谕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覆御史曾宗彦奏请振兴农学一摺。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须知讲求农政，本古人劳农劝相之意，是在地方官随时维持保护，实力奉行。如果办有成效，准该督抚奏请奖叙。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务诸书，并著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

五月十七日谕云："自古政治之道，必以开物成务为先。近来各国通商，工艺繁兴，风气日开。中国地大物博，聪明才力，不乏杰出之英，只以囿于旧习，未能自出新奇。现在振兴庶务，富强至计，首在鼓励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材能，试以实职；或锡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其有能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经国远猷，殖民大计，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励。其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

七月十三日谕云："少詹事王锡蕃，奏请饬各省设立商会，于上海设总商会等语。现在讲求商务，业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并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先就上海汉口

试办商务局，拟定办法奏闻，现尚未据奏到。商会即商务之一端，著刘坤一等，归案迅速妥筹具奏。其沿江沿海商贾辐辏之区，应由各该督抚，一体查明办理。所有一切开办事宜，并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咨商各督抚，详订章程，妥为筹办。”

六月二十九日谕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一摺。训农通商，为立国大端，前迭谕各省整顿农务、工务、商务，以冀开辟利源，各处办理如何，现尚未据奏报。万宝之源，均出于地，地利日辟，则物产日阜 即商务亦可日渐扩充，是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本重农，惟向无专董其事者，非大为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端方著开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吴懋鼎，均著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其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讲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统归督理农工商总局端方等，随时考查。各直省，即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选派通达时务，公正廉明之绅士二三员，总司其事。所有各局开办日期，及派出办理之员，并著先行电奏。此事创办之始，必须官民一气，实力实心，方可渐收实效。端方等及各该督抚等，务当仰体朝廷，率作兴事之意，考取新法，精益求精，庶几农业兴而生殖日繁，商业盛而流通益广。悉以植富强之基，厥实有厚望焉。”

七月二十六日谕云："刑部奏，代递主事萧文昭条陈一摺。中国出口货，以丝茶为大宗。自通商以来，洋货进口日多，漏卮巨万，恃此二项，尚堪抵制。乃近来出口之数顿减，若非亟为整顿，恐愈趋愈下，益无以保此利权。萧文昭所请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不为无见。著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分各督抚，迅速筹议开办，以阜民生，而固利源。"

七月二十七日谕云："瞿鸿禨奏江阴南菁书院，请改学堂，并将沙田试办农学一摺。江阴南菁书院，经前学政黄体芳，创设考课通省举贡生监，现既改为学堂，著准其照省会学堂之例，作为高等学堂，以资鼓舞。该书院原有自管沙田一顷，据称拟参用西法，树艺五谷果蔬绵麻等项，将未经围占之地，先行试办。如有实效，再行推广学堂农会，相辅而行。洵为一举两得之道。该学政此奏，具见筹画精详，留心时务。即著照所议，认真办理，务收实效，毋托空言。"

（四）保教民

五月二十二日谕云："各国传教，载在条约，迭经谕令各该督抚，妥为保护，以期民教相安。乃本年四川江北厅等处，教案未了，广西永安州，复有杀毙教民之事，湖北沙市，亦有因案牵连之事，总由地方官不能仰体朝廷谆谆诰诫之意。遇有民教交涉案件，非漫不经心，即意存歧视。畛域未化，新嫌隙易生，无怪教案之层见迭出也。用是特加申谕，各直省大吏，凡有教堂州县，务当谆饬地方官，实力保护。平日如有教士词见，

不得有意拒绝。使彼此诚信相孚，从教之人，自不致借端生事。一面开导百姓，毋以薄物细故，轻启衅端。即使事出仓猝，该管官吏，果能持平办理，亦何难消患未萌。是在各该将军督抚，严饬所属，随时妥慎筹办。从前未结之案，即著迅速了结，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定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五）改兵制

五月二十一日谕云：“前据顺天府尹胡燏棻，奏请精练陆军，并神机营改用新法操演，出使大臣伍廷芳，奏京营绿营，参用西法，各摺片。先后谕令军机大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妥议。兹据该王大臣等，会同议奏，改练洋操，为练兵要著。各省绿营练勇，迭经谕令，认真裁并，一律挑练。著该将军督抚，归入前次户部兵部议复御史曾宗彦请改操摺内，一并迅速筹议，切实具奏。神机营，业经挑选马步官兵一万人，勤加训练，即著汰弱留强，实力讲求，务成劲旅。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两翼前锋护军营，均著以五成改习洋枪，五成改习洋机抬枪。著派奕劻色楞额永隆，管理八旗骁骑营，崇礼载卓苏鲁岱管理两翼前锋护军营。奕劻向来办事认真，熟谙武备，务须会同简派各员，并督同各旗营专操大臣，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认真操演。其八旗汉军炮营藤牌营，著一并改用新法，挑练精壮，如式演练，以成有用之兵。果使日起有功，何惜宽筹

饷项。各直省将军督抚，及该管王大臣等，务当振刷精神，屏除积习，毋得始勤终怠。至一切阵法、器械、营制、饷章，及挑选将弁教习各节，著按照胡燏棻等所奏，议定切实办法，奏明办理。用副朝廷整军经武至意。”

五月二十八日谕云：“裁空粮，节饷需，为方今救弊之要图。前经谕令各省体察情形，妥速具奏。现据该将军督抚先后奏陈，或裁制兵，或裁防勇，或裁练军，或称业经裁并，无可再裁，当经详加披阅。各省情形虽属不同，但法敝则亟宜变通，财匮，则尤资补救。其已裁者，即著照拟定章程，妥切办理。其未裁者，仍著再行切实酌核，总期裁一名空粮，即节一分虚糜，空粮裁尽，饷项自舒。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并著遵照前降谕旨，力行保甲，诘奸禁暴，相辅而行。再能整顿厘金，严杜中饱。富国强兵之计，无有逾于此者。当兹时事多艰，朕宵旰焦劳，力图振作，每待至下以诚，而竟不以诚相应。各该疆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诰诫谆谆，仍复掩饰支吾，苟且塞责耶？经此次谆谕之后，倘再有仍前敷衍，不肯实力奉行，经朕查出，或别经发觉，试问各该大臣，能当此重咎否也？”

八月初一日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

意。”

（六）审岁计

八月初一日谕云：“翰林院奏代递庶吉士丁惟鲁，请编岁入岁出表，颁行天下一摺。户部职掌度支，近年经用浩繁，左支右绌，现在力行新政，尤须宽筹经费，以备支用。朕惟古者冢宰制国用，量入为出，以审计岁之盈虚。近来泰西各国，皆有预筹用度之法。著户部将每年出款入款，分门别类，列为一表，按月刊报。俾天下咸晓然于国家出入之大计，以期节用丰财，蔚成康阜。朕有厚望焉。”

（七）裁冗员

七月十四日谕云：“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虽未必尽可准行，而参酌情形，实亦有亟当改革者。朕维授事命官，不外综核名实。现当开制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以致碍当务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又外省如直隶、甘肃、四川等省，皆系以总督兼管巡抚事，惟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原未划一。现在东河在山东境内者，已隶山东巡抚管理。只河南河工，由河督专办。今昔情形，确有不同。所有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著一并裁撤。其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均著以

总督兼管巡抚事。东河总督应办事宜，即著归并河南巡抚兼办。至各省漕运，多由海道，河运已属无多。应征漕粮，亦多改折。淮盐所行省分，亦各分设督销。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亦均著裁缺，归各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均属闲冗，即著奏明裁汰。除应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谕旨，暨裁缺之巡抚河督京卿等员，听候另行录用外，其馀京外，尚有应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著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分别详议筹办。仍将筹议情形，迅速具奏。内外诸臣，即行遵照，切实办理。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至各省设立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为位置闲员地步，靡水杂支，虚糜不可胜计。迭经谕令裁并，乃竟置若罔闻，或仅听委员劣幕舞文，一奏塞责，殊堪痛恨。著各督抚凛遵前旨，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并裁撤净尽。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一月办竣复奏。似此实力剔除，庶几库款渐裕，得以宏拓新规。惟不准瞻徇情面，阳奉阴违，致干咎戾。当此国计艰难，朕宵旰焦劳，救敉求治，诏书数勉，动以至诚。尔在廷诸臣，暨封疆大吏，若具有天良，其尚仰体朕怀，力矫疲玩积习，一心一德，共济时艰，庶几无负委任。若竟各挟私意，非自便身图，即见好僚属，推诿因循，空言搪塞，定当予以重惩，决不宽贷。”

七月二十五日谕云："前经降旨撤詹事府等衙门，并谕令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将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分别详议筹办，迅速具奏。现在已裁各衙门归并事宜，业由各该衙门遵照办理。其余各衙门，应裁文武各缺，尚未将筹办情形具奏。再申谕该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各省督抚等，凛遵前旨，将在京各衙门冗闲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道员，以及同通佐贰等官，及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认真裁并，严加甄别沙汰。其各局有冗员，一律裁撤净尽。本日据户部代递主事吴锡龄条陈内称，漕督所辖卫所各官，既系武职，并无管带漕标之兵，名实殊不相符，所有军田，可以拨归府州县征收等语。此项人员，本在应行裁并之例，即著该督抚等，妥速议奏。并漕督一缺，究竟是否应裁，亦著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一并详议具奏。至京外已裁实缺，候补各员，应如何分别录用，及饬令回籍候缺，均著妥议条款，请旨办理。该大学士尚书侍郎督抚等，务当从速筹办，不准稍事迁延，尤须破除积习，毋得瞻徇情面，用副朝廷综核名实之至意。"

（八）修则例

六月十一日谕云："李端棻奏请删改则例等语。各衙门咸有例案，勒为成书，颠若画一。不特易于遵守，兼可杜吏胥任意准驳之弊，法至善也。乃阅时既久，各衙门例案太烦，堂司各官，不能尽记。吏胥因缘为奸，舞文弄法，无所不至。时或舍例引案，尤多牵混附会，无论或

准或驳，皆恃例案为藏身之具。是非大加删订，使之归于简易不可。著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各将该衙门旧例，细心釐绎。其有语涉两歧，易滋弊混，或貌似详细，揆之情理，实多室碍者，概行删去。另定简明则例，奏准施行。尤不得借口无例可援，溢引成案，致启弊端。如有事属创办，不能以成例相绳者，准该衙门随时据实声明，请旨办理。仍按衙门烦简，立定限期，督饬司员，迅速办竣具奏。”

七月十六日谕云：“吏部户部奏遵旨删订则例，具奏办理情形各一摺。各衙门例案太烦，业经谕令迅速删订。吏部铨选处分二项，头绪纷纭。户部收支款项，名目繁多。一切章程，难免歧异。著各该堂官督饬司员，悉心删订，务极简明。将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俾阅者一目了然，吏胥无从舞文弄法。至此项底本，即著该堂官公同核办。户部所请专派堂官一员勘定之处，应毋庸议。”

七月十七日谕云：“昨据吏部户部奏删订则例办理情形，当经谕令将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使人易晓。因思删订则例，各衙门均当照此办理，以归划一。著该堂官，督饬司员，悉心编辑，毋稍纷歧。”

（九）戒因循

五月初八日谕云：“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事件，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

奏。即著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其各部院衙门，于本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治不贷。”

六月二十三日谕云：“目今时局艰难，欲求自强之策，不得不舍旧图新。前因中外臣工，半多墨守旧章，曾经剀切晓谕，勖以讲求时务，勿蹈宋明积习，谆谆训诫，不啻三令五申。惟是朝廷用意之所在，大小臣工，恐未尽深悉。现在应办一切要务，造端宏大，条目繁多，不得不采集众长，折衷一是。遇有交议事件，内外诸臣，务当周咨博访，详细讨论。毋缘饰经术，附会古义。毋胶执成见，隐便身图。倘面从心违，希冀敷衍塞责，致令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失其本指，甚非朕所望于诸臣也。总之无动为大，病在瘝瘠，积弊太深，诸臣所宜力戒。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撞钟。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至于裒理庶务，需才甚多，上年曾有考试各部院司员之谕。著各该堂官，认真考察。果系有用之材，即当据实胪陈，候朕录用。如或阘茸不职，亦当立予参劾，毋令滥竽。当此时事孔棘，朕坐后惩前，深维穷变通久之义，则创办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用再明白申谕，尔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诚相感，庶国是以定，而治理蒸蒸日上。朕实有厚望焉。”

七月初十日谕云：“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

实筹办。并令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该将军督抚等，自应仰体朝廷救敉求治至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方为不负委任。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总督两江两广地方，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覆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覆，置若罔闻。该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藉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直隶距京咫尺，荣禄于奉旨交办各件，尤当上紧赶办，陆续奏陈。其余各省督抚，亦当振刷精神，一体从速筹办，毋得迟玩，致干咎戾。”

（十）去朦蔽

七月十二日谕云：“御史王培佑奏变法自强，当除朦蔽锢习一摺。现因时事多艰，朝廷振兴庶务，力图自强，尤赖枢廷，及各部院大臣，共筹桑忱，竭力匡赞，以期挽救颓风，庶事可渐臻治理。乃诸臣中恪恭官守者，固亦有人，而狃于积习，不知振作者，尤难悉数。即如部院官，本应常川进署，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准延搁逾限，皆经再三训诫，而犹阳奉阴违。似此朦蔽因循，国事何所倚赖。用特重加申警，凡在廷大小工臣，务当洗心革面，力任其艰。于应办各事，明定限期，不准稍涉迟缓。倘仍畏难苟且，自便身图，经朕觉察，定必严加惩处，毋谓宽典可屡邀也。”

七月十六日谕云：“怀塔布等奏司员呈递条陈，请旨办理一摺。据称，礼部主事王照条陈时务，藉端挟制等语，

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省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惴惴过虑也。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岂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将原封呈进，毋庸折看。王照原呈著留览。”

七月二十七日谕云：“前因振兴庶务，首在革除壅蔽，当经谕令各衙门代递事件，毋得拘牵忌讳。嗣因礼部阻格司员王照条陈，当将怀塔布等予以重惩。复先后谕令都察院及各衙门，随呈随递，不必拘定值日之期。诚以百度维新，必须明目达聪，始克收敷奏以言之效。第恐大小臣工，狃于积习，不能实力奉行，用再明白宣谕，以后各衙门，有条陈事件者，次日即当呈进。承办司员，稍有抑格，该部院堂官，立即严参惩办，不得略予优容。所有六月十五日七月十六日谕旨，七月十九日朱谕，七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交片谕旨，均令各衙门录写一通，同此件谕旨，一并悬挂大堂，俾其触目警心，不致复萌故态，以示朕力除壅蔽之至意。”

（十一）开风气

六月初八日谕云：“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摺。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似尚周妥。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所出之报，随时进呈。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章，著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分，择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筹《官报》经费，即依议行。钦此。”

七月二十七日谕云：“瑞洵奏请遍设报馆，实力劝办一摺。报馆之设，原期开风气而扩见闻。该学士所称，现商约同志于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等语。即著瑞洵创办，以为之倡。此外官绅士民，并著顺天府五城御史，切实劝谕，以期一律举行。”

（十二）许言事

七月二十七日谕云：“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人生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思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交陵迫，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腾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务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

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厥不胜厚望。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著各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仿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者，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并著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

七月二十八日旨云：“昨已明降谕旨，令各省藩臬道府，均得上书言事。其州县条理事件，应由督抚将原书代递。即著各省督抚，传知藩臬道府，凡有条陈，均令其自行专摺具奏，毋庸代递。其州县等官言事者，仍由督抚将原封呈递。至士民有欲上书言事者，即径由本省道府等随时代奏，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别经发觉，将该地方官严行惩处。仍将遵办情形，迅速电奏。”

（十三）广登进

七月二十日谕云：“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冗员既裁，请酌置散卿，以广登进一摺。著孙家鼐妥速议奏。”

七月二十三日谕云：“孙家鼐奏遵议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请酌置散卿一摺。古有侍从之臣，皆妙选才能以议庶政。现当朝廷振兴百度，自应博采众论，集思广益，以期有裨政治。著照所议，酌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遇有对品卿缺，并翰林衙门对品缺出，

即由吏部一体开单请旨录用，以备献纳。仍著按品给予俸禄。应如何详立条款，著为定例，著该部妥议具奏。”

七月二十二日谕云：“亲民之官，莫如牧令。自来循吏著绩，皆以养民教民为先务。近来地方州县，既有保护教民之责，又有培植学堂之举。内政外交，责成尤关紧要。非得明体达用之能员，措置安能裕如？著各省督抚，留心访查，所属地方州县官，如有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能员，即随时保送引见，以备录用。朕为国为民，殷殷求治，该督抚等，务当屏去私心，汲引善类，方不负大臣以人事君之义。”

七月二十三日谕云：“现在裁撤各衙门，业经分别归并。所有各衙门裁缺各官，未便听其闲散。现当振兴庶务，详画久远，应于铁路矿务总局酌设大小官员额缺，以备将来量材任使。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吏部妥速详议具奏。”

（十四）定官职

八月初一日谕云：“户部奏，代递主事蔡镇藩，请审定官职，以成新政一摺。朕详加披阅，除御史规复巡按旧制，各关监督改为关道两节，应无庸议外，其余所陈各条，具有条理，深得综核名实之意，可以见诸施行。著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各部院，并翰林科道各官，详议具奏。”

（十五）恤民隐

七月十四日谕云：“国子监奏，候补学正学录黄赞枢，

条陈时事，据呈代奏一摺。据称民生日瘪，宜厚生计，衙吏横征，宜严考查等语。朝廷整饬庶务，无日不以吏治民生为念。重农之外，桑麻丝茶等项，均为民间大利所在，全在官为董劝，庶几各治其业，成效可观。著各直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就物土所宜，悉心劝办，以浚利源。亲民之官，莫如牧令。近来仕途冗杂，非严加考查，不足以别贪廉。钱粮之浮收，胥吏之肆扰，种种疾民之事，该管上司，果能悉心考核，即不肖官吏，亦断不至无所忌惮。著各督抚，凛遵六月十五日谕旨，于所属州县，认真查核，毋令贤否混淆。仍著随时秉公举劾，以资惩劝。吏治清，则民生自裕，此则封疆大吏之责，无负朕再三申诫焉。”

七月二十二日谕云：“前据户部奏办招信股票，原定章程，愿借与否，听民自便，不准苛派抑勒。嗣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据御史黄桂鋆等，先后奏参，四川、山东省，办理昭信股票，苛派扰民，当谕令该部妥议具奏。兹据户部奏称，股票扰民，屡经指摘，近时收数无多，除京外各官，仍准照常请领，并官民业经认定之款，照案捐缴外，其绅商士民人等，请一概停止劝办等语。朝廷轸念民情，原期因时制宜，与民休息，岂容不肖官吏，任意苛派，扰害闾阎。其民间现办之昭信股票，著即停止，以示体恤而安民心。余均照部议行。”

七月二十三日谕云：“户部奏，代递主事王凤文请设立赈施一摺，以工代赈，实救荒之良法。中国办理善政，旧有此条，而泰西推行尤广，所有修造工程各业手艺，皆足

为养赡穷民之用。国家偶遇灾荒，赈施动拨巨款，而在事人员，办理不善，侵渔冒领，弊端百出，灾黎转不得均沾实惠。若以工代赈，则弊杜而工业可安。近来江苏、湖北、山东等省，偏灾屡告，饥民转徙流离，朕心深为轸念。王凤文所请，不可不采。著农工商务总局端方等，妥议开办章程，迅速具奏。”

七月二十九日谕云：“军机大臣等，议复袁昶条陈请筹八旗生计等语。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于定例，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致生计日艰。从前富俊、松筠、沈桂芬等，均曾筹议及之。现当百度维新，允宜宽弛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著户部详查嘉庆道光年间，徙户开屯，计口授田成案，切实订定新章，会同八旗都统，迅速奏明办理。”

（十六）清道路

七月二十日谕云：“京师为首善之区，现在道路泥泞淤污，河道壅塞不通，亟宜大加修理，以壮观瞻。著工部会同统领衙门，五城御史，暨街道厅，将京城内外河道沟渠，一律挑挖深通，并将各街巷道路，修垫坦平，无得迁就敷衍。仍将筹办情形及开工日期，从速具奏。其款资著户部筹拨。”

如右所列，自五月之初，至七八月之交，数十日中，联翩而行之新政也。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岂非为新党所喜乎？虽然，新党喜，旧党怒也。新党之改革，惟恐不先，旧党之推翻，惟恐或后。今更述新党颠覆之事。

清政府之大权，虽以满族之王大臣领之，而汉大臣不得与。

自洪杨起义以后，已知汉人之心多不服，嗣因汉人能杀汉人，功颇高，不得不酬其劳，始以汉人与之。嗣后遂成为例。至戊戌时，政府大权，握于翁同龢一人之手，满王大臣，猜忌日甚，时谋乘机倾陷之。会刚毅入阁，而翁位遂不保。故康有为之召见，尚在四月二十八日，而著翁同龢开缺回籍之谕，已见于二十七日也。

顾翁同龢虽被挤，而康有为则已进。当五月间，嫉之者，谓康有为尽废六部九卿衙门之议，盈廷之嗾骂康者，以是始。迨七月间，礼部王事王照上书，请光绪帝游历外国，堂官不为代奏。事发，革尚书怀塔布等六人职，以四品京堂赏王照。由是怀塔布等，率内务人员四十余人，环诉于西后前，谓变法之事，利于汉，不利于满。西后与光绪帝本不相能，至是益为所动。

虽然，以改革方盛之时，而欲一朝摧倒，非有所藉口，无以服海内之心也。于是怀塔布等，于七月二十间赴天津，与荣禄谋，以荣禄方为北洋大臣，兵权在握故也。逾数日，御史杨崇伊等，又往天津谒荣禄，所语何事，世莫之知。惟闻荣禄于此数日中，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于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驻北京彰义门外四十里之长升店。迨八月初三日，荣禄有急电三次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云：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大沽，请即遣袁世凯至津防御。时袁于初一日召见之后，即日授职侍郎，尚未谢恩，以荣禄敦促，乃于初四日请训。初五日出京，至直督署，已薄暮，与荣禄密议。或从窗外听之，默不作声，窥之，但见袁以手画案，荣禄为之拍案者再。夜半，荣禄命开特车至京，旋往颐和园，见西后。至初六晨，而谋围颐和园之说起，西后垂帘之诏下，捕戮新党之狱兴矣。

是时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有谓光绪帝有朱谕与袁世凯，令其赴津，夺兵权于荣禄手，以北返京师，直逼颐和园者。有谓谋围颐和园之事，系荣禄所假托，以激西后之怒者。事未显露，俱未可知。至于西后之复临朝，谓因光绪帝之有病故。光绪帝之所以有病，谓因服康有为所进之红丸故。然闻是年四月以后，有人问仁和相国王文韶云："今上之病实何如？"王曰："吾日日见之，不觉其有他病，但有肝病耳。"然则谓康因光绪帝之览奏，日数十起，身躯疲乏，而进红丸，名为滋补之，而实蛊惑之者，皆诬也。康虽愚，必不至是。若夫捕戮之事，康有为梁启超等，幸得脱。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六人，被逮之后，竟遭杀身之祸者，是亦有故。

方康有为之脱走也，其事亦甚险。盖北洋官吏，明知康之将至上海，故急电江海关道，令率各官逆捕之，毋任漏网。江海关道，乃与各官乘小轮，至三夹水，候轮船入口，登轮搜索。岂知此事为英人所闻，已以水雷艇截于中途，载至香港，故不获。梁启超当闻变之夕，宿于日本伊藤使馆，旋乘日本汽船赴日本，故未被逮。自后清政府虽向两国百计索取，而两国均得以国事犯，不允交还，且力保之，清政府亦无如何也。清朝成例，凡捕罪犯，必加讯鞫，康得其实，然后杀之，盖犹有慎刑之意也。当康广仁等六人被逮后，曾由清廷命刑部，于八月十三日讯鞫。届期，刑部各官，方到堂，坐待提讯，而忽有毋庸讯鞫，即绑赴市曹处斩之命，闻者颇讶之，而不知其间之实有主动力也。盖是年赵舒翘，正为刑部尚书。于六人被捕时，西后召见赵，尚命严究其事。赵对，此等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不必问供。西后嘉之。赵有门生，四川人，时任提牢厅，与杨锐、刘光第同乡，稔知

其冤，求赵按律审讯，赵初唯唯。越数日，闻将处决，大骇。谒赵，力陈杨刘与门生同乡至好。此案稔知其冤，请老师奏请分别审讯，声泪俱下。赵悍然曰："汝所言者，友谊也。我所执者，国法也。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汝速出，旨即下矣。"有顷，果命毋庸讯鞫，即赴市曹处斩。赵之残忍，于此可见一斑矣。

六人既被戮，而新党之被拿办下狱、革职、圈禁、停差、逮捕家属者，尚有二十人焉。今分录如下。

李端棻 贵州省人，旧任仓场总督。于清光绪乙未年，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学堂，专注意教育。戊戌又请改定律例，派人游历日本，调查政务。七月光绪帝特擢礼部尚书。西后训政后，革职遣戍新疆。

徐致靖 直隶省人，翰林院侍读学士。奏请定国是，废八股，条陈新政。七月光绪帝特擢署礼部右侍郎。西后训政后，革职下狱永禁。

徐仁铸 致靖子，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以实学课士，力行新政，全省移风。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上书请代父下狱。

徐仁镜 致靖子，翰林院编修。力讲求新政。西后训政后，革职，上书代父下狱。

陈宝箴 江西省人，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开湖南全省学堂，设警察署，开南学会，开矿，行内河轮船，兴全省工艺。在任仅年余，已全省移风。光绪帝屡诏嘉奖，欲召入政府。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陈三立 宝箴子，吏部主事。佐父行新政，散家财，养人才

志士。西后训政后，谓其招引奸邪，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张荫桓 广东省人，户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久游西国，故光绪帝屡问以西法新政。戊戌六月，特授铁路矿务大臣。西后训政后，革职，抄查家产，遣戍新疆。

张百熙 湖南省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广东学政。以实学课士。西后训政后，革职留任。

王锡蕃 江苏省人，詹事府少詹事。条陈商务新政。戊戌七月，超擢署礼部左侍郎。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黄遵宪 广东省人，创设《时务报》于上海。旧任湖南按察使。与陈宝箴力行新政，督理学堂，开办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光绪帝新擢三品卿，出使日本大臣。西后训政后，免官逮捕。

文廷式 江西省人，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旧为光绪帝所信用，西后恶之特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革职，永不叙用。西后训政后，拿办，逮捕家属。

王照 直隶省人，原任礼部主事。屡上新政条陈，曾请光绪帝出游日本。戊戌七月超擢，赏三品衔，以四品京堂候补。西后训政后，革职拿办，逮捕家属，查抄家产。

江标 江苏省人，旧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力行实学，开辟湖南全省风气。戊戌七月，光绪帝超擢，以四品京卿候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端方 满州人，原任陈昌道。戊戌六月，光绪帝新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衔撤差。

徐建寅 江苏省人，原任直隶候补道，福建船政局总办。久

游西国，通工艺之学。戊戌六月，光绪帝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衔撤差。

吴懋鼎　直隶候补道，戊戌六月，光绪帝新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衔撤差。

宋伯鲁　陕西省人，山东道御史。屡上赛定国是，废八股，劾奸党，言诸新政最多。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并拿问。

李岳瑞　陕西省人，工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上书请变服制，用客卿。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张元济　浙江省人，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大学堂总办。上书请变官制，去拜跪。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熊希龄　湖南省人，翰林院庶吉士。助陈宝箴、黄遵宪力行新政。湖南之转移风气，皆赖其力。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观上所述，可知内外诸臣之与新党有关者，皆有罪，无得免。语云："一网打尽。"其斯之谓欤！新党既获罪，乃命荣禄为军机大臣，兼统辖北洋各军，委以朝政。由是于八月十一日，复置詹事府衙门，及各省冗员、废官报局，禁士民上书，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之中学校、小学校。二十四日，复八股取士之制。废农工商总局。命各督抚查禁全国报馆，严拿主笔。二十六日，禁立会社，拿办会员。九月，复武试弓刀石之制。曩时变法之成绩，几如梦幻泡影，一转瞬间，遽归消灭。事实类若群儿斗气，所以腾笑于外人也。

立储始末

清自康熙时，以太子废立事，大起争端，故戒后世不准预立太子，此历代所奉为祖训者也。乃于光绪无恙之年，忽以道光曾孙载漪子溥儁为同治嗣子，见于庚子正月初一日之诏书者，则自有故。

光绪载湉，本奕譞子，为同治载淳从弟，而非西后所生者也。同治载淳殁时，无嗣。乃以光绪载湉为咸丰之嗣，使承清之帝位。时有吏部主事吴可读者，同治载淳之师傅也。以死建言，谓西后不为同治立嗣，而为咸丰立嗣者，将欲置同治于何地。西后为所屈，乃宣旨，将来承继大统者，为同治之嗣，命藏吴可读奏议于金匮中，以为铁证。

虽然，载湉承位之初，年仅五龄耳。西后利用其幼，正可垂帘听政，以独握主权。迨光绪十六年，归政之诏，宣布全国，载湉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实无其权，盖一切用人行政，仍为西后所主持也。内之则宦官李莲英，外之则军机大臣孙毓汶，尤与西后为一气。把持朝局，视载湉如虚器。至光绪二十年，载湉年渐长，思稍稍握其政权，四顾朝臣，多不奉令，遂欲亲擢一二通才，以资臂助。时有文廷式者，瑾珍二妃之师也。以二妃言，乃由编修擢为侍读学士。二妃之兄志锐，亦擢为侍郎。西后知之，大滋疑忌。适是年祝西后六旬寿，须预习礼仪，载湉与朝臣俱在习仪所，李莲英独过三时之久，始至。礼毕，载湉命廷杖李莲英四十。李莲英本为西后所嬖，因泣诉西后，西后闻之，怒甚。嗣后李莲英又屡以谗言进，谓载湉有怨望心，于是西后有废光绪帝

之意矣。

甲午之冬，西后以事革瑾珍二妃之妃号，且命褫衣廷杖。二妃之兄志锐，谪之于乌里雅苏台。文廷式以托病出京，故免于罪。是时，宫中即议废立，为奕䜣所力争，议遂寝。然自此之后，载湉于召见群臣时，西后必令内监于屏风后窃听其语。乙未秋，工部侍郎汪鸣銮，兵部侍郎长麟，偶于载湉召见时，言及宫中事，为屏风后之内监所闻，报于西后。西后逼令载湉于九月间下一谕，略云："朕受皇太后鞠育之恩，皇太后之圣德，天下所闻。朕事奉皇太后，亦不敢有失。乃汪鸣銮、长麟于召见时，屡进谗言，离间两宫。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及丙申二月，又以御史杨崇伊之劾，忽降一谕略云："据称文廷式在松筠庵，广集徒众，妄议朝政，及贿通内监，结党营私等事。虽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文廷式著即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盖文于甲午出京，至乙未秋复入京，为西后所闻。讽言官劾之，借此可以驱逐也。是时见此二谕者，皆知母子之间，大有不和之势。

丁酉戊戌之间，胶州、旅顺、威海，相继为德俄英所割，康有为屡痛哭言事。载湉屡欲召见之，为奕䜣所格，卒不得行。迨戊戌四月，奕䜣病殁，因徐致靖之保荐，乃召见康有为，议改革事，大拂西后意。于是废立光绪之谋，从此决矣。

是时，北京谣言四起，皆言光绪病重。初言患淋症，继言患腹泻症，继言患遗精症，继言患咳嗽症。有人问及之，皆云自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确凿有据。实则皆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预为他日杀害计也。至八月初六日，北京有电旨往上海，言光绪已崩，此何谣耶？非西后造之，他人谁敢造之耶？

有顷，又有诏书至云，光绪未死，但病势甚危，不能视事，故西后又垂帘听政。初七日，有英国某教士，向一内务府御膳茶房某员，询问光绪之躬安否，某员言已患失心疯病，屡欲向外逃走云。盖光绪自恐不免，因思脱虎口也。乃为西后之党所发觉，遂幽闭光绪于南海之瀛台。（南海者，大内之离宫也。瀛台在海之中心，四面皆环以水，一面设板桥以通出入，台中约有十余室云。）当光绪欲外逃时，闻有内监六人导之行，至是将六监擒获，于十三日与康广仁等六烈士一同处斩，而西后别易己所信任之内监十余人，以监守瀛台。名虽至尊，实则囚虏矣。

自是以后，谓西后于九月八九日废立光绪之谣言益甚。嗣后仍安然无事者，其故曾见于日本《时事新报》。据云，系北京特派员来书，今照录如下。

"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废立光绪，预约庆端二亲王，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后之诏而举事。而卒不见诸实事者，亦有故也。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计画，非猝然而起也。自摄政以来，悉废光绪之新政，帝党或刑或放或革。帝之爱妃，亦剥夺其首饰，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此皆以禁制光绪之自由，而使毫无生趣者也。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竟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西后既老，光绪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光绪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西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旦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虽然亦不足为光绪幸也。今托词光绪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谕，则可为深虑焉。

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光绪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竟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或曰已召濂贝勒之第三子于宫中，将立之”云。

按以上所论，最得北京宫廷之实情矣。以奕劻载漪、（奕劻即庆王，载漪即端王），为西后所最亲信也。惟其废立之谋，已伏于四月间召见康有为改革事之时，至八九月间，乃益显耳。

如上所言，西后及各满员欲光绪之速死也明矣。无如谋害不成，真病不死，各满僚又起一无形毒杀之手段。以为光绪大婚多年，而竟无所出，乃密议废之，而别立近支宗亲为同治嗣。顾宫议垂定，而必得南省各督抚之同意，方敢实行。乃密询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等。

刘坤一因西后之密询，曾抗废立光绪之议，欲张之洞协同一致，逼迫西后，谋光绪复辟，以安社稷。乃张之洞发为遁词，谓西后与光绪间之不相洽，系一家私事，非臣下所当与争云云。于是刘坤一知张之洞之意思，与己不同，乃独自拜摺而强争之，义声大振。且兹事又为康梁诸人所闻，急行宣布，联合南洋群岛诸华商为保皇会，特致电信与政府，极力争执。而海内舆论，亦皆致疑于政府．其谋因之渐阻。

迨己亥冬，以载漪等之运动，又有为同治立嗣之议。事泄，东南志士蔡元培、黄炎培、经元善、王维泰、黄世祁等千余人，电致政府，请转奏西后停止立嗣之议。政府不为代达，且将罪之。于是志士箝口结舌，皆不敢发言。至庚子正月朔，立溥儁为

穆宗嗣之诏下矣。

立嗣之诏既下，载漪谓其仆曰："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至夜寂然。初二日载漪又命仆备茶点，至夜又寂然。初三日载漪复命仆备茶点，至夜复寂然。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凡有满汉官员之谒见载漪者，载漪辄谓之曰："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叩之曰："汝欲剑仙侠客何用？"答曰："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尽杀之耶？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于是义和团之祸，胎于此矣，大阿哥位之不能保，定于此矣。呜呼！一言丧邦，谁之过欤？

义和团之乱

义和团者，白莲教之支流也。白莲教起于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为政府所严禁，犯者致凌迟。而燕赵齐豫间，犹有秘传其术者。迨光绪庚子，乘民教之争，与政府之排外思想，遂大骚动。

德人之谋山东也，借口于二教士之被戕，卒割胶州湾以去。故山东民人，仇教尤盛，义和团乃乘间而起。初以传习拳术为由，继乃昌言仇教，假托神怪，以扶清灭洋为名。民人靡然从之，所在响应。时毓贤方任山东巡抚，尤嘉许之，于是遍于山东直隶之交矣。

迨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急惩义和团。虑民之信其妖术也，亲

试其术而破之，民心渐定。遂帅所部武卫军，尽力痛剿，山东境内，一律肃清，馀党悉窜入直隶。

西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于香港，为英人所庇，索之不还，故仇恨外人日深。顾畏其势与力，不敢动。迨庚子正月溥儁立为大阿哥，载漪讽各国公使来贺，各公使不听，且有违言。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西后，谓义民奋起，乃国家之福。复密招大师兄曹某至，挈之入宫，演术西后前。西后大悦，以为天降异人助中国也。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引之入京师，前后至者数万人。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创，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者，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通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悽惨，大有鬼气。神降时踊跃类巫觋，自谓能呪枪炮使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刺体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设有非笑者，则僇辱及之。于是稍有识者，皆隐默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尤信仰之。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遂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政，效法外洋，乃为帝之大罪也。西后与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故任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光绪帝，二虎指奕劻及李鸿章也。奕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日与外国人交接，李鸿章则时论所称为通番卖国者也。

时各国公使均自危。俄使且致书政府，言他国将借乱事，图

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亲睦二百余年，义当告。总署得书，不敢上。俄使请入见，亦不许。自是各公使均调兵以自卫。五月初三日，洋兵方进京，拳匪相遇，初犹避道而行。至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迎视卫兵，方出永定门，即为董福祥之兵所害，且裂尸于道焉。二十四日，德公使克林德男爵欲赴总署，方至单牌楼北，为载漪所部之虎神营兵所戕。盖官军与团匪合力，故匪势日炽也。

匪势既炽，乃焚宣武门内教堂，及东城马市教堂。凡教民房屋，为匪所知者，必杀其人，火其居。寻仇报复，波及平民，其损失较教民尤多。五城街巷，瓦砾满目，腥血贯鼻。自二十日焚正阳门外大栅栏之老德记药房，始露抢掠之状。初攫药水瓶，以为洋酒也，开而饮之。迨知其误，乃倾煤油焚之，火光熊熊，不可响迩。犹语人曰："毋惊慌迁徙，只焚此二毛子一家也，他无所累。"众信之，无移徙者。少选，火延及邻，众跪求老师施法阻火。匪曰："有人泼秽水，破吾法，可恨可恨，吾无能为力矣。"悻悻然呼哨率群匪去。众知火不可止，始行迁徙，已无及矣。火势蔓延之地，由大栅栏、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杨梅竹斜街、廊房头条胡同、二条胡同、西河沿，延及前门外层城楼东西荷包巷、前门桥，西及大街西一带，四千余家，同归于烬。翌日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自明初都燕迄今，数百年之精华尽矣。火延城阙，烟焰三日不绝。时方称拳匪为义民，故众虽恶之，卒莫敢捕治。

西后以载漪昌言欲用兵攻使馆事，因召大学士六部九卿于御前会议。诸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首言中国与

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悖公法，声震殿瓦，西后怒目视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力言拳匪宜剿。亨嘉语杂闽音，西后未尽晰，姑置之。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均言长萃言至当，人心不可失。光绪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兵精，非回部之比。"光绪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政事绝不发言，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之足以亡国也。侍讲朱祖谋班在后，力言福祥无赖，万不可用。太后厉声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祖谋言若必命将，则袁世凯可。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叱之，语颇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载漪刚毅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报仇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闻者太息，然畏祸莫敢言也。

嗣西后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西后曰："皇上意在言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为上言。"光绪帝曰："我国积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倖求胜，庸足恃乎？"载漪曰："义民捐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而诛之，人心一失，将何以为国？"光绪帝曰："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兵利，乱民岂足以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西后虑载漪辩穷，户部尚书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最得后欢，思得立

山以助载漪，乃问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愤然曰："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应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载漪诋立山汉奸，后两解之。乃命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至使馆，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次日，复开御前会议。载漪请围攻使馆，杀使臣，西后许之。联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漪怒斥联元方自使馆还，怀贰心，罪当诛。西后大怒，立命斩联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尽兵单，今偏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当命尔退夷兵，不退，则必斩尔。"文韶不敢辩。光绪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西后阳慰解之。景澄牵帝衣而哭，后怒，叱许景澄之无礼。既罢朝，西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勋、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帑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后亦祠之禁中。于是燕齐群盗，相继并起，皆以"扶清灭洋"为帜，大乱成矣。

西后既信奉拳匪，乃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于是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其大旨：言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

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抵。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光绪帝，为西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西后弃前憾而用之。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

廷臣附和既众，一意与各国挑衅。凡教士洋工程师之在直隶境内者，不论何国籍，莫得免。又日命董福祥，率所部与义和团合力围攻各国公使馆，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止。使馆内之外兵，仅四百人，相持月余，不能破。刚毅、赵舒翘坐城楼观战。刚毅曰："使馆旦夕破，逆夷无噍类矣，天下自此当太平。"舒翘称贺曰："自逆党谈新政，倡变法，天下几酿大乱，公起而芟夷之，天下事不难定矣。皇上久病，失天下心，不足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海内更新，天下重见太平，公所谓社稷之臣也。"刚毅大喜。时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载漪虽攻使馆不破，犹为匪党请功，封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载漪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方乱象之初成也，大沽口外，已停有各国兵轮，以防不测。逾五月间，各统帅要求天津镇总兵罗荣光，让出南北炮台，以便代守。罗不之应，遂开战。大沽炮台，为联军所得。罗亦殉难死。然其兵皆海军之陆战队，故虽陷大沽，尚未敢深入也。厥后援兵渐集，乃于六月大举攻天津，马玉昆聂士成御之，苦战三昼夜，夷军以绿气炮进击，不能敌，天津遂陷。绿气炮者，实毒于炸弹中，迸裂时，触其气即死。为文明战争所禁用，英人以野蛮视拳匪，故一试之也。天津既陷，联军夹运河而进，连陷北仓，聂士成战死。聂士成以首剿义和团，为政府所深恶。北仓之战，联军击之于前，义和团乘之于后，进退维谷，故死焉。

初，天津陷时，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适李秉衡至自江南，西后召见于甯寿宫，语移日。秉衡力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西后信其言，乃决战。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七月初四日，许景澄袁昶被杀，秉衡与有力焉。既而北仓失，裕禄自戕死。联军分道北进，陷阳村，逼近京师。秉衡乃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亲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旂、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此剧中所常现者。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及战，张春发、万本华败于河西务，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为之不流。陈泽霖自武清移营，闻炮声，全军皆溃。秉衡走通州。载濂尚命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馆。武卫军、虎机营、神机营诸军皆会，誓必破之以泄

愤。无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乃始停致使馆。而徐用仪、立山、联元仍被杀。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书皆谓为通夷，闻者冤之。

联军既陷通州，逼京师益近，董福祥与之战于广渠门，大败。时，日暮北风急。炮声震天，风雨暴至，乃休战。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联军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禁军皆溃。董福祥出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于道，都人尚谓回部救兵来也。其愚妄可笑，一至于此。都城既破，是日百官无入朝者。徐会澧以授王部尚书谢恩，至神武门，闻哭声，宫中人纷纷窜出，知城破，乃走远。二十一日，天未明，西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光绪帝及后皆单衿，随行至西华门外，乘骡车，从者载漪、载慷、载勋、载澜、刚毅等。珍妃，帝所最宠，而西后恶之，既不及随驾，乃投井死。宫人自裁者无数。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满洲妇女，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枕藉。祭酒王懿荣，主事王铁珊，均殉之。是日驾出西直门，马玉崑以兵从。暮至贯市，帝及西后不食已一日矣。民间或献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也，乃拥之而卧。

是时西后因仓皇出走，惊悸殊甚。会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率兵来勤王，至昌平，入谒，西后对之泣，然心稍安。盖春煊庇从之勤，有人所不易及者。如一夕，西后宿于破庙，春煊缨刃立庙门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庇从，以达西安，西后深感之，泣谓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次日，行至岔道，延庆州知

州寨奎良进食，从者不能遍。奎良惧，后慰遣之。初，光绪帝与西后，于贯市得乘骡轿，至是西后乃易乘奎良轿以行。暮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备，左右皆有馈遗。永湘人。其妻，曾国藩之孙女也，为西后梳头。塞外已严寒，而西后方御葛衣，永进裘服。西后大喜，立擢永为通永道。王文韶闻城破，奔入宫，知帝已出走，出宫门，车已被掠去，徒步还家，与其子追驾出西直门从行。及于怀来，乃入见。西后垂涕劳之。赵舒翘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轿行。行至太原，总兵何金鳌，率兵迎驻于太原，已当八月下旬矣。时联军入都，各国划界，分屯军队。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德军憤使臣之被害，其出师时，德皇誓于军，谓破都城时，当以入野蛮国之法待之，故德军淫掠殊甚。其他国军队，亦略同焉。联军既占北京，分兵追驾，至保定，西后闻联军将追至，甚惧。或言西安险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复行。十月，至于陕西西安府时，端方以布政使署巡抚迎驾。设行在政府于抚署，授岑春煊陕西巡抚。荣禄至于行在，命长枢垣，戮漪刚毅辈，不敢言国事矣。

先是于四五月间，有伪诏命各省，将教民尽行杀戮，教堂尽行焚毁等语。各疆臣闻之，皆仓皇失措。时李鸿章，于久废之后，方起而为两广总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定保守东南之策。由鸿章领衔，偕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巡视长江李秉衡，苏抚鹿传霖，皖抚王之春，鄂抚于荫霖，湘抚俞廉三，粤抚德寿，咨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言至痛切。东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如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皆不省。至是南中诸省，知境内仇教者

亦渐起，各拨兵卫教堂，与外人和好如故。两江、两湖、两广、闽浙，山东等省督抚，且于六月间，与各国订互保条约，不与战事。东南诸省，乃得无事。

辛丑和约

西后方出居庸关，已悟战之非计，故诏奕劻留京办事。比至太原，即欲与各国订和议。联军答以非李鸿章来，不能言和。乃命李鸿章与奕劻同为议和全权大臣。鸿章自甲午战败后，声望大衰，迁为两广总督。至是特诏回京，仍为北洋大臣。期以二十七年至京开议，联军则驻于京津以待之。

鸿章既抵京，凡和议之事，奕劻一以让之鸿章，不敢置一词。联军于和约未议时，先索惩办罪魁之罪。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裕禄、徐桐、毓贤、启秀等数十人皆与焉。鸿章屡与辩护。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之体面耳，若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其意盖指西后也。鸿章知将弄巧成拙，亟以电告。乃议处毓贤、赵舒翘等以死罪，而特原载漪载勋董福祥等处永禁，徐桐、刚毅等以先死独免。联军乃停止进兵，和约亦于是开议。

鸿章与各国磋议后，历数月之久，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屡传电谕授意辨驳。鸿章谓枢臣不明敌情，徒乱人意。阅竟，旋毁之，幕僚不及见也。鄂督张之洞亦迭电干议。鸿章笑曰：张某作官数十年，犹书生之见耳。之洞深衔之。各国持之亦坚，久未定议。而鸿章积劳病深，卒不起，濒危，犹口授计划，秩然不紊。各国闻鸿章逝，皆感怆。乃告奕劻，允为让步。奕劻以告行在政

府。乃命王文韶代李鸿章之任。于二十七年十一月约成，凡十三条，今举要者摘录於下。

一、惩治罪魁，斩决，赐死。永禁，及永不叙用，凡百余人。

二、禁各国输入军火二年。

三、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各省所毁教堂，就地筹偿，不在此数。

四、派亲王大臣为全权特使，分赴德日谢罪。

五、改订商约，裁厘金，加关税，常关亦归税务司经理。

六、各国使馆驻戍兵，华人不得杂居其界内。

七、天津大沽至京之路上，不得设兵备。

八、改正总理衙门之事权，及公使觐见之仪节，务从简便。

约既成，其后关于此约者，如交还天津之条款，于次年七月十二日订定。交还铁路之条款，于次年八月二十六日订定。重订各国之商约，亦另简大臣议之。而商约之成，以英美日三国为最先云。

两宫回銮

当和约之将成也，各国公使与奕劻曰："必待两宫回京，而后和约可定。"奕劻曾以此意电告行在，西后犹豫未决。及王公大臣既渐趋行在，其留京者合词请回銮，疆臣复连名力请，乃下诏还都。命都御史张百熙为跸路大臣，先驰还。速跸路成，乃于辛丑十月，自西安启驾。是时陕西耆老，多有执香跪送者。西后及光绪帝暨帝后等，皆揭轿帘以俟士女之瞻仰。凡跪送者均奖给

银牌。欢呼之声，几如雷动。盖以小惠结民心也。车驾既发，乃取道河南，开驰道，置行宫。至十一月始达开封府。以隆冬不能除道，遂驻跸焉。

壬寅二月，春和景明，气候渐暖，乃复行。渡河，至直隶正定，驾汽车入京。是役也，行在所费，达一千数百万之巨。扈从之人，虽力戒奢靡，而仍不能止，以宦官为尤甚。陕西河南两省之官民，几不聊生。最可笑者，自潼关以东之行宫内，凡有器皿为西后所用者，皆以银制之。器皿上皆镌"臣盛宣怀恭呈。"河南知府文悌，日著厚底方头之缎靴，步送銮舆，自洛阳至祥符，几四五百里，直待西后令其免送，始行止步焉。

皇嗣溥儁，端郡王载漪之子也。载漪以首肇义和团之祸，已废锢，而溥儁在西安时，日私与宦官等出外作邪游，大失体制。即其在行在宫中，乘帝后膳时，竟至拔其簪珥，以为戏乐。嗣为光绪帝所见，乃告明西后，杖之。溥儁愤谓光绪帝曰：汝知帝位之将属于我耶？而犹岸然自大若此。其失德之处，大率类此。迨驻跸开封时，西后以特旨废之，而后还京师。

初，西后藏金宫中，数达三千余万。当出走时，纤悉未携，中途颇懊丧，以为联军破京师，必取去矣。嗣知联军仅为护存，尚疑信参半。及还宫，竟全数无恙，乃大喜。自经巨变后，西后每见臣工，恒泣涕引咎，臣下之言新政者，多采纳之。故在行在时，下罪己诏，闻者感动。实则荣禄幕宾樊增祥之手笔也。他如开经济特科，诏天下兴学，命张百熙为学务大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瞿鸿禨为尚书，俨然有舍旧谋新之象。及还都，中外渐安辑，心志渐奢恣，于是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忘丧乱矣。惟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

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日本内田公使夫人解华语，情尤浓洽。内监李莲英尤用事，与白云观高道士拜盟。而华俄银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缘结于莲英，多所密议，故于外交尤有力焉。光绪帝既久失爱于西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以王文韶之调和，遇事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如土木偶而已。凡朝廷有大举措，大赏罚，帝皆不得问。例摺则令其自批之。世皆称光绪帝素无主权，观于回銮之后，当益见矣。

外交小史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
清中叶之外交观
拾克图条约之怪诞
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
英人代缅甸入贡
廓尔喀始终入贡
中俄密约之真相
哲孟雄之幸存
记清流党
清流党之外交观
出使笑话九则
记圣路易赛会副监督
中国赴圣路易赛品
李春来朱桂珍之狱
新嘉坡之纪念诏书
鸦片战争之结果
琉球官生留学国子监
朝鲜使臣题三家词

外交小史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

安维峻既以抗疏请归政，革职，遣戍张家口，朝命既下，安直声震天下。大侠王五身护之往，车马资皆其所赠，则当时安为国人推重可知。然余肄业北京大学分科时，见安先生人极谨愿，已无复有昔日刚劲之气。至观安劾李文忠一疏，语多牵强附会，顾亦为清流所传诵。于此可见当时朝臣风气之锢塞，国民对外意识之暗陋也。疏云："奏为疆臣跋扈，戎悔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指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

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朦蔽，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饷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奏上，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时恭王再起秉政，适于是日请假，次日知之。斥同辈曰：“此等奏摺，人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诸

公欲成安之名耶？”众无言，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

清中叶之外交观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乱，迄五十七年廓泊尔征定，其间用兵凡十余次。战役上虽未尝无一二败北事，然其终局，常得自然之胜利。故是时有十全武功之称，谓两定金川，两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缅甸，一定台湾，一复安南，两胜廓尔喀也。此等武功，于宣扬国威，恢张领土上，固有伟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轻视外国，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罗斯学士贝斯德纳夫，尝于所著对华意见中纵论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间武功极盛，若黑龙江地方之占领，若西藏之归服，若外蒙古人之归化，若准噶尔之征定及布哈尔汗国近旁诸部之降服，若土尔扈特之脱归，皆此数十年间发生之事实，无一不足长支那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实长其自大之风，蔑视外国矣。而又适当欧罗巴诸国遣使北京，遂谓为己国强大之所致，愈增其焰。何则？支那人以为外国公使之来北京者，皆朝贡使也，朝贡国若是其众，历代中未尝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机发达臣民之爱国心，故每当外国使臣之至，辄称为朝贡，布告全国。其官吏则又奏诸皇帝，谓陛下聪明至圣，总裁万机，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是以各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政府即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诸城门，通谕人民。彼欧罗巴公使固未尝不熟闻其说，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诘责其处置之不当者无有也。抑岂惟不于此等文告致其诘难而已，虽支那边吏，于欧洲诸国使臣之赠

品、附以标帜，而题曰某国王奉献中国皇帝之贡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顾也。而此贡物自边境送达北京，途中人民之见之者，直以为欧罗巴诸国服从支那，而确认此累累者为贡品无疑矣。此其语虽不无过当，然观于乾隆朝与俄罗斯增订之条约，及与英吉利交涉之文书，而知当时自尊自大之习惯，实有出于吾人想象之外者矣。

恰克图条约之怪诞

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缔结以后，内地商民，以烟草、茶叶、缎布、杂货往库伦及恰克图贸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之条奏，停止俄人于北京之贸易，统归恰克图。嗣是百货云集其地，市廛喧阗，称为漠北繁富之区。先是恰克图贸易，两国均不榷税；已而俄罗斯渐渝禁约，私收货税；又两国边民互失马匹，其数不可稽，而俄人辄以少报多，移文责偿。于是二十九年，朝命闭恰克图不与通市。然办事大臣等辄乘间舞弊，私与交易。清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谢图郡王桑斋多尔济爵，诛库伦大臣丑达，历行闭关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库伦大臣庆桂，以俄罗斯恭顺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其后四十四年五十年，复闭关者再，前者则以俄罗斯边吏庇护罪犯，不即会审之故。由库伦大臣索林，奏请查办，逾年得解。后者则以俄属布哩雅特种人乌呼勒咱等入边行劫之故。奉旨绝市者几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过乞恩之结果，复订市约五款，其文如左。

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复失和，

罔再希冀开市。

二、中国与尔国货物，原系两边商人自行定价。尔国商人应由国严加管束，彼此货物交易后，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勿令负欠，致启争端。

三、今尔国守边官，皆恭顺知礼，我游牧官群相称好。尔从前守边官，皆能视此，又何致两次妄行失和，以致绝市乎？嗣后尔守边官，当慎选贤能，与我游牧官逊顺相接。（下略）

右条约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库伦大臣松筠普福等，与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图市圈互换。是时俄人以闭关日久，商旅阻绝，急欲借平和之方法回复市利，故听命惟谨，务相交欢。松筠等直以俄罗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诚敬等语，列款具奏，遂于是年四月望日开关市易。自是两国商民，互市不绝。然至咸丰八年，中俄缔结天津条约，开海路各港之交通，于是陆路输出品之大宗，渐改海运。而恰克图贸易，遂无复昔日之盛况焉。

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遣正使伯爵马戛尔尼，Macarney副使斯当东staunton等入中国，要求通商条件。翌年自天津赴京师之际，中国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题曰英国贡船，强使立之。及至京师，则政府又循例强使于觐见时行叩头之礼。马戛尔尼等深虑以此等小节，损中国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广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议。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觐高宗于万树园幄次，旋以要求诸款，向政府提议。是时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

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以敕一方则赐使臣筵宴，优加赏赉，以尽怀柔之意。一方则敕谕英国王，盛称天朝威德，于其疏请所要求者，驳斥无遗，付诸使臣而遣之。于是马戛尔尼等此行之结果，自贡还文绮珍玩等赏赉品致诸国王以外，其余绝无所得。惟其随行员等，以途中所见中国内地实情，笔之于书，归而布诸全国，则实为英人莫大之利益云。陈康祺《郎潜记闻》云："乾隆癸丑西洋英咭唎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揖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康祺忆穆宗亲政后，泰西各国使臣，觐谒觐见，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不习中国拜跪。通商衙门诸大臣曲意从之，惜无举前事以相诘责者，即此已见当时吾国朝臣之外交观念矣。"

英人代缅甸入贡

乾隆缅甸之役，清师累失利，督师诸臣，惧高宗严谴，乃数衔了结，与缅甸定十年一贡之约。及英人灭缅甸，清廷贻书诘之。英人谓吾国绝不干与缅甸内政外交，不得谓之属国。政府乃以十年一贡之例答之，英人谓此等小节，不妨仍旧。于是仍令缅甸入贡，而订缅甸条约如左

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左。一、因缅甸

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一、本约立定，由两国钦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分，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在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奉旨依议钦此。

观此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之狡滑，以实利归己，以虚名归中国，并可见吾国当外交者之自欺，处处受人愚弄也。

廓尔喀始终入贡

《清代野记》云："京师旧有会同四译馆，在正阳门内东城根玉河桥，沿明旧地也。屋共三百余间，专备外国贡使驻足之地，凡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廓尔喀诸国，来者皆驻焉。以余所知而言，暹罗咸丰间尚入贡，嗣因粤寇作乱，海道不通，遂绝。琉球则于光绪六年灭于日本。越南亦于六七年间为法人蹂躏，直逼其都，国主遣使臣入中国求援，居天津半年余。时李文忠为直隶总督，以其私订条约，未曾请示天朝，不便保护，拒之。二使臣痛哭而归。其实文忠不敢与法人开衅也。琉球尚世子亦在天津，每晨必长跪文忠辕门外，候文忠舆出，则作奏庭之

哭，文忠每遣弧弁慰谕之。如是数月之久，亦痛哭而归。缅甸之役，在乾隆朝本系叛衍了事，并未扫穴犁庭执讯馘丑也。大兵仅达木邦而止，即以木邦土酋为王，与之订十年一贡之例。至光绪八九年间，英人占据缅甸后，大为整顿，至十三年，遂与我驻英公使订缅甸条约矣。朝鲜则岁有例贡，海道距山东一苇可航。然不准由海行，必须遵陆，渡鸭绿江，出奉天，过榆关，而至京师。迂道千余里之遥，不以为苦。彼国商人，恒借岁贡以获大利。盖以货物杂贡品中，出入两国之境，皆免税也。以高丽参为大宗，布次之，纸发海味又次之。每十月来，次年七月归，以为常。及为日本所灭，而贡亦绝。于是四译馆鞮为茂草矣。惟廓尔喀与前清相终始，至光绪季年，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彼国亦十年一贡也。

哲孟雄之幸存

《清代野记》云："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臆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

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记清流党

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无事，想望太平。两宫励精图治，弥重视言路。会俄人渝盟，盈廷讨和战，惠陵大礼议起，一时棱具风骨者，咸有以自见。吴县潘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闽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而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实为之魁。疏人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璧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惊相传，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见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门；丰润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亭，以国忌日嫁娶，镇

平素服往贺，座客疑且诧。俄而弹章上，两亲家罢官矣。尚书贺寿慈演皇帻，过琉璃厂宝名堂茗话，诸公合数人之力倾之，至摭拾暧昧为罪案，率罢去。二张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阁学抚晋，丰润以庶子摄都堂，知癸未科贡举，骎骎大用矣。当是时，法兰西窥安南，中朝怀柔藩服，锐用兵。丰润以钦差大臣视师福建闽县，会办南洋，镇平使往定边界，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既而海疆不竞，丰润主持重，为敌所乘，闻跑声先遁，狼狈走乡村。赖海军学生炮击法帅孤拔殪之，敌始退。丰润犹疏辨，朝廷震怒，削职戍新疆。闽县、镇平，相继谢病去。宝侍郎典闽试归，途纳江山船女为妾，上疏自劾罢官，言路名望锐减。孝钦知诸臣好大言实不足用，自此遂轻视言官矣。

清流党之外交观

同光之间，清流党之势最盛，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党势既盛，遇事则挟其鸱张虚骄之气，以鼓动多数无识之徒，为之后盾。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实数十年来外交失败之原因，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诸役之所由酿成也。兹录清流党言论逸事数则，以供外交家之参考焉。李文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龁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

不懂于文忠，因乃见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见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俄挺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杨昆丑也，）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甲午之年，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摺奏参，谓马遣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资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遣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实在上海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大侠王五为之备车马，具馕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同，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

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某太史曰："尔赴考否？"某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某君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郭后乘小轮返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缓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曾惠敏返国后，朝士亦多以汉奸目之。读近世中国外交史，及薛曾郭三星使之书牍，未尝不太息痛恨于书生之误国也。

出使笑话九则

《蕘乡谩录》云："李伯行为日本钦使时，一日开茶会，其随员查益甫者，见西人送茶与西妇，盖素识者也，查亦贸然送一盘与一妇，妇见系华人，勉受之。未及接得，查忽缩手，又不与之，大笑而去。及跳舞时，查一人独自乱跳，西人为之捧腹。

又王某为日使时，横滨领事为黎庶昌，与学生监督林某，同赴日皇之宴会。二人不欲食西菜，乃相语曰："惟水果尚为可口。"两人乃各饱吃柿子多枚，以至满手满脸，狼藉不堪，人皆捧腹。及至入园食物时，因椅少，惟妇人有坐位。有一妇因起身接物，二人者即于其后拖其椅以自坐，妇未及知，复坐致倾跌于地。杨某为比使时，比国适开博览会，杨将中国小脚鞋及烟具等种种恶陋之物，送往陈列，且自以为得意。任满回国，适与考察宪政之五大臣同舟，一日大餐时，杨忘其所以，以辫盘旋于额，各西人皆顾之而笑。端午桥欲告之，而恐其不悦，乃询曰："足下刚由厕所来乎？"曰："否。"曰："吾见公之辫盘于额，以为从厕所来耳。"杨乃自觉，急除之下。又尝自题小照云："大有武乡侯气象。"又好作诗，同人莫不笑之。

张某为英国钦差，常亲自上街买小菜，其使馆中房屋一切，龌龊万状，不堪入目。其大厅一间，所谓宴会之处也，卧榻设于斯，饭间设于斯，厨房亦设于斯。自汪伯棠接任后，英人云："日来始得瞻仰贵馆之丰采"云云。其平日无一客到可知矣。

崔国因之鄙陋，全国人皆知，然未得其详。吾国人见轻于外人，崔实为罪魁。当其家眷盗酒馆之手巾，为西人搜出后，因此钦使为盗之风声，遂传于环球。上亦知之，故惩以革去二品顶戴之罪。其在英时，夫人专为全馆上下诸人洗衣，而收所洗资，其裹脚带飘飏于使馆门前，英人见白色长带随风荡漾，以为中国有何丧事，使人来探问，始知为脚带也，西报中为照片揭载之。又不自开火食，惟附食于翻译李一琴之处，每见酒瓶、荷兰水瓶等，必拾而藏之。使馆中人，往往以空瓶及绳索橘皮等置之门外，以待崔来，崔见即拾去。置之不已，崔则拾之不已，且毫不

知倦。察其色，似喜不自胜者，真可怪已。

许某使比时，偶与妇人之老者同座，则置之不理。而令使译人与少妇攀谈，少妇多厌之，翻译极以为苦。笑话怪象极多，不能尽述云。

钱钦使念劬云："十年前随某公使为参赞时，初莅法国，包定火车头等厢房一间。夜分，公使恣溷泻，如决三峡，满裤淋漓。公使一时性急，乃以指甲抓剔裤间之粪，而弹之有声，于是满车皆作星星之粪点。及钱醒，始告之。钱自解一裤，易其污者，掷之车外。又取他物，抹去所弹之粪点，忙乱至天明，不能复睡。报纸未得喧传，实赖此半夜擦抹之功。更幸系包定一舱，舱内无外人，否则不可设想矣。"

又云："吾国驻美某公使，避暑来法。适值某公爵夫人开筵会，钱为之介绍入座。汤毕，侍者捧鱼一大盘由厨房出，香味扑鼻，盖某河中最难得之鱼。主人正在演说此鱼之美及厨司烹调之得法，座客正作朵颐之想，捧鱼者首至公使手侧，以待公使之取鱼。公使初未之知。时适喉中痰满，呼咯一声，回首欲吐于地，不意不偏不倚，正落鱼盘之内，座客大哗。公使逃席去。钱亦抱惭不置云。

外洋公司轮船，凡在一二万吨以上者，其大小便所，悉男女有别，不得错乱。吾国有某某参赞者，随某公使往欧洲。参赞貌白皙，好修饰，因之未留须。一日欲如厕，推门入，则先有人在，见其面洁如玉，唇朱如樱，乌鬓垂垂，纱衫宛宛，疑为女子之误入男厕也，为之殷勤握手，携入女子厕中。不意女厕中，有一妇识其为中国参赞员也，不禁大笑。乃为之语曰："君是吾辈同类耶？抑闻贵国有所谓宦官者，与女子相似，君毋乃是耶？且欧洲

女子，近求选举权而不可得，而支那女子，竟得为外交官，吾辈当舞蛮欢迎矣。”参赞大窘，数日不敢入厕。至使署后，急为留须，今已半黑半白，非复如前日之妩媚矣。

记圣路易赛会副监督

《新庵随笔》云：“某京卿者，中国最初出洋游学生中之杰出才也。虽无专门学问，亦未受卒业文凭，而于侪辈中，当时固已首屈一指。回国后，就关道某公为舌人，颇蒙青睐。旋与公之宠姬某氏有瓜李之嫌，为所觉，仓皇遁去，落落不得志者有年。既而公不忍没其才，以为弃置可惜，复揄瑕录用，赞襄某处铁路事，擘画颇周备。某公大喜，不数年，屡保至道员。会朝命亲贵重臣，聘问欧美各国，需用译人，以佐皇华之使，公以某口辞捷给荐之。未几晋秩京卿，复拜使命，为美国赛会副监督。于是创设于会场特建中国宫室，糜帑至四十五万金。既成，视之，非宫非殿，非庙非衙，殊不能名其状。且以卑小之室，置诸各国崇楼宏宇间，殊不足壮观瞻。虽他人莫敢非笑，而亦自叹弗如焉。有知者谓经手中饱，不下其数之半云。考之与赛诸家游记所言，大略相同。无何，京卿既归，托病不朝，留连东瀛，逍遥养疴，未几竟殁。京卿无妻，以妾当妻，妾某氏，本勾栏中人，或谓即吴妓朱桂珍，亦莫能详也。至是不安于室，私于圉人，缠转复与某伶有染，伶固个中男儿好身手也。一日观剧，偶与人争座，为或所诮，某氏大愤。退而与伶谋自营戏园焉，即春桂茶园是也。画栋雕梁，俨然为海上各园之冠，盛矣哉！说者谓京卿以偷工减料之资，即为大兴土木之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中岂有乘

验之数存耶？然则营营无已者，亦可以反矣。按某京卿即黄开甲，某伶即李春来也。

中国赴圣路易赛品

圣路易赛会，中国政府馆之卑陋，既如前所述。而最足以章吾国耻者，则赴赛物品是焉。兹录其尤甚者如左，烟枪十余枝，烟灯数枚，满面烟容之官员一，杀人刀数柄，杀人小照数方，雏形知县署一。各种酷刑俱备，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裹小足妇人各一。小木人数百枚，乞丐、烟鬼、囚犯、苦工、妲妓之类。小草屋十余间。苗蛮七。绿营兵一，翰林进士举人秀才各一，均高四尺以上，背驼面目枯瘠。奎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俱备。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象照片多方。呜呼！政府糜数百万巨款，而所征出品，乃悉为卑陋劣粗之物件，或代表陋俗迷信之具。是非赴赛，直自求辱耳。论者所以太息痛恨于承办官吏之毫无心肝也。

李春来朱桂珍之狱

朱桂珍，吴门之山塘上人。其父业屠，殁后，母即改嫁棕棚匠。朱氏幼时性嗜剧，且喜作男子装，有小棕棚之目。大观、庆乐两剧场，盖无日不有其母若女之踪迹焉。久之，其母以棚棕匠不遂所欲，遽与离异。黄朱氏（即朱桂珍）亦届破瓜之年，吴俗故多轻薄子，游蜂浪蝶，时萃其门。邻右毛媪，夙以七十鸟为业者，瞰其姿媚，知为奇货可居也，婉转怂恿，送入海上乐籍，命名

曰朱桂珍。三马路之公羊里，其香窟也。顾以美未殊众，不甚知名。性尤狂傲，与客恒落落寡合。一日作西装游于张氏味莼园，纤腰一握，婀娜如临风之柳，诚有所谓行一步可人怜者。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盖黄京卿之遇彼姝，适其时矣，一见即嗣赏之。即夕召使侑觞，两情伉俪，遽赋定情。未逾月，畀其母以明珠十斛，置诸金钗之列焉。氏性聪慧，自幼粗解文义，喜读说部书，尤嗜《水浒》及《施公案》。尝叹黄天霸之为人，而惜其莽武不情。适京卿后，憾其文弱过甚，与人言及，自伤非偶，盖不俟京卿之殁，而已蓄异志矣。夙好观剧，至是益逞其欲，于某园踪迹尤勤。李春来者，某园中之著名武生也，尝扮黄天霸等戏剧，好身手已镌入美人之肺肝。而情电所磨荡，眼线所接触，益觉刚健中含有婀娜风格。李伶渐窥其隐，柳梢月上，克遂私约。久之不复顾忌，鹊巢鸠居，公然如伉俪。于是人言藉藉，中冓之耻，论者至指京卿以为戒。李伶犹不知敛迹，稔其积有巨资，百计骗取。适李春来隶某园，时朱几无日不诣是园观剧，一日朱之座位，忽为他人所占，争之不得，大愤。归而与李伶谋，欲独辟一园以泄愤，李亦欣然从之。乃退出某园，李又另赁基址，与之望衡对宇。而于建筑时，又复别出心裁，布置一切，克臻美善，为海上各园之冠，名曰春桂，即嵌二人之名以名园也。朱氏亦自居于老板娘娘而不疑，与李偕往偕来。未几李伶因丁伶改名来沪事被逮，而海上不平人，与粤东诸同乡公函控诉，两罪并发，朱氏出其全力，挥金运动，致成交涉之案。审讯之日，有人目击李伶衣春纱衫乘汽车而至，不加刑具，神色自若，令人忘其为淫凶恶徽之羁犯焉。或曰："京卿积赀如许，皆由多行不义而来，悖入悖出，亦固其所。"而朱氏独始终不移其志，讯期辄驾车而

往，侦探消息。念李伶之就押所也，则尝太息流涕曰："依诚薄命，致苦我黄天霸。"平心论之，得不谓之情种乎哉？惜用之非其人耳。

新加坡之记念诏书

《清代野记》云："余随使泰西时，道出新加坡。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字子兴，广东人，京师同文馆学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研究外交，颇有心得。曾惠敏公携之出洋，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时觞余等于署中。见其书室中有画龙竹筒十余枚，皆长三尺许，两端皆以蜡印封固。异而询之，左叹曰：'此皆历年中朝所颁暹罗、缅甸等国恩诏、哀诏也。制成后，循例颁寄，亦不计人之受与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国海商，一至新加坡，即交与领事衙门，日积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认，反生枝节，不如留此以为记念而已。'继又曰：'英人已屡次请求一二幅为博物院之陈列品，吾不敢也。'"

鸦片战争之结果

鸦片战争既告终，于是中国与欧美大国先后订约者凡三，清廷已确认诸国为平等敌体之友邦，公文照会，禁用夷字。而其时所谓清议者之势力，尚于尔后数十年间，左右一世之舆论，虽清廷亦时为其所劫持焉。独其为战争原因者之鸦片之禁令，清廷初无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习，蔓延益甚。从而英商之输入，亦依然盛行。清廷不得已，至咸丰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

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弊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而诸外国人反从而丑诋之，或且携我国一二粗制烟具，陈诸博物院，以为我国民风俗之代表矣。

琉球官生留学国子监

琉球国遣官生入监读书，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议准行，无年限，每逢册封之年，请于使臣，回京代奏。其来也四人，率以四年而归，归其国则授四品官。嘉庆十年，其子弟来，吴兰雪时以博士教之，颇聪颖。十四年己巳还国，过山东蒋别驾第，护送之。其子弟有赠蒋诗者，有“诗草即今传海国，笔花何止属江郎”之句。工秀可诵。兰雪衣钵，传之海外矣。后兰雪为候补中书，尝作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韵事也。

朝鲜使臣题三家词

吴汉槎兆骞，戍宁古塔，行箧携徐电发钒《菊庄词》，成容若德《侧帽词》，顾梁汾《贞观弹指词》二册。会朝鲜使臣仇元吉徐良峙见之，以一金饼购去。元吉《题菊庄词》云：“中朝寄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澨。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良峙《题侧帽弹指》二词云：“使车昨渡海东边，携得新词二妙传。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以高丽纸书之，寄来中国。《渔洋续集》有“新传春雪咏，蛮徼织弓衣”，指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代野史 第一辑
作者=
页数=386
SS号=10114957
出版日期=